武侠世界



第38年

22

$20.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刊登石磊先生撰著的「七絕招」。呂正川福緣深厚，獲贈一本劍譜，呂母嚴囑他用五年時間苦練，他果不負乃母的期望，化有招爲無招……母子二人功成行走江湖，爲人間除害，居然一口氣連殺三十六人，其中黑白二道均有，因此引起了……石磊先生撰著的文章流利清新，題材別具一格，頗有令人警醒的作用。欲知呂氏母子爲何一入江湖，便劍下毫不留情誅戮武林人士？究竟他們所犯何罪呢？饒有興趣的話，不妨仔細欣賞。

*　　*　　*

今期短篇選刊雲中雁先生所著的「千秋戰袍」。翟重樓乃新秀之中較有名氣的劍道高手，但他却敗在情敵的手下，因而沮喪之極喝醉了，結果被人所乘……俗語謂：天下沒有無敵的高手，誠不我欺。「雙龍劍」究竟敗於何人之手？乘機之人有何目的？請閱。

*　　*　　*

下期將刊蕭遙客先生撰著的「潛龍在淵」。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2期
（總號193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七絕招

新派武俠倫理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獲贈劍訣 功成除惡



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了，山溪中的溪水深不及尺，小孩都可以涉足而過了。

這裏原是一條很大的山溪，溪面寬達十丈以上，平日水深總在一個人的高度以上。

現在河床露出來了，河床中間祇剩下了一條水溝，一邁步就可以跨過這小水溝。

大傘高張之下的山區，烤得人獸都躲到樹蔭之下去了。

但，那裏還有一個小鬼呢。

他正興衝衝的在河床上堆着河沙，做了一架水車，試着引水推動他的水車。

看他，晒得成了小黑炭，但他的玩興却高昂得沒把火盆樣的驕陽放在眼中，好像他比天上的驕陽還驕傲三分。

這裏就是他的王國，他就是這裏的國王，驕陽算是甚麼東西。

正當他玩得忘我忘形的時候，忽然，半空中飛來了一道黑影，當着他的頭直壓了下來。

那小孩子眞還不是普通孩子，身子一彈，就滾了出去了，他回頭一望，他可氣得眼睛都發直了。

原來，那是一個大人，還壓在他的水車上面，頭却伸到水裏去了。

那小孩子跑上前去，踢了那人一脚，叫道：「你壓壞我的水車，要你賠！」

他一連踢了好幾脚，那人理也不理他，祇顧喝水。

那人喝了一陣水，這才支起身子望着那氣鼓鼓的小孩子道：「小弟弟，你要我賠甚麼？」

那小孩子指着那埋在沙中的水車，道：「你看，水車都給你壓壞了，我也差一點被你壓死了。」

那人看了一看壓得四分五裂的水車，歉然道：「眞對不起，我沒有看到你的水車……」

那小孩却悻悻的道：「你的眼睛要來做甚麼的，你看不見有人？分明欺我年紀小，好欺侮，哼！你們就是這樣的橫行霸道，欺善怕惡……」

那人訕訕道：「小弟弟，眞是對不起，我實在是無心之過，因爲我口渴得要死，當時眼中祇有水，甚麼都沒有注意了，小弟弟，你口渴過沒有？」

那小孩子一怔道：「沒有。」

那人道：「這裏有水喝，別的地方可沒有水喝哩！」

那小孩子道：「別的地方爲甚麼沒有水喝呀？」

那人道：「二個多月不下雨，那裏本來有水，但現在沒有了水，你們這裏本是源頭水，現在不也就祇剩下這樣一條小水溝……」

那小孩子年紀不大，約莫十一二歲，倒好像是滿講理的孩子，皺着眉頭，半天沒有說話。

那人望着孩子，也不住的在打量着，思忖：「這鄉下孩子，一點不胡鬧，看來很有敎養，這種地方，有這種孩子實在是很難得……」

忽然，那孩子一仰首，問道：「口渴很難過的麼？」

那人道：「普通口渴，難過有限，忍一忍就過去，如果天氣又熱，渴的時間又長，那就難過死了，一旦見到了水，就算明知那是海水，也會不顧一切喝下去。」

那小孩子搖了一搖頭，道：「也許我不懂！」接着又一點頭道：「也許眞是很難過。」

那人道：「你將來有了這種經驗，你就明白了，今天眞是對不起……」說話中伸手向懷中掏去……

那小孩子睜着大眼睛，楞楞的望着那人，祇因爲那人在胸口掏摸了半天，摸了一個小小的油紙包，握在手中，忽然又問道：「你一個人在此玩，你家大人不躭心麼？」

那小孩子說道：「我娘不在家，進城去了。」

那人道：「妳家裏還有甚麼人？」

那小孩子道：「沒有了，就我們母子二個人。」

「那你姓甚麼？」

「我姓呂，叫正川，大叔你貴姓呀。」這孩子還眞懂事，知道請敎那人的姓名。

那人道：「我叫朱大授。」接着，笑了一笑又道：「你家離這裏遠不遠？」

呂正川一指身後道：「不遠，就在那邊山坡的後面。」

朱大授道：「我渴是解了，可是腹中很餓。不知小弟弟家中，可有現成的食物？剛才我壓壞了你的水車，這個，就算是我的賠償吧！」伸手遞出了手中那小油紙包。

呂正川臉孔一紅，一連退了二三步，道：「大叔，你這是做甚麼？你旣是無心之失，那就不用賠了，家中冷菜冷飯還有，請吧。」說完，當先跑了出去。

朱大授將小油紙包收回懷中，暗暗一點頭，隨在呂正川身後走去。

他留心觀察着呂正川的言行舉止，覺得這孩子有着超過他年齡的成熟，顯見他不是一般的山地孩子。

朱大授是有心人，他想進一步了解這孩子。

呂正川的家，有三間茅屋，一片菜圃和四五十隻家鷄，四週環境

一片清新，屋內更是收拾得一塵不染，更非普通的山居人家可比。

呂正川更是洗了手後才把飯菜送了出來。

用飯間，朱大授與呂正川閑談中，才知道呂正川祇是母子二人相依爲命，由於呂母是婦道人家，呂正川年紀又小，不能做笨重工作，平時祇養了幾十隻鷄，每月進城一次，賣了鷄換些米麵日用品回來，母子二人就是這樣維持下來。

朱大授用過飯後，呂正川又替他送上一杯熱茶。

朱大授手中端茶杯，游目四望，看見左邊房中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幾本書，信口道：「這是你的房間……」人却舉步走了進去。

書桌上放了一部四書，另外還有一個書架，書架上的書可多了。

朱大授含笑問道：「這些書你都讀過了？」

呂正川紅着臉道：「沒有，我剛剛念完四書，要下個月才開始讀經書哩。」

朱大授讚道：「了不起，了不起，小小年紀就唸完了四書，是你娘教你的吧？」

呂正川點點頭道：「我娘好像甚麼都懂得。」

朱大授笑了一笑，又從懷中取出了那油紙包，呂正川不待他開口說話，便道：「大叔，請你拿回去吧……」

朱大授搖手道：「你聽我說，你是不是也喜歡練武？」

呂正川一笑道：「要是沒練了一二手，豈不像水車一樣，被大叔壓壞了？」

朱大授撕開油紙包，裏面是一本薄薄的小本子，然後正色道：「你會讀書認字，就用得着這本子來……」

呂正川還是搖頭道：「我不要。」

朱大授道：「你不要大叔也送你，你自己用你的手抄一份下來，總可以吧。」

呂正川想了一想，點頭接受了朱大授的意見。

那本子是七招劍式。有圖有文，但沒有名稱。

呂正川的字寫得不壞，圖也畫得很好，朱大授替他修改了幾筆，收回自己的原本，伸手放在呂正川頭上道：「正川，好自爲之。」

呂正川耳中聽着朱大授的話，但覺眼前一暗，便失去了朱大授的影子。

呂正川受好奇心的軀使，少不得又從頭把那手抄本閱讀了起來。

七招劍式，八幅圖，第一圖不是劍式，而是一種坐姿，一種很奇怪的坐姿，是練劍式之前奠基功夫。

呂正川雖然是讀完了四書，但對那圖上的說明文字，還是似懂非懂，不能完全領悟。看看那圖，想着那文句，身子也就跟着做起了姿式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祇聽得母親一聲驚叫道：「正兒，你發甚麼瘋？」

呂母看來祇是四十左右的人，粗布衣服，乾乾淨淨，臉色黃蠟，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普通婦道人家，她眼睛快，已看到了呂正川面前的手抄本。

呂正川被母親叫得一驚而醒，接着，母親又問道：「這些圖是那裏來的？」

呂正川道：「是孩兒手抄的。」

呂母又把圖看了一遍，禁不住一臉驚訝之色，顫聲道：「是從那裏抄來的？」

呂正川不是說謊的孩子，照實說了出來。

呂母一怔，道：「那人眞是自稱朱大授？」

呂正川一笑道：「娘，你今天怎麼啦？那朱大授不像是壞人呀！」

呂母道：「他當然不是壞人，不過也不是甚麼好人。」

是壞人就是壞人，是好人就是好人，不是壞人又不是好人，這種說法，呂正川實在還弄不清楚，他一皺眉頭，叫了一聲：「娘……」

他娘沒有答理他，呂母的這時精神全部都投注在那抄件上面了。

呂正川在旁又一連叫了二聲：「娘，娘……」

呂母震了一下，眼睛還留在那些抄件之上，祇揮了一揮手道：「別打擾爲娘，自己去弄吃的。」

呂母每到專心一志想事情時，最不願有人打擾，這是習慣，呂正川沒有說第二句話，悄悄地退出去了。

天色暗了下來，呂正川正替母親點燈，呂母如不見，還是專注在那些抄件上。

夜深了，呂正川不敢打擾母親，獨伏在桌上睡去。

天亮了，呂母還在看那本抄件，呂正川心裏可有點慌亂了，不顧一切的搖着他娘道：「娘，妳怎麼啦？」

呂母給他搖得望了他一眼，但却精神疲乏的道：「我要睡覺去。」

呂母睡了一天一夜，呂正川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走投無路的心焦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呂母又恢復了正常，却吩咐呂正川道：「正兒，從今天起，你別的武功也都不用練了，祇練這坐功和這七招劍法好了。」

呂正川道：「孩兒看不大懂呢？」

呂母道：「娘自會教你。」

三個月下來，呂正川把坐功和七招劍招都學會了，心中有着說不出的高興，但呂母却給他當頭潑了一盆冷水：「正川，暫別高興，這還祇是個開端，從今天起，娘要你在這七招劍法上再行苦練五年，五年之後，你也有十六歲了，那時娘有一件血海深仇要告訴你，以後就看你的了。」

這幾句話當然是不能滿足呂正川極欲知道內情的渴望，可是，呂母就說到此爲止，一個字都不肯多說，呂正川悶在心中，却產生了一股奮發圖强的力量，在那七招劍法上猛下苦功。

就祇那七招劍法，今天練，明天練，天天練，呂正川不但練熟了，練爛了，也練厭了，練煩了。

今天吃一道菜，長年吃下去，誰能不厭，誰能不煩？

可是，呂母就是這樣固執，除了讀書的時間外，就祇准他練那七招劍法，而且，還陪着他練。

常言有道，熟能生巧，巧能通神。

五年時光，祇有一條路可走，呂正川祇有在這七招劍法上發揮他心志上的創意，以疏導他日益增進的智慧與日益茁壯的體能。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四年剛過，五年才開始，呂正川在苦練中把那七招劍法推入了另一個嶄新的境界，賦予新的生命，在新的生命中，呂正川所見到的已不僅是七招劍法，而是無窮無盡的奇花異卉，他的苦澀和煩惱也一掃而光，樂於苦練這七招劍式了。

母親的偉大，偉大的母親，每日呂正川要向她吐露心聲的時候，她祇是微微的一笑，不讓他說出來。

最後一年的時間過得飛快。

八月十五日，原是呂正川的生日，也就是五年期限的最後一天。

呂母帶他到遇見朱大授的河灘上，這時河灘上已立好了七根木樁，每根木樁上，寫了一個名字，從左至右是：趙振宇、洪滄龍、廖九州、郭永威、尤志遠、吳一村及邱世榮。

每根木樁相距一丈，七根木樁前後距離共是六丈。

呂母指着那七根木樁道：「祇准一招，把他們七個人的首級爲娘摘下來。」

呂正川也不算小了，武功上的成就，也使他更成熟了，微微一怔道：「娘，請你老人家明示。」

現在是要砍那木樁的頭，將來自然要砍他們眞正的頭，呂正川不得不問個明白了。

他娘就是是非分明的人，他也不能不問個明白清楚了。

呂母道：「娘自然要告訴你原因，你先下手。」

呂正川應了一聲：「是！」祇見白光一閃，一陣清風過處，呂正川已回到了原地，而那七根木樁上的姓氏部位却飛出二丈開外。

七段木樁飛出了二丈開外，這還不算奇，奇怪的是那七段木樁居然一段接一段的連在一起，成了一根新的木樁，直立在沙灘之上。

這份力道，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練出來的。

呂母驚訝的望着呂正川，接着眼睛一眨，雙目之中，流下兩行清淚，輕喝一聲，道：「正兒，跪下，聽爲娘把這天地難容的七惡罪行道來……」

原來呂母就姓呂，單名一個萍字。父母都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知名人士，呂萍年輕貌美，仗着家傳武功，一出江湖就闖下了玉嬌龍的美號。這美號却帶給了她終身的侮辱和不幸。

在某一次行俠的仗義壯舉中，她結識了趙振宇，由於趙振宇的關係，她結識了洪滄龍、廖九州、郭永威、尤志遠、吳一村、邱世榮等六人。

當年他們七個人都是江湖上頗有聲望的俠義之士，誰知道他們七人的本來面目，連禽獸也不如，居然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深夜，强暴輪姦了呂萍。

事後，還以呂家的名譽威脅呂萍，不得聲張外洩。

呂萍可也是一個不認命的女强人，當時打落牙齒和血呑，回到家中，果眞隻字不提，祇是埋頭苦練武功，誓雪這奇恥大辱。

眞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兩個多月後，她的肚子發生了變化，呂萍狠心一咬銀牙，離家出走，將呂正川生了下來。

那七個人誰是呂正川的父親，那祇有天知道了。

長年的忍辱偸生，呂母說來雖然有點激動，但却很理智，說完之後，揮去殘淚，正色道：「孩子，你說，他們七人該不該殺？」

「殺！殺！殺！」簡直變成了一條瘋狗，劍光陡起，七根木樁已變成了七堆木屑。

「娘啊！」呂正川抱着自己的娘大哭了起來。

呂正川這一陣哭，祇哭得天昏地暗，人也昏了過去，他年紀輕輕，那能承受得起這等重大的打擊，能不痛不欲生？

呂母讓呂正川盡情哭了個痛快，然後，冷靜的拍醒了他道：「孩子，你要冷靜、理智，娘這多年來都活下去了，你不能夠令娘失望。」

呂正川一抬頭，脫開娘懷抱道：「妳我母子好屈辱啊！」

呂母道：「是的，我們母子都很屈辱，你是雜種，娘是爛貨，要是別的女人，早就投環死了，你道娘爲甚麼忍辱偷生至今而不一死了之？」

呂正川道：「娘是爲了孩兒。」

呂母道：「那是兩個月後的事，當時，爲娘並不知道有你。」

呂正川道：「這，孩兒……就不懂了。」

呂母正色道：「因爲娘有不能死的責任，娘要是那樣一死，不但難消心頭之恨，同時也太便宜了他們，此事不但替他們掩蓋了他們的罪行，也暗中鼓舞了他們暗室欺心的惡行，所以娘有責任揭發他們的罪行，爲一樣 遭遇的姊妹們開一條先路，豎起正面反擊的矛頭，爲罪惡的江湖一正視聽，孩子，祇是苦了你了。」

呂正川正色道：「娘，孩兒懂得娘的意思了，孩兒也敬佩娘妳的勇氣與志願，孩兒也不在乎別人罵我是雜種，孩兒要與娘妳一樣，面對着整個江湖，告訴整個江湖，誰才是眞正的雜種，眞正的禽獸。」

呂母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寬慰的吁了一口氣道：「十六年的時光，已經不能再拖了，幸喜老天有眼，助了我們一臂之力，你的劍法已經有了大成，走，咱們明天出山。」

呂正川微一猶豫，說道：「娘，謀定而後動。」

呂母道：「孩子，娘籌思已久，以後就看你這五年來的成就了。」

接着，呂母又把心中籌思已久的計劃說了出來，祇聽得呂正川連連點頭不已。

山中少了呂正川母子，江湖上卻突然出現了二個殺星，他們愛管閒事，出手又不留情，不到三個月時光，他們的劍底亡魂，已可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了。

第一個倒霉的是留香公子杜玉峯，此後，有黑道巨擘，也有白道英雄，有惡名狼藉的壞蛋，也有聲名正直的君子，前前後後倒在他們的劍下已有三十六名了。

第三十六名就是金谷園的老板——王胖子，王胖子笑口常開，是岳陽一帶最有名的老好人，唯一令人可惜的是，他開了一家妓院，一家聞名江南七省的大妓院——金谷園。

當然，不用說，這都是呂氏母子兩人的傑作，而王胖子被殺的當天，他們母子兩人居然出現在岳陽樓品茗賞月。

呂正川文質彬彬，是個小書生，他的隨身寶劍不是背在背上，而是掛在腰間，像一般公子哥兒佩帶的裝飾品一樣。

呂母也換了男裝，呂正川稱她老師，外表看來，他們就是兩位遊學的師生。

金谷園老板王胖子被殺，可是轟動整個岳陽的大新聞，新聞雖大，但沒有人懷疑呂氏母子就是殺人者。

不，也不是沒有人懷疑他們母子，就在他們兩張桌之外，便有一位老學究，正在暗中注意着他們。

那老學究注意他們，他們可不是懵然不知，尤其是呂母不但是個老江湖，而且更是吃過大虧的人，那警覺之心，特別高人一等，她一見那老學究的眼神，心裏就有了數，再經仔細的一看，她却笑了。

這人，她知道得很清楚，江湖上有名有姓的捕風捉影徐天來，一個愛管閒事，甘草性的人物。

呂正川輕聲道：「娘，妳笑甚麼？」

呂母道：「有人盯上我們了。」

「哼！誰？」

「你看左邊靠窗坐的那個老學究。」

「他是甚麼來頭？」

「一個愛管閒事的人，這人對我們可是有些用處，走，咱們到外面去等他。」

叫過小二，付過了賬，兩人若無其事的下了岳陽樓。

他們順着湖堤，一面觀賞，一面指指點點的向前走去。

捕風捉影徐天來見他們漸漸遠離人羣，心中暗喜，自言自語道：「這兩個小子可嫩得很，人多的地方不走，却跑向偏僻的地方，可給老夫一個大好機會。」

「眞的嗎？可不可以說是你給我們一個機會？」

一抬頭，前面的人不見了，一轉身，正面對着那個年紀大的秀士。

「哼，你把老夫當做甚麼人？簡直是班門弄斧。」他可是老江湖，心裏正暗笑着，臉上却沒有顯露出來，祇微微一笑道：「是麼？你可知道老夫是甚麼人？」雖然眼前祇一個人現身出來，他可沒有把呂母當做一個能人。

呂母笑了一笑道：「你是甚麼人？在下早已知道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最愛打探別人的隱私，相反的，自己最不願別人認識他，他在這方面也曾有過相當的預防措施，聞言之下，不由一震道：「你認識老夫？」

「捕風捉影徐天來，徐前輩，沒認錯吧？」

徐天來張目道：「尊駕是……」

呂母道：「前輩素以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自豪，在下是甚麼

人，得請你自己費腦筋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怔了一怔，哈哈大笑道：「有理，有理，請給老夫三個月時間，老夫一定不叫夫人失望就是。」這老兒眞不簡單，露了一手叫出了呂母的身份。

呂母微微一震，點頭笑道：「老前輩，果然名不虛傳。」

捕風捉影徐天來含笑道：「夫人既然不願意賜告眞名實姓，那就隨便說個假名，假姓，以便稱呼吧。」

這時，呂正川已從一旁走了出來，呂母指着呂正川道：「小兒呂正川，但在下不是呂夫人是呂大叔。」

呂正川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他出道以來，就用這個名字，所以呂母照實告訴他，如不照實告訴他，也一定瞞不過他的查問。

捕風捉影徐天來，哈哈的笑道：「好，老夫就稱二位呂大叔，呂小哥了。」

接着氣都沒喘一口，馬上又問道：「王胖子可是二位下的手？」

呂母點頭道：「你說對了。」

徐天來道：「你們有甚麼過節？」

呂母道：「沒有任何過節？」

徐天來臉色一厲道：「那你們是職業殺手了，哼，老夫可走眼了。」

呂母冷笑一聲，道：「可以這樣說，不過我們不收任何財物。」

徐天來一愣道：「那你們要甚麼？」

呂母道：「上應天道，下順民情。」

徐天來哈哈一笑道：「這個是很好的說詞，既冠冕又堂皇，亂造殺孽還有理由。」

呂母冷喝一聲，道：「徐前輩，你自己說，王胖子該不該殺？」

徐天來以捕風捉影之能，以發掘掌握人間秘密自傲，呂母這一問，可問得徐天來說不出一句話來。

要說他不知道王胖子的罪行，不但說不出口，簡直是砸了自己的招牌。

呂母冷冷的追問道：「你說王胖子該不該殺？」

捕風捉影徐天來氣勢一弱道：「王胖子雖操賤業，但罪不至死。」

呂母道：「何謂『萬惡淫爲首』？王胖子以種種手段，敗人名節，以圖一己之利，難道還罪不至死？前輩，你得了王胖子多少好處，替他隱瞞罪行？」

徐天來也是一個人，他雖然有能力知別人秘密的奇才異能，但他總不能對每一個人都來一番詳細調查，王胖子在他眼睛中，還算不上一號人物，平時自是不會注意他，捕風捉影徐天來如不盡瞭然王胖子，這也算不了甚麼不對。

呂母有意嘔他，偏要這樣說，捕風捉影徐天來的一張臉可就掛不住了，紅着老臉道：「夫人，夫人，這話從何說起？」

呂母一笑道：「在下請問前輩，王胖子手中有三十六位美女，你可知道他是如何弄來的？」

徐天來順口道：「當然是花銀子買來的。」

呂母冷「哼」了一聲道：「祇怕不見得，你回去查清楚，再來和我說話。」

身形一轉，便不再答理徐天來，一聲「走」，便帶着呂正川揚長而去了。

把個捕風捉影徐天來楞在當場，半天喘不過氣來。

這時徐天來可是受了莫大的侮辱和戲弄，他徐天來可丟不起這個臉。

一頓脚，捕風捉影徐天來轉身奔回岳陽城。

第二天，傍晚時分，呂母和呂正川又出現在岳陽樓了，不久之後，捕風捉影徐天來也上了岳陽樓，走到他們桌前，拱手一禮，便坐在呂母對面。

呂母輕聲笑問道：「你說王胖子該不該死？」

捕風捉影徐天來神色凝重的點了一點頭，他沒有說話，但那點頭的神態，比任何說話的語氣還肯定。

呂母輕輕的自言自語道：「王胖子手上三十六位美女，人人氣質高雅，個個知書識禮，分明從小就有非常良好的教養，像這種品性純良的姑娘，而操此賤業，其中必有極大的原因，王胖子掌握她們的手法，是先施以輪暴，極度損壞她們自尊心，然後，以她們家門之羞爲脅迫，再加上以種種暴烈的手段爲輔，於是，她們就永遠淪入地獄苦海了。」

徐天來長嘆了一聲，道：「夫人說得是，老夫慚愧！」

呂母微微一笑道：「前輩，你可以放棄緊盯我們母子了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請夫人先回答老朽一問。」

呂母惘然道：「請說。」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近來江湖上兇殺之案，日有所聞……」

呂母截口道：「最令人震驚的事故已有三十六起之多。」

捕風捉影徐天來雙目一楞：「夫人知道得很清楚？」

呂母道：「是我們做的事，怎麼會不清楚？」

捕風捉影徐天來祇是心中懷疑他們，却想不到他們一口就承認了，這倒反而使他不敢相信他們的話了，楞了一下，搖頭道：「老夫不敢相信。」

呂母道：「你可是認爲我們沒有這個能耐嗎？」

捕風捉影徐天來訕訕的道：「這……這……」他實在是不相信他們，見他們這樣的兩個人，殺王胖子可以，但前述的三十五人中，那多半是名震江湖的第一流好手，他眞不敢相信，他們會有這份的能耐。

呂母微微一笑道：「你既然不相信我們有這份能耐，那就該點頭放棄緊盯我們了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搖頭道：「不。」這倒答得又乾脆又有力。

呂母一皺眉頭，自言自語道了一聲：「討厭！」隨着又一揚首道：「前輩眞要緊盯我們？」

徐天來道：「不錯，老夫豈能放鬆你們？」

呂母道：「這樣太叫人頭痛了，前輩，我們想個辦法如何？」

徐天來道：「老夫看沒有甚麼辦法可想，除了你們把老夫也殺了。」

呂母道：「前輩在我們眼中並無取死之道。」

捕風捉影徐天來微微一笑道：「非不爲也，是不能也。」

忽然，坐在一旁的呂正川目光一厲，輕喝了一聲，道：「看劍！」

徐天來聽到「看劍」兩字的喝聲，還來不及有任何反應之前，祇覺咽喉之處一涼，呂正川手中的筷子，已點在徐天來的咽喉之處。

筷子本是竹木之物，尖端却有一股凌厲的力道，直透體內。

捕風捉影徐天來可是見多識廣之人，呂正川出手之快，已爲他平生所僅見，再見他憑一隻筷子，竟然發出了一股凌厲的劍氣，更非常人能夠達到的境界，他口中驚叫了一聲，可是聲音却吐不出來。

呂母輕喝了一聲道：「正兒，不得對徐老前輩無禮。」

呂正川把筷子一收，應了一聲道：「是，娘親。」

徐天來大大地倒抽了一口冷氣，望着呂氏母子，心裏滿是疑訝與迷惑。

呂母喝止呂正川之後，歉然道：「孩子年輕不懂事，尚請前輩海涵。」

徐天來笑了一聲：「老夫看走眼了，現在相信另外三十五條人命，是令郎的傑作了。」

呂母一笑道：「前輩，你又錯了，小兒的劍至今，還是清清白白，一切作爲都是在下動手的。」

捕風捉影徐天來想說：「不相信。」繼之一想，呂正川都這樣了得，他的母親當然更是了得，於是，祇有點頭道：「是，是，老朽相信。」

呂母含笑道：「前輩還要不要緊盯着我們母子呢？」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揚頭，說道：「還要。」

呂母一笑道：「在下就知道前輩不會輕易放棄的，而前輩追踪之術，天下無雙，我們母子也甩不掉前輩，這樣吧，前輩也用不着多費心思，我們一道走吧。」

這想法眞怪，呂正川不以爲然的叫了一聲：「娘……」

捕風捉影徐天來也楞住了，一時想不到這位夫人到底在玩甚麼花樣？

呂母道：「前輩，意下如何？」

捕風捉影徐天來暗忖道：「老夫過的橋，比妳走的路還多，老夫就不相信，你們在老夫眼皮底下能要出甚麼手段來。」當下一點頭道：「好，我們就一言爲定，不過，老夫却有一句醜話要說在前面，老夫該說的，還是要說，應該做的，還是要做。」

呂母道：「這個當然，不過前輩，要說要做之前，請先分辨是非。」

徐天來道：「這個，老夫可以答應夫人。」

呂母道：「好，那麼小兒就交給前輩了。」

這是甚麼話？捕風捉影徐天來不由一怔，道：「妳……」

呂母道：「王胖子死了，那三十六個姑娘並未脫離苦海，前輩請與小兒先赴趙李橋，在下安置了那些可憐的女孩子後，隨後趕來與前輩相會。」

這話不但有理由，而且充份表現了她的所作所爲，可不是隨興之作，而是有一定的準則的。

徐天來說不出半個「不」字，而呂母已站起身來，祇向呂正川點一點頭，便走下岳陽樓去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冷眼望着呂正川，祇見他神情甚是平穩，別無異樣，於是道：「令堂走了。」

呂正川點頭道：「是。」

徐天來說道：「我們住在那裏？」

呂正川道：「但憑老前輩吩咐。」

徐天來站起身來道：「我們走吧！」

呂正川伸手在懷中取出一小塊銀子付了帳，徐天來本待自己付帳，但不便與呂正川爭執，帶着呂正川下了岳陽樓，到了城外一座道觀。

次日，他們啓程向着趙李橋進發。

捕風捉影徐天來仔細觀察呂正川，發現他實在純潔得很，像一張白紙的少年，但又有着一股非常强烈的憤懣之氣。

徐天來試探着向他心底進攻，他却機警的一笑道：「老前輩，君子勿探人私隱。」

捕風捉影徐天來就是以探人私隱成名，當下老臉一紅，訕訕的笑道：「小兄弟，出口成文，念了不少書吧？」

呂正川道：「十年。」

徐天來又說道：「那你練武呢？」

呂正川道：「也是十年。」

「都是令堂教你的？」

「嗯。」

徐天來見呂正川這幾句話有問必答，順口又問道：「令堂眞是了不起的女中英豪，但不知你們學的是那一門的功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徐天來不追根究底，實在是太難了。

呂正川望一望捕風捉影徐天來一眼，他倒沒有生氣，祇笑着道：「天風門。」

徐天來眞還沒有聽說過江湖上有「天風門」這一門，楞了一楞，好不自愧。

呂正川問道：「老前輩不知道『天風門』？」

徐天來長嘆了一聲，道：「慚愧，慚愧，老夫向以博聞多見，見稱於江湖同道……」

呂正川微微一笑截口道：「其實老前輩也不用慚愧，『天風門』始自此時此地。」

徐天來心中一怔，臉上泛起了一片苦笑，暗忖道：「我剛才還以爲他是一個非常純潔的孩子，敢情他一點也不老實。」接着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好會說笑。」

呂正川臉色一正道：「晚輩不是說笑話，從現在起，晚輩就是『天風門』的門主，晚輩要在江湖中刮起一陣『天風』，爲無辜者吐一口不平之氣。」

他眞不是說笑話，祇見他劍眉高挑，目帶寒芒，一臉肅然，就知道他不是在說笑話。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一連打了好幾個冷戰，倒抽了一口涼氣，忖道：「這孩子語氣肯定，看來他眞有這份決心的，別看他年紀小小，可也眞不可忽視。」

呂正川見徐天來半天不說話，神情和緩了下來，道：「老前輩，可是看不起晚輩？不相信晚輩說的話。」

徐天來雖然在岳陽樓見呂正川露了一手，如果就憑了這一手，就想開宗立派，在江湖上掀起一陣『天風』，捕風捉影徐天來眞還無法點頭，祇有笑笑地道：「小兄弟，可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一句話了？」

呂正川點點頭道：「晚輩知道，天下武功沒有第一，但晚輩祇是行其所當行，又有何難哉？」

捕風捉影徐天來點點頭道：「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祇要有恒心，自有成功之日。」

呂正川笑了一笑道：「老前輩好像還不相信晚輩的話。」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老夫不是不相信，小兄弟，你不要以爲你們一出道就扯足了順風帆，因之就把行走江湖闖萬立號看得太容易了。」

呂正川點頭道：「老前輩的話說得對，也許死在家母劍下的那三十六人，都是不堪一擊的人，不過，晚輩對自己下的苦功，還是充滿了信心。」

徐天來一笑道：「每一個初出道的年輕人，那一個沒有十足信心，祇是年紀越大越沒有信心了。」

呂正川左右一張望，輕聲道：「老前輩名動江湖，請老前輩指教一招如何？」

好小子，居然叫起陣來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暗道：「也好，我就從你的手法上，把你的根挖出來吧！」不過想起昨天在岳陽樓上那一招，他絕不敢輕視這個年輕人，笑着道：「過手是可以，但不可糾纏不休。」

呂正川道：「老前輩說得好，晚輩也最不喜歡糾纏不休，老前輩請出手罷。」

捕風捉影徐天來失過了一次手，可不願意再來一次失手，當下一點頭道：「小兄弟禮讓，老夫就不客氣了，看招！」伸手一探，還祇伸出一半，他却楞住了。

敢情他一出招，呂正川已是後發先至，不知來自何處的，右手中指已點在他「曲池」穴上，「曲池」穴受制，整條手臂勁力盡失，那還伸得出去。

呂正川點到爲止，一收手道：「老前輩，再試試。」

捕風捉影徐天來豈是浪得虛名之人，他有一套「幻形拳」，不知打敗了多少江湖好手，心中一狠，苦笑道：「小心了！」一掌幻七形，罩向呂正川。

呂正川口中道了一聲：「來得好！」一出手從幻影中又點在他的「曲池」穴上。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愣道：「又是『曲池』穴上？」

呂正川道：「老前輩，那套掌法有多少招？」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三十六招。」

呂正川退了一步，道：「來

吧！晚輩要點你三十六次『曲池』穴。」

徐天來哈哈一笑道：「眞的麼？」他可一萬個不相信。

呂正川道：「晚輩不會說大話。」這還不是大話，甚麼話才算大話。

捕風捉影徐天來怒笑一聲道：「好，好，好，老夫就看看你能否點我三十六次『曲池』大穴。」

話聲未完，他已展開身法步法，向呂正川攻去，他是打定了主意，出手就是連環六式。

可惜他第一式還沒有使完，「曲池」穴一痲，又完了。

連環六式，祇有一式使了出來，而「曲池」穴也一連痲了「六」次。

捕風捉影徐天來雖然不是當今江湖上頂尖高手，可也是一流高手之一，打從闖道至今，還沒有碰到一出手就能制住他的人，但眼前這個年輕人，却做到了這一點。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一寒，他不能不識趣，搖頭一嘆道：「少俠天人，老夫佩服！」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看出晚輩武功淵源沒有？」

捕風捉影徐天來的心事，又被他說出了，訕訕的笑道：「這……這……」他實在不知怎樣說了。

呂正川忽然長嘆了一聲，道：「老前輩，你看我們母子是不是很可怕？」

徐天來望着呂正川，不知他這句話的用意何在，正因如此，也就不敢隨便答話了。

呂正川搖了一搖頭，自己否定自己道：「不，其實我們母子一點也不可怕，家母所殺之人，都是該殺的。」

捕風捉影徐天來鼓起勇氣道：「他們都有取死之道？」

呂正川道：「有，這話別人也許很難證實，但老前輩取證應該不困難。」

徐天來默默不作聲，過了半天，才嘆道：「老夫知道，其中至少有二十個人，犯過奸淫之罪。」

呂正川道：「三十六人無一例外，都犯過奸淫之罪。」

徐天來搖搖頭嘆息道：「往者已矣，令堂又何必大肆誅戮？」

呂正川道：「從另一方面看，被害者含寃莫白，終身受辱，又有誰想到她們的處境，天理寧論，晚輩母子祇有仗劍爲她們執言了。」

徐天來想了一想，實在無言以對，因爲他明白，那已死的三十六人之中，可說沒有一個人不是名成利就之人，惡人不得惡報，他也無法昧着良心替他們辯護了，可是，他還是發出了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

呂正川皺了一皺眉頭，也跟着輕輕的嘆了一聲。

捕風捉影徐天來想不到他也會嘆氣，疑訝的望了他一眼，呂正川回之一聲苦笑道：「老前輩，願不願幫晚輩一個忙？」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驚，搖手說道：「對不起，老夫幫不上忙，請不要拉老夫下水。」

呂正川道：「老前輩如果不幫忙，接着便有七十二人將死於家母劍下。」

徐天來大吃一驚，道：「甚麼？你們還要殺七十二人？」

呂正川道：「家母掌中已有七十二人的惡行，這一路下去，就要向他們開刀了。」

徐天來冷然道：「要老夫幫甚麼忙，難道是替你們把那七十二人找出來？」

呂正川一笑道：「老前輩，你可想左了，這七十二人有名有姓，又有地址，何須老前輩幫忙？」

徐天來道：「那要老夫幫甚麼忙？」

呂正川道：「家母心中，另有七個深惡痛絕之人，可是那七人已改名換姓。一時難以尋覓，如果老前輩能幫忙找到那七人，便可以轉移家母目標，而爲那七十二人保住生命。」

徐天來道：「此話當眞？」

呂正川道：「當然是眞話，因爲晚輩也不同意家母過份殺戮，但，母命難違，晚輩不同意，亦無可奈何。」

捕風捉影徐天來沉思有頃，點頭道：「這個老夫可以考慮，不過老夫有三個條件，你們必須答應。」

呂正川道：「請說。」

徐天來道：「一、三個月期限；二、期限未滿之前，你們不得向任何人下手；三，老夫找出七人之後，你們能否得手，都應到此爲止，不准再妄動殺機，你們能答應這三個條件，老夫就幫你們這個忙，否則，老夫唯有死而已。」

呂正川道：「晚輩同意老前輩的條件，不過晚輩不能馬上答應，晚輩尚待請示家母。」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令堂會答應老夫的條件？」

呂正川道：「晚輩有幾分把握，但不能確定，是以不能先作承諾。」

徐天來點頭道：「小兄弟，你很誠實。」

呂正川輕嘆一聲，道：「家母是以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用心至爲良苦，但願不虛此行。」

徐天來本來也是一個古道熱腸之人，正苦於無法阻止呂氏母子的殺戮而苦惱之際，呂正川的提議，

正中他的下懷，因此，他對呂氏母子的看法，立時產生了很大的改變，語氣也和緩了起來道：「老夫也看得出，賢母子並非窮凶極惡之人，否則，你們的行踪早已經是天下皆知了……」

一語未了，只見遠處掀起一股塵頭，數騎快馬，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那幾匹快馬跑出三四丈之後，馬上的人忽然一收韁，拉得馬一陣嘶叫，人立而起，轉身回到呂正川面前。

那是五人五騎，三男二女，爲首一人約三十多歲，另外四人都在三十歲以下。

爲首漢子坐在馬上一指呂正川喝道：「小子，可是姓呂？」

出口就能叫出呂正川的姓氏，來人對呂正川可說摸得相當清楚了，呂正川一挺身道：「不錯，小生正是姓呂。」

那人一揮手道：「圍住他，不能讓他逃去了。」

五人飛身下馬，各拔出兵刃，晃身就把呂正川圍在當中。

捕風捉影徐天來移步向前，向那爲首的漢子扮着笑臉道：「五位請勿發怒，有話好說。」

那人冷笑一聲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有甚麼好說的？老頭子，識相的快讓開，別礙了大爺們的手脚。」

捕風捉影徐天來目光何等厲害，微一打量，便暗暗一皺眉，暗罵一聲道：「好一個自尋死路的小子，憑你們這點武功，也如此飛揚拔扈，眞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了。」

罵儘管罵，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却是實在不忍眼看他們遭到不幸，於是有心維護他們的哈哈一笑道：「不知天高地厚的無知狂徒，好，老夫就教訓你們……」

他的主意打得好，可是呂正川攔住冷冷道：「前輩請退後一步，晚輩不會過份難爲他們的。」

人家把他的心事都說中了，徐天來可就裝腔不下去了，搖頭一嘆道：「小兄弟，請手下多多留情。」

呂正川道：「手下可以留情，但不能不教訓他們的狂妄。」

右手拉開徐天來，雙手向身後一背，向着五人掠目而過，點點頭道：「不錯，欠債應該還錢，但不知五位誰是討債之人，請報上名來。」

那爲首的漢子嘿嘿一笑道：「你家大爺，程萬里，另外四位都是我程萬里的弟妹，大爺問你小子，程乘凡程大老爺，可是死在你的劍下？」

呂正川點頭道：「不錯，正是。」

程萬里大喝一聲，道：「納命來！」

五條人影向中間一擠，五件兵刃同時到了呂正川頭頂上……

接着，只見一道白光一閃，那五人的去勢一僵，五件兵刃也同時脫手飛落地上。

呂正川輕笑一聲，身形一晃，從五人中走了出來，雙手還是背在身後，好像沒出過手似的。

其實眞沒有看見他出手，就是全神貫注他的捕風捉影徐天來，也沒有看見他如何出手。

因爲如此，徐天來臉色更是大變道：「你把他們怎樣了？」

呂正川淡淡的道：「不怎麼，只削去了他們每人一隻大拇指，以儆來茲。」

天呀，五人方向不同，手法不一，大拇指所在的角度更是不同，一劍之下，把五個人的大拇指削了下來，這是甚麼劍法呀！

捕風捉影徐天來可就張開嘴巴說不出話來了，他已試過呂正川的劍法高絕，這種手法簡直出乎他想像之外，他能不驚爲奇譚。

程萬里五人兵刃出手之際，只覺拇指一痲，就失落了兵刃，還不知道已經沒有了大拇指，當呂正川道及削去他們大拇指時，他們才覺得拇指處一陣劇痛，眼前一片血紅，五人大叫一聲，兵刃也不要了，跳上馬背急馳而去。

徐天來忽然大叫一聲，道：「不好，你們的痲煩可大了。」

呂正川不爲所動的平平靜靜的道：「甚麼痲煩？」

徐天來道：「你們所殺三十六人之中，不少是各大門派與各大豪門的弟子，只怕你們以後永無寧日。」

呂正川淡淡的一笑道：「這是意料中事……嘿嘿，他們身爲正大門派，總不能不講理吧，至於不講理的人，晚輩就要他一隻大拇指。」說得好輕鬆。

徐天來暗笑忖道：「殺了人還有理，這倒是……不，他如果能提出被殺人的罪證，各大門派倒也很難處理哩，老夫要不要幫他們這個忙呢？」

像這一陣下來，連殺武林中三十六個有名人物的凶手，誰見了他們，誰不想把他們除去，以靖武林，捕風捉影徐天來追踪呂正川母子，就是存了這種心，可是與呂正川交談之後，他那種存心忽然發生了動搖，先是好奇，現在却又更進一步，有了自動幫忙的念頭。

此念一出，徐天來自己都覺得奇怪起來，連連的搖頭，想拒絕那種想法，可是那種想法叫他揮之不去，掙之不脫，穩穩的抓住了他。

呂正川望着徐天來時而搖頭，時而點頭，一副沉思的樣子，不由

得大聲道：「老前輩，你怎樣啦？」

捕風捉影徐天來思慮一清，笑笑地道：「老夫想幫一幫你們的忙，不知小兄弟你相信不相信老夫？」

呂正川當然不知道捕風捉影徐天來想法上有了改變，茫然地道：「老前輩不是已經答應幫晚輩母子的忙了？」

徐天來道：「老夫是說另外的事。」

呂正川臉上未現喜色，只是皺了皺劍眉，說道：「老前輩的意思是……」他心中雖然不以爲然，却並未立刻拒人於千里之外。

徐天來終於下定決心道：「但不知小兄弟已否收齊了那七十餘人的罪證？」

呂正川道：「有的有，有的沒有，但對於那些背景特殊的人，却都已有了相當齊全的證據。」

徐天來腦筋轉動，大叫一聲道：「這樣說來，你們是謀定而後動了？」

呂正川點點頭道：「不瞞老前輩說，家母自晚輩出生之後，就着手進行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悚然一驚，想得更遠地道：「那……那……老夫……」

呂正川躬身道：「老前輩是家母心目中的第一位朋友。」

捕風捉影徐天來跳起來道：「好呀！原來你們在算計老夫。」

「一失足成千古恨，前輩，你和我們母子走在一起，已是一衆皆知的事了。」

呂母飛身而到，接着又抱拳爲禮，道：「請老前輩接受誠摯的歉意。」

捕風捉影徐天來冷笑一聲，道：「妳倒來得快。」

呂母道：「有錢能使鬼推磨，略事安頓，自有出力之人。」目光一轉，向呂正川道：「你和徐老前輩談過了沒有？」事先安排更是明顯了。

呂正川道：「徐老前輩已經答應了，只是他有三個條件。」

呂母問也不問那三個條件的內容，向捕風捉影徐天來肅容一禮，道：「多謝老前輩慨伸援手，所有三個條件我們母子完全接受。」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冲起一股被愚弄的怨氣，大叫出聲道：「你們存心不良，老夫不管了。」

呂正川道：「老前輩，答應過的話，怎可以言而無信？」

捕風捉影徐天來「哼」了一聲道：「老夫就是這種人，隨時都可以不作數。」

呂正川道：「老前輩……」

呂母截口道：「正兒，不要說了，徐老前輩反正不在乎別人的死活，走，咱們上趙李橋去。」

捕風捉影徐天來是怎樣一個人，呂母好像清楚得比徐天來自己還要清楚，他那一套眞還翻不出呂母的手掌心。

果然，徐天來大喝一聲：「站住！」

呂母一笑道：「正兒，徐前輩回心轉意了，咱們不用去趙李橋了。」

徐天來搖頭長嘆道：「老夫認了，但老夫還有一個條件，你們要不答應，老夫就自己死在你們的面前，叫你們絕了指望。」

呂母一伸大拇指道：「高，高，高，薑到底是老的辣，我們也祇有認了，請說吧。」

徐天來訕訕道：「你們到底是甚麼山神鬼怪，還我老夫一個明白。」

呂母一笑道：「前輩問這種話，不覺難爲情麼？」

徐天來老臉一紅，吼聲道：「你們是說不說？」

呂母笑容一收，凄然道：「徐大叔，你是眞的連小萍都忘記了麼？」

徐天來猛然一震，愕然道：「小萍，小萍，妳就是小萍……」

呂母一拉呂正川雙雙的拜倒道：「正川，叫徐爺爺！」

呂正川叫了一聲：「徐爺爺。」

捕風捉影徐天來拉起他們母子，顫聲道：「小萍，妳從小就是這樣的促狹，這十幾年來妳到了那裏去？害得妳娘眼睛都哭瞎了。」

呂母拭淚說道：「姪女暗中去看過她老人家，不孝之罪，祇有冀望於來世補過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頓脚道：「走，現在就回去，這大年紀了，還發小孩子脾氣，成甚麼話？」

呂母搖頭道：「徐大叔，小萍要能回家去，早就回去了，還會等到今，大叔，你要是還像往日一樣愛護小萍，那就請你老人家幫助小萍完成此心願吧。」

徐天來頓脚道：「殺人，殺人，這是甚麼心願，帶着孩子回家去。」

呂母幽怨的一嘆，伸手拉着呂正川，說道：「正兒，我們走。」轉身就走了出去。

徐天來大喝一聲道：「你們到那裏去？」

呂母不會眞的走，祇因她知道他捕風捉影徐天來太清楚了，他要不叫住自己，也就不是捕風捉影徐天來了。

呂母停下身子來，但並沒有走回來，一肚子氣，悻悻的道：「徐大叔，不敢有勞動問，我呂小萍母子二人奮鬥了十五六年，我相信沒有你徐大叔的幫助我們母子一樣可以完成我們的心願，祇是時間快慢而已。」一扭頭，又邁開大步子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對她可毫無辦法，搖搖頭一嘆，身形一晃，攔住了呂氏母子，打起笑臉道：「別走，別走，我幫妳的忙就是。」

呂母一笑道：「徐大叔就是徐大叔，和從前一樣的愛護小萍，一點沒改變。」

徐天來苦笑道：「老夫平生最怕兩個人，姑奶奶妳就是其中之一，妳算吃定我了。」

呂母道：「徐大叔，你是知道小萍一向的性子，應承之事，請你不要再提。」

捕風捉影徐天來答應道：「好，大叔不提就是了。」

呂母又道：「姪女還有一個請求。」

徐天來笑道：「說吧，老夫不答應也不行。」

呂母道：「你看正川這孩子如何？」

捕風捉影徐天來打從心底讚道：「很好，比妳多一份忠實，劍術尤爲出奇。」

呂母抿嘴一笑，道：「可惜其他的武功太差，輕功尤其差勁。」

徐天來哈哈一笑道：「大丫頭，妳是爲兒子看上了老夫的輕功？」

呂母道：「小兒正川的劍術上成就，雖不敢大言妄稱天下第一，但當今武林之中，有此造詣之人，祇怕也不會太多，憑他絕高的劍術，學你絕頂的輕功，你難道不願有這份光榮？」

看來眞是大言不慚，自誇自讚，其實都是最有力的褒語，捧了捕風捉影，也勾起了他愛才之念。

徐天來其他武功，祇能勉强算爲一流高手，至於他的輕功，可眞是當今武林一絕，直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蓋過他，他也以此爲傲。

徐天來正色肅然道：「老夫的輕功，不能教給他，老夫也不願有這份光榮。」

呂母見他神態凝重，甚是認眞，不敢重施故技了，怔了一怔道：「爲甚麼？」恃寵生嬌原該有其分寸，否則便不可愛，而令人生厭了，呂母可謂深得其中三昧。

徐天來道：「正川劍術已是如此高明，老夫不願做爲虎作倀之人。」

呂母點點頭道：「大叔說得是，姪女不敢勉强，正兒，你帶徐爺爺到前面紫雲觀去吧，爲娘走了。」接着向捕風捉影徐天來抱拳一禮，頭也不回的走了。

徐天來想想有點過意不去，叫了一聲：「小萍，妳聽大叔說……」

呂正川道：「徐爺爺，家母不會回來的。」

紫雲觀是一個道觀，但是觀中已沒有了道士，因爲地處偏僻，平常人也不會來到。

觀中早已打掃清潔，並準備得飲食各物，徐天來不悅地道：「你們來過？」

呂正川點頭道：「是，娘請爺爺留此三日，將絕世輕功相授孫兒。」

徐天來冷笑一聲道：「妳娘倒眞是會算計，祇是這次你娘却算錯了。」

呂正川像他娘一樣的充滿了信心，微微一笑道：「徐爺爺算言之過早，待正兒把話說完之後，你老人家便不會再堅持了。」

徐天來看他的神態和說話的語氣，充滿了自信之心，忍不住幾乎要笑了出來，心想：老夫打定主意，就是不把輕功傳授給你，助你荼毒武林。接着，臉孔一板，「哼」了一聲，說道：「你在做夢！」

呂正川含笑道：「爺爺，你道我們母子爲甚麼做這些事？」

捕風捉影徐天來正想知道其中原委，臉色一動道：「你願意告訴老夫？」

呂正川道：「此事雖然暫時不能公諸天下，但爺爺不是外人，自當向爺爺稟告。」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急的道：「快說吧，快說吧！」

呂正川於是將母親的不幸，簡要的告訴了捕風捉影徐天來。

祇聽得徐天來怒髮衝冠，大叫一聲，「該死的東西，該殺，該殺，你娘的意圖，可敬可佩！」

呂正川叫了一聲：「徐爺爺……」

徐天來大聲道：「不要說了，老夫的輕功不傳給你，難道眞要帶到棺材裏去不成，靜下心來，老夫馬上傳你心法口訣。」

呂正川不敢笑他改變得眞快，正容的應了一聲：「是。」立即收攝心神，謹領教益。

徐天來的輕功心法口訣，祇有一百零八個字，祇說一遍呂正川就記住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的輕功確實神妙無比，巧奪天工造化，但，呂正川劍術上的成就已達心到意到，化招式於無形的最高境界，所謂一藝通百藝通，一經徐天來指點，便豁然而通。

捕風捉影徐天來解說之際，祇見呂正川連連點頭，一臉大徹大悟的樣子，忍不住的連連問道：「你眞的完全明白了麼？」

呂正川回答道：「正兒眞的完全明白了。」

徐天來讚嘆道：「老夫學這輕功時，足足吃了七年苦頭，才慢慢

領悟於心，想不到你一說就明白了，老夫眞是難以相信了。」

呂正川是年輕人，自有一份好勝之心，笑道：「爺爺，你不信，那就當面試試。」

捕風捉影徐天來與衝衝的道：「好，咱們試試看。」

走出觀外，觀前一株枯枒樹，高約四丈，徐天來指着那棵樹道：「咱們就利用這棵枯枒樹，我跑你追，祇要你能碰上老夫衣角，老夫就服了你。」說着，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飄飄盪盪的就上了那枯枒樹。

呂正川這幾年來，甚麼武功都沒有練，練的祇是練劍的坐功和出劍的手法，所謂藝業貴專精，加上他自己的聰明才智加悟性，雖說沒有半生的時光，但得來却非僥倖。

坐功發揮劍勢，劍勢助長內功，相輔相成，他的內功深度，又豈可等閒視之。

輕身功夫，除了身法，手法之外，首要還是如何運氣輕身，而運氣的方法與一般上乘內功，實有殊途同歸之理。

呂正川練劍的坐功，就是奇絕天下的內功心法，不但可速成，而且沒有拔苗助長之弊，當然，要達到至高境界，也不是人人憑此就可以達到。天份資質，悟性和練功時的心境都是上述的首要條件。呂正川這些條件都有，所以他成功了。

呂正川照徐天來指導的心法竅門，試一提功，自己就覺得身子輕了許多，再照着徐天來的步法身法施展開來，居然似模似樣的上了枯枒樹。

總捕奉命　緝查兇手

他祇是初學乍練，就這初學乍練也看得徐天來雙眼發直，大爲震驚。

追逐的結果，呂正川沒有碰到徐天來的衣角，可是却逼出了徐天來一身大汗，最後，不得不跳下地來，樂得哈哈大笑，道：「成，成，成，再有一個月下去，老夫天下第一輕功的銜頭，就要讓給你了。」

呂正川練得性起，又獨自利用那枯枒樹，別出心裁的又練了起來。

他雖然練得還不能出神入化，但有很多新的身法手法，却把徐天來看得自嘆不如。

原來，準備了三天食用之物，這種情形，自然沒有多留的必要，呂正川要等母親會合，現在不能走，徐天來却因明白內情之故，片刻也不願等待，心急得要去替呂氏母子找尋那七個萬惡之徒，他約好聯絡暗號之後，帶着一肚子怒氣走了。

呂正川獨自留在紫雲觀，加緊練輕功身法，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最易專心一志，又會運用他的巧思，不用一個月，就這麼下來，捕風捉影徐天來的「天下第一輕功」頭銜肯定已非他莫屬了。

他專心用功之際，却沒有注意紫雲觀門外來了不速之客，祇聽一聲清脆喝聲道：「好，好高明的輕身功夫！」

呂正川身形一斂，落回地上，見是一個油汚垢面的小花子，在那裏毫無寒傖之態的猛叫好。

寒傖與叫化子應是連帶相關的一體兩面，如果兩者不盡相襯，其中必有原因，最大的原因，他根本不是眞叫化子，另外一種原因，那他就是丐幫中頗有身份的弟子，那身份可是要時間和本事努力爭來，這小叫化年紀太輕了，不大可能，那他準是假花子。

呂正川的母親是有心人，有心人知道有人要對付自己，絕不會疏忽，因此，呂正川早就受了母親的薰陶，面對江湖鬼域技倆已有戒心。

呂正川人本聰明，反應奇快，心中有數，他却不言不語的繞着小叫化子走一圈。

那小叫化一翻眼，道：「你這人好沒道理，看人那有這樣看的？」

呂正川冷笑了一聲，道：「你這小叫化是假貨。」

甚麼假貨？那小叫化羞得連脖子都紅了，原來她是個女孩子，却把呂正川看出她是假叫化的意思，當做他看出了她是個女兒身。

冷叱一聲，那小叫化子道：「胡說！」

呂正川看出了是假叫化，却沒看出她是女孩子，據理侃侃而言，道：「你臉下油汚是新弄上去的，你耳根後面更細皮白肉，沒有絲毫積垢，憑這兩點，就足夠証明你是假叫化了。」

小花子暗暗吃了一驚，可已被人說中了，心中一慌亂，便說不出話來了。

呂正川玉面生寒，大喝一聲，道：「說，你是甚麼人？來此意欲何爲？」

小叫化子心中先是一陣慌亂，被呂正川一頓吼喝之後，反而激發了她倔强的脾性，心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了，哼，沒有甚麼了不起，誰還怕你不成。

猛然一挺胸，也向呂正川逼進一步，小化子叫道：「本姑娘楊蓉蓉，是假花子又怎麼樣？你又敢把我怎麼樣？」

呂正川大着眼睛，退了一步，愣然道：「妳是女的？」

楊蓉蓉挑眉道：「本姑娘當然是女的，難道還會像你一樣是個臭小子。」

呂正川又退了一步，抱拳道：「對不起，小生男不與女鬥，姑娘妳請吧！」

楊蓉蓉暗暗得意，忖道：「這小子嫩得很，我幾乎被他唬住了，哼！你嚇了我一跳，我也非向你身上出回這口氣不可。」她可得寸進尺道：「請？笑話，你佔住了我家的道觀，該請的祇怕是你。」

「是她家的道觀！」呂正川果眞還是嫩了一點，也不細想，便有他理虧的感覺。理虧的感覺一生，他就弱了三分氣，反過來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對不起，小生不知，得罪之處尚請姑娘多多海涵。」

楊蓉蓉冷「哼」了一聲，道：「大人不記小人過，你以後對人注意禮貌就是了。」裝模作樣，很有幾分老氣橫秋的樣子。

呂正川心中一動，暗叫一聲，忖道：「道觀既是她家的，她在這裡看望，又何用裝成小花子，對，這小丫頭，一定是在唬人，不過這丫頭的膽子也夠大了。」此一發現之後，不由得先自笑了起來。

楊蓉蓉不知道呂正川心中所想，還在一鼓作氣的作威作福道：「笑甚麼？一點禮貌都沒有。」

呂正川哈哈的大笑起來，笑聲久久不絕，祇笑得楊蓉蓉也忍俊不禁，笑喝道：「笑甚麼？有甚麼好笑的？」

呂正川在笑聲中道：「我笑妳臉皮好厚，寃人不紅臉，眞是個小騙子。」

楊蓉蓉反唇回罵道：「你才是小騙子。」這祇是罵罵，沒有任何報復。

呂正川找住這個弱點，反問道：「我騙妳那裏？」

她當然答不出，但總不能就此認輸，不講理的反問道：「我又騙了你甚麼？」

要說她騙了他甚麼？可眞還扣她不上，因爲他根本就還沒有上當，搖了一搖頭，呂正川笑道：「好了，我們誰都沒上當，誰也沒騙誰，誰也不是小騙子，可好？」

楊蓉蓉一笑道：「這還差不多，喂，弄盆水來，讓我洗洗臉，難過死了。」

呂正川道：「妳這臉太髒了，一盆水洗不乾淨，到井邊去，我替你打一桶水上來洗。」

楊蓉蓉洗了三盆水才把臉洗乾淨，呂正川見了，嘖嘖的稱讚道：「呀！妳長得好美呀！」

楊蓉蓉聽了，心中好不高興，嫣然一笑道：「我眞的很美麼？」

呂正川道：「眞的美極了，我就沒有見過比妳更美的小姑娘了。」

楊蓉蓉沒由來的臉色一冷，道：「誰是小姑娘，你又有多大呢？」

呂正川道：「我可以叫做十八歲了。」

楊蓉蓉道：「叫十八歲還算不了十八歲，我可是足足十八歲了。」她當然沒有十八歲，是因好强總不能比這臭小子小之故。

呂正川搖着頭，說道：「不像……不像……」

楊蓉蓉搶口道：「有甚麼不像？女孩子總比臭小子要小巧些。」

呂正川個子不矮，比娘都高出半個頭，他雖然不相信楊蓉蓉有十八歲，却沒有理由說服對方，祇有笑笑而已。

楊蓉蓉洗好了臉，三二下子把身上的花子衣也脫了，裏面現出一身全紅的緞子衣裳，白面孔在紅緞子一襯之下，美得更是叫人眩目了。

呂正川不覺看得失了魂。

楊蓉蓉嬌嗔道：「看甚麼，有吃的沒有？肚子餓了。」

呂正川不忍再與這樣美的女孩子鬥氣，其實有氣也發作不出來。連連道：「有，有，有。」回到觀內，把好吃的東西都搬了出來。

有滷鷄、燒魚、燒肉、包子、饅頭等，就是沒有小菜，呂母原是準備了夠他們三天吃用的，你說該有多少。

楊蓉蓉抿嘴笑道：「你簡直把我看成了大肚漢，那能吃得那麼多？」

呂正川笑道：「我也還沒吃哩！」

兩個人也祇吃了一小部份，楊蓉蓉拍了拍胸口，驚叫道：「啊！糟了！天黑了！」

呂正川道：「別怕，我準備有燈火。」急忙忙的點燃起了一盞油燈，這時，他也好像不大聰明了。

男孩子在女孩子面前，尤其是在美麗的女孩子面前，總是笨手笨脚的。

楊蓉蓉橫了呂正川一眼，道：「天黑了，我怎樣回去呀？」

呂正川道：「不要怕，我可以送妳回去。」

楊蓉蓉望了呂正川一眼，道：「我一個人在路上，祇怕可能遇見壞人，你……」

呂正川道：「姑娘放心，小生絕不是甚麼壞人。」

楊蓉蓉一掀小鼻子道：「甚麼姑娘姑娘的，我比你大，該叫我小姐姐了。」

呂正川臉皮薄，那能一下子就改口稱她小姐姐，口齒雖動，却叫不出聲來。

楊蓉蓉望着他笑了笑，道：「

你既然不是壞人，那小姐姐就不必非回去不可了。」說來說去，都有她的說法。

呂正川道：「不回去也好，房間讓妳睡，小弟在外面坐坐就可以了。」他雖不好意思馬上改口叫她小姐姐，自己却改口稱小弟了。

楊蓉蓉一笑道：「小弟，你爲人不錯，爲甚麼一個人住在這裡？」

呂正川在正事上的警覺性可是一點不含糊，一眨眼皮，半眞半假的道：「在這裏練功夫呀！」

楊蓉蓉問道：「跟誰練？」

呂正川道：「武林之中，有位輕功第一的捕風捉影老前輩，妳知不知道？」

楊蓉蓉笑道：「你說的是徐爺爺呀，他在教你輕功呀？你不會是他的徒弟吧？」她最希望他不是徐天來的徒弟，否則，自己豈不是小了一輩。

呂正川回答道：「小弟倒不是他的徒弟。」

楊蓉蓉暗暗吁了一口氣，道：「你不是他的徒弟，他怎能輕易將絕世輕功傳給你？」

呂正川道：「他輸了東道，祇有將輕功傳給小弟了。」他不敢實話實說，爲的是怕替捕風捉影徐天來惹來一身麻煩，不得已祇有胡謅了。

楊蓉蓉追根究底地道：「你們爲甚麼賭東道？」

呂正川道：「他看不起小弟，我們較量了幾招，他敗在小弟劍下，於是他祇好將輕功傳給小弟。」

楊蓉蓉一皺眉頭道：「要是你輸了呢？你有甚麼東西給他？」

呂正川道：「我有一個秘密，他想要知道我這個秘密，想得要死，所以，我才願意以他的輕功作賭注。」

捕風捉影顧名思義，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他的嗜好，呂正川雖然是胡說一遭，聽在楊蓉蓉耳中却是合情合理極了。

楊蓉蓉秀眉一挑，連連的看着呂正川一陣，搖頭笑道：「你能打勝他，難信難信！」

呂正川道：「徐老兒輕功雖好，劍上功夫却是稀鬆得很。」

楊蓉蓉道：「他又不慣用劍。」

呂正川道：「我們賭的是劍上功夫呀，誰叫他自大自傲，輸了是活該。」

楊蓉蓉笑道：「算你運氣好，他若使出掌上功夫『靈蛇出雲手』，你就慘了。」

呂正川笑道：「我不會讓他有機會使用他的拿手功夫，一上來我就把話扣住他了。」

楊蓉蓉格格一陣嬌笑道：「眞看不出，你還蠻機靈的。」

呂正川道：「我們是各有所圖，他看上了我的一項秘密，我也看上了他的輕身功夫，不用點心機怎成？」

楊蓉蓉忽然脫口問道：「你那秘密是甚麼？」

這種突然而出的話，最容易引導對方失口中計，可是呂正川沒有上當，祇笑笑的道：「一個人的出處，你知道了沒有用處。」

不說之中，還是透露了一點點口風。

楊蓉蓉沒有緊追問下去，却忽然站起來道：「走，我們也到外面賭個東道。」

呂正川一怔道：「我們之間有甚麼可賭的？」

楊蓉蓉道：「賭你那個秘密！」

呂正川道：「妳要知道那個秘密做甚麼？」

楊蓉蓉道：「去找捕風捉影與他交換『靈蛇出雲手』。」

呂正川道：「妳拿甚麼作東道？」

楊蓉蓉道：「我輸了時，給你一本武功秘笈。」

呂正川搖頭道：「藝多不精，我祇愛劍道，其他的武功秘笈我沒有興趣。」

楊蓉蓉道：「說得好，我這本正是劍法。」

呂正川一笑道：「那可巧極了。」

楊蓉蓉一挑秀眉道：「你不相信？」

呂正川道：「是有那麼一點點。」

楊蓉蓉伸手入懷中取出一本本子道：「小姐姐可不是騙人的，你看，這是不是劍術秘笈？」她還大方得很，伸手就送到了呂正川手中。

呂正川目光一落，他可眞楞住了。

天地間那有這樣巧的事，這個本子呂正川可是熟得不能再熟，那不正是朱大授的本子，也就是自己這身劍術的源頭水？

呂正川腦中一連轉動了七八個想法，也沒再翻開那本子，便還給楊蓉蓉道：「好，小弟接受小姐姐的東道，不過，可有話說在前頭。」

楊蓉蓉道：「有話先說明白最好。」

呂正川說道：「第一，小弟祇用劍，不管小姐姐妳用甚麼武功，第二，小弟如果僥倖勝了，這本秘笈小弟不但實領實受，還請小姐姐見告這本秘笈的來歷。」

楊蓉蓉道：「成，都依你，至於你的秘密，可不能胡言搪塞。」

呂正川道：「爲求取信，小弟先寫出來，放在一旁如何？」

楊蓉蓉道：「好，我的劍術秘笈也放在一起，誰勝了就是誰的。」

呂正川有甚麼秘密，原是胡謅的說詞，事到如今，他祇得把自己當作秘密寫在紙上：「我就是連殺三十六個江湖大豪的人。」

二個人走出觀外，呂正川把他寫給楊蓉蓉的紙片夾在劍笈之內，壓在一塊大石頭下面。

呂正川說用劍，但沒有用眞劍，祇折了一支樹枝當劍，楊蓉蓉眞不簡單，腰中居然帶了一把狹長的軟刀，而且一抖之下，竟把那軟刀抖得筆直，顯見她的武功成就遠在她年齡之上。

快要動手了，呂正川忽然一抱拳又說道：「小姐姐，小弟的劍法，簡單直率，出手就是殺着，小姐姐可要小心了。」

楊蓉蓉柳眉一挑道：「小弟放心，小姐姐也不是省油的燈呢！」

呂正川神色一凝，道：「請！」

楊蓉蓉本來是沒有把呂正川放在眼內的，這時見他神態一凝之下，竟是大有用劍造詣，當下心中一動，不敢大意了，而且連先機都不敢讓了，一聲：「看刀！」蓮步一錯，刀光如電，攻向呂正川。

呂正川出手一劍（其實不是劍，祇是一根樹枝），就擊在楊蓉蓉握刀的玉腕上，楊蓉蓉玉腕被一擊而中，力道一洩，心中一驚，閃身急退。

呂正川臉帶微笑橫劍而立。

楊蓉蓉臉上神色數易，最後一咬銀牙，刀光泛成一片流霞，捲向呂正川。

呂正川出手又是一劍，透過楊蓉蓉綿密的刀網，仍然擊在楊蓉蓉玉腕之上。

楊蓉蓉刀光一斂，人也傻了，眼中是一片迷惘，接着長嘆一聲，收回軟刀，訕訕一笑道：「我輸了，劍譜是你的了。」

呂正川方道得一聲，「多謝小姐姐……」眨眼門，祇見一條人影從道觀之上臨空而下，左手一拂，推開那壓着劍譜的大石頭，右手一探，便將劍譜取到手中。

這時，呂正川大喝一聲：「鼠輩，大膽！」右手的樹枝一震，射了出去。

那人離開他們約有二三丈遠，呂正川劍法再是高妙，也是遠水難救近火，無法阻止那人的得手，情急之下，呂正川祇好射出了枯枝。

這也是呂正川情急心亂之故。

他祇記得原來自己的輕功水準，却忘了今天學會了捕風捉影徐天來輕功的成就。

他要眞的施展新學來的輕身功夫，那人照樣逃不出他的手去。

也是那人活該倒楣，呂正川如果用輕功追來，絕不會殺他，但投這一劍，可就要了他的命，樹枝穿胸而過，把他的身子釘在地上。

呂正川一劍得手，自己却全身一震，呆住了。

楊蓉蓉見他出手一劍，驚神泣鬼，也是一震，嚇倒了。

呂正川從來沒有殺過人，這是第一次殺人的感覺，對他來說，實在難受極了，因此驚嚇得失了常態。

楊蓉蓉的心理，是說不出的震駭，她年紀雖然沒有七老八十，見識可是廣得很，別看呂正川那隨手一擲，在劍道中可是「出神入化」的御劍術。

兩個人的外表反應一致，內心的感受完全不同，但先回復常態的還是楊蓉蓉，她飄身而上，從死者手中收回了劍譜交給呂正川，呂正川接過劍譜，心中惻然，也不願多看那死者一眼，回身向觀內走去。

楊蓉蓉大叫一聲，道：「小弟，你殺了人，也該把人埋一埋呀！」

呂正川看了親手殺死的人，眞是噁心極了，可是沒有辦法，祇有硬着頭皮，挖了一個坑，把死者埋了。

埋過死者，楊蓉蓉震於呂正川的劍術高明，心頭上產生了一道無形的壓力，臉上的笑容，可就自然不起來了。

這時，呂正川的心裏倒是好得多了。他見楊蓉蓉那副神情，祇道她捨不得那劍譜，於是歉然道：「小姐姐，照說小弟實在不該要妳的劍譜，祇是這劍譜與小弟很有關係，請小姐姐原諒小弟的無禮。」

楊蓉蓉原也是小孩子心性，天大的事情，難過了此刻，也就淡然了，嫣然一笑道：「小弟，你把小姐姐看成了甚麼人？這劍譜我又不喜歡，你留着正好，其實，我本來就想送給你的。」順水人情加上一句，她倒是伶牙俐齒，討人喜歡。

人性各別，愛好不同，這些話很教呂正川愛聽，暗暗吁了一口氣，笑道：「小姐姐，請恕小弟無禮，小弟很想聽聽這劍譜的來歷哩。」

楊蓉蓉一笑道：「你先說這劍譜與你有甚麼關係？」

呂正川老實的一嘆道：「不瞞你小姐姐說，小弟練的劍法，就是這劍譜上的劍法，小弟之所以有今天，也就是這劍譜之所賜，小姐姐，妳說小弟能不關心麼？」

楊蓉蓉「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小姐姐我這劍譜倒是深慶得人了，祇是這劍譜的來歷，小姐姐一時也說不上來……」

呂正川眉頭微微一皺，楊蓉蓉

不讓他打岔，一口氣說道：「這是我爹得來的，問我爹就知道了。」

呂正川試探着道：「令尊是……」

楊蓉吞吞吐吐的道：「他……他……他……」

呂正川靈機一動，笑道：「是不是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楊大捕頭。」

楊蓉蓉一震道：「你知道？」

呂正川母子出道殺了三十六個大人物，豈有不驚動官方之理，而呂正川母子又豈有不注意官方之理，呂正川又不是大笨牛，望着楊蓉蓉神神秘秘的神態，豈有不能觸動靈機的？

呂正川笑了笑，道：「小弟想，小姐姐妳大約也是私訪而來？」

楊蓉蓉無可否認，點頭道：「兄弟，你要幫小姐姐這個忙。」

呂正川道：「小弟能幫妳甚麼忙？」

楊蓉蓉道：「捕風捉影徐天來追逐的秘密，小姐姐知道那是甚麼秘密，兄弟，你把秘密告訴小姐姐，就是幫小姐姐的忙了。」

呂正川苦笑道：「小姐姐，妳爲甚麼也要捲進來呢？」

楊蓉蓉雙目陡然一亮道：「你眞的知道？」

呂正川點點頭道：「你們要找的人，就是小弟我。」

世界上居然有這種莫名其妙的人，一點不知道掩飾，三兩句話就承認了。

楊蓉蓉格格的笑道：「是你，別開玩笑了，看你剛才殺人的樣子，就知道你是頭一遭殺人，哼，別說你殺人，只怕你鷄都沒有殺過三十六隻。」眞是一眼把他看到了底，捕快世家的女兒，果然是與衆不同。

呂正川正色的道：「說眞話妳不相信，難道妳要聽假話不成？」

楊蓉蓉道：「我看得出來，你不是那種殺人不眨眼的人。」

呂正川氣惱的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小弟說的可是眞話，同時，小弟還要奉勸小姐姐一句話，請小姐姐轉告令尊，像這種武林中事，令尊最好不要插進來。」

聽他這番話，又實在是兇手的口吻，楊蓉蓉眞有點迷惘，望了望呂正川，又搖了搖頭道：「小姐姐總是不相信小弟你會是兇手。」

呂正川一笑道：「是也好，不是也好，小弟的話，小姐姐會否向令尊帶到？」

楊蓉蓉道：「話一定替你帶到，只是不會有多大作用，因爲職責所在，家父不能不管。」

呂正川輕嘆一聲道：「公門中人就是這樣……」說畢，忽然反問道：「令尊在不在附近？」

楊蓉蓉道：「在附近又怎樣？」

呂正川道：「小弟想去見見他。」

楊蓉蓉震駭道：「不，你不能去見他。」

呂正川道：「小姐姐，別緊張，小弟只是問問他這劍譜的事。」

楊蓉蓉道：「不，劍譜的事，小姐姐替你去問好了。」

呂正川一笑道：「令尊很可怕嗎？」

楊蓉蓉道：「家父人稱鐵腕金鷹，豈是隨便叫的！」

呂正川道：「妳不是認爲小弟不是殺人兇手麼？那又怕令尊何來受我之暗算？走，我現在就去！」

楊蓉蓉與呂正川兩人一站起來，走到了門口，只見外面正有三個人向道觀走來。

楊蓉蓉怔了一下，迎上去叫了一聲：「爹，我們正要回去呢！」

「我們」？這種稱謂，從那裡說起，楊蓉蓉却是不自覺的這樣說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瞪眼，見她身後跟着一個小後生，欲笑未笑地道：「你們？他是誰？」

楊蓉蓉發現了自己的語病，當時一張秀臉漲得緋紅，但却硬着頭皮招呼呂正川道：「喂，快來見過我爹，還有趙大叔和胡大叔。」

在爹面前，再也不好意思以小姐姐自居，當然也不好叫他小兄弟了，只有學着娘的口吻，用了一個「喂」字。

呂正川倒是一點也不慌亂的向他們躬身行禮，道：「晚輩呂正川，見過三位前輩。」

三個人都沒有答話，三人六隻眼睛，注視在呂正川身上，像是要把他看透似的。

呂正川被看得也有點不好意思，閃身一讓，道：「三位請，觀內奉茶。」

鐵腕金鷹楊家卓，大步走進道觀，一雙眼睛，神光四射，把整個道觀的上下左右看了個仔細。

也許他是公門中人，也許他的名氣太大，爲了保持自己的身份，臉上總是透着一股淡淡的冷傲，捧場的說法，那叫做不怒而威。

總捕頭加上這張不怒而威的面孔，呂正川心裏還是有點在嘀咕，而有點不自覺的緊張。

呂正川還眞的有茶，但只是冷茶，而且也沒有茶杯，只有三個飯碗，三碗茶奉了三位客人，只少了楊蓉蓉和自己。

鐵腕金鷹楊家卓端了一碗在手，軒了一下眉頭道：「三隻碗，那是表示有三個人了？」

他沒有直接問呂正川，呂正川也沒有答他的話。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轉頭，向着呂正川道：「呂公子，你說是不是？」

「是呀，小姐姐和晚輩之外，還有一個捕風捉影徐老前輩。」現在呂正川不得不回答了，故意把楊蓉蓉說進去，倒要看看楊蓉蓉會不會幫助自己。

楊家卓先望了望楊蓉蓉一眼道：「他人呢？」

「走了。」楊蓉蓉果眞沒叫呂正川失望了。

趙奎忽然插嘴道：「還有那小姐姐呢？」會幫腔的人，就會問這種明知故問的話，這種話有很大的好處，可以和緩緊張的氣氛，也可以替自己留下了一步路。

鐵腕金鷹楊家卓轉向楊蓉蓉輕喝了一聲，道：「蓉蓉，不可以如此無禮，呂少俠分明比你大，怎可以姐姐自居？」

楊蓉蓉秀臉一紅，道：「年紀大一點點有甚麼用，除此之外，我當他大姊姊都夠格。」

呂正川暗暗一嘆，忖道：「她眞的處處維護我哩。」

楊家卓顯然對這個女兒極之疼愛嬌縱，只說了一聲：「胡鬧……」

接着，站起身來，先向呂正川點點頭：「打擾了。」隨之又向楊蓉蓉說道：「蓉蓉，找到了妳，爲父也放心了，我們回去吧！」

呂正川不待他們舉步，便橫身擋住了他們，欠身一禮道：「前輩請留步，晚輩有事情請教。」

鐵腕金鷹楊家卓望了望楊蓉蓉，然後向呂正川點了一點頭。

呂正川伸手懷中取出朱大授的劍譜托在掌中，道：「這本劍譜，與晚輩頗有淵源，有請前輩指教一二。」

鐵腕金鷹楊家卓沒有問呂正川如何得到這劍譜的，因爲他敢當着楊蓉蓉的面取出來，那又何必多問。

楊家卓道：「這本劍譜是從一個小偷兒身上搜出來的，敢情與少俠大有關係，如今珠還合浦，那眞是太好了，可惜本人能告訴你的也就是這句話。」

這一句話，沒有追問的價值了，呂正川很有禮貌，又行了一禮：「多謝前輩指教。」

楊家卓大步走出了道觀，楊蓉蓉依依不捨的表示，但走出這道觀時，却暗中扯了一下他的衣襟。

呂正川懂得她的意思，她的意思與他的本意不謀而合，待他走過之後，先給母親留下暗號，便一路追躡下來。

鐵腕金鷹楊家卓眞是個厲害不過的人物，楊蓉蓉用盡了心機，想引他說話，他就是一句話不說。」

最後，他們進了一家農家，呂正川正要跟進去時，只見趙奎與胡全正從屋後摸了出來。

幸好，呂正川練就了絕頂輕功，身形一晃，躲過了他們的眼睛。

呂正川看着他們走出去，隱身在農家四周，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却掩到了鐵腕金鷹楊家卓窗子外面。

屋子內有燈，也有談話之聲，那正是楊家卓與他女兒蓉蓉的談話之聲。

這時，只聽蓉蓉撒嬌的道：「爹，你就是疑心太重，見了甚麼人都疑心，不知女兒在你眼中可不可疑？」

只聽得楊家卓呵呵一笑道：「不錯，妳也有可疑。」

楊蓉蓉嬌笑道：「爹，你這話就太沒道理了，難道女兒也是殺人兇手不成？」

楊家卓一笑道：「妳雖然不是殺人兇手，却不大可靠。」

楊蓉蓉道：「女兒那裏不可靠？」

楊家卓道：「妳要是可靠，那本劍譜不該隨便送人。」

楊蓉蓉道：「誰說我送給他的，我是打賭輸給他的。」

楊家卓道：「大賭注呀，甚麼事？」

楊蓉蓉道：「還不是爲了你老人家的事。」

楊家卓笑道：「我沒說錯吧，你可不是也懷疑他？」

楊蓉蓉道：「女兒才不是懷疑他，女兒只是想從他口中知道他知道的秘密。」她沒有說假話，只是在眞話之中，儘量替呂正川洗清嫌疑。

楊家卓問道：「他有甚麼秘密？」

楊蓉蓉道：「爹可知道他是甚麼人？」

楊家卓道：「妳不說，爹怎麼知道？」

楊蓉蓉道：「爹可知，他就是捕風捉影徐天來的徒弟，聽他口氣，捕風捉影徐天來也在追查那兇殺案，而且已經掌握了那些殺人的動態，女兒想進一步了解內情，這才製造了一個機會，和他賭了起來，却不料把劍譜反而輸給了他。」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皺眉道：「妳的武功會不如他？」

楊蓉蓉道：「我們賭的不是武功。」

「那賭甚麼？」

楊蓉蓉笑聲洋溢地道：「女兒和他賭，詩詞歌賦。」

楊家卓道：「一個在江湖上混

的孩子，就是讀書，只怕也高不到那裏去。」

楊蓉蓉道：「女兒看走了眼，爹也看走了眼，他在詩書上的功夫可深啦，女兒可差的太遠。」

她倒會騙人，騙得她父親一楞一楞的，喉中衹打結。

想來，這位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在文墨上的功夫一定稀鬆平常，否則，不會這樣認帳。

兩人沉默了一陣，鐵腕金鷹楊家卓語氣不太堅定的道：「話雖這樣說，但是要特別注意他。」

楊蓉蓉欣然道：「那女兒可以和他再見面了？」

楊家卓一笑道：「爹說：『不成』，妳懂嗎？」

楊蓉蓉笑了幾聲，忽然問道：「爹，那劍譜眞是小偷身上得來的麼？」

楊家卓道：「這話一點不假，不過爹也親眼見到那小偷，這是他們下面辦的，爹看這劍譜很高妙，於是才留下了它，如今妳又把它送給了那小子，確實有點可惜，也許這本劍譜還能幫我們個大忙呢！」

楊家卓一笑道：「但願如此，今晚妳也很累了，快去睡吧！」

呂正川不便這時再去找楊蓉蓉，更不便現身與楊家卓見面，但此行多少算是有點收穫，可以心安理得的回去了。

呂正川身形一晃，就出了農莊，不遠處，呂正川的身形不由一收，停了下來。

敢情他發現楊家卓左右手之一的胡全臥倒在一堆草叢之中。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也是一件非看個究竟不可的事情。

因為楊蓉蓉暗示要他跟來，而自己也眞的跟來了，如今胡全出了事，自己這個黑鍋可就背得太巧太寃了。

胡全死了，咽喉一個洞，那是一道劍傷，一道割破咽喉的劍傷。

看他死相，似乎很平靜，臉上沒有驚容，所以地上也沒動過手的跡象，顯然是下手之人不但功力高，而且快如閃電，叫胡全來不及恐懼就被殺死了。

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那可能做到如此的兇手不正是自己，呂正川想到這些問題，不由嚇得臉都白了。

本來，楊家卓的出現，就是一件叫人頭痛的事情，如今自己又背了這口殺害胡全的黑鍋，那不僅頭痛，簡直是要命，準將娘的計劃破壞無遺。

呂正川心中好不難過，就在這時候，農舍之內，忽然揚起了一聲尖叫之聲。

那是楊蓉蓉的聲音，準沒錯。這叫聲一起，證明有人已侵入了農莊，有人出了面，呂正川先是吁了一口氣，接着想起楊蓉蓉的處處維護自己，自己當然不能抽身而退，念動身回，他已不顧一切的掠回農舍。

事情的變化，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憑八省總捕頭楊家卓父女的身手居然沒有經過甚麼拚鬥，就落到了別人手中，簡直叫呂正川見了都不敢相信。

來人共有三個人，一個五十歲左右的青衫老者，兩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三個人三把劍，劍都斜背在背後。

那五十多歲的老人，大馬金刀的坐在正中椅子上，那兩個年輕人，一個照顧着楊蓉蓉，一個照顧着楊家卓，他們兩人軟軟的靠在椅子上，分明已被制住了穴道。

八省總捕頭楊家卓一張已是腫得老高的臉，不知挨過了多少耳光，楊蓉蓉衹穿着一身褻衣，狼狽到了極點。

呂正川年紀雖輕，可不是一個冒失鬼，沒有想好應付之策前，他不敢馬上衝進去。

當他剛一隱好身形時，衹見八省總捕頭楊家卓的另一位得力助手趙奎隨後奔來。一聲大吼，衝進屋內。

他在外面逃過一死，也是聽到楊蓉蓉的叫聲，趕了回來，這次他可倒楣了，眼前白光一閃，他口中吼聲未了，人已倒在地上，死了。

是左邊那個年輕人出的手，好快的手法，拔劍、收劍，在趙奎尚沒倒在地上之前，就完成了，如非眼快，眞還看不出是他下的手。

當中那老人陰森森的一笑道：「楊家卓，還是乖乖的把朱大俠的『七絕招』劍譜交出來吧！」

敢情那劍譜叫「七絕招」，呂正川算是知道了那劍譜的名稱。

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咬緊嘴唇，就是不答話。

那老人「哼！哼！」兩聲，向着一個年輕人道：「井茂，這小妞給你了，你就當着他父親的面成親吧。」

說這話的人已沒有多少人味了，那被叫井茂的年輕人可就完全是個畜生，祇見他咧嘴一笑，應聲道：「遵命！」右手一揮，便向楊蓉蓉身上抓去，「嘶」胸衣被撕開了，接着手力一帶，把楊蓉蓉掀翻地上。

楊蓉蓉嚇得臉如死灰，張口結舌，喉中咯，咯，却是叫不出聲來了，接着頭一偏，她已嚇得昏死過去了。

井茂笑道：「乖乖，別怕……」

這時鐵腕金鷹楊家卓大喝一聲，道：「住手，我說了就是。」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鐵腕金

卓天雄制住楊蓉蓉，幸虧呂正川捧着包衣服來到……

鷹楊家卓，你要眞能忍心看下去，我狂風劍神卓天雄就不要你的『七絕招』劍譜了，說，在那裡？」

他祇揮了揮手，命井茂停止進行，但還是弦上之箭，隨時可發。

鐵腕金鷹楊家卓嘆一聲道：「那劍譜已經送人了。」

狂風劍神卓天雄冷然說道：「送給了誰？」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一個名叫呂正川的年輕人。」

「他在哪裏？」

鐵腕金鷹楊家卓是認了，有問必答的說道：「他就落身在不遠處的『紫雲觀』內。」

狂風劍神卓天雄的另一年輕人喝道：「井茂，你去把那小子抓來。」

井茂一聳肩頭，剛去得一步，呂正川突然現身道：「不敢有勞大駕，小生自己來了。」

他身法奇快，一現身就落在廳中，眞還沒有人看清他是怎樣進來的。

那井茂怔了一怔，喝道：「小子，來得好，躺下。」伸手便向呂正川肩頭抓去。

呂正川見他們如此沒有人性的侮辱楊蓉蓉，想起自己母親的遭遇，心中那股怒火已是一發不可收拾，鼻中冷「哼」了一聲，一道劍光縱身而起。

祇聽井茂慘叫一聲，抓向呂正川的手臂已被呂正川一劍齊肩斬落。

剛才，那井茂殺人的手法已是夠快的了，這時呂正川的手法，又不知快了多少倍。

井茂見狀大驚，心一狠，出手叉住楊蓉蓉的脖子，大喝一聲，道：「小子，你還要她的命不要……」

呂正川沒有答話，但他的劍已消除了井茂的威脅，劍光一閃，井茂的頭顱已經離開了脖子，飛去老遠，可是他的身子却撲到楊蓉蓉的身上，噴了楊蓉蓉一身的鮮血。

這種聲勢，誰不震駭無比，就是狂風劍神卓天雄也不例外，身形一挺而起，凝目注視着呂正川，口中喃喃地道：「不可信，不可信，小小年紀，就已達到意到劍到的通神化境。」

呂正川暗暗一凜，忖道：「他的眼力倒是不錯，看來他劍上造詣一定過人，我倒不可小視了他。」

說不上惺惺相惜，但却不敢輕視對方了。

呂正川這時還不知道狂風劍神卓天雄是何許人，他要知道狂風劍神卓天雄在江湖上的威風，他想輕鬆也輕鬆不起來了。

兩人的目光相接，對望了一陣，狂風劍神卓天雄一點頭道：「走，屋外一戰。」

呂正川冷然轉身向屋外走去，鐵腕金鷹楊家卓急急叫道：「呂少俠，請替老夫解開穴道，以便助你一臂之力。」

呂正川怔了一怔道：「楊前輩，晚輩不會解穴道。」

楊家卓愕然道：「你怎會不知道解穴道？」

呂正川就這一句話間，那狂風劍神卓天雄已經走出屋外去了，鐵腕金鷹楊家卓接着又急急道：「快追出去，把那惡賊留下來。」

呂正川追出屋外，屋外那裏還有狂風劍神卓天雄的影子，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要知道，狂風劍神卓天雄這劍神之稱，雖然是自大自傲，自己加上去的封號，但他在劍上的造詣，却也有相當的火候，算得上是當今江湖上有數的劍道高手。

由於他本身的成就，也就更瞭解呂正川出手一劍的厲害，心中有數，根本不是呂正川的敵手，硬着頭皮叫陣，也不過是想先到屋外去伺機逃命罷了。

因爲在屋外動起手來，其結果他不會比兩個徒弟有更好的下場。

這時，呂正川被楊家卓叫得一慢，那狂風劍神卓天雄抓到了機會，豈有不脚板底抹油，溜之乎也。

呂正川一頓脚，回到屋內，原來那屋內另一年輕人，也乘機逃跑了。

呂正川回來得太快，楊家卓搖頭一嘆道：「他逃跑了？」

呂正川道：「是，晚輩不放心，不敢遠離追下去，還有一個人呢？」

楊家卓道：「也逃了。」

呂正川道：「晚輩向日專心練劍，制穴解穴的功夫，却是少學，這却如何是好？」

鐵腕金鷹楊家卓腦筋一轉，道：「普通穴道的部位，你知不知道？」

呂正川道：「晚輩練劍之時，對人身正面二十四主穴，背面十二主穴倒是略有所知。」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你知道三十六大穴，那就好了，老夫被制的穴道是『氣門』、『精促』二穴，請你運轉內力，在老夫『玄機』穴上拍一掌就好了。」

呂正川依言在鐵腕金鷹楊家卓「玄機」穴上拍了一掌，那知道鐵腕金鷹楊家卓痛得滿頭大汗，却一點功效也沒有。

呂正川被嚇得手足無措，羞愧懊惱之極。

一陣劇痛過後，鐵腕金鷹楊家卓緩過一口氣，無精打彩的道：「那惡賊下的是獨門手法，普通手法解它不開，這不是少俠之過，是老夫一時大意。」

呂正川聽說不是自己之過，心中稍爲寬慰，訕訕的道：「前輩可有其它解穴方法？」

楊家卓沉思了一陣，搖頭道：「老夫也想不出解穴方法。」

呂正川緊鎖雙眉，說道：「這却如何是好？」

鐵腕金鷹楊家卓無以自處中，目光忽然落在楊蓉蓉身上，祇見那井茂的屍身還倒在楊蓉蓉身上，心中一陣發惡，叫了一聲：「呂少俠，咱們別先談解穴之事了，請快把蓉兒身上的死屍移開，用水洗淨蓉兒身上血汚，免得蓉兒醒來噁心。」

呂正川點頭道：「是，前輩說得是，晚輩疏忽了。」伸手提開了井茂的屍體，到廚房裏提來了一桶水，慢慢向楊蓉蓉身上冲去，楊蓉蓉身上的血汚冲去了，楊蓉蓉也同時被冲得清醒過來。

楊蓉蓉一眼見到呂正川，雙眼一紅，淚水泉湧般道：「兄弟，你爲甚麼不早點來？」

呂正川當然不能向楊蓉蓉解釋，祇有一面托起楊蓉蓉，一面應以他語，道：「小姐姐，眞對不起，小弟無能，解不開你們的穴道了。」

楊蓉蓉一低頭，見到半敞開的酥胸，不由得一張秀臉漲得緋紅，張口結舌的叫道：「兄弟，兄弟，你……你……」

鐵腕金鷹楊家卓暗中一嘆，馬上作主决定：「呂少俠，請把蓉兒移到房中去，替她換身衣服。」

楊蓉蓉驚叫一聲，道：「不，兄弟，你到我房中去取件衣服，披在我外面就好了。」

呂正川眞不敢幫楊蓉蓉換衣服，把蓉蓉自椅上一放，取了一件衣服替她披上。

替楊蓉蓉穿好了衣服之後，呂正川心中已是想好了一個主意，道：「家母武功淵博，這工夫就會回到晚輩住處，她老人家也許能夠替二位將穴道解開，不知兩位可否先到晚輩住處，等候家母？」

楊蓉蓉道：「我們怎能去呢？」

呂正川道：「這倒不難，好在現在天色夜暗，小弟背負前輩，手抱小姐姐就行了。」

楊家卓點點頭道：「好，就這樣辦，不過走前，你先把屍體和這襲衣燒了。」

說到屍體，呂正川想起了胡全，又到外面去把胡全的屍體提了進來，與趙奎屍體放在一起，然後，在農舍中放起一把火，背上背着楊家卓，手中抱着楊蓉蓉，回到自己的住處紫雲觀。

第二天，呂母呂萍回來了，一見觀中多了兩個人，柳眉一皺，不

悅地道：「正川，你好沒道理，怎可以隨便將人帶到觀中來？」

呂正川將母親請過一邊，將經過情形說了，呂母一聽楊家卓就是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當時臉色大變，道：「這可麻煩了……」

這實在是個麻煩透頂的問題，鐵腕金鷹楊家卓可是出了名的鐵心捕快，向來鐵面無私，六親不認，這時如果救了他們，豈不等於自找麻煩，自己給自己過不去。

呂正川也明白其中利害，可是他雖沒有說話，眼中却是一片希冀之色。

呂母呂萍想了很久，猛然一咬銀牙，道：「我們去看看他們。」

呂母與呂正川回到鐵腕金鷹楊家卓父女面前，呂正川替雙方作了介紹。

楊家卓與呂母眼對眼的望了一陣，心中各有感觸，尤其是楊家卓更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俄頃，呂母輕輕嘆息一聲，玉掌一揮，先解開了楊家卓的穴道，接着又解開了楊蓉蓉的穴道。

眞是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呂母這輕輕一舉手，顯然比楊家卓又高明得多了。

這是很尷尬的場面。

呂母沒教鐵腕金鷹楊家卓作難，祇輕叫呂正川一聲，道：「正兒，我們走了。」

當呂母已經轉身走到門口時，楊家卓終於急叫了一聲，道：「呂夫人，請留步。」

呂母轉身道：「楊爺，有何吩咐？」

鐵腕金鷹楊家卓長嘆一聲道：「賢母子是我楊某人父女的救命恩人，照說，在下實在不應該……」不應該甚麼？實在很難出口，一張臉先是紅了。

呂母也是一嘆道：「楊爺，有話儘管說，小婦人知道你是公門中人，有着身不由己之苦衷。」

鐵腕金鷹楊家卓訕訕的道：「多謝夫人深明事理。」

呂母無話可說的笑了一笑，楊家卓接着說道：「請問夫人，最近兇案連起，不知夫人可知眞情？」

呂母祇要一搖頭，即可以拍拍手走了，可是呂母不是那種張着眼睛說瞎話的人，居然一點頭，而且不打自招的道：「知道，其實兇手就是小婦人一人。」

鐵腕金鷹楊家卓訝然道：「都是夫人一人所爲？」

呂母道：「請不要自以爲是的，把我兒子也算上，他不但清清白白，而且，小婦人殺人時，他都不在現場。」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在下相信夫人的話，祇是夫人……夫人……」

呂母道：「你以爲小婦人沒有這個能耐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夫人功力深厚，在下從夫人解穴手法上已經有所領會，祇是，夫人是明理識事的人，何以如此作爲？」

呂母切齒道：「因爲他們都該死！」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震道：「他們都該死，但不知他們犯了甚麼該死之罪？」

呂母道：「强暴之罪！」

楊家卓順口道：「强暴之罪，罪不至死呀！」

呂母哈哈一笑，道：「就是因爲强暴罪，罪不至死，犯者食髓知味，可以累犯不改，可是被害者身受之罪，生不如死的慘況，有誰顧念，所謂『罪不至死』之說，那眞是不公不平之至。」

楊家卓又叫了一聲道：「夫人……」

呂母沒讓他開口，一揮手又道：「就以令嬡來說，她要不是幸逃一劫，其後果的嚴重，你一定能想像得到，執法者以『罪不至死』論之，這算公平嗎？」

一語未了，楊蓉蓉已是尖聲大叫道：「不公平，不公平，一千個不公平，一萬個不公平！」她是又哭又叫，叫到最後，激動得形同瘋狂。

鐵腕金鷹楊家卓心痛欲裂，一把抱住楊蓉蓉，輕聲喝道：「孩子，孩子，妳要冷靜下來，妳要冷靜下來。」

呂母不便多說，祇向呂正川招了一招手，兩人悄悄的離開了楊氏父女。

楊蓉蓉漸漸冷靜下來，一抬頭不見呂氏母子，心中大急叫道：「他們呢？」

鐵腕金鷹楊家卓輕嘆道：「走了。」

楊蓉蓉掙脫父親懷抱，道：「我要追他們去。」

楊家卓叫道：「蓉兒，妳這樣衣衫不整，怎能如此追去？」

這一叫，把蓉蓉的向外衝去的身子叫住了，可不是，這樣子怎能見人，楊蓉蓉祇有一嘆退回，可是她却叫了一聲：「爹，這個案子，我們不能辦了。」

楊家卓沉吟着道：「這個……這個……爲父職責所在……祇怕……祇怕……」

楊蓉蓉道：「那麼我們就不幹這份差事吧，咱們回家去，也求個心安理得。」

楊家卓搖了一搖頭道：「蓉兒，我們現不談這問題，妳且在這裏等着，爹替妳去找一套衣衫來……」這問題實在不好談，最好的對策，就是先避開再說，他說話

中走得無影無蹤。

楊蓉蓉獨自一人守在道觀之內，想起剛才那驚人的場面，不由汗毛直豎，兀自心驚肉跳不止……

忽然，一陣陰笑之聲，起自他身前，猛然一抬頭，這才發現自己想得失神，殿中來了人都不知道。

又是那狂風劍神卓天雄，不但是他，他另外又帶了二個雄赳赳的漢子。

楊蓉蓉一見是他，她可成了見到了貓的老鼠，說不出的恐懼，打從心底上冒冷氣，祇覺四肢發軟，身子直向後縮，顫聲叫道：「你……你……要幹甚麼？」

狂風劍神卓天雄錯步向前，出手一指點了楊蓉蓉穴道，楊蓉蓉居然忘了避讓，被他一指得手，她已經被嚇破了膽，往日的功夫一分也使不出來了。

狂風劍神卓天雄一指得手，這才拍了一拍手道：「老話，要那本劍譜。」

也許另外二個人的關係，狂風劍神卓天雄沒有露出下流的臉孔。

鍥而不捨　追查淫徒

凶並不可怕，大不了一死，女孩子家怕的就是下流的手段，楊蓉蓉暗自吁了一口氣，定了一定心道：「那劍譜實在是已經送了人家。」

狂風劍神卓天雄笑道：「又故技重施了，老實告訴妳，那姓呂的小子，早已走得遠遠的，不會再來救你了，你還是乖乖的將劍譜交出來吧！」

他是認定那劍譜在他們手中，這種情形，任是說破了嘴皮，只怕也不會相信，楊蓉蓉搖頭苦笑道：「說了你既然不相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狂風劍神卓天雄道：「當然不相信，等妳老子回來，老夫不怕他不將劍譜交出來……兩位先找個地方隱藏起來，別讓她老子有反抗的機會。」對那二個大漢的語氣相當客氣，可見那二人也有相當的身份。

外面傳來了一陣腳步聲，那二個人趕快的藏起身來。

楊蓉蓉聽那腳步聲不像是父親的，心中不由一陣納悶，會是誰呢？來人一現身，大家都楞住了，怎麼又會是呂正川。

呂正川也奇怪，怎麼又來得這麼巧？

狂風劍神卓天雄拔劍出鞘，架在楊蓉蓉脖子上，大喝一聲道：「小子止步！你要再向前，老夫就要這丫頭的命。」

呂正川一楞之時，早已停下了身形，他手中還提着一包衣服，敢情他是替楊蓉蓉送衣服來的。

狂風劍神卓天雄穩住了情勢，心中一動，暗忖道：「劍譜在不在他身上，何不問一問他？」

這個主意不錯，狂風劍神卓天雄接着又喝道：「朱大授的『七絕招』劍譜可是在你身上？」

想不到呂正川居然點頭承認了：「不錯，劍譜正在小生身上。」

狂風劍神卓天雄哈哈一笑道：「好，你把劍譜交出來，老夫就饒了這丫頭一命。」

「不，劍譜絕不能交給你這惡人。」呂正川還沒有答應，楊蓉蓉先自急了。

可是她急沒有用，呂正川也眞氣人，居然點頭一笑又道：「劍譜身外物，你要我就給你好了。」

他眞嫩得令人又好氣又好笑，「啪」的一聲，就把劍譜擲下地上。

狂風劍神卓天雄想阻止他把劍譜拋向地上都來不及了，他當然希望呂正川把劍譜直接交到他手上，才是最妥當可靠，可是這個如意算盤落空了。

呂正川拋落劍譜的位置也不太好，離開狂風劍神卓天雄身前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最少要跨出一大步，才能拾到劍譜。

狂風劍神卓天雄心中好不惱怒，大喝一聲，道：「把劍譜撿過來。」

他當然叫的是呂正川，可是呂正川沒有動，而藏在暗中準備暗算的那兩個大漢却一掠而到，伸劍挑起劍譜飛向門口，另一漢子却在半空之中將劍譜搶去，身形不停的一閃而逝。

好快的動作，快得教呂正川沒法出手攔阻。

狂風劍神卓天雄情急之下，也忘了大敵當前，架在楊蓉蓉脖子的劍一收，大喝一聲道：「你們太不夠朋友了……」隨身向後追了出去。

可惡的呂正川，這時忽然晃身擋去了他的去路：「且慢走，我們還有一個約會沒有履行。」

狂風劍神卓天雄可是一個識貨的老狐狸，他雖然沒有和呂正川動過手，他可看過呂正川的出手，就憑他那出手一擊，狂風劍神卓天雄就心裏有數，憑他這劍神，眞還差了一籌。

他就是生了一雙厲害的眼睛和具備了看風轉舵的本事，他這劍神之稱，也就是靠這本事得來的，專撿軟的吃，那有不百戰百勝之理，先有了虛名，虛名又可以唬人，於是他就成了劍神。

成了劍神之後，那些眞有本事的人，也對他有了顧忌，再加上他一表風度，凡是他認爲吃不住，不想動刀的敵人，也多能大事化小

事，小事化無事，哈哈一笑而罷。

呂正川擋住了他，他只有故技重施，苦笑一聲，道：「你擋住老夫幹甚麼？追回劍譜要緊呀……」

呂正川道：「小生不是這樣想。」

狂風劍神卓天雄說道：「你可認識他們？」

呂正川搖一搖頭道：「不管他們是甚麼人，他們跑不了的。」

狂風劍神卓天雄道：「賀氏兄弟可是南海門的人，即使天大的本事也追不回來了，走，老夫帶你去找他們去。」他好像忘了自己的立場，而把自己當成了對方的朋友。

呂正川年紀雖然不夠稱作老江湖，可是他不笨，絕不會在這個時候把狂風劍神卓天雄當成朋友，面色一正道：「前輩，小生是死心眼，今天非履行約言不可。」

「鏘」的一聲，先自拔出了長劍。

狂風劍神卓天雄心裡直發痲，不惜老臉撒起賴皮來，雙手一攤道：「你的劍譜因老夫而失去！老夫有追回的責任，老夫現在絕不與你動手，你要動手，你就動手吧！」

一個劍客那能向空手不作抵抗的人下手，看你這小子怎能出手？

呂正川劍眉一軒，道：「你不動手，小生可不理會那麼多，你走吧！」

狂風劍神卓天雄心方一喜，暗罵了一聲：「好小子，你還不是……」

一念未了，眼前白光一閃，狂風劍神卓天雄只覺一陣劇痛，從右手指頭傳來，隨着白光的轉動，只見手上少去了食指和大拇指，眼前一片血光。

食指大拇指沒有了，右手那還能用劍，狂風劍神卓天雄一時神情激憤，甚麼也不顧，厲喝一聲道：「好小子，你不講江湖規矩，老夫和你拚了。」縱身便向呂正川撲去。

呂正川晃身避過他一撲，然後劍勢一回，指在他咽喉上，冷笑一聲，道：「你眞要找死？」

狂風劍神卓天雄可不是眞的不怕死的人，這時劍鋒正指着他咽喉，他那股衝動，早被嚇得一洩無踪，一個冷戰，抱起右手，蹲在地上，大聲呼起痛來。

甚麼劍神？眞丟人。

呂正川收劍冷笑道：「滾，希望你不要再碰到小生。」

呂正川不再理會狂風劍神卓天雄，走向楊蓉蓉替他把穴道解開了。

楊蓉蓉驚訝的道：「你原來會解穴？」

呂正川道：「才學會的，小姐姐，我娘叫我送一套衣服來，妳快穿上吧，我要追我娘去了。」轉身就想離開。

楊蓉蓉叫了一聲道：「大哥，你等我穿好衣服再走吧！」

狂風劍神卓天雄已經逃之夭夭了，呂正川不能拒絕她這小小的要求，轉身向着外面，讓她換衣服。

衣服大了一點，繫上腰帶，也就過得去了。

楊蓉蓉穿好衣服，叫了聲道：「大哥……」

呂正川回過身來道：「小姐姐……」

楊蓉蓉搖手笑道：「你明明比我大，不能叫我小姐姐，還是我叫你大哥吧。」

呂正川笑道：「叫妳小姐姐，我也實在不服氣，令尊呢？」

她瞟了呂正川一眼道：「他替我去找衣服去了。」

呂正川道：「是不是快回來了？」

楊蓉蓉道：「算算也快回來了。」

呂正川道：「我走了，妳不怕吧？」

楊蓉蓉一笑道：「卓老鬼已傷，小妹還怕誰來？」

呂正川道：「好，我走了。」

楊蓉蓉道：「我跟你一道去。」

呂正川劍眉一結道：「小姐姐，你……」叫慣了「小姐姐！」要改口還眞難。

楊蓉蓉截口道：「大哥哥，請放心，小妹妹不會妨礙你們的，也不會替我爹出賣你們，我是贊成你們的做法的。」

呂正川搖了一搖頭道：「你的好意，我們心領了，可是妳想過了沒有，妳要和我們走在一起，對我們母子要增加多少困擾和痲煩？」

楊蓉蓉低頭沉思了一陣，點點頭道：「大哥，你不要忘了我啊！」

呂正川也是憮然道：「我不會忘記妳的。」

楊蓉蓉大膽的向前握着呂正川的手，道：「大哥，你們放心去做你們認爲該做的事，小妹會盡力的相助你們。」

呂正川緊了一緊反握手中的玉手，感激的道：「謝謝妳，我走了……」

硬着心腸，離開了楊蓉蓉。

楊蓉蓉淚眼汨汨的望着呂正川的身形消失，同時，也望見另一條人影走進來。那是她父親楊家卓。

楊蓉蓉一眼見到父親，心中那股委屈不由得一洩而出，一聲：「爹呀！」便撲向父親，大哭了起來。

鐵腕金鷹楊家卓看見了呂正川，却不知道楊蓉蓉又幾乎落在狂風劍神卓天雄手中之事，女兒這種情形，實在使他有點摸不着頭腦，

愕然道：「蓉兒，怎樣啦，那小子……」

楊蓉蓉一聽語氣不對，急得忙止住哭，道：「不，爹，不要對他生出誤會，他是替我送衣服來的，要不是他，女兒可見不到你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可是當今公門中有名的名捕，金鷹兩字可不是被人白叫的，他一進門，就看到了地上的血跡和二隻斷指，聞言之下，便一震道：「可是那狂風劍神卓天雄又掩來了。」

楊蓉蓉點頭道：「他又來制住了女兒，碰巧呂大哥也來了，他又威脅呂大哥把劍譜交出來。」

鐵腕金鷹楊家卓氣得大喝一聲，道：「該死的東西。」

楊蓉蓉一陣話下來，心情也漸漸平息了下來，想起狂風劍神剛才那副醜態，不由得又破涕爲笑道：「可是那老鬼劍譜沒有得到，反而失去了兩隻手指頭，今生今世也不能用右手使劍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聽得一頭霧水，搖頭道：「蓉兒，爲父聽不懂妳的話。」

楊蓉蓉笑着將經過說了，楊家卓一嘆道：「唉，也難爲了呂正川這孩子了。」

楊蓉蓉見父親對呂正川印象不壞，馬上接口道：「爹，那你就想想辦法開脫開脫他們母子吧！」

楊家卓臉色一肅道：「公家的事豈可徇私，王子犯法，與民同罪，蓉兒，妳隨着爲父在公門中歷練了不少日子，難道連這個原則都不懂？」

楊蓉蓉道：「原則是原則，但女兒總覺得受人點滴之恩，就當湧泉以報，何況，我們受的是活命之恩，豈可不報，爹，你是公門中人，可以板起臉孔不講情義，女兒可不是公門中人，女兒可不能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爹，無論如何女兒是要報答他們的。」

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嘆一聲道：「蓉兒，爹不是寡情絕義之人，爹是執法之人，自當以法紀爲重，如果一個執法的人，本身不重視法紀，那就不配做執法的人了，孩子，妳不是公門中人，妳要怎麼樣幫助他們，爹都不阻止妳，如果妳犯了國法，爹都一樣要依法辦理。」

楊蓉蓉又道：「爹，你能不能不幹這總捕頭呢？如果爹不幹這總捕頭，我們就放開手來做事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搖頭道：「孩子，妳想得太簡單了，爹要不幹這八省總捕頭，就早該不幹了，現在要想抽身，於公於私都脫不了身。」

楊蓉蓉聽得心中好不以爲然，秀眉連蹙，說道：「爹，女兒却很想幫他們的忙啦。」

鐵腕金鷹楊家卓嘆息一聲道：「妳想幫他們的忙，那妳就去吧，也好代爲父盡了一份心意，不過，妳最好是暗中行事，以免幫上倒忙。」

楊蓉蓉明白乃父的用心，以乃父的爲人，能答應她這個要求，實在是難得之至，楊蓉蓉寸心稍安，於是拜別了父親，一路去追尋呂氏母子。

女孩子單身獨行，處處都不方便，楊蓉蓉於是又恢復了小花子的打扮。

呂氏母子似是料到她會追來，有意躲避她似的，突然之間失去了踪跡。楊蓉蓉這一下可慘了，成了大海撈針，這枚針可叫她到那裏去撈啊，身上雖然携帶有銀子夠吃夠喝，但精神上的徬徨却是無法排遣的。

常言有道：「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又道：「倒霉的時候，喝寒水也會塞牙縫。」

雖然裝成了小花子，可是她沒有眞的向人伸手討過，這種乞討的事情，她又那能眞的去做，她雖不敢上大館子去大吃大喝，蹲在小攤子旁，也一樣可以享受美味。

這時，她正蹲在一個小攤子旁叫了一碗豬血湯，正要吃用的時候，忽然背後伸來一隻手把她的豬血湯端了去。

楊蓉蓉回頭一看，見也是一個小花子，她這時心情不好，秀眉一挑，怒火便發了出來，冷笑一聲，玉手一扣，便扣住了那小花子的腕脈。

那小花子顯然也是會家子，手脚雖然被扣住，右腿一掃而到，直取楊蓉蓉的下三路。

小花子這一招實在有點不雅，楊蓉蓉要是男孩子倒沒有所謂，偏偏楊蓉蓉是一個黃花大姑娘，如何見得這種招式，當下羞得粉臉一紅，口中嬌叱道：「你下流，找死！」脚下蓮步如花，避開了小花子的攻勢，同時扣住小花子腕脈的三指，內力猛一吐，接着一壓一震，祇聽「卡察」一聲，小花子的右腕便立被震斷，同時，小花子全身勁力盡洩，人就哀嚎着爬在楊蓉蓉脚前。

楊蓉蓉實在氣極了，接着又是一聲嬌叱道：「去你的！」又一抬腿，把那小花子掃得滾了出去。

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楊蓉蓉最後那一腿，顯然是過火了一點，當下便有好幾道冷笑之聲發了出來。

楊蓉蓉火頭上，那管旁觀不慣不平，照樣把一碗豬血湯喝完了。

但，那些抱不平的人，也沒有眞正的出頭找她的麻煩，因爲她是

小花子，打的又是小花子，這是花子幫自己的事，外人却隨便伸手不得。

楊蓉蓉剛放下碗，背後便有人發出一聲冷笑，道：「小兄弟，身手不錯，是那一位門下，報上字號來。」

那是一個二十多歲叫化子，年紀不大，語氣却是老氣橫秋之至。

其實照他身份來說，他這種語氣不算爲過，因爲他是丐幫中後起之秀的三傑之一的流星雨成康。

憑他的身份，莫說對方是一個小花子，就是一個分舵的舵主，他也有資格這樣說話。

可惜，楊蓉蓉不是眞的叫化子，自然更不理他那一套，當下秀眉一挑，道：「憑你也配問我的字號？」說着轉身便走。

流星雨成康氣得兩眼一直，喉中「骨碌，骨碌」直響，眞不愧他是丐幫三傑之一，居然沒有馬上發作，訕訕的乾笑了一聲，目送着楊蓉蓉揚長而去。

這是大庭廣衆之中，丐幫子弟不比普通的江湖人物，不是特殊情形之下，他們總是避免了在這種場合中找麻煩。

楊蓉蓉總有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的時候，那時，她就有得瞧了。

其實，楊蓉蓉馬上就離城走到了人烟稀少的城外，她要找呂氏母子，就得四處去找，總不能老留在城裏。

流星雨成康在路上等候着楊蓉蓉了，這時，他却冷然喝道：「小子，快說明來歷，否則以幫規議處。」

楊蓉蓉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惹上了丐幫了，想不到當叫化子也有麻煩。」

心中想着腦子一轉，反問道：「你是甚麼人？居然膽敢阻撓官差！」否認了自己小花子的身份，丐幫中人，可沒權禁人穿着花子裝，而且也亮出了官差身份。

凡是江湖人物，多半不願與官府結怨，流星雨成康打着丐幫旗號，顧忌更多，當下一楞，道：「尊駕不是丐幫弟子？」

楊蓉蓉雖不是眞實的捕快，却因幫助她父親辦案，身上帶有捕快的腰牌，這一次出來，忘了交回，倒眞派上了用場。當下取出腰牌一照，道：「朋友，也請亮亮你的字號吧！」

流星雨成康訕訕一笑道：「朋友，這是誤會。」

楊蓉蓉跟着父親在公門中進進出出，公門那一套也學了不少，這時索性唬人唬到底，臉孔一板道：「我知道這是誤會，要不是誤會，也不會這樣好說話了，你有姓名沒有？你連姓名都不敢提，那就恐怕不是誤會了。」

楊蓉蓉舌尖口利，一朝佔到上風，可眞難應付，流星雨成康被激得哈哈一笑道：「尊駕言重了，在下丐幫成康。」

楊蓉蓉抱拳道：「丐幫三傑之一，久仰了。」接着態度也和緩了下來。

流星雨成康也是一抱拳道：「敢請問貴姓大名？」

楊蓉蓉報出了自己的實姓，「在下姓楊。」

流星雨成康又一抱拳，道：「原來是楊爺，失敬，失敬！」丐幫三傑不但功夫厲害高人一等，爲人處事亦甚周詳，他雖不怕當前這位公門中人，可也不願因小不忍而與公門中人結下樑子，是以處處不失分寸。

楊蓉蓉心中一動，暗忖道：「丐幫勢力遍及天下，眼綫之廣，無人可及，何不利用他們把呂大哥找出來。」此念一生，她又有計較了。

眉梢一動，楊蓉蓉又道：「成大俠，就在下所知，天下所有花子，並非全是丐幫子弟，貴幫何以獨對小弟生疑？」

流星雨成康道：「楊爺有所不知，敝幫最近在找一個人，是以誤認了楊爺。」

楊蓉蓉道：「在下也正在找一個人……」故意話聲一頓，希望流星雨成康自行接話，然後用言語扣住他，請他合作。

那知，流星雨成康的江湖經驗可老練得很，連話都不答，便一抱拳道：「楊爺，既然公事在身，在下不敢躭誤楊爺寶貴的時光，就此告辭。」

話聲未了，人已轉了身，話聲一了，他已遠去數丈之外，根本不讓楊蓉蓉再有開口的機會，祇氣得楊蓉蓉柳眉倒豎，恨恨不已。

「姑娘要找甚麼人？也許在下可以幫忙一二。」話聲就在身後響起。

楊蓉蓉猛的一回頭，可不是，身後果然多了一個人，一個斜眼咧嘴，臉色蠟黃的病容漢子，望着她直笑。

楊蓉蓉對於他能一口叫破自己女兒身之事，心中大爲震駭，身子一抖，一連退了四五步，喝道：「你是甚麼人？如此鬼鬼祟祟。」

那人道：「姑娘別怕，在下是誠心誠意想幫妳的忙。」

楊蓉蓉說道：「見你的大頭鬼，誰是姑娘家？」

那人發出一陣笑聲，道：「你這次化裝倒不錯，祇是聲音還有點不像男孩子。」

這人的語氣好像對她熟悉得很，楊蓉蓉心中一動，貿然叫道

：「你……呂大哥？」

心中靈犀一點通，楊蓉蓉果然沒有叫錯，他眞是呂正川。

呂正川點頭笑道：「妳又是怎麼樣看出來的？」

楊蓉蓉也不覺得他難看了，更不知道害羞了，伸手拉住呂正川的手，笑盈盈的道：「還不是你第一句話說錯了。」

呂正川哈哈大笑道：「走，娘等着妳哩。」

「娘！」誰的娘？又是語病。楊蓉蓉可沒挑這句話的眼，心中反而一陣高興的柔柔的握了一握呂正川的手道：「那就快走吧。」

呂正川領着楊蓉蓉在一戶菜農之家見到了呂母，呂母也化了裝。現在是一個花白鬍子的老頭子，呂正川的身份却由侄子變成了孫子。

這農家就是他們的家，能把別人的家當成了自己的家，這可不是一件容易辦得到的事，他們居然辦到了，怪不得誰也找不到他們了。

楊蓉蓉獨自一人，在外面流浪了不少日子，這時見到了呂母，女孩子脆弱的心靈，再也忍不住，一頭衝進呂母懷裏，便大放悲聲的哭了起來。

呂母含着眼淚摟住了楊蓉蓉，摸着她的頭道：「孩子，孩子，眞難爲妳了，也苦了妳，好了，現在一切都好了，祇要妳不嫌棄伯母，妳就隨着伯母吧！」

呂母也眞喜歡楊蓉蓉，一口氣把楊蓉蓉想聽的話都說了出來了。

楊蓉蓉感激得無話可說了，祇緊緊的抱着呂母，心裏叫道：「娘，娘，妳就是蓉兒的娘啊！」

呂母讓楊蓉蓉抱了一陣，然後輕輕放開她，道：「蓉兒，伯母這樣叫妳，不知可不可以。」

楊蓉蓉連連的點頭道：「可以，可以，蓉兒眞是把您老人家當作娘了。」

呂母望望呂正川一眼，笑道：「你可以叫我娘，可是妳不能做我女兒。」

楊蓉蓉幽怨的道：「娘，您……」

呂母含笑道：「妳要做了娘的女兒，可有人不甘願了。」

楊蓉蓉恍然而悟，又一頭鑽進呂母懷中，叫道：「娘，蓉兒不來了！」她可高興得要死。

呂母實在是非常通情達理的人，她知道呂正川與楊蓉蓉之間已經靈犀互通，心中已有愛苗，又鑑於楊蓉蓉歷遭折辱，最需要滋潤慰藉，否則，她一旦心情變異，可就糟蹋了一個好女兒，因此索性成全了他們，把話說開，也好叫楊蓉蓉除去心中鬱結，拾回她的人生樂趣。

她這一透露心意，固然樂死了楊蓉蓉，却羞死了呂正川。

呂母安慰了楊蓉蓉片刻，輕輕的推開楊蓉蓉，正色向呂正川道：「正兒，你有甚麼話說？」

呂正川曲膝跪下道：「孩兒感激娘的玉成。」

楊蓉蓉也跟着跪在地道：「娘的大恩大德，蓉兒永世不忘。」

呂母伸手拉起一雙兒女，笑道：「話是這樣說了，眞要成親，還要蓉蓉妳的爹一句話。」

楊蓉蓉想起父親的固執，不由秀眉一皺，道：「家父……」

呂母截口道：「妳父親的事，娘都知道，他不是不通情達理，那是他的職責，妳放心，船到橋頭自然直，娘想令尊不會不點頭的。」

楊蓉蓉還想把自己經過說出來，方叫了一聲：「娘……」

呂母便含笑止住她道：「妳的事不必說了，娘都知道，娘要是不知道，娘也就不會這樣的喜歡妳了。」

呂母微微一笑，又道：「正川，帶蓉兒到後面去，換了花子裝，改成個惹人喜愛的小姑娘吧。」

楊蓉蓉已是十六七歲了，由於她的身材纖小，呂正川把她打扮成十三四歲的樣子，臉貌並不太美，但却很甜，尤其是腦後甩着二根小辮子，更是逗人喜愛。

楊蓉蓉鑑賞呂正川的傑作，笑道：「大哥，眞看不出，你還有這一套本事。」

呂正川笑道：「士別三日，我已不是吳下阿蒙，現在知道的絕活可多着哩。」

楊蓉蓉一挑秀眉道：「啊！我明白了，這是徐天來教你的？」

呂正川道：「我叫他徐爺爺。」

楊蓉蓉一笑道：「是，他也是小妹的徐爺爺。」

呂正川欣喜的道：「蓉妹子，徐爺爺一定也非常的喜歡妳的。」

楊蓉蓉笑道：「那可好，我也可以磨着請徐爺爺把他的絕世輕功傳給我了。」

呂正川道：「不用麻煩他老人家，我就可以傳給妳。」

楊蓉蓉的驚喜道：「眞的？徐爺爺他……」

呂正川笑着道：「徐爺爺當然點頭了。」

楊蓉蓉雀躍地道：「你們都對我太好了……」話聲中忽然在臉上升起一道陰霾，黯然而嘆道：「祇是……」

呂正川關切地問道：「祇是甚麼？」

楊蓉蓉又重重的一嘆道：「祇是……我爹……」

呂正川截口道：「蓉妹子，娘不是已經說過，令尊有令尊的處

境，他老人家沒有甚麼不對，妳就不要再放在心上，別自尋苦惱了。」

楊蓉蓉愛懷難釋的道：「他老人家要是能放得下不管，那多好。」

呂正川道：「他老人家就是不放手，也沒有甚麼不好呀！」

這話大有文章，楊蓉蓉怔了一怔，方待追問時，祇聽呂母在外面叫道：「你們好了沒有？」

呂正川一拉楊蓉蓉，齊聲道：「好了。」兩人快步走出外廳，祇見呂母已由一老翁變成了一個老婆婆，手裏提着布包，向他們道：「我們快離開這裏吧！」

呂母走在前頭，呂正川與楊蓉蓉跟在後面，像極了逃荒的祖孫三人。

他們又向城中走去。

楊蓉蓉悄悄的問道：「大哥，娘帶我們進城去做甚麼事呀！」

呂正川道：「去找丐幫幫主。」

楊蓉蓉「啊」了一聲，道：「你們要找丐幫幫主呀！那麼丐幫流星雨成康要找的就是娘和大哥了？」

提起丐幫幫主史敬忠，也可說是個使人頭痛的人物，楊蓉蓉的話聲可就顯得輕鬆不起來了。

呂正川望着楊蓉蓉一笑，說道：「妳怕了？」

楊蓉蓉口頭上絕不承認，一揚頭道：「誰怕他來着？」

楊蓉蓉嘴巴說不怕，心中可眞提心吊膽，走了幾步，忍不住又問道：「大哥，丐幫幫主也是淫棍？」

呂正川道：「這倒不是。」

楊蓉蓉道：「那爲甚麼要去招惹他，豈不是自找麻煩？」

呂正川道：「我們當然不想招惹他們，可是他們找上門來，再不作一個了斷，以後我們的行動，就更困難了。」

長嘆了一口氣，呂正川橫眉的又道：「丐幫找我們找得很緊，使我們的行動受了很大的限制，現在丐幫幫主史敬忠也找來了，這樣也好，我們就找他作個了斷。」

楊蓉蓉一皺眉頭，說道：「就我們三個人？」

呂正川道：「就祇我們母子二人。」

不待楊蓉蓉插嘴，馬上又解釋道：「妳現在祇能說算是證人，蓉妹子，妳可不要介意，不是我們不把妳當作自己人，而是丐幫那種場面，妳不能插手，妳是知道娘的爲人的，她很重視理性的行爲。」

楊蓉蓉的江湖經驗原比呂正川多得多，呂正川的話，她很能瞭解，祇是照孩子脾氣來說，她實在不甘願，秀眉一揚，方待有所表示的時候，呂正川輕輕的撫着她的秀肩道：「蓉妹子，娘這次把妳帶來，是非常的看重妳的，請妳不要使娘失望，而亂了我們自己的步調。」

楊蓉蓉很是識得輕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大哥，小妹明白你們的意思了。」

呂正川點頭一笑道：「娘一點沒有看錯妳。」這是最好的鼓勵，聽得楊蓉蓉心中那一絲絲不盡甘願的心意，頓化作清風，消逝於無形。

走到城門口，呂母忽然停止了腳步，微微一張目，便繞城牆走了下去——他們不進城了。

楊蓉蓉口中不說，心中却自忖思道：「看來捕風捉影徐爺爺一定在暗中相助，一定又留下了甚麼暗號了。」

他們沿着城牆外面的護城河走了一陣，然後轉向一條小路，遠離了城牆。

眼前忽然人影一閃，現身出一人來，楊蓉蓉猜得一點不錯，果眞是捕風捉影徐天來。

* * *

捕風捉影徐天來望了楊蓉蓉一眼，搖了一搖頭道：「萍兒，妳還是把她帶來了。」聽他的語氣，好像他們討論過楊蓉蓉的事，而徐天來是反對楊蓉蓉來的。

楊蓉蓉聽得眉頭一結，忍不住的問道：「徐爺爺，你可是不喜歡蓉兒？」

捕風捉影徐天來忙否認，道：「不，不，徐爺爺怎會不喜歡妳，徐爺爺是怕你父親，妳父親我們可是惹不起的。」

楊蓉蓉就想把她與她父親之間的事情說個明白，但一直都沒有機會說，這時正好表白幾句：「徐爺爺，你請放心，家父雖然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但私下裏，他對娘也有一些同情，蓉兒離開家父，並不是偷偷逃跑，而是把話說明了才走的。所以蓉兒敢說，家父要做的事，還是會做，但絕不會因爲蓉兒關係，而遷怒於娘，也不會利用蓉兒的關係幫他的公事。」

捕風捉影徐天來將信將疑的「啊」了一聲。

呂母接口道：「蓉兒說的都是實話，大叔不要太多心了。」

有了呂母的這句話，捕風捉影徐天來才一點頭道：「好，蓉兒，妳可要原諒徐爺爺的多心。」

楊蓉蓉嫣然一笑道：「蓉兒知道徐爺爺是爲了娘和大哥，蓉兒怎會多心了？」

呂母望着楊蓉蓉頷首一笑，然後轉問徐天來道：「大叔，丐幫有甚麼變化？」

徐天來道：「事情有點奇怪，史老叫化子忽然離開搬到三義莊去了，只怕其中有鬼，依老夫之見，

妳找丐幫幫主的事，還是暫時作罷。」

呂母臉色一怔道：「三義莊就是有鬼，姪女的初衷絕不改變，但不知道三義莊的情形，大叔清不清楚？」

徐天來一笑道：「老夫要不清楚，豈不要砸了招牌？」

呂母說道：「請你見告有關三義莊的機宜吧！」

徐天來非常瞭解呂母的爲人，只搖了一搖頭，沒有說多餘的話，伸手懷中取出一紙片交給呂母。

呂母展開紙片一看，又將那紙片交給呂正川與楊蓉蓉同看。

原來那張片已把三義莊的情形畫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們想知道的一些問題，都預先有了說明，有了徐天來這樣的幫手，怪不得丐幫找不到他們的行踪了。

呂正川與楊蓉蓉看完了那紙片之後，不待吩咐，呂正川便一合掌，把那紙片震得粉碎了。

呂母道：「我們走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且慢，你們兩個人去好了，蓉兒交給老夫吧。」

楊蓉蓉才一搖頭，只聽呂母說道：「說得也是，蓉兒，妳和徐爺爺替我們暗中接應。」

楊蓉蓉當然不大願意，這時徐天來伸手扯扯她一下衣襟，楊蓉蓉只好眼望着呂氏母子掠身而去。

一回頭，楊蓉蓉才叫得一聲：「徐爺爺……」

徐天來向着她一笑道：「我們當然也要到三義莊去，不過我們是堂堂正正的進去，現在，徐爺爺先教妳幾手急用的輕功身法。」

徐爺爺要教她輕功身法，一路祇顧得學輕功身法，她的嘴也就沒有時間問東問西了。」

三義莊顧名思義，是由三位結義兄弟所掌理，而且與丐幫幫主史敬忠也有相當的交情。

大莊主華大剛，二莊主連陽春，三莊主陳希謀都是江湖的名人，年紀也在四十至五十之間。

呂氏母子在大白天裏，居然直趨三義莊莊門之前，他們也準備堂堂正正的進入三義莊。

莊門有看門的，但不是橫眉豎目的彪形大漢，而是一位少了條右臂的老漢。

呂母和呂正川比那斷臂老人更不打眼，但他們的脚步聲却驚動了那獨臂老人，而激起了那獨臂老人目中的精芒，因爲他們的脚步聲告訴了那斷臂老人，他們是武林人物。

那獨臂老人的精芒，也告訴了呂氏母子，他的內功有相當的火候。

呂氏母子的外貌，給那獨臂老人的是說不出的迷惘。這樣兩個其貌不揚的人，能會是武林高手？

呂正川沒有讓他多想，向前一步，抱拳，道：「在下呂正川，有事求見丐幫幫主，有煩大叔傳言通報一聲。」

獨臂老人暗暗一震，翻着眼睛道：「小朋友，你沒有找錯地方吧，這裡可是三義莊，而不是丐幫呀？」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在下母子專誠來訪，老丈如有礙難之處，在下母子告辭就是。」

明眼人眼睛裏不揉砂子，呂正川雖然行走江湖的日子不長，但學得快，悟得快，反應更快，裝傻可唬不了他。

果然，那獨臂老人一楞之後，叫道：「小朋友，請留步，敝莊人來人往，把老漢頭都弄昏了，有沒有丐幫幫主，老漢也弄不清楚，二位稍候，老漢替你們進去問一問。」

呂正川便沒有多說別的話，只抱拳道：「有勞了。」

膽大直言　爲正視聽

獨臂老人進去之後，不過片刻時光，便帶來了一位年輕人，呂正川認識他就是流星雨成康。

流星雨成康一打量呂氏母子，臉上神色雖然有點異狀，人卻保持相當的禮貌，抱拳道：「請教二位是……」

呂正川道：「貴幫不是找我們呢？我們正是貴幫要找的人。」

流星雨成康一猶豫，呂正川又道：「在下就只祖孫二人，尊駕怕甚麼？」

流星雨成康既是丐幫三傑，怕過誰來？呂正川這句話實在有點刺激人，不由得哈哈一笑道：「在下不是怕別的，只怕兩位名不符實。」

呂正川道：「這個容易，看劍！」

他原沒有帶劍，自然無劍可看，可是他中食指一併，語聲中一點而出。

流星雨成康一震之下，別說還手，連避讓都來不及，呂正川的手指已指在他的胸前衣襟之上。

接着，呂正川微微一笑，道：「得罪了！」手指一收，在他衣襟上破了一個指洞，但沒有傷他一分一毫。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流星雨成康也是江湖上大大有名人物，居然沒法避開呂正川這一招，當下面色一變，打了一個哈哈道：「高明，高明，兩位，請！」忍住一口氣，保持了應有的禮貌，却也有令人不敢看輕的氣度。

流星雨成康領着呂氏母子轉過一座庭院，到了一敞廳之前。

這是三義莊練武的地方，有兵器架子排列兩邊，上面放有各種兵器。

敞廳上首擺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些茶點，空了一方座位，其他三方一共坐了六個人。

此外，兩旁站立着十個人，顯然，他們正在這裏演練武功，聽說呂氏母子來到，而臨時收了場。

呂氏母子在廳前一露面，只見所有的目光都一齊集中射向他們母子二人身上，只是他們二人的長相實在有點叫人失望，叫那些目光興奮不起來。

座上六個人都站了起來，他們雖然沒有出迎，能站起來接待兩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憑他們的身份，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呂母欠了一欠身，呂正川却是抱拳一禮，朗朗的道：「尊駕後進呂正川見過各位前輩。」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跨步而出，還了一禮道：「兩位有何見教？」

呂正川道：「晚輩聽說丐幫幫主史老前輩作客貴莊，故來求見史幫主，商請一事，但不知那位是史幫主史老前輩？」

座上緩緩站起一位六十歲不到的半百老人，穿了一身青布長衫，不像叫化子，也不像讀書人，倒像米糧店的管帳先生。

丐幫幫主史敬忠目中放出二道懾人的精光，向呂正川臉上一照道：「老夫史敬忠，不知呂少俠有何見教？」

同時，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笑道：「兩位請坐。」空了的一方，有現成的座位。

呂正川欠身道：「多謝，晚輩還是站着說話的好。」

大莊主華大剛哈哈一道：「少俠客氣，老夫等也不能無禮！」隨之轉頭輕喝了一聲：「把桌子搬開。」

搬開了桌子之後，大家便面對面的站着了。

他們都是老江湖，又從丐幫幫主史敬忠口中得知了呂正川的若干傳言，雖然看來呂正川並不起眼，他們却不敢絲毫大意的輕視呂正川母子二人。

這份禮貌是表示三義莊的氣度，同時，也不給呂正川找到便宜的口實。

當然，他們是估計錯了呂正川，呂正川微微一笑，再向丐幫幫主史敬忠一抱拳道：「明人眼裏不揉砂子，史幫主想必已經從江湖上知道晚輩祖孫近來的作爲了。」

這個是不打自招，像這種膽大直言的人，殊不多見，唯眞如此，也就令丐幫幫主史敬忠大大的起了戒心，因爲，不是猛龍不過江，他們敢挺身而來，必有所恃。

丐幫幫主史敬忠眉頭連跳，一聽叱了一聲，道：「少俠是坦承近來江湖上所發生的三十六起命案了。」

呂母在一邊冷冷的接口道：「下手的是老身一人。」

丐幫幫主史敬忠哈哈一笑道：「現在可是要殺我老花子了？」

呂母道：「這倒不是，老身寶劍雖利，却不殺不該殺的人。」

丐幫幫主史敬忠道：「老夫人可是說，那三十六人都是該殺之人？」

呂母道：「萬惡淫徒，人人該死！」

丐幫幫主史敬忠怒道：「難道本幫萬長老也是萬惡淫徒？」

呂母憤然道：「如假包換。」

丐幫幫主史敬忠臉色一變，口中道：一個「妳」字，卻被呂正川一步向前，遞出一張紙張道：「有事實爲證，請幫主過目！」

丐幫幫主史敬忠接過紙張一看，登時便訥訥地道：「有這等事……」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幫主不信一查便知。」

史敬忠道：「老夫當然要查。」一招手把流星雨成康叫了過來，將紙張遞給了成康，成康轉身飛掠而去。

呂正川接着道：「晚輩祖孫之事，一則爲貴幫萬長老之事，向幫主致歉，再則，另有一事請幫主賜諾。」

丐幫幫主史敬忠耿耿不釋，冷冷的道：「甚麼事？」

殺了人家的人，還要人家好言相向，當然是不大可能的事，呂正川很能體諒史敬忠幫主的此時心情，微微一笑道：「這……不……」目光向四週一掠，表示了「不便」的意思。

丐幫幫主史敬忠哈哈一笑道：「三義莊全莊上下都是我老花子的朋友，少俠毋需爲老花子顧慮，有話但請直說。」

呂正川望了呂母一眼，呂母點一點頭，呂正川然後道：「貴幫近來追查晚輩祖孫甚急，晚輩今特來與幫主一見，有請幫主高抬貴手，放過晚輩祖孫，勿再干預晚輩祖孫行動。」

此話一出，全廳皆吃驚，因爲話雖說得委婉，實則語意之中，充滿了來者不善的味道。

這話對別人來說，倒也罷了，而現在當面之人卻是丐幫幫主史敬忠，那就更顯得大大的震撼了！

丐幫幫主史敬忠先是一愣，接着臉上佈起了一道煞氣，震聲大笑

道：「哈，哈，哈哈……少俠可是在威脅我老花子了？」

呂正川欠身道：「晚輩不敢，只是向幫主請求！」

史敬忠道：「如此請求，眼睛裏可有我老花子？」

呂母冷笑一聲道：「要如何請求，才算看得起你大幫主？」

呂正川接着又道：「如蒙賜准，晚輩另有下情奉告。」

「哼！甚麼下情奉告不奉告，這明明是趕着鴨子上架，眼睛裡可有我丐幫在，幫主，請准屬下會會這老少兩位不世的奇人。」這位是花子裝束的老人，他叫古義是丐幫長老之一。

另一位在座的丐幫長老之一叫尚道，他也有意挺身而出，却被古義搶了先，一臉怒惱之色。

丐幫幫主史敬忠輕聲的道：「古長老小心！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可小覷了他們！」

古義點一點頭，大步走了出來，怒目道：「兩位之中，那位指教一二？」開門見山的就叫陣了。

呂母一抬眼，呂正川搶在前面道：「奶奶，就由孫兒見識見識丐幫古長老的雷霆八式吧！」

古義望着呂正川一驚，只差沒有叫出聲來：「咦，這小子可把老夫摸得清清楚楚了。」

呂正川身形飄動，如烟似霧，在兵器架上取了一把長劍，回身面對古義抱劍爲禮道：「晚輩拳脚稀鬆，只有幾招劍式尚堪入目，老前輩也請用兵器吧！」

古義哈哈一笑道：「老花子走南闖北，從來沒有用過兵刄，你既然知道老花子的『雷霆八式』，當知道老夫雙掌之能，你就用劍吧！」

呂正川微微一笑，點頭道：「晚輩後進，那就有僭了。」語聲一落，便抱劍一肅，雙目凝光，平視劍身，整個的氣勢，猶如泰山般矗立不動。

別看他年紀不大，人也不像甚麼天才之士，但這抱劍一立，幾乎叫大家喘不過氣來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呂正川不用出手，已叫大家的頭都大了。

尤其是三義莊之莊主陳希謀，可是用劍的高手，當下臉色一變，悄悄的向大莊主華大剛道：「大哥，這少年人不簡單，我們可要準備準備。」

大莊主華大剛猶豫着道：「古老兒的『雷霆八式』非比等閒，看看再說吧！」

古老花子之能，大家都知道，大家雖然心驚呂正川的氣勢，可也對古老花子還有相當的信心。

呂正川抱劍一立，便不再走動，等了半天，才緩緩的道：「老前輩看劍！」劍式緩緩伸展。

古義對着呂正川迫來的劍勢，但覺一道無形劍氣，直向胸口透入……古義倒吸了一口氣，斜身讓過正面，右拳一抖，「風雲乍起」使出了這一招。

古義招式迭出，只見呂正川長劍一抖，指向古義的掌心，古義掌心勁力一阻，有式無力，「風雲乍起」施展不出來，招式一變「雷聲大壯」，單掌變成了雙掌，呂正川的劍式也是連發，又逼住了他雙掌勁力，無法吐放出來。

古義連使兩招，平日威力無匹的「雷霆八式」，居然兩式都被呂正川制住了先機，一式都發揮不出來，古義心中大是震駭，同時却也有點不信邪，口中大喝一聲：「好劍法！老花子放手和你一搏了。」

話聲中招式一變，「開山裂石」、「雷火殛妖」、「霹靂分天」、「雷厲風行」、「雷電交加」，一口氣就是五式殺着。

古義使完了這五式威猛絕倫的殺着，招招被制，招招無功，一口氣地洩到底。

這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他就想不出江湖之上會有這種完全剋制他的人。

古義在震駭之下又惱又怒，又羞又恨，當下道了一聲：「罷了，老夫要孤注一擲了。」說着身形不進反退，向後退了三步，做了一個單足立地，單手擎天的怪異式子，同時面上由黃轉白，接着又由白轉紅……

丐幫幫主史敬忠見狀一震，喝道：「古長老，萬萬不可妄用『天雷自殛』！」

古義聽到了史敬忠的呼喚，也望了史敬忠一眼，可是他沒有收式的意圖，繼續運功行勁……

呂母冷冷一笑道：「正兒，先下手爲强，廢了他的『氣海穴』……」

突然，半空中驀地起了一聲大喝道：「呂少俠，手下留情！」聲到人到，一個壯實的漢子飛落在呂正川與丐幫長老古義之間。

呂正川驚聲叫道：「你是朱大叔？」

來人正是呂正川朝夕思念的朱大授，可是這時朱大授已經不認識他了，因爲他不但長大了，而且又變易了容貌。

朱大授望了呂正川一眼，點了一點頭，轉身向古義，正色道：「古兒，這值得麼？快快收式，慢慢談吧！」

朱大授擋在中間，古義就是不想收手也不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收了待發的神功。

朱大授這才暗暗吁了一口氣，回身問呂正川道：「呂少俠，如何識得在下？」

呂正川興奮的說道：「朱大叔，你不記得我了？我就是你將劍法相傳的呂正川呀？」

名字很難叫人記憶，可是過去的事情，就不容易教人忘懷了，朱大授一楞，喜叫道：「啊！你就是在那河邊上玩水車的小子？」

呂正川連連點點頭，道：「是是……是……大叔，你記起來了，我的名字就叫呂正川。」

朱大授皺一皺眉頭，道：「聽說江湖上近來出現了兩個殺手，可是呂少俠你？」語氣有點冷冷的了。

呂正川有點作難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呂母接口道：「不是兩個，只是一個，那一個就是老身！」

朱大授見呂母長得又醜又老，不免疑訝地道：「老夫人妳是……」

呂正川接口答道：「她老人家就是家母。」

朱大授一怔道：「你們不是祖孫嗎？」

呂正川面色一紅，說道：「這是權宜之稱。」

呂母欠身萬福道：「老身謝過朱大俠，當年賜錄劍譜之情！」

朱大授當年將「七絕招」劍譜給呂正川抄錄，原是一種突發興的緣份，那知道那一念之差，却給武林之中製造了兩個煞星，心中眞是又悔又恨，呂母這一廂謝，他眞有啼笑皆非之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那是二位的福緣，與在下無關，夫人不必言謝，倒是在下今日有幸得遇賢母子，不知夫人可願聽在下之言？」

呂母尚未開言，呂正川已是搶着道：「大叔，有話請說，我們一定聽你的話。」

照說，呂正川這樣搶着說話，是大大的不禮貌，只因這時呂正川太高興了，高興得忘了形。

呂正川把話說完了之後，心中一動，自己也有了所覺，轉眼向母親望去，母親倒無責怪之意，而且還微微的點了一點頭。

這時，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一聲哈哈大笑，大步走了過來：「朱大俠，神龍見首不見尾，今日敝莊有幸，得迎俠駕，蓬蓽爲之生輝，三位請坐，有話請坐下說。」

這次呂氏母子沒有再拒絕入座，三義莊爲了避免剛才發生不快所引起的尷尬，特意另外設了一桌，由華大剛親自相陪。

大家坐定以後，分別奉上香茗。

呂母單刀直入地道：「朱大俠可是有甚麼指教了，請！」

朱大授正感無法數說呂正川，聽了呂夫人的話，哈哈一笑，道：「指教不敢，在下只想問呂少俠兩句話。」

呂正川俊臉一紅，欠身道：「大叔，你這樣稱呼，好叫晚輩不安。」

呂母道：「正兒，不要有不安的感覺，這聲少俠你當得起。」呂母教導兒子，向以謙遜爲美德，怎會忽然說出這種自大自狂之話來。

朱大授聽得眉頭一皺，對這位呂夫人頗有失望之感。

呂正川也是大惑不解，不由得一怔，向母親望去，呂正川見母親的臉色，那神色很是奇怪，他沒有這種經驗，說不出甚麼地方不對勁，反正就是一種教人見了不安的神色。

朱大授叫了一聲：「呂少俠！」先把呂正川從迷惘中叫醒了過來，道：「少俠可還記得大叔傳你劍譜的話？」

呂正川道：「記得。」

朱大授道：「你做到了沒有？」

呂正川道：「做到了。」

朱大授凝目，說道：「你眞的做到了嗎？」

呂母道：「老身的兒子，仰不愧天，俯不怍地，不勞你朱大俠教訓。」呂母的話，簡直越說越頂撞人了。

朱大授臉色一變，冷笑了一聲，道：「妳這話就錯了……」

呂母道：「老身不錯，錯的是你朱大授。」

朱大授一怔，道：「老夫傳了令郎劍譜，難道也是錯了？」

呂母道：「傳劍譜不錯，但你教訓得錯了。」

朱大授道：「在下倒要請教夫人，在下錯在何處？」

呂母道：「小兒如果不足以傳大俠劍譜，大俠傳人不當，難道不是大俠之錯，小兒如果立身行事並無不是之處，大俠隨意責問，豈不又錯了麼？」

朱大授竟然被說得答不上話，愕然道：「夫人，妳……妳……」

呂母又冷笑一聲道：「其實你傳小兒劍譜之時，不過是一時即興之作，也算不得甚麼大恩大德，大俠的恩人嘴臉最好不要擺出來，徒令人齒冷！」

呂母簡直眞的發瘋了，呂正川忍不住叫道：「娘……」

呂母揮手道：「你住口！」

朱大授惱羞成怒的喝道：「夫人，妳太過份了！」

呂母冷笑一聲道：「你懂得甚麼叫過份，老身還要叫小兒用你的劍法教訓、教訓你啦！」

朱大授俠名滿天下，受盡了武林同道的尊敬，想不到被呂母看得一文不值，氣得哈哈大笑道：「夫人說得是，在下受益不淺，咱們不談過去，現在就事論事，令郎恃仗

『七絕招』劍式，目中無人，橫行一時，老夫要過問過問可成？」

呂母道：「成，只要你有這本事。」

朱大授便不再多言，走向場中，道：「呂少俠，老夫替丐幫幫主與三義莊接下你了。」

呂正川訕訕地叫了一聲道：「大叔，你……」

呂母截口說道：「正川，朱大俠看得起你，下場去替爲娘向他討一枚小手指頭回來。」

母親今天怎麼了，好像變得不是她本人了，呂正川手足無措的叫了一聲：「娘……孩兒，不能這樣做啊！」

呂母沉聲道：「正川，你現在不相信爲娘了？」

呂正川猛然一驚，忖道：「母親不是無情無義之人，更不是無理取鬧之人，莫非其中另有用意……」念動之下，向着母親望去，母親的目光沒有廻避，正自對望過來，像往常一樣，充滿了堅毅沉着的神采。

呂正川深知母親的個性爲人，母子目光一接觸之下，呂正川對母親的信心又恢復了，知道母親此舉必有深意，於是點頭走向場中，向朱大授一抱拳道：「正川母命難違，請大叔海涵！」

朱大授也沒有帶劍，但三莊主已把一把寶劍送了過來，朱大授一領長劍道：「你出劍吧！」

呂母忽然又喝道：「正川，劍不過三，三劍之內爲娘要見到朱大俠的手指落地。」

朱大授是當今武林中的第一劍道高手，可說劍下沒有十招以上的對手，呂母的話，眞狂得叫人笑掉了大牙。

可是，當場沒有一個人發笑，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沉，背心上都冒出了一股冷意。

大家不是對朱大授沒有信心，而是被呂母的語氣動搖了對朱大授的信心。

同時，剛才呂正川對丐幫長老古義的幾招，也實在叫人頭皮發麻。

呂正川心目中意念只有母親，這種意念一經肯定，他的神態也是一肅，神色湛然，抱劍道：「大叔，晚輩要你一隻小指，請小心了！」

朱大授可是用劍的行家中的行家，見了呂正川的神態，駭然大驚，忖道：「這是不可能的，難道他已從『七絕招』中達到了『無招』之境？」

一念未了，呂正川又道：「大叔，晚輩出手了。」他見朱大授神思不屬，犯了武家大忌，因此又叫了一聲。

朱大授暗嘆了一口氣：「老夫已經輸了！」隨即一凝神，「請！」單脚一立使出了「頂天立地」的架式。

呂正川便不再說話，揮手間，劍光繞體而起，人也圍着朱大授而轉，看來似是繞轉蓄勢。

朱大授凝神注目以待。

沒有人看出呂正川出手攻擊朱大授，朱大授也沒有看出呂正川如何出手的，但覺一道冷風掠身而過，左手小指一涼，呂正川繞身劍光一斂，人已欠身道：「晚輩請罪！」

朱大授的一節小指頭居然掉到了地上，大家一怔，朱大授却是長長嘆了一口氣，把手中寶劍擲在地上，凄然向丐幫幫主史敬忠與三義莊三位莊主一抱拳道：「朱某慚愧，不能爲各位分憂，請各位今後忘了朱某這個人吧！」話聲一落，猛然一頓脚，轉身向外走去。

呂母身形一晃，後發先至橫身阻住朱大授去路，冷笑一聲道：「你想就此一走了之麼？沒有那麼容易！」

朱大授雙目猛然一瞪，道：「夫人，殺人不過頭點地，妳想怎麼樣？」

呂母理直氣壯的道：「要你一隻小指，只是薄懲你的不信不義。」

朱大授怒極而狂笑道：「哈，哈，哈……老夫別無所長，但自信不是不信之人……」

呂母喝聲道：「住口！你是有信之人，爲甚麼還有一個約會你始終未赴？」

朱大授一楞道：「甚麼約會？」

他眞的整個人呆了。

「十八年前的約會！」

「十八年」三個字，像是一條紅熱的鐵鍊，猛然抽落在朱大授心坎上，朱大授全身一震之下，神色大變，顫聲指着呂母道：「妳……妳……」

呂母忽然堅强地止住悲傷之情，一抹臉恢復本來面目，道：「你想不到，我還能活到十八年後的今天吧！」

朱大授乍驚狂喜的大叫道：「萍妹，萍妹，我想得妳好苦啊！」

呂母冷笑一聲，道：「你是想得好苦嗎？但你却連影子都記不起來了。」

朱大授面對呂母冷然的態度，奔放的情懷爲之一蟄，凄然低頭道：「是，我對不起妳！」

呂母悻悻的道：「好輕鬆的一聲對不起……」接着聲音一揚，高聲地道：「你可知道，今日的一切殺孽都因你之不信不義而起！」

朱大授悚然一驚，說道：「甚麼都是因我……」

呂母恨恨的道：「都是你。」忽然身形一轉，拔身而起，飛掠而去。

呂正川大叫一聲：「娘……」就待轉身追去……

朱大授急急叫住呂正川道：「正川，老夫有話問你，請留步！」

呂正川雖然不放心母親，却深知母親這多年的修爲，對自己的情緒控制，已到爐火純青之境，祇要稍一冷靜，便會恢復正常，倒是朱大授這傳劍之恩，令他不能拂袖而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停下身形道：「大叔，有何吩咐？」

朱大授搖頭一嘆，轉向華大莊主道：「華兄，貴莊可有密室？」

大莊主華大剛迎向朱大授道：「有，朱大俠，請！」

呂正川揮手道：「朗朗乾坤，昭昭日月，不用密室了。」

小小年紀，好磅礴的氣勢，好廣闊的胸襟。

朱大授神目猛睜，望了一望呂正川一陣，神情是一片肅穆。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也是一震，肅然道：「少俠所言甚是，請復座，愚兄弟等失陪片刻！」一揮手，引退了所有三義莊的人，接着他們三人一抱拳，也就要退了出去。

他們對呂正川有了改觀的敬意，但是人家行爲坦蕩，自己兄弟不能沒有氣度，他們之退下去，是自尊自重的必然措施。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三位莊主與丐幫幫主和二位長老請莫廻避，晚輩正有事陳明請教。」

丐幫幫主史敬忠一揮手，他帶來的其他六人也退出去了。

偌大的大廳，現在就只剩下他們八個人了。

丐幫幫主史敬忠也帶着微笑的敬意，向呂正川抱拳道：「敝幫失敬。」

呂正川欠身道：「晚輩不敢當，失禮之處尚請幫主海涵！」

大家一客氣，戾氣盡消，現場是一片祥和之色。

大家隨意而坐，呂正川坐在朱大授旁邊。呂正川先輕聲向朱大授道：「大叔，您的話容後再談如何？」

朱大授道：「正川，你剛才說得好，事無不可對人言，老夫的話，兩三句就可以交代清楚了，剛才聽令堂之言，老夫頗有失德之處，還是由老夫先交代清楚，也許對你以後的談話頗有幫助。」

呂正川點點頭，道：「大叔所言甚是，請！」

朱大授目光一轉，瞧過座中所有的人，然後一嘆，緩緩的道：「正川，十八年前，老夫與令壽堂原是知交摯友，曾相約於是年八月十五相會於湘妃祠，然後晋見家師，不料赴約途中，老夫中人暗算，受了毒傷，臥病三年，始得痊癒，重現江湖。可是這時，令堂已經在江湖上完全消失，老夫苦訪數年，杳無音訊，而老夫自己也精神萎靡，瀕臨崩潰，後來，幸遇到一位高僧指點『忘我消愁』之術，老夫是以初見令堂之際，一時想不起來，老夫……老夫，實在是對不起令堂！」

呂正川微微一嘆道：「家母要了大叔一隻小指，其恨已消，大叔，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朱大授話題一轉，訕訕的道：「令堂……令堂……她這些年來……」他有很多話想問，可是話到口邊，他又訥訥難以出口了。

呂正川望着朱大授一臉愧疚之色，長嘆了一聲道：「大叔，您之失約，給家母帶來了奇慘的命運！」

話聲一頓，目中精光陡射，又向座上其他六人臉上一望，然後肅然道：「家母遭到七人輪姦的奇恥大辱！」一字一頓、也一字一血，由於他聲音凄然，一股昂揚高拔之氣，向着大家肅然相對，沒有一個人對他稍有齒冷輕視之意。

朱大授雙目猛睜，大吼一聲，道：「有這種事？我的天呀！」

丐幫幫主史敬忠、丐幫二位長老、三義莊三位莊主莫不愕然相對，悚然動容。

呂正川再一昂頭，道：「家母忍辱含恨至今，目的只有一個，她製造一個時機，將此人神共憤的慘事，公諸大家之前，爲天下身受其辱而不敢發一言的被害者，一洩心中怒氣，並向天下大衆要討回一個公道。

「當前天下大衆心裡固然是恨極淫惡之徒，但對被害者的女性，却沒有合理的慰藉，常以一種奇怪的態度對待被害者，因此，被害者的創傷永遠得不到的平復一天，也永遠陷入了痛苦深淵，因此造成了被害者永遠的不幸，這也就是對被害者的不公道。」

呂正川的話，聽得大家都低下頭，顯然，大家過去都沒有注意到被害者永遠洗刷不去的恥辱，永遠跳不出的深淵。

呂正川的話說完了，但是大廳之中却沒有半點聲音，大家的呼吸好像被凝住了。

很久，很久……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先吁了一口氣，大聲凜然道：「呂夫人志行高潔，令人敬佩，老二、老三，我們誓爲呂夫人呂少俠後盾。」

丐幫幫主史敬忠一睜雙目道：「令堂的要求，本幫主爲本幫答應了。」話不多，但正是重諾。

呂正川欠身道：「多謝幫主高義。」

丐幫幫主史敬忠忽然雙眉一結道：「請問少俠，敝幫萬長老可是其中七人之一？」

呂正川道：「貴幫萬長老身犯萬惡淫行，但不是其中七人之一。」

丐幫幫主史敬忠吁了一口氣道：「萬長老罪該萬死，幸好沒辱及令堂，否則，敝幫在江湖上將無地自容了。」

朱大授道：「正川，那七人是些甚麼人？」

呂正川為難的一頓，道：「這……」

朱大授道：「令堂即將以最大的勇氣，最大的自我犧牲，將此事明告天下，為被害婦女爭取公道，正川，你就說出來，又有何妨？」

接着三義莊三莊主陳希謀也道：「此事出君之口，入我等之耳，我等七人如洩漏片言……」看來他要表明態度立誓取信了。

呂正川搖手截口道：「陳前輩言重了，晚輩直言就是了。」

目光轉到朱大授臉上，低沉的道：「說起那七人，都是大叔你的朋友……」

朱大授怒目一翻，激動的道：「說，那七人是誰，老夫非親手將他們置諸死地不可！」

呂正川正色道：「不，這是我們母子的事，誰也不能動他們！」

朱大授一怔，歉然道：「是，誰也不能動他們，老夫一時激憤失言了。」

朱大授號稱天下第一劍，可不是只知道打打殺殺，任性行事的人，馬上又控制了自己的情緒。

呂正川緩緩的道：「那七人當年的姓名是：趙振宇、洪蒼龍、廖九州、郭永威、尤志遠、吳一村、邱世榮。」

朱大授「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們呀！怪不得他們起初是疏遠老夫，後來就再不願與老夫見面了。」

丐幫幫主史敬忠道：「少俠可找到他們的蹤跡麼？」

呂正川道：「晚輩之有請貴幫莫追踪晚輩母子，便是為要找尋他們之故。」

丐幫幫主史敬忠轉頭向古義，嚴詞道：「古長老，傳本座之命，盡全幫之力，替呂少俠搜覓那七位淫徒下落具報，此事並由你完全負責。」

古長老欠身道：「屬下領命！」

「你這就去辦吧！」丐幫幫主史敬忠可是一個義薄雲天之人，說做就做，他却不甘後人。

古長老接着向大家一抱拳：「老花子告退了！」轉身欲行之際。

半空之中忽然飛落一人，叫道：「有我徐某在，老花子你就省省心吧！」捕風捉影徐天來終於現身出來。

在場之人誰不認識捕風捉影徐天來，齊皆抱拳，說道：「徐大俠來得正好，正可……」

徐天來接口笑道：「我『捕風捉影』徐某人要現在才插手進來，也就不是捕風捉影徐天來了。」

丐幫幫主史敬忠哈哈大笑，道：「原來是你從中搞鬼呀？怪不得本幫弟子就是找不到呂少俠母子！」

呂正川上前一步，道：「蓉妹子呢？」

「她隨令堂走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回頭又笑向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道：「華大莊主你向來好客，素有桌上酒不乏之美譽，怎麼？現在小器了啦？還是家道中落，窮得只能以茶代酒？」

華大剛哈哈大笑道：「敝莊美酒是留待前輩享用的，現在前輩現身了，自當竭誠奉獻，老三，備酒去，免得徐前輩說出叫人更臉紅的話來。」

這個時候，就該有人笑一笑，不然太過嚴肅的空氣，會把人彆死的。

酒菜擺好，徐天來端起酒杯，正要送入口中時，朱大授忽然伸手按住徐天來手中酒杯道：「前輩，你這就不是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怔道：「朱大俠，你這是……」

朱大授正色道：「前輩，你既然知道呂夫人的下落，為甚麼連晚輩也不賜告一聲，前輩，您說該不該？」

徐天來莞爾笑道：「你可把老夫嚇了一大跳，誰說老夫早就知道呂夫人的下落？」

朱大授道：「你難道不知道？照說，您也不會找不到她的下落呀！」

徐天來一嘆道：「老夫要找別人容易，要找這丫頭可不容易，就因為老夫與她太熟了，她也知道老夫太清楚了，因此她也有了一套防老夫追踪之法，是以老夫找昏了頭也沒有找到她。」

朱大授道：「那是晚輩錯怪老前輩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同情的拍拍朱大授肩膀道：「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咱們好好協助她吧！」說着，徐天來的眼睛也紅了起來。

倒是呂正川不願因為自己母子之事，使大家心中耿耿，扮起笑臉道：「徐爺爺，您可是找到了那七人的下落麼？」

徐天來點點頭。

呂正川道：「你為甚麼沒告訴

我們？」

徐天來道：「你娘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

呂正川道：「我娘的脾氣已不是當年的脾氣了。」

徐天來道：「十幾年來的積恨，只怕你娘會按捺不住。」

呂正川道：「徐爺爺，娘的心意不是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麼？她怎會控制不住自己呢？」

徐天來道：「因為你娘的那辦法可能無法收效。」

朱大授道：「呂夫人準備用甚麼辦法對付他們？」

徐天來道：「小萍的原定計劃是準備在他們全家大小身上暗下奇毒，然後設下豪門宴，强迫他們到會，當衆宣佈他們的惡行，使他們身敗名裂，無地自容。」

朱大授微微一皺眉道：「一家人子女何辜，在他們身上下毒……」

呂正川截口道：「關於這一點，家母另有補救之策，就是當一羣元兇赴約，立即解去他們家人之毒，不罪及妻孥，對其家人，不過是一場虛驚而已。」

朱大授點點頭，道：「能有此週詳顧慮，倒也說得過去，徐前輩，此策不算難行呀？」

徐天來道：「本來此策應是可行，但其中却有二人搖身一變，成了朝廷命官，一位當上了道台、一位當上了府台，對這兩位朝廷命官，就很難照計劃對付了。」

呂正川說道：「家母不惜拋頭露臉，揭發他們的罪行，主要目的就是替天下婦女請命，以正視聽，並為後世惡徒示懲，如果不能公諸於世，家母的苦心就白費了。」

朱大授說道：「這個難題終須解決，且請前輩見告這兩人是誰？現在任官何處？」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這人就是湖北府台尤志遠，現在改名叫尤錦堂，吳一村現在改名吳世昌。」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一笑道：「原來是他們這兩個貪官呀，在下知道他們了。」

朱大授道：「其他五人想必是改了姓名？」

徐天來點點頭，道：「不錯，他們都改了姓名，而且連容貌都找人改了。不過老夫還是把他們找到了。」

話聲頓了一頓，望望呂正川，又吞吞吐吐的道：「不過老夫有點懷疑正川你娘的話……」

呂正川微現不悅之色道：「我娘不是說謊的人，有甚麼可疑的？」

徐天來道：「老夫知道你娘不會說謊，可是你娘當時的情形，很可能昏死過去，一個意志昏迷的人，她的回憶可能就有出入。」

朱大授道：「前輩，你的調查，天下無雙，既有所見，必有所本，請先說結果吧！」

徐天來道：「他們七人之中，其中有二人，目前都是人人樂道的大善人。」

呂正川冷笑一聲，道：「掩人耳目，欺世盜名！」

徐天來道：「不，他們是眞的在悔過贖罪！」

朱大授問道：「那二人是誰？」

徐天來道：「一個就是郭永威，現在改名郭巘，另一個就是邱世榮，如今改名為邱過，郭巘住在岳陽，邱過住在江陵，他們暗中互相還有來往。」

呂正川說道：「悔過贖罪，並不能說無罪！」

徐天來道：「據老夫查證，他們兩人只是在場，並未採取實際行動。」

呂正川一皺雙眉道：「有這種事？」

徐天來道：「事實上令堂當時確然昏死過去，對當時情形只是追憶，並不是清清楚楚的瞭解整個經過，所以與實實在在的事實有了出入。」

呂正川沉吟着道：「既有此事，我們一定要查個明白。」

朱大授道：「好，郭巘與邱過兩人的事，就由你們母子去調查明白……」

呂正川點點頭，道：「大叔，你的意思是……」

朱大授道：「我們分工合作，相幫令堂達成了心願，老夫負責對付鐵腕金鷹楊家卓和尤、吳三位官家中人。」

呂正川忍不住問道：「你怎麼樣對付他們呢？」

朱大授道：「老夫有老夫的辦法，這個你就不要過問了，包你六個月之內，老夫叫尤、吳撤職還鄉，以遂令堂之願就是。」

丐幫幫主史敬忠接口道：「那麼約請公證人，監視他們的行動，我花子幫承包了。」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叫道：「你們總得留點事情給我們三義莊盡盡心意吧！」

朱大授道：「佈置場地，招待賓客，要花銀子的事，就留給貴莊好了。」

大莊主華大剛笑道：「敝莊得附驥尾，榮幸之至，少俠，將來的會場可有腹案？」

呂正川道：「地點決定在洞庭君山，其他細節得臨時再議了。」

華大剛道：「好，敝莊隨時待命，聽候知會。」

呂正川想不到三言兩語，把一件極難進行的事情，分派得妥妥當

當，心中大是感動，肅然向大家一禮，道：「多謝各位前輩高義，晚輩敬向各位致謝！」

憑呂正川今日劍道上的成就，簡直就是江湖上呼風喚雨的人物，小小年紀，一點不驕傲，這份謙虛有禮，就叫人拋頭顱洒熱血也是心甘情願。

丐幫幫主史敬忠哈哈一笑道：「略表寸心，何謝之有，尚長老，咱們告辭了。」

朱大授也起身道：「正川，切記不可性急，一定要等老夫的信息而行動，你們也快回去吧！」說完一抱拳也走了。

呂正川與徐天來也別了三義莊，找到了呂夫人。

呂夫人倒不是只知執着而不通情的人，一經呂正川道來，便採納了呂正川的意見，先去調查郭鑯的眞僞。

岳陽大善人，遠近皆知，平日修橋鋪路、濟窮救急，從不後人，更在岳陽大街上設了一處粥站，派有專人經營，長年施粥不絕，因此岳陽附近，絕對沒有餓死的人，最最沒有辦法的時候，到粥站去喝兩碗粥，也可以把生命延續下來。

這天粥站來了一個老太婆，帶着一男一女兩個臉無血色的小孩子，滿身泥灰，顯得又餓又累的樣子，每人一口氣喝了三碗粥，那老太婆才招招手，叫過一位人員，問道：「你們施粥的主人叫甚麼名字？」說話的語氣，也沒有多少禮貌。

好在這裏的人員，都經過特別吩咐，知道窮人的脾氣，反正是做好事，又何必與他們計較這些，所以那人員和顏悅色的道：「我家員外姓郭，單名一個『鑯』字。」

那老太婆點了一點頭，道：「這就是了，他住在那裏？」

那人員道：「不遠，就順着這條大街走，出城門半里路，靠着湖邊，有一座大莊子，那就是我們主人的郭莊了。」

那老太婆搖了搖頭頭，道：「老身累了，走不動了，你們替老身叫輛車吧！」

這副架子，哪裏像是逃荒的人，那人員可皺起了眉頭，才一搖頭，乾笑了半聲，便有一位四十多歲的人走過來，向那人員一揮手道：「小狗子，你去忙別的事，這位老夫人由我來接待。」

那人向那老太婆含笑道：「老夫人要到敝莊去見我們員外嗎？」

那老太婆冷冷的道：「你既然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那人好脾性，一笑道：「是。在下替老夫人備車了。」

碰上了這種人，想找麻煩也找不起來，那老太婆帶着兩個大孩子在車聲隆隆中到了郭莊。

郭莊當然是早就得了消息，知道來了一個要找麻煩的老太婆，都用奇怪的目光迎着他們。

車子穿莊而入，直到達屋前面，才停了下來，一抬頭，只見走過來了一位身穿粗布衣服的半百老人，攙扶老太婆進入大廳就座。

那老太婆坐定之後，一揚頭，不客氣的道：「還不把你們員外叫出來？」

不料那人含笑道：「不才就是郭鑯，不知老夫人有何見教？」

老太婆一怔之下，抬着老花眼上上下下打量了郭鑯一陣，點頭道：「不錯，你就是郭鑯。」只聽她的語氣，像是早就認識他了。

郭鑯一皺眉頭，想破了頭也想不起，這老太婆是何許人？也不知該如何怎樣問她下一句話了。

那老太婆打了一個呵欠道：「老身累了，有話明天再說吧！」

郭鑯連聲應「是」，送老太婆三人住進了一間獨院，又叫了人送些飲食進去。

郭莊沒有甚麼夜生活，初更時分，全莊燈火就熄了，全莊靜靜的，倒眞是安份守己良民的樣子。

那老太婆當然就是呂母，另外一男一女也就是呂正川和楊蓉蓉了。

初更時分，呂母帶着呂正川和蓉蓉飛身出了獨院，向全莊搜了一遍，發現莊中並沒有護莊武師，只有幾條普通家犬示警防小偷。所以，任由他們長驅直入，毫無阻碍。

全莊沒有陳設特別好的房子，郭鑯的日常生活倒是樸素得很，在這種無可選擇的情形之下，去找郭鑯的住處，倒是很費思量的事。

找遍了每一間上房，也沒有找出郭鑯的臥室，找到後院，却發現院子裏有一條孤零零的人影，仰首望着暗茫茫的天空。

其實，這時天上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雖然不到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也絕對看不出甚麼名堂來。

可是那條人影仰着頭，就像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動一下。

三人輕身到了他身後不遠之處，楊蓉蓉還是故意弄出一些聲音，那人却是一無所覺，動也不動。

那人痴痴的站了很久，接着發出一聲長嘆，拖着重濁的步子向樹蔭中走去。

呂正川輕聲道：「他是郭鑯！」

呂母一揮手，緊步跟了上去。穿過樹叢，後面又有一座小院子，郭鑯推開院門走了進去，敢情他是住在這座小院子裏。

老少三人越牆而入。

這座院落不大，小小的三開間，中間是一座廳堂，左邊是一間睡房，右邊一間門上上了鎖，這間房子有點古怪。

郭鑯不進自己臥房，却開鎖進了那間古怪的房間。

不久，房內亮起了燈光，呂母從虛掩着的門縫中向裏望去。

只見房內空空的只有一張香案，油燈就在香案上，閃爍的火苗照在香案上的一塊牌子上，那塊牌子也很古怪，像是神位牌子，但上面又沒有半個字，不知供的是甚麼神聖，牌子前面只有一隻香爐，香爐中香烟裊裊，把那塊牌子都薰得焦黃了。

但見郭鑯朝着香案跪了下去，叩了三個響頭，然後，口中喃喃地道：「呂姑娘，我實在是個懦夫，眼看妳被人糟蹋，而不能加以援手，實在該打！」說着，狠狠的在自己臉上打了三個耳光。

然後站起身來，一回頭，看到了呂母，不由得雙目一瞪，驚叫了一聲：「妳是甚麼人？」

呂母已經恢復了本來面目，只因郭鑯自己身子擋住了光線，一時之間沒看出呂夫人來。

呂夫人冷冷的道：「呂萍！」

郭鑯震驚了一下，忽然冷靜了下來，訕訕的道：「妳沒有死？」

呂夫人道：「我一向是一個很堅强的人，怎會隨便死去！」

接着又輕喝一聲道：「進來，你調查他的眞僞。」兩條人影一閃而入，仔細的檢視起來。

房中的陳設沒有一件新東西，連天花板都結了一層黃色的烟垢。

呂正川向呂母使了一個眼色，呂母轉身走出外廳坐下，郭鑯隨身而出，忽然向呂夫人身前一跪，道：「呂姑娘，郭鑯認罪領死了。」

呂夫人冷冷的道：「你有甚麼罪？」

郭鑯說道：「郭某眼見姑娘身受大辱，當時却不能挺身相救，無義無勇，慚愧爲人！」

呂夫人道：「你是說，你當年沒有侮辱老身？」

郭鑯道：「當年姑娘昏死過去，也許有所不知，其實侮辱姑娘的只有五個人，另有邱世榮一人與在下一樣，當時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做了天下第一懦夫，至今引爲終身之憾，在下爲求心安贖罪，早把自己一身武功廢了，可是此心耿耿，永世難安，今天能死在姑娘手中，郭某了無遺憾，請姑娘下手吧！」

呂夫人長嘆了一聲，道：「郭兄，你當日不能救我，情有可原，老身豈能怪你？正兒，快扶郭大叔起身來！」

郭鑯大感意外的愕然道：「姑娘，您……您……」

呂正川已伸手扶起了郭鑯，接口道：「家母不是胸心狹窄的婦人，郭大叔請坐下好說話。」

郭鑯雙目之中淚如泉湧，嗚咽着叫了一聲：「呂姑娘……」就再也說不出半個字來了。

＊　＊　＊

時光過得眞快，轉眼就過去了五六個月了。

果然，道台吳世昌、府台尤錦堂各因案撤職還籍，永不錄用。

他們兩人這些年來，官場得意，早把當年那件傷天害理的事，忘得乾乾淨淨，他們兩人早年是同惡共濟，當官之後，又互通聲氣，現在倒好，兩人同時下了台，正好一路衣錦還鄉。

江湖人物向來就不與官府中人打交道，是以誰也想不到江湖人物會搖身一變，成了官府人物。

他們自己也忘了是江湖人物，回鄉途中，向大通鏢局請了總鏢頭蔡百勝領着十八位鏢師保護南下，回衡山老家去。

那知道剛踏入三淞境內，便遇見了一批蒙臉大盜，把他們一生搜刮而來的金銀珠寶，劫得一乾二淨。

哥兒倆當然不甘心就此認命。何況在未當官之前，他們兩人在江湖上就是響噹噹的脚色，這時處境喚起了他們對自己的認識。

哥兒倆一睜眼，一拍桌子道：「瞎了眼的東西，咱們回到道上去，非把他們揪出來不可！」

命人把家小送回去，哥兒倆就恢復了江湖人的本色，用江湖方法追查起來。

這天，他們追查到姑姑橋，直在打尖用飯的時候，只見隨後進來三個漢子，那是二少一老，老者年約五十多歲，少者三十左右，那三人叫了酒菜，就在他們隣桌吃用。

無意中只聽見其中一位少者叫了一聲，道：「邱爺，咱們這次……」

一語未了，只聽那老者一擺手，輕聲喝道：「廢話少說，快用飯！」

那聲音、那神態，在尤錦堂、吳世昌腦中似乎喚醒了些甚麼，兩人不約而同的一震，四目交投，同時一點頭，表示兩人的想法都一樣。

再一點頭，尤錦堂便起身走到那老者桌前，抱拳一禮道：「在下龍志遠……」

那老者果然大吃一驚，愕然道：「你是老五？」

尤錦堂笑道：「算是小兄沒看錯，你果然是老七，你看，那位是誰？」

順着望去，吳世昌已走了過

來，接口道：「我是老六吳一村！」

邱過大喜讓坐，請他們坐下之後，接着替他們介紹那二個年輕人道：「快快見過五爺、六爺，他們和令師是生死交情。」

原來那二個年輕人的師父就是趙震宇，他們是同胞親兄弟，老大叫胡應龍、老二胡二虎。

邱過接着問道：「五哥六哥，這些年來，你們的消息全無，到底到那裏發財去了？」

尤錦堂微微一笑道：「當官。」

邱過一怔道：「當官？」

吳世昌道：「可是現在可慘了！」

邱過指着他們怪聲怪調道：「難道你們就是剛下任的兩位大官？」

尤錦堂點頭一笑道：「你說對了。」

邱過一拍大腿道：「糟了！」

吳世昌接口道：「甚麼糟了？」

邱過先沒答話，却向胡應龍、胡二虎兩人一揮手道：「快去告訴你們師父，就說事情有變，等老夫與你們五叔、六叔回來再說。」

胡應龍、胡二虎兩人應聲急行而去。

邱過這才搖頭一嘆道：「咱們大水冲倒了龍王廟啦！」

吳世昌一喜道：「你是說，那是你們幹的？」

尤錦堂道：「老七，你們怎麼落得向道上伸手了？」

邱過輕嘆了一聲道：「日子不好過呀，反正已經改名換姓了，也就不必再計較過去的虛名了，五哥、六哥，你們也太不對了，兄弟們平時都有個聯絡，就只你們兩位，當了官就把兄弟們忘了。否則，也就不會鬧出這次笑話來了！」

埋怨是埋怨，但口中給了尤、吳二人無比的希望，尤錦堂大喜道：「趙老大在那裏？請帶我們去見他去。」

邱過道：「趙老大的地方請恕小弟不能說，同時也不能馬上帶你前去見他。」

吳世昌不悅地道：「為甚麼？」

邱過道：「等老大的回話。」

吳世昌氣惱地道：「老七，咱們可不是外人。」

尤錦堂笑道：「不要為難老七，我們等就等吧，老七，大約要等多少時候？」

邱過道：「不會太久，天黑時分，也就差不多了，咱們兄弟好久不見了，小弟敬你們兩位一杯！」

邱過笑臉相迎，尤、吳二位心急也是沒用，只有喝酒吧！

好不容易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果然來了一人，直趨邱過面前，遞給邱過一張條紙，條子上簡單寫着「鐵樹莊」三個字。

尤錦堂一怔，道：「鐵樹莊，沒聽過呀？」

邱過道：「兩位敢不敢去？」

吳世昌一笑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去就去。」

邱過領着他們去到河邊，上了一艘快艇上，快艇是準備好的，三人一上艇，不待吩咐，操舟手長槳一蕩，快艇便飛也似的沒入夜暗之中了。

快艇速度奇快，但也足足急駛了一整夜，曙光初至時，他們靠岸到了地頭。

尤錦堂一望四週，驚叫了一聲，道：「這裏不是洞庭君山麼？」

邱過道：「不錯，這裏就是洞庭君山，請吧！」

吳世昌心中一動道：「洞庭一君不就是住在君山麼？」

邱過點頭道：「我們這就是去洞庭一君的『水天山莊』。」

尤錦堂停下了脚步，道：「老七，你得把話說個明白。」

邱過一笑道：「五哥，別緊張，你可知道趙老大現在就是『水天山莊』的大總管，洞庭一君對我們趙老大可信任得很。所以趙老大把兄弟都招來了，就只少了五哥、六哥你們兩位，哥們到齊了，以後的事情就更好辦了。」

吳世昌恍然而悟地道：「老大別有企圖？」

邱過點點頭，道：「放心了吧！」

邱過沒有把他們一直帶進「水天山莊」，先把他們安置在莊外一家農戶屋內，告訴他們道：「你們二人初來，進莊不便，先在這裏住一二天，待趙老大替你們補上名字之後，就可住在莊內去了。」

尤錦堂道：「我們甚麼時候可以見到趙老大？」

邱過道：「這個，小弟不能回答，小弟這就去找趙老大，馬上就回來……」很快的離開了他們。

邱過這一離開他們，可就沒有了下文，等到天黑，還不見邱過的影子。

這家農戶之中有一個老農夫和一個老農婦在家，聽說他們有兩個兒子，因為這幾天莊中忙，那兩個兒子到了莊中幫忙去了，只留下兩老口子在家，對尤錦堂與吳世昌的吃喝倒是招待得很週到。

第二天中午過後，邱過才匆匆趕來：「老大公私交迫，實在忙不開，不能來見你倆，但他已替你們補了一名護院，這是腰牌，你們先帶上，隨小弟進莊去吧！」

尤錦堂與吳世昌二人雖然心神不定的等了一晚，現在可以安然進莊了，也就寬心大放，隨着邱過向莊內走去。

莊內好熱鬧，莊前廣場還搭了一個戲台，據邱過的說明，今天正是洞庭一君的七十大壽，所以莊中不但熱鬧，而且各大門派，各方英豪，都有祝壽之人來到。

尤錦堂與吳世昌進入了「水天山莊」之後，邱過帶着他們來到了後院一座莊院之內，道：「趙老大就在莊院內，五哥、六哥，你們請自己過去吧！小弟要辦別的事去了。」

尤錦堂與吳世昌步入院內，便有一位少年人迎上問道：「兩位可是尤大叔及吳大叔？」

尤錦堂一點頭，那少年人便領着他們向屋內走去。

當他們一脚踏入屋，身後的大門就立即關上了，兩人微覺納悶，但目光所及之處，只見廳中已有三個愁眉苦臉之人在座。

他們一看，那三個人却正是當年的趙老大，現在改了名的趙震天，和改了名的老二洪一波、老三廖五湖。

尤錦堂與吳世昌見了他們那樣子，實在不像甚麼總管，心中有了異樣的感覺，但還是向前抱拳道：「大哥，小弟和老六來了。」

趙老大道：「我想你們也該來了。」

吳世昌道：「老大，你眞是這裏的總管麼？」他却忍不住，把心裏的話，都問了出來。

趙老大道：「誰說我是這裏的總管？」

尤錦堂道：「老七說的呀！」

趙老大冷笑一聲道：「見你們的鬼，你老大再落魄倒楣也不是人下之人。」

吳世昌道：「那你們是怎麼來的？」

趙老大道：「還不是上了老七的當，被他騙來的。」

尤錦堂一震道：「糟了，那我們也一定是上了老七的當。」

吳世昌雙手一攤道：「完了，完了，這樣說來，我們這一生的積蓄也不是老大你劫去了？」

趙老大也是一震道：「甚麼？老七說我劫了你們的財物，放他的狗屁，我趙老大是這種人麼？」

尤錦棠問道：「老大，你來了有多久了？」

趙老大道：「大約有七八天了。」

吳世昌道：「我們的財物是三天前被劫去的，那更證明不是你老大了，好小子！老五，我們去找他算賬。」

尤錦堂也是想起來就生氣，應聲道：「好，我們這就去找他……」

趙老大揮了一揮手道：「算了，省省力氣吧，你們來了，就別想再走出大門一步了！」

吳世昌道：「大哥，你是說我們走不出去了？」

趙老大道：「要是走得了，你趙老大會待在這裏七八天麼？」

尤錦堂道：「小弟有點不相信！」他口中說着不相信，人也走到了門口，伸手一拉大門，大門是被拉開了，而他也被門外一股無形勁力撞得倒飛了回來，同時，一個立脚不穩，跌了一個四脚朝天。

大門又被緩緩的帶上了。

尤錦堂從地上站了起來，道：「老大，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趙老大道：「天知道！」

吳世昌道：「洞庭一君，名動武林，不會無的放矢，只怕有點不妙！」

趙老大道：「咱們從來沒有和他結過樑子。」

洪一波道：「而且這十幾年來，暗中也絕少幹壞事，他就算要管閑事，也管不到我們頭上來。」

廖五湖輕「啊」了一聲道：「莫非是十八年前的那檔子事發了？」

趙老大哈哈一笑道：「別神經了，這種事情就是呂萍沒有死，也說不出口來，何況事隔十八年，還會有誰知道？」

廖五湖道：「那你想想，會有甚麼原因，叫他們把我們騙來！」

趙老大道：「何必多想，船到橋頭自然直，咱們喝酒吧！」

洞庭一君雖然把他們留在這裏，酒肉供應倒是絲毫不缺，他們吃喝多少，就有多少。

趙老大剛拿起酒杯乾得一杯酒，大門被一推而開，走進來一人，抱了一抱拳道：「主人有請五位大俠！」

莊前廣場擺滿了酒席，他五人佔了一席，而且還是絕好的席位。正對戲台下面，第一排第五席，戲台上如果有戲的話，他們的位子可是妙極了。

酒過三巡，戲台上忽然出現了九個人，一字排開的坐在戲台之上，只聽有人一個一個的指認道：「武當掌門人大方眞人、少林掌門人一指禪師、衡山掌門人鐵劍先生、華山掌門人乾坤一決衞子青、丐幫幫主史敬忠、洞庭一君袁秋嵐、萬山一鶴司馬長青、龍光劍客朱大授……另外那婦道人家是甚麼人呀？怎麼也和各大門人及當今極有聲望的大豪坐在一起呢？」

那婦道人家，年約五十歲左右，看似四十許人，容貌姣好，臉上却是罩着一層寒霜，殺氣直上雙眉。

趙老大看到那婦人，驚叫一聲，道：「你們看，那不是呂萍嗎？」

「不錯，那正是呂萍。趙老大，呂姑娘有請你們五位。」忽然

有人接上了話，而接話的人居然就是邱過。

趙老大怒喝一聲道：「好呀，果然是你小子從中搞鬼，老子先宰了你！」

火頭上，他可毫不考慮當時環境，出手一掌，便向邱過當胸擊到……

只是他的出手慢了一點，一把冷涼如冰的寶劍落在他的手腕上，出劍的人就是那少年人，他沒有看趙老大，也沒有多說一個字，甚至壓在他手腕上的寶劍也沒有一點勁力。

趙老大不敢再吐掌力，目光一轉，只見身後至少有八個帶刀武士，顯然，任何點子都用不上了。

趙老大暗暗吸了一口氣，一挺胸道：「去就去，有甚麼了不起，哼！」

他們五個人走到戲台之上，可就沒有了他們的座位，只有站着的份兒。

呂萍忽然站了起來，走到他們面前，抱拳道：「請教五位尊姓大名？」

她明明知道他們眞名實姓，爲甚麼不一口叫了出來，趙老大愕了一下，道：「老夫趙震天，他們是洪一波、廖五湖、尤錦堂、吳世昌，請教夫人如何稱呼？」裝糊塗，那就大家裝吧！

呂夫人冷冷的道：「各位不認識老身了，我姓呂，單名一個萍字，哼！各位過去只怕不是這個名字吧！」

吳世昌一笑道：「那夫人以爲我們叫甚麼名字？」

呂夫人冷笑一聲道：「你是吳一村，其他四人分別爲趙振宇、洪蒼龍、廖九州、尤志遠，你說是不是？」

趙老大趙振宇哈哈一笑道：「夫人好强的記性，不錯；我們過去是用這幾個名字！」

呂夫人道：「各位還記得十八年前重九之日所做的一件傷天害理的壞事？」

趙振宇道：「老夫記不起了，夫人你提個醒吧！」這倒是最好的反擊，絕沒有一個女子，能在這種場合上，說出自己丟人現眼的醜事。

可是，他看錯了，完全看錯了，呂夫人點頭道：「你們五人共同强暴了一個女孩子，是不是？」

趙振宇道：「絕無此事，夫人不要胡說八道！」

呂夫人道：「男子漢、大丈夫，敢做敢認，怎麼，現在怕了？呸，沒種！」

趙振宇道：「玩個把女人，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誰怕了，拿證據來！」

呂夫人道：「我就是證據，我就是當年被害的人，惡賊，你們承認不承認？」

趙振宇哈哈大笑道：「妳眞是一個不要臉的女人，這種事情妳還能說得出口，老夫五人承認了又何妨，這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呂夫人便不再答理趙振宇他們，身形移動，步向戲台之前，向台下抱拳爲禮道：「末學呂萍，請天下武林各路英雄共鑒，呂萍以一被害女子之身，今日不惜厚顏無恥的將昔日一件醜事陳述，於各位之前，雪恥除辱之事小，最大的目的，乃是以被害人之身，替天下受辱被害的苦命女子向天下英雄訴說叫屈，並代表受辱的弱質女子一伸正義，向淫惡之徒索債追魂。

「他們五人都是淫惡者。末學今日向他們討個公道，此舉非末學個人之事，乃是爲天下受辱者伸張正義，有請各路英雄作證。」

話方一落，接着回到趙振宇等五人面前肅然道：「呂萍當年學藝不精，爲各位所乘，今日我呂萍當着天下英雄之前，給各位一個公平的決鬥。五位可以一齊出手，這次呂萍如果再落敗，各位盡可以揚長而去，再不會有任何人出手阻擋你們，各位請！」鏗然一聲，一道秋水般的銀光，脫鞘而出，當胸一抱，便靜立如山一般。

一股令人悚然心寒的壓力，逼得趙振宇再也笑不出來了，他惶恐的向其他四人望去，只見其他四人的臉色都是已經蒼白，了無血色。

接着只聽得朱大授一旁發話道：「各位的慣用兵刃，都已準備好在兵器架上了，請去取用吧！」

趙振宇不發一言，默默的取了兵器。

其他四人也取了兵器。

全場一片肅穆，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他們身上。

趙振宇忽然覺得所有的目光，都成了一支一支的利箭，望得自己心底直發冷，他剛才那股强悍的姿態，再也提不起來了。手中的兵器也遞不出去了。

一聲長嘆，趙振宇大喝一聲道：「兄弟們，後悔莫及，咱們自己了斷吧！」

「卜」的一聲，手中兵器一回，自己插進自己的胸膛，趙振宇第一個仰身倒地戲台之上。

呂萍楞了一楞，只見他們一個個的把自己的兵器插進自己的胸膛之內，倒在她眼前。

往事如烟，呂萍虛脫地身子一軟……

忽然伸過一隻手來，扶住她。

呂萍精神一振，正眼望着朱大授，四眼相對，心意相通。

（全文完）

千秋戰袍

湖海爭霸錄／雲中雁・文

可飛・圖

人外有人 鴛鴦大盜

夕陽黯淡，夜色已臨。

翟重樓在暮色中狂奔，狂奔。

他的臉色，蒼白得就像他身上的白衣裳，他的眼睛却殷紅得有如衣裳上的鮮血。

他的頭髮很凌亂。

一頭亂髮，在風中飛舞，在他的髮上依稀還帶着一個女孩子的體香。

如果江南水陸兩路十八股流匪的綠林大盜，能夠看見他現在的情景，一定會拍掌稱快。

三年前，翟重樓在半月之內，連破江南十八大盜寨，前後總共二十七個名聲赫赫的綠林大盜，相繼死在他的雙龍劍下。

雙龍劍是一對足以令絕大多數武林人垂涎的利器。

翟重樓曾經有過一劍連殺九個武林大盜的驚人紀錄。

蘇州美人自古馳名天下。

但蘇州翟家的「飛龍劍法」亦是同樣馳名。

直到翟氏這一代，飛龍劍法和雙龍劍，已成了邪魔道上的大煞星。

* * *

翟重樓在暮色中狂奔了多少路？

這一點，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祇知道自己失敗了。

就在這天的黃昏，翟重樓初嚐敗績。

他不但吃了一場敗仗，而且連琳玲也被人搶走。

琳玲。

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女孩子。

但現在，琳玲已不再屬於他，因爲他剛剛敗在情敵的劍下。

* * *

酒香濃。

有人說酒是穿腸毒藥。

也有人說酒是一種怪物。

無論怎樣香濃的酒，祇要它被喝進了肚子內，喝酒的人不但不香，而且反而會變得很臭很臭的。

那是酒臭。

翟重樓平日很少喝酒。

但是今夜，他所喝的酒簡直就可以把他活活的淹死。

可是，他仍然在嚷着要酒。

他的確是醉了。

他醉倒在一間祇有窮鬼才光顧的第八流酒家。

可是，第八流酒家又怎會有第一流的酒呢？

翟重樓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喝進肚子的酒是

甚麼酒，不過就算那是毒酒，恐怕他也會照喝不虞。

雖然他還年輕，但却承受不起失敗打擊。

對他來說，當然是件很危險的事。

可是，他現在除了嚷着要喝酒之外，甚麼事都不再顧慮了。

酒家裡的客人越來越少，而他肚子裡的酒却越來越多了。

不懂得喝酒的人，就算他的武功根基再好，也是一樣會醉的。

翟重樓終於醉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已不再在那間酒家之中，而是在一張軟綿綿的大床上。

* * *

床褥，是淡紅色的。

他的身上蓋着的被子，也是淡紅色的。

但他身上的衣裳，却已完全不見了。

翟重樓雖然是個男人，但也似乎比女人還害怕赤裸。

他拚命的抓，希望抓回自己的衣服。

但他沒有抓到衣服，却抓到一隻手。

這隻手柔軟光滑，白如羊脂，美如碧玉。

翟重樓呆住了。

他想把自己的手縮回。

但那一隻美麗的手，却把他緊緊的抓住，不肯放開。

翟重樓轉過臉，向上望去。

他那張白臉，刹那間漲成了火焰般紅色。

因爲他看見一個女人。

一個比琳玲還更漂亮的女人。

而且，她也和他一樣，全身都是赤裸的。

* * *

翟重樓以前見過不少的女人。

穿衣服和不穿衣服的女人他都見過。

但他從未見過一個如此完美，渾身潔白如璧的女人。

他也從未見過這種的笑容。

她的笑容是純潔的，但也是充滿誘惑的。

翟重樓不敢把自己的目光停在她的身上，他緊閉上眼睛。

她忽然又「嚶嚀」的笑了起來。

「你這個人眞有趣。」

有趣？連翟重樓都不知道自己甚麼地方有趣。

赤裸裸的女人忽然躺在他的身旁。

她的肌膚柔滑如緞子。

但緞子不會發出她身上的那種誘人的灼熱。

翟重樓終於忍不住的問：「妳是誰？爲甚麼會躺在這張床上？」

他的話才出口，就已經知道自己講錯了話。

赤裸裸的女人吃吃笑道：「這張床是我的，我爲甚麼不配躺在這裏？」

翟重樓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妳究竟是誰？」

「我是個女人。」她像一條蛇般蜷伏在他的胸膛上：「我是屬於你的。」

翟重樓的耳根登時發熱。

他知道自己並不容易害臊。

但現在，他却像是初出道的江湖小子。

「妳的名字是……」

「櫻櫻。」

「櫻櫻，櫻花的櫻？」

「不錯，我姓雷。」

「雷櫻櫻？雷二娘？」

她把他纏得更緊了，她的唇印在他的小腹，漸漸地還移到……

她又像夢囈般喃喃的說道：「你看我像不像雷二娘那條母老虎？」

翟重樓勉强忍耐。

雷櫻櫻就像一團火。

她身上所發出的熱力，已足以把世間上絕大多數的男人溶化了。

翟重樓也不例外。

他終於抵受不住雷櫻櫻的挑逗，他擁抱着她，還把她緊緊的壓着。

雷櫻櫻笑得更愉快，更誘人。

看她的表情，就像一個釣魚的人，正在把剛才釣上的魚兒放進燒紅的鍋裏一樣。

翟重樓每一根骨頭都已軟化了。

男人都是這樣的，翟重樓雖然是江湖上著名的龍劍公子，亦難以抗拒雷櫻櫻這種女人的誘惑。

他埋首在她胸脯之間。

她的胸脯豐滿，而且滑不留手。

江湖上，每年有多少個英雄豪傑被埋葬在這個地方。

沒有人知道。

此刻雷櫻櫻知道一件事。

翟重樓快將成爲她的俘虜。

他的目光，充滿慾火。

雷櫻櫻的腰肢在扭動，她的媚眼彷彿已把翟重樓的魂魄從七竅中勾出。

但忽然間，雷櫻櫻的腰間一痲，接着全身的十二個大穴同時被制。

雷櫻櫻的臉色沒有變。

她仍然保持着相當的冷靜：「你不喜歡我？」

翟重樓充滿慾火的目光，在瞬息之間變得很清醒。

他在找尋自己的衣服。

這一次，他沒有失望。

穿上了衣服的翟重樓，他感到輕鬆多了。

他並不慣在陌生人面前赤身露體，無論對方是男是女也是一樣。

雷櫻櫻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葛老大的話果然不錯，你並不是個很容易上當的人。」

翟重樓冷冷的道：「葛老大？誰是葛老大？」

「難道你連葛刀王的稱號都沒有聽過嗎？」

「葛刀王？」翟重樓的臉色有點變了，道：「難道這裏是連環寨？」

雷櫻櫻媚眼流動，嫣然一笑道：「連環寨七坡十三府，每一府的主人，都是時下武林中的大英雄、大豪傑。」

翟重樓冷冷一笑：「十三府的香妃府的主人，莫非就是妳這條母老虎？」

雷櫻櫻雖然是全身動彈不得，但仍然談笑風生，媚態萬千的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實在的問你一句，何以昨夜竟醉成那副樣子？」

翟重樓不答。

他祇想快一點離開這個地方。

* * *

香妃府。

翟重樓的確在連環寨的香妃府中。

他剛想離開，香妃府門外就傳來了一個冰冷的笑聲。

「翟公子，你忘記了一件事。」

門外站着一個穿青衫的老和尚。

老和尚年紀雖然有一大把，但他的臉上居然毫無皺紋。

他的聲音不但冰冷，而且還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妖異之感。

翟重樓連頭都沒有轉過，他已淡淡的答道：「在下知道遺下了甚麼東西，那是我的劍。」

老和尚哈哈一笑。

「不錯，難道你連雙龍劍也不取回，就甘願離開這裏？」

翟重樓道：「聽大師的意思，似乎知道雙龍劍的下落。」

老和尚怪笑道：「貧僧當然知道，祇不過憑翟公子的力量，恐怕一輩子也休想把劍取回。」

翟重樓無言。

他現在陷虎穴之中，這一個觔斗他是栽定的了。

但他不明白，連環寨何以會對自己有這麼大的興趣？

老和尚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很溫和，連笑聲也親切了起來：「如果翟公子相信貧僧的話，取回雙龍劍雖非易事，却也絕不會太難。」

翟重樓道：「在下不明白大師言下之意。」

老和尚乾咳了一聲，道：「貧僧想找出一個人的下落，那是貧僧數十年前的知己朋友！」

翟重樓一怔問道：「那人是誰？」

老和尚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道：「他姓謝……」

老和尚祇說出了三個字，翟重樓的眉頭便已一皺。

「這一個人，翟公子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老和尚的笑容更親切：「他就是謝人心。」

* * *

「謝人心？」

老和尚微微一笑：「你總該認識他吧？」

翟重樓却搖頭道：「河西老謝，白馬山，謝天岩，東威鏢局總鏢頭謝易山，我却認識，但謝人心這個人的名字，却是連聽都未聽過。」

老和尚道：「哦，你眞的不認識謝人心？」

翟重樓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但這是事實。」

老和尚笑意一斂道：「你可知道貧僧是誰？」

翟重樓冷冷的一笑道：「聽說連環寨七坡十三府中有一個吃素府。」

老和尚撫鬚又再一笑道：「翟公子，你的見識也倒不少，貧僧就是吃素府的主人。」

翟重樓一雙銳利的目光盯在他臉上道：「你經常吃素，是個眞和尚嗎？」

老和尚輕咳一聲，道：「和尚就是和尚，有甚麼眞的假的？不過貧僧和普通的禿驢有點不同。」

別的和尚是「禿驢」，他却又算是個甚麼東西？

翟重樓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祇聽得老和尚又慢慢的說下去：「一般和尚都不娶老婆，但貧僧每年都娶妻妾一次。」

翟重樓嘿嘿一笑，道：「大師倒是個佛門風流者。」

老和尚聽如不聞，緩緩的接道：「一般的和尚都不喝酒，但老僧每天都喝他奶奶的十斤八斤。」

翟重樓一呆。

他究竟是喝「酒」還是喝「她奶奶」呢？

老和尚似是未曾發覺到說話中出的語病，又再說下去道：「一般的和尚都不殺生，但貧僧除了自己之外，對任何人都絕不會留情，每年被貧僧擺平的英雄好漢，多得連貧僧自己也算不出來。」

他越說越是得意，但話語中的威脅的意味也越來越濃厚。

翟重樓冷冷一笑，道：「大師的話，說完了沒有？」

老和尚的臉色忽的一沉道：「還有！」

翟重樓道：「你是否想告訴在下，你就是昔年江南殺人如痲的玩命大師？」

老和尚道：「你既然知道，就該識相一點，謝人心在甚麼地方？」

翟重樓彷彿完全沒有聽到老和尚的問話，祇是淡淡的道：「據說大師很喜歡玩命？」

玩命大師冷哼了一聲：「貧僧玩的命是別人的性命，而不是自己的。」

翟重樓道：「在下奉勸一句，以後還是別再冒這種險的好。」

玩命大師的臉色變得陰冷無比：「翟公子，在這個時候，跟貧僧裝蒜扮糊塗，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翟重樓淡淡一笑道：「在下本來就不是個有趣之人。」

玩命大師道：「你眞是不肯把謝人心的下落說出？」

翟重樓頭也不回，索性大步向山坡下走去。

玩命大師突然狂笑起來：「姓翟的，你以爲這裏是甚麼地方？你若能闖得出連環寨，貧僧就……」

話猶未了，香妃府門外一叢樹林之中，突然「鏘」的一聲，一枝羽箭，急如流星般向他的胸膛上射去。

玩命大師悚然一驚。

這一箭來勢兇猛，發箭之人，絕不會是個無名之輩。

他急急向左一閃，一閃就是三丈。

玩命大師是連環寨七坡十三府的高手，他的身手當然是十分了得。

這一箭總算給他躲過了。

誰知道這一箭之後，還有一箭。

剛才那一支箭，又長又粗。

但繼續射來的另一支箭，却是又短又細，就像一根削好的竹筷子。

玩命大師的臉登時如土色。

他的反應絕不算慢。

不但不慢，簡直就是快到了極點。

但即使他的動作再快一點，或再快兩倍，也絕對無法躲得開第二支箭。

「颯」！

玩命大師忽然聽到了一聲很特別的聲音。

這種聲音，他以前聽過不少。

祇有利器刺進一個人的咽喉才會發出這種聲響。

現在他又聽到了，而且是聽得最清楚的一次。

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次。

* * *

陽光從東方射到翟重樓的臉上。

他已毫無醉意，但平時愛逾性命的雙龍劍却已丟了。

樹林之中，仍然是那般神秘，那般寂靜。

是誰射出的箭？

翟重樓的心裏充滿了疑惑。

發箭的人，不愧是個高手。

像玩命大師這種兇惡的魔僧，居然連兩箭都避不開。

陽光之下，地上忽然出現了兩條影子。

翟重樓看見了一男一女，從樹林中緩緩的走了出來。

那個男的年紀大約四十出頭，身材魁梧，是個虬髯大漢。

而女的年紀較小，但也約莫三十五六歲左右，雖然這個年紀的女人已絕不能算年輕，但她的身材仍然是那麼窈窕，風韻仍然是那麼嬌艷動人。

他們手裏都有一張弓。

虬髯大漢的弓，幾乎有翟重樓的身材那般高，但他身邊的女人那張弓，却比翟重樓所見過任何的一張弓都細小了一半以上。

翟重樓的心又涼了一截。

他的見識就算再差，也絕不會認不出這兩個人，這兩張弓的來歷。

江湖上的兩句話。

鴛鴦飛箭如閃電，雌雄大盜殺人狂。

這一男一女，不問可知就是江湖黑白兩道上，人人聞名色變的鴛鴦大盜。

鴛鴦大盜，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名動江湖。

那個男的號稱魔箭王，姓歸名去也。

那個女的是歸去也的第三個妻子，也是他現時的唯一的妻子。

歸去也以前的兩個妻子都是被她像捏鴿子般的統統捏死了。

第三個妻子，她在江湖道上的外號很動聽，被稱爲俏嫦娥，事實上，她的確是個很美麗很動人的女人。

她複姓皇甫，名字叫水仙。

她微笑的時候，的確是像一朵盛開的水仙花。

但她殺人的手段，却比歸去也毫不遜色。

他們夫婦兩人，在江湖上橫行二十年，一直都沒有遭遇過甚麼挫折。

這並不是他們的運氣特別好，而是他們的武功的確厲害，而且狡計百出，沒有把握的事，從來都不肯幹。

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多少個人能避過他們的鴛鴦飛箭。

玩命大師一向玩命，是玩別人的命，但這一次，却把自己的性命給別人玩掉了。

* * *

翟重樓出道江湖，雖然僅是短短的幾年間事，但他的名氣已非常響亮。

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句話說來永遠都不會錯的。

他若和鴛鴦大盜相比，他唯一比對方稍强的，就是年紀較輕，但武功方面，却差得遠了。

歸去也根本就沒把這名滿天下的年輕劍客放在眼內，何況翟重樓的雙龍劍已落在別人的手中。

他一出手，就把對方穴道制住，翟重樓根本就連對方如何出手都沒有看清楚。

歸去也像兀鷹抓小鷄似的，把翟重樓挾在脅下，然後淡淡地笑道：「乖乖別哭，叔叔帶你去見一個人。」

翟重樓氣得臉都黃了。

在歸去也的手下，他居然眞的像個三歲大的娃娃，人家一出手，就把他像小寶貝似的玩弄於股掌之上。

他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讓他鑽進去。

就算那個洞豬糞、狗屎、貓和老鼠的便溺混在一起，他也願意鑽進去。

可惜這裡沒有洞。

但即使有洞，那又如何？

他已動彈不得。

* * *

連環寨七坡十三府，並不是一個細小的地方。

這個地方不但面積廣闊，而且守衞森嚴。

但鴛鴦大盜果然不愧是成名多年的江湖黑道高手，在這種地方上，他們居然能夠來去自如，根本沒把它當做甚麼龍潭虎穴。

翟重樓的臉陣紅陣白，他已變成了一個任由別人操控的大木偶。

正午，陽光猛烈，但這裏却是陽光絕對照射不的地方。

連環寨七坡十三府中，最堅固的就是刀王府。

刀王府的主人，是連環寨中有老大之稱的葛玉霜。

葛玉霜就是葛刀王，也是葛老大。

但他並不能代表整個連環寨。

目前，連環寨只有十三府，而沒有寨主。

葛老大是最有希望成爲連環寨的主人，但目前，他仍然沒有這個資格。

不過，他已掌握着一股極雄厚的力量，在連環寨之中，還沒有任何一府足以與他分庭抗禮。

所以他順理成章成爲連環寨的老大。

是老大，而不是寨主。

這正是他最近悶悶不樂的原因。

* * *

「老大」和寨主之間，有甚麼分別，當然有。

這個分別，就有如攝政王與皇帝。

攝政王雖然有權力，但却不是有皇帝那般來得尊貴。

葛老大一直都想成爲連環寨的寨主，但目前，他這個願望暫時難以達成。

因爲他缺少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

無論是誰。想成爲連環寨的寨主，寨的寨主，有件東西是萬萬不能缺少的。

是黃金，還是一枝足以鎭服黑白兩道的精銳武器？

「不！」

這兩者都不缺。

他唯一缺少的，就是連環寨最寶貴的鎭山之寶。

* * *

在二百三十年前的一個寒秋。

就在連環寨七坡這個地方，發生了一幕驚天動地的大決戰。

當年江湖上最兇暴的一股悍匪，就是由血臉魔侯率領的十二魔王幫。

十二魔王幫原出自南海，其勢力擴展奇速，在短短五年之內，就由南海伶仃島殺入中原，所到任何州縣，從未遇過能挫敗他們的敵手。

血臉魔侯的確是一個不世梟雄。

當十二魔王幫未入寇中原之前，中原武林曾發生過一場大浩劫。

那是正邪兩派恩怨情仇之事。

常言有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初事件的起因，華山劍派與十邪谷發生血戰，但這一場血戰雙方都互有別派高手助拳，原是兩派之爭，漸漸就變成爲一場不可收拾的大浩劫。

結果正邪兩道，雙方共有數十個門派幫會捲入這一個血腥的漩渦。

這一場浩劫，使黑白兩道，弄得珠沉玉碎，高手凋零。

但凡參與過這一場的血戰的門派和幫會，都爲之元氣大傷。

那是令人無法忘懷的一次戰役。

正當黑白兩道武林人物在喘息的時候，十二魔王幫却乘機而起。

這一個幫會的崛起，無疑又是另一場浩劫的開始。

血臉魔侯看準了中原武林的虛弱，於是大舉進軍，短短數年間，就在中原樹立了龐大的勢力。

正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中原武林幾乎陷入了死寂癱瘓的階段。

然而，就在十二魔王幫氣焰最盛的時候，連環七坡上突然又出現了另一個龐大的幫會。

這就是連環寨。

在此之前，江湖上根本就沒有人聽過連環寨的名字。

又連環寨剛從江湖上冒出頭來，就居然敢與十二魔王幫展開火併。

總過了數十次大小的戰伕後，血臉魔侯終於感到了連環寨是十二魔王幫的心腹大患。

半年之後，血臉魔侯整頓雄師，率領二千四百餘高手，浩浩蕩蕩的殺到了連環寨七坡。

那是決定勝負的一戰。

江湖中，絕大部份人都希望連環寨能夠獲勝，但他們却又不敢看好連環寨。

那一戰是極具慘烈的。

劇戰連續了達三個月之久。

十二魔王幫氣勢極銳，連環寨七坡在半個月內，便已被血臉魔侯連敗數陣。

連環寨死守在望月坡最後的一次堅固堡壘中，在四十多天之內，十二魔王幫竟然無法再越雷池半步。

那是武林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座攻防之戰。

最後，血臉魔侯重整雄師，集中實力，一鼓作氣，再度展開致命的一擊。

他要把連環寨徹底打敗打垮，把連環寨的人殺個乾淨一個不留。

這一次的攻擊行動，具有週詳的作戰計劃，血臉魔侯深信必可獲得勝利。

他的計劃，原來是很成功的，他的手下甚至於已殺進望月坡的那座堡壘了。

可是，就在他全心全力向望月坡進攻的時候，他的背後突然殺出一支奇兵。

這一支奇兵，只有三十六人，其中十八個騎着快馬，而另外十八人，却騎着騾子。

這一支騾馬奇兵，彷彿天兵從天而降。

他們的人雖然不多，但每個人都是武功極高的高手。

好一支「奇兵三十六。」

* * *

這三十六人，爲首的是個身長七尺，手持長柄金斧的白鬍子老頭。

白鬍老頭的身上穿着一襲金光閃閃的戰袍。

這一襲戰袍，竟是用黃金鑄造的，名叫千秋戰袍。

當時，連環寨正陷於最危險的亂局之中，只要戰事再延續一個時辰，勢非全軍盡墨不可。

但這個身穿黃金千秋戰袍的白鬍老頭和那三十五個騾馬奇兵出現之後，却把戰局登時扭轉。

血臉魔侯千算萬算，但怎樣也料不到在克敵致勝的關頭，對方突然會添增了這一隊援兵。

經過了一番鏖戰之後，十二魔王幫的十二魔王，竟然就此戰中，全部都成爲了地府的新客。

而血臉魔侯也身中數斧，死在白鬍老頭的金斧之下。

連環寨得保不失，自然歸功於這三十六奇兵。

但這三十六人亦傷亡慘重，他們只有八個人還能活着回去。

白鬍老者雖然把血臉魔侯斃於金斧之下，但血臉魔侯亦在臨死時，拚死拍出一掌，而且擊中了白鬍子老頭的頰上。

獅虎垂死，餘威猶在。

血臉魔侯的武功，本就不在白鬍老頭之下，但這一掌拍在對方的額頭上之後，白鬍老頭登時感到一陣無比的寒意。

血臉魔侯突然一聲怪笑，終於傷重身亡。

但白鬍老頭也支持不了多久，半個時辰之後，就僵斃在望月坡一株枯樹之下。

* * *

那一戰距今，已是足足二百三十年。

直到今日，江湖上的人還是沒有忘記這一段悲壯的故事。

連環寨自此之後，總算在江湖上站穩了陣脚。

可是，隨着歲月的消逝，連環寨的本質有了很大的改變。

以前連環寨是一個正義的幫會，但現在，却變成了庇護江湖劇盜的賊巢。

七坡十三府的十三個主人，其中佔了大半都是兇殘暴戾的大惡魔。

但連環寨的規矩却仍然沒有改變。

——昔年白鬍老頭的黃金千秋戰袍已成爲了連環寨歷任寨主的不可缺少的鎮山寶物。

——無論是誰成爲連環寨的寨主，都必須在就職之日，穿上黃金千秋戰袍，並進行盛大的祭典儀式。

這一項的規矩，二百多年來，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而且，也沒有任何人能破除這一項規矩。

即使葛老大亦同樣不能。

因爲連環寨除了七坡十三府之外，還有一個無憂洞。

這一個無憂洞，有七個老頭兒，他們都是昔年騾馬奇兵的後裔，同時，也是連環寨中的七大長老。

二百多年來，無憂洞不多不

少，總是會保持着七個長老，這個數目，若其中有一人逝世，半個月之內一定會有另一個人補上。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些長老永遠只服從一個人的命令。

那就是連環寨的寨主。

* * *

這七大長老，雖然只是默默地居住在無憂洞中，甚少理會江湖中事，但他們對於連環寨的影响力，却絕對不小。

二百多年來，連環寨曾經有過幾次兇險的危難，眼看大禍臨頭，但到頭來祇要七大長老出動，事情就會迎刃而解了。

他們倚仗的不單是武功。

他們解決寨中危難所用的手段，往往使許多老江湖亦爲之讚嘆不已。

所以連環寨的最大後盾，就是七個長老。

唯一能指揮他們的，就祇有寨主一人。

除此之外，絕對沒有任何人能令他們俯首是從的。

所以葛老大雖然已成爲七坡十三府中權力最大的一人，他仍然要繼續爭取機會，務求要成爲連環寨的寨主。

* * *

刀王府是七坡十三府的堅固堡壘。

這裏根本就是一座固若金湯的城堡。

這裏的修飾佈置，並不華麗。

但建築物的結構，却無比嚴密，堪稱無懈可擊。

現在，葛玉霜的臉，深沉得就像刀王府裏的地牢。

這裏是地牢，也是刀王府裏面最黑暗的地方。

他每逢心裏有事的時候，總喜歡坐在這裏，皺着眉頭，靜靜地思索。

地牢裏有兩盆火。

熊熊烈焰，葛玉霜的臉在火光之中，看來更添幾分可怖。

他忽然沉聲緩緩的說出了三個字：「宗香主。」

他說這三個字的聲音並不大，但地牢裏謐靜非常，即使遠在十丈之外，亦清晰可聞。

立刻就有一個穿着一襲繡花長衫的中年人，不緩不急一步一步的從外面走了進來。

他是刀王府裏兩位香主之一，他姓宗，名笑歡，別字海洛。

從外表看來，他唯一最像的就是「病鬼」。

* * *

宗笑歡是一個怎樣的人？

在葛玉霜的秘密卷宗裏，早已有極詳細的記錄。

姓名——宗笑歡，別字海洛。

年紀——三十七。

出生地方——極北雪地。

幼年生活背景——貧，體弱多病。

父——不詳。

母——宗可荔(宗笑歡隨母姓)。

特長——一雙短刀，二十八種暗器，並精通奇門陣法。

師承來歷——曾拜在崆峒派寒花大師門下，但三年後寒花大師離奇暴斃，遂轉拜蜀中唐門唐十叔爲師，五年後涉足江湖，罕逢敵手。

* * *

宗笑歡童年的時候，家貧體弱，這是事實。

直到今天，他給予別人的印象，依然像個病君子，他的臉色不算蒼白，但却是一臉無光采，臉色灰黯，有如垂死之人。

你若在街上遇見他，絕對很難想像得到他竟然是個武功絕頂的殺人專家。

葛玉霜很器重宗笑歡。

自從宗笑歡投入刀王府中，並成爲兩大香主之一後，一直以來都很忠心。而且辦事，比誰都更負責。

葛玉霜對於這個人很放心，視他爲心腹。

因爲宗笑歡愛上了葛飛霞，而且兩人快將結婚。

葛飛霞是葛玉霜唯一的女兒。

所以，宗笑歡將會成爲葛玉霜的東床快婿。

* * *

葛玉霜坐在地牢裏唯一的太師椅上。

這個地牢祇有一張椅子，所以無論是誰面對着葛玉霜，都得站立着。

宗笑歡就站在那兩盆火的中間。

他的態度不亢不卑，連站立的姿勢，也顯得出他是個很有修養的人。

葛玉霜感到很滿意。

他今年已五十六歲，還有四年便是六十歲大壽。

他希望在花甲壽辰之前辦妥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替女兒找一個如意郎君。

女兒長大後，總是要嫁人的。

而第二件事，就要盡早找到千秋戰袍，使自己正式成爲連環寨的寨主。

* * *

千秋戰袍從二百多年前開始，一直都被歷代寨主視如拱璧，小心收藏。

直到十二年前，這個情況仍然沒有改變。

十二年前，連環寨的寨主是單源。

單源這個名字，絕大多數武林人仍然沒有忘懷。

就算忘記了單源的名字，也絕不會忘記他的外號。

他的外號是少林煞星。

原來單源竟是少林俗家的弟子。

誰也料不到，這個少林的俗家弟子，後來竟會成爲了江湖上一個可怕的煞星，而且，還混到連環寨中，最後竟成了寨主。

單源能夠成爲連環寨的寨主，其中當然有不少的因緣，但這些事與本文無太大的關連，姑且略過不提。

再說單源成爲了連環寨寨主之後，居然把寨中的事務整頓得井井有條，而且勢力也日趨强大。

可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却在單源六十二歲壽辰的時候發生。

他突然被人暗殺，連「千秋戰袍」亦同時宣告失踪。

* * *

自此之後，連環寨一度陷入極紛亂的局面。

七坡十三府的主人，個個都想爭取領導的地位，但結果，還是由葛刀王成爲了十三府的龍頭老大。

然而，事情絕對沒有平息。

因爲大家的目標，都集中在千秋戰袍身上。

但是，這千秋戰袍究竟是落在誰人手中呢？

* * *

爐火越燒越猛烈。

在這種天氣之下，站在兩盆烈火的中央，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宗笑歡已渾身濕透。

但他仍然要安詳地站在那裏，臉上無煩躁的神色。

葛玉霜又在沉思。

宗笑歡知道，葛老大在沉思的時候，絕不能去打擾他。

兩年前，曾有一個守衞組的組長犯了這樣的錯誤，結果爲葛老大立刻從椅上暴跳了起來，然後重重的賞了他十二個耳光。

這十二個耳光打完了之後，守衞組組長的兩邊臉頰並沒有腫起，反而向下凹入了兩寸。

他的顴骨已完全被打碎了，呼吸也已完全的停頓了。

這件事，宗笑歡當時是親眼所見的。

他並不愚蠢，也不善忘，當然不會重蹈別人的覆轍。

* * *

葛玉霜的臉色並不好看。

他是連環寨七坡十三府的老大，他平時最關心的除了刀王府之外，就得數到香妃府和吃素府。

雷二娘和玩命大師，都是他的心腹份子。

但在這一天的早上，雷二娘和玩命大師都雙雙栽了。

雷二娘給人點了穴道，全身赤裸裸的躺在香妃府內。

這件事說出來也未免太丟臉了。

套一句老話，正是三歲孩兒倒繃八十老娘，這件事，若傳到江湖上去。嘿……嘿……

雷二娘的事，若與玩命大師的下場相比，倒又變得不太嚴重了。

雷二娘雖然重重摔了一跤，但她畢竟仍然撿回了一條性命。

但玩命大師的情況却糟透了。

他一向都玩弄別人的性命，但這一次，時運恰恰轉了一個大圈子。

終日射雁的人，居然給雁子啄瞎了眼睛。

玩命大師的性命給別人玩完了。

他是死在一枝小小的羽箭之下的。

* * *

那一枝小小的羽箭，現在就放在葛玉霜的脚下。

他沉默了不知道多久，才輕輕的問宗笑歡：「你可認得這一枝箭？」

宗笑歡仔細的看了幾眼，才慢慢的回答：「這是鴛鴦飛箭中的水仙箭。」

「水仙箭？」葛玉霜重重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鴛鴦大盜居然插手管上這一件事。」

宗笑歡道：「鴛鴦大盜雖然神出鬼沒，武功莫測高深。但憑他們兩人的力量，還絕對沒有辦法與本寨相比。」

「宗香主，照你的看法，他們夫婦二人擄去了翟重樓有何目的？」

「他們的目的，與咱們的目的完全一樣。」

「鴛鴦大盜想從翟重樓的口中，問出謝人心的下落。」

「這是唯一比較合理的推測。」

葛玉霜的臉又再沉下。

過了半晌，他才冷冷的道：「昔年單寨主被人暗殺，兇手雖已被查出是謝人心。但仍然無法可以肯定，千秋戰袍是否落在他的手中，何以鴛鴦大盜竟然爲此而不惜與本寨爲敵？」

宗笑歡道：「無論千秋戰袍是否落在謝人心手中，這個人總是一條極重要的綫索。」

葛玉霜微微的點頭。

宋笑歡又接着的說下去：「千秋戰袍非但是本寨的鎮山之寶，而且江湖中更有傳言，謂千秋戰袍之中，還有一個絕大的秘密，誰若知道這一個秘密，就會成爲富甲一方的鉅富。」

葛玉霜點點頭道：「空穴來風，當非無因。」

「不錯。」

「大概謝人心也是爲了這一個傳言，才向單寨主下手，把千秋戰袍奪取。」

「未必！」

「哦？」

宋笑歡緩緩的道：「據屬下所知，謝人心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江湖殺手。他的性子爽直，絕不喜歡轉彎抹角，也不喜歡幹太麻煩的事。」

「殺人呢？」

「那個例外。」

「然則你認爲謝人心是受僱於人，才會把單寨主暗殺的？」

宋笑歡道：「屬下的推想，的確是如此！」

葛玉霜皺了皺眉，他同意他的推測相當合理。

他輕輕一咳，又道：「除了翟重樓之外，還有誰會知道謝人心的下落？」

宋笑歡淡淡一笑道：「也許還有一個人。」

葛玉霜盯了他一眼，半晌才說出了一個字：「誰？」

「邪痕阿石。」

「阿石？」

「不錯。」宋笑歡悠悠笑道：「阿石本是翟重樓的老朋友，但現在却已變成了情敵。」

葛玉霜也笑了。

情敵！

爲了一個女孩子，老朋友居然就變成了誓不兩立的情敵，這種事也未免太悲哀了。

葛玉霜忽然從椅上「霍」聲站起，然後就向宋笑歡下了一道命令：「先找阿石，再找謝人心，你要調派多少人手都不成問題。」

宋笑歡搖搖頭道：「辦這種事不必人多，屬下一人便已足夠應付。」

葛玉霜忽然大笑：「好，希望你這一次行動，不會令我失望。」

* * *

又是黃昏。

一輛式樣很普通的馬車，緩緩地從西南方朝向大安鎮上駛去。

駕駛馬車的，是個身材魁梧的虬髯大漢。

他就是鴛鴦大盜的歸去也。

歸去也似乎並不忙於趕路，馬車的速度一直都並不快。

在車廂裏的，還有一男一女。

那當然就是皇甫水仙和翟重樓。

翟重樓仍然穴道被制，不能動彈。

皇甫水仙在車廂裏甚麼事都不管，祇顧喝酒。

這個女人居然是個酒徒。

但她的酒量却比翟重樓好得多，雖然她已喝下兩罈五斤裝的燒刀子，但臉上却連一點酒意都沒有。

翟重樓暗暗嘆了口氣。

就連喝酒的本事，他都比不上人家。在鴛鴦大盜的面前，名滿天下的龍劍公子簡直就成了一團飯。

他們究竟要把翟重樓帶到甚麼地方？見甚麼人？

* * *

大安鎮距離鄭州大概還有十里。

這個地方，雖然比不上鄭州繁榮，但也有幾間規模不算小的酒家和飯棧。

歸去也把馬車駛到一間古老客棧的後園。

這是大安鎮上歷史最悠久的丁家老客棧，這間老客棧的掌櫃，是個姓莫的中年人。

名叫莫中庭，是這客棧老闆的女婿。

歸去也似乎對丁家老客棧的環境十分熟悉，而且與莫中庭更是熟悉。

他與莫中庭低聲傾談了好一會。

祇見莫中庭的臉上，流露出一股爲難之色。

但到了最後，他還是毅然的點點頭，然後就匆匆的離開丁家老店，向街道的北方走。

歸去也仍然回到馬車之上坐下，臉上毫無表情。

* * *

莫中庭去得快，回來的時候奔走的速度更快。

他去的時候祇是自己一個人，但回來的時候身後還有七個短裝漢子，中間擁簇着一個頭髮已開始灰白的老瞎子。

老瞎子的眼睛雖已失明，但他憑着一根青竹引路，走路的速度比其他人似乎更加矯捷穩快。

這一行九人匆匆趕到丁家老客棧所爲何事？

在丁家老客棧的南方不遠，有一間建築華麗的巨大宅院。

那是大安鎮中最豪華的一座賭場。

大安鎮雖然地方並不大，但却是商旅來往鄭州的主要通道。往來的客商多了，自然會有人在這裏開設賭場，畢竟這是一門極容易賺大錢的生意。

這間賭場的老闆，是一個矮矮胖胖的大麻子。

他的長相雖然令人不敢恭維，但他經營賭場的手法却另有一手。

這一門生意雖然容易賺錢，但所遇的風險也不少。

以前，這間賭場的生意雖然與

旺，但老闆却連續更換了五個。

理由很簡單，那幾個老闆站不住脚，被砸賭場的對手砍翻了。

這些老闆並不是尋常的生意人，其中有三個更是身懷武功的高手。

但這一塊肥肉實在太容易令人垂涎，所以這幾個老闆一個一個的倒下去，連骨頭都被人啃掉了。

直到錢大麻子把周鐵一拳打死之後，他這一個賭場老闆的地位就穩固極了。

錢大麻子的眞實姓名是錢甚緊。

錢甚緊？

不錯，一點也不錯。

因爲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錢老三正窮得發了慌，於是把心一橫，索性把兒子命名爲「甚緊」。

錢甚緊雖然幼年時候家境貧困，但他自從十二歲開始，錢老三忽然財運亨通，賺了大錢，並把錢甚緊送到一間武館裏練武。

當錢甚緊三十二歲的時候，他也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他的事業就是開賭場。

＊　＊　＊

錢甚緊今年恰恰是五十歲。

換而言之，他經營這一門事業，已有十八年的歷史。

在這十八年的歲月裏，錢甚緊曾遭遇過不少强敵的挑戰。

但直到今天，這個矮矮胖胖的老闆仍然四平八穩，誰也動不了他分毫。

別人動不了他，他却去動別人的腦筋了。

在鄭州，他有兩間賭場。

但他仍然不斷致力去另闖新的門徑。

六年前，他看中了大安鎭。

當時，周鐵剛把上一個賭場老闆踢死，想不到陣脚還未站穩，錢甚緊就帶着幾十個惡漢闖進賭場，也來弄一套黑吃黑。

周鐵明知撼不過對方，但這口惡氣，却嚥不下，於是負隅頑抗，却給錢甚緊一掌就把他的腦袋完全打歪了。

自此之後，這一間賭場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安穩的局面。

錢大爺的賭場，又有誰敢去動它一草一木？

暮色已濃。

賭場漸漸開始熱鬧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馬車徐徐的駛到了賭場門外。

除了這輛馬車之外，還有九個人一起來到了賭場。

他們其中一人，是個老瞎子。

＊　＊　＊

每逢黃昏將盡的時候，錢甚緊總喜歡吩咐娥媽泡一壺濃茶，外加一盆熱水。

濃茶是喝的。

而熱水却是用來洗脚。

他不喜歡沐浴，祇喜歡洗脚，這是他數十年來的怪癖。

但今天，他剛脫了鞋子想洗脚，就接到了一個令他發楞的消息。

「丁老夫子和他的莫大掌櫃，帶着丁家幫的勾魂七煞，他們現在已進入賭場裏了。」

錢甚緊臉上的肌肉彷彿跳了跳。

「丁老夫子，俺操他娘個鳥。」報告消息的王小六又道：「在賭場門外，還有一輛馬車，車上的人，好像是……」

「是誰？快說。」

「是……」王小六的臉顯得又青又白：「鴛鴦大盜！」

＊　＊　＊

錢甚緊的脚本已浸到盆裏的熱水中。但當他聽到了「鴛鴦大盜」這四個字的時候，他的脚立刻縮了上來，整個人「霍」的一聲從椅上站起。

他瞪着眼睛，對王小六道：「你有沒有瞧錯了人？」

王小六結巴巴的道：「應該……沒有……看錯罷。」

錢甚緊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把鞋子重穿上，然後又從牆角上拿起一把劍。

這一把劍又粗又短，倒和他自己的身材差不多。

他正想走出去，但丁老夫子和莫中庭却已走了進來。

錢甚緊的臉色登時就變得像那杯濃茶一樣。

＊　＊　＊

丁老夫子既是個瞎子，也是丁家老客棧的老闆。

在大安鎭中，唯一對錢甚緊有威脅力的，就是丁老夫子。

錢甚緊知道，丁家一直虎視眈眈，隨時都會對自己襲擊。

但他怎麼樣也料不到，丁老夫子居然會與鴛鴦大盜聯手殺上門來。

勾魂七煞與莫中庭這些人都是丁老夫子的親信份子，他們以前從來不踏進這間賭場一步。

但現在，他們都來了。

當然，那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錢甚緊雖然握劍在手，但他不敢動。

因爲他已看見在莫中庭背後，還有一個身材比自己還要高大兩倍的虬髯大漢。

虬髯大漢的手中，有一張大弓。

看見了這個人，看見了這張弓，錢甚緊就算有三百六十顆腦袋，七百二十條手臂，也絕對不敢

輕舉妄動。

事實上，江湖上敢對歸去也無禮的人，絕不會多。

想自尋死路的人當然例外。

但直到目前爲止，錢甚緊還不想死。

所以，他不但不敢妄動，而且還把手中的劍放回桌上。

他的臉色雖然難看，但他仍然勉强擠出一絲笑容，乾笑着道：「原來是歸……大俠光臨到此……」

歸去也淡淡一笑，揮手道：「錢老闆不必客氣，歸某絕不是個喜歡婆婆媽媽的人。」

錢甚緊陪笑的道：「是，是！」

丁老夫子雖然瞎了一雙眼睛，但臉上却露出了極愉快的微笑。

歸去也打量了四週一眼道：「這裏的修飾很不錯，錢老闆一定花了不少銀兩。」

錢甚緊點了點頭，心中却暗暗叫苦。

這個大魔頭，莫非看上了這間賭場不成？

歸去也淡淡的說道：「不過據歸某所知，這個地方本來並不是你的。」

錢甚緊的喉嚨發乾，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歸去也的臉色突然的沉下。

他冷冷的盯着錢甚緊：「丁老闆對這間賭場的興趣一向都很大，這一點你總該知道罷？」

錢甚緊當然知道。

他祇好又再點點頭。

歸去也的聲音更覺低沉：「明人不說暗話，你若想保住這一間賭場，今天就得答應我一件事。」

錢甚緊忙道：「請歸大俠儘管吩咐下來。」

歸去也嘿嘿道：「江湖傳言，錢老闆指黑爲白，指鹿爲馬的本事天下第一，今日看來果然不錯，我並不是甚麼大俠，而是大盜，你聽清楚了沒有？」

錢甚緊自出道江湖以來，最倒霉的也許就是今天了。

他仍然是低聲下氣，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

歸去也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我想見一個人。」

「誰？」

「謝人心。」

「謝……謝人心？」

「不錯，這就是我提出唯一的事情。」歸去也淡淡的道：「祇要你答應下來，我敢保證丁老夫子一輩子都不會碰你的賭場。」

錢甚緊的臉色陡地變得陰晴不定。

過了半晌，他終於點點頭。

他既不想失去這一座賭場，更不想死在歸去也大弓之下。

＊　＊　＊

錢甚緊與歸去也的說話，翟重樓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他怎麼也料不到，歸去也帶自己去見的人，竟然是謝人心。

他更料不到這間賭場的老闆，居然會知道謝人心的下落。

這時候，他仍然動彈不得，他是被皇甫水仙挾着，在屋簷上聽到了錢甚緊與歸去也交談的。

皇甫水仙淡淡的對翟重樓道：「你很快就會見到謝人心。」

翟重樓怒道：「你們想打千秋戰袍的主意？」

皇甫水仙甚麼話也沒有說，又把他帶回到那輛馬車之中。

＊　＊　＊

謝人心和翟重樓之間有何關係？

答案祇是兩個字。

那是「朋友」。

翟重樓重視朋友，尊敬朋友。同時，更永不出賣朋友。

他知道謝人心有一個很大的麻煩，因爲謝人心曾受僱於人，在單源壽辰的時候，把單源殺死。

更麻煩的事，是那一襲千秋戰袍。

千秋戰袍是連環寨的鎭寨之寶。

同時，江湖上更有傳言，謂千秋戰袍關係着一筆驚人的財富。

千秋戰袍的價值越大，謝人心的麻煩也越大。

如果謝人心落在連環寨的手中，後果必然不堪設想。

他若落在鴛鴦大盜的手裡，恐怕也不見好得了多少。

翟重樓已開始替他的朋友擔心。

＊　＊　＊

雖離大安鎭東北半里，是一個墳場。

當錢甚緊帶着鴛鴦大盜等人來到這裏的時候，天色早已盡黑。

翟重樓微微一凜。

錢甚緊何以會帶鴛鴦大盜來到這裏？

難道謝人心會在這種地方居住？

但這裏住的都是死人，謝人心又怎會與死人爲鄰。

難道他也變成了一個死人？

翟重樓已經有四個月未曾見過謝人心。如果由他自己去找謝人心的話，他無論如何都不會找到這種地方。

歸去也仍然駕駛那輛馬車，道路越來越是崎嶇不平。

忽然間，翟重樓看見遠處有一點小小的燈光。

錢甚緊帶着他們，向那燈光的方向走去。

燈光來自一間小小的木屋，翟重樓倒是未曾料到，這裏居然也有

人居住。

難道謝人心眞的就住在這間木屋？

* * *

木屋雖小，燈光雖然微弱，但當翟重樓看見木屋裏坐着的人之後，他的瞳孔却睜得大極了。

他與鬼爲鄰，但他沒有死。

翟重樓比較輕鬆一點。

歸去也突然走到車廂，伸手把翟重樓的穴道解開。

他淡淡的對翟重樓道：「你現在總該明白，這個世間上並非祇有你一個人才能知道，這個世間上並非祇有你一個人才能找到謝人心。」

翟重樓默然。

歸去也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要匿藏在這裡？」

翟重樓長長吐出口氣道：「他的痲煩本來就比別人多，何況還加上一襲黃金製造的千秋戰袍？」

歸去也淡淡一笑道：「千秋戰袍？」

翟重樓道：「若不是爲了千秋戰袍，你又怎麼會對這個江湖殺手有那麼大的興趣。」

歸去也哈哈一笑。

「翟重樓，你也未免小覷了歸某人了，雖然咱們兩夫婦在江湖上聲名狼藉，但怎麼樣也不會對自己的同門師弟自相殘殺。」

翟重樓登時一呆：「謝人心是你們的師弟？」

歸去也嘆道：「他若不是我的師弟，我又何必花那麼大的氣力，要替他解了這一場兇險的風波？」

翟重樓和錢甚緊聞言，都爲之面面相覷。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聽得謝人心緩緩道：「師兄師姐雖然存心幫忙，但……恐怕……」

歸去也揮了揮手，緩緩道：「葛玉霜把一切罪狀都推在你的身上，而且還準備殺人滅口，來一個死無對證，他用心如此險惡，我若不替你出頭，又怎對得起師父師母？」

謝人心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目光忽然落在翟重樓的身上。

「謝兄……」翟重樓欲言又止。

謝人心沉吟片刻，才道：「你現在大概總該相信，鴛鴦大盜就是我的師兄師姐罷了。」

翟重樓道：「那並無不妥，相反的，他們將會對你有很大的助力。」

謝人心道：「他們對我的確很好。」

歸去也道：「光是咱們兩夫婦對你好又有甚麼用？須知道天下間的武林高手，都在找尋你的踪跡下落，找你的痲煩。」

謝人心咬牙道：「葛玉霜好毒辣的奸計，不但到處追殺我，而且還散播謠言，說千秋戰袍中，有一份藏寶圖，關係着一筆驚人的鉅富。」

翟重樓道：「這消息是假的？」

謝人心氣憤憤的道：「當然是假的，他這樣做法的目的，是想把天下間武林人物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歸去也道：「昔年殺單源的人，的確是謝人心，但千秋戰袍却並非落在他的手中。」

翟重樓一呆。

「千秋戰袍不在謝兄手上？」

「當然。」歸去也冷冷一笑道：「他祇是個職業殺人的殺手，但却並非小偷。」

謝人心嘆息一聲道：「但葛玉霜却散播流言，說單源愼密收藏的千秋戰袍，已被我殺人之後，乘機偷走。」

翟重樓的目光陡然地一亮，道：「莫非，這是轉移目標之計？」

「不錯。」

歸去也冷冷一笑道：「謝人心把單源刺死之後，葛玉霜就把千秋戰袍盜走。」

翟重樓道：「如此說來，千秋戰袍一直都在他的手中？」

歸去也哼了一聲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他却把天下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在謝人心的身上。」

翟重樓眉心一緊：「既然他已得到了千秋戰袍，何以一直都不打算使自己成爲連環寨的寨主？」

歸去也道：「這正是葛玉霜心機深沉之處，他早已擁有千秋戰袍，但却偏偏裝成急於找尋千秋戰袍的樣子。這一來，又有誰會懷疑到千秋戰袍原來早已落在他的手中。」

謝人心的額上青筋突起，道：「他這種手段，受害最大的就是我。近來連環寨的人更大舉出動，誓言要把我抓回去。」

歸去也緩緩的道：「這也是葛玉霜的計劃，只要把謝人心找到，把他殺死，然後就可以對江湖的人宣佈，單寨主被殺的兇案已沉冤得雪，同時更把千秋戰袍找回，於是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威風凜凜的成爲連環寨寨主了。」

翟重樓的手心在發冷。

他的手心冒着冷汗，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謝人心。

葛玉霜的計劃，的確天衣無縫，倘若將來他成爲了連環寨的寨主，連無憂洞的七大長老也要聽他的指揮，那時候江湖上難免又再興起另一場浩劫了。

（未完・一）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上文提要：參與老鏢師「快刀」桂浩然吊唁的皆是一方梟霸，然而石大丹却坐在一處土坡背風處喃喃說着話，而且傳來語聲囑咐他：小心行藏，注意姓沈的……沈形雲走入大相國寺找剛剃度的尹士奇，知客僧不讓見，他祇好夜探已改名的悟性，不料他的回答令沈形雲氣結……大家樂賭坊的錢神通露了一手筷子穿桌面，沈形雲則用一雙筷子夾起……



千里迢迢赴開封　追查失竊聚寶盆

她看看桌上，又笑道：「杯盤狼藉，我還未收拾呐！」

沈形雲想着這一夜不算風流的風流事，心中直爲這芍藥姑娘叫屈不已！

沈形雲來自江南，他當然負有重任，他不是來遊山玩水，他也不是遊戲中原！

沈形雲更明白，他不會同芍藥永遠在一起，他也不會同桂小玉相廝守，他可以說也許有一天他會殺了桂小玉，祇不過事情還未有任何眉目，他自不便說出來！

沈形雲本來是找上桂竹園的，但當他發現桂浩然與他的一家慘禍，他無奈了！

沈形雲爲甚麼找上桂竹園？他又負了甚麼任務了？這是令人想不到的！

* * *

芍藥姑娘果然十分淡然，她對於自己把身子交給一個陌生的沈形雲並不後悔。

芍藥是見過沈形雲的武功才會令她甘願獻身，沈形雲以一雙竹筷夾出桌上緊插的一支竹筷，祇此一招就令芍藥姑娘佩服不已！

其實芍藥姑娘也是練家子，她們還眞有來頭！

大家樂賭坊的三位姑娘身手也都不錯！

走近床前，芍藥對微笑的沈形雲道：「起來吧，起來火邊吃熱酒，桂花糕與什錦大鍋菜，咱們北方人吃的就是求個實惠！」

沈形雲忽然伸手拉住芍藥的一手，他十分莊重的道：「芍藥，妳……」

「我很好呀！」

「不，我欠妳太多了！」

「你不欠我甚麼呀！」

「別自欺欺人了！芍藥，妳必後悔的！」

「我永遠也不後悔！」

她緩緩坐在床邊，抬頭看着院中的雪景，自言自語的又道：「夠了，已經滿意了，人嘛，一生不過數十年，數十年的歲月也不見得盡如人意，世上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對不對？」

沈形雲還聽不懂芍藥話中的意思，他怔怔的！

芍藥又道：「既然不如意事常有八九，那麼我一夜歡欣足夠回味數十春的，我祇一想到此，便自然的會忘了煩憂，我應該高興，對不對？」

沈形雲被芍藥這些話感動了，他坐起身子，匆匆的穿好衣褲袍子，芍藥又幫他紮緊了腰帶！

沈形雲這才對芍藥道：「妳也稱得上奇女子了！」

芍藥道：「我在這賭坊工作，實際上也脫不了庸俗，因爲這兒每

個人都愛銀子！」

沈彤雲道：「我如果送妳銀子，妳收嗎？」

芍藥搖搖頭，道：「我不會，因爲那會汚辱了咱們夜來的燕好，將來我回憶起來也不美了！」

沈彤雲道：「是的，所以我稱妳奇女子！」

芍藥道：「別高捧我，官人，吃吧！」

沈彤雲喝着暖酒，他邊吃邊笑了！

芍藥也笑問：「你笑甚麼？」

沈彤雲道：「我在想着今天的賭局！」

「賭局有甚麼好笑的？」

沈彤雲道：「有，而且十分令人愉快！」

「可以說說嗎？」

沈彤雲道：「錢老闆拉我合夥，那麼我也打算再拉個人同我合夥！」

芍藥一怔，道：「誰？」

「妳……」

芍藥哈哈一笑，道：「我？我們已經是一條陣線上的人了吔！」

沈彤雲道：「守在我身邊，妳爲我整理贏來的銀子，妳就是我的合夥人了！」

芍藥哈哈笑起來了！

沈彤雲道：「妳同意了？」

芍藥笑道：「你在千方百計的要把銀子送我了！」

沈彤雲道：「如果妳不收，我會很痛苦！」

芍藥不笑了，她臉帶木然的道：「其實我心中正想知道一件事情！」

她帶着些微怯然的又道：「如果官人能把這件事情告訴我，那比送我再多銀子都好！」

沈彤雲道：「甚麼事情這麼重要？」

芍藥道：「你……官人！」

「我怎樣？妳想知道的事與我有關？」

「是的，官人！」

「那麼，妳問吧，也許我會告訴妳的！」

芍藥反而楞住了，她期期艾艾的半低下頭。

沈彤雲伸手托起芍藥姑娘下巴，令她把雙目瞧向他，微微一笑，道：「問呀！」

芍藥道：「問了你會生氣嗎？」

沈彤雲搖頭道：「怎麼會呢？問吧！」

芍藥站起來，她先走近門邊，探首看看門外，這才又把頭縮回來，轉而坐在沈彤雲身邊來！

沈彤雲發覺事情不簡單，他等着芍藥問了。

芍藥低聲的道：「官人！」

「妳已叫我三次了，還未問我吶！」

芍藥也笑了。

芍藥忽的收住笑，道：「聚寶盆！」

祇這「聚寶盆」三字，就見這沈彤雲疾出手扣緊了芍藥的手腕，沉聲道：「甚麼聚寶盆？」

芍藥道：「你抓痛我了！」

沈彤雲放掉芍藥的手腕，道：「姑娘，妳聽過誰說的聚寶盆？」

芍藥道：「你還未告訴我，你是不是爲了聚寶盆而遠自南京來開封？」

沈彤雲道：「我明白了！」

「你仍然未回答我呀，官人！」

沈彤雲道：「我回答妳乃是三個字！」

「不知道？」

「不錯，是這三個字！」

他頓了一下，又道：「姑娘，原來妳負有使命呀！」

芍藥道：「使命？」

沈彤雲道：「難道不是錢通神叫妳刺探我？」

芍藥哈哈笑了，而且是冷笑！

沈彤雲道：「錢老闆在打聚寶盆的主意呀，他，嘿……他行嗎？」

芍藥道：「他差遠了！」

沈彤雲一驚，道：「妳說甚麼？」

芍藥道：「我是說錢老闆祇是個開賭坊的人！」

沈彤雲道：「那麼，他爲何叫妳刺探我？」

芍藥道：「我沒說是他叫我刺探呀！」

「難道幕後另有他人？」

芍藥反而哈哈笑了，她對沈彤雲道：「不過以眼前而論，我們三人也算受僱於錢老闆了！」

一怔，沈彤雲道：「我被妳搞糊塗！」

芍藥道：「那好呀，人嘛，難得糊塗也不是一件壞事，你說對不對？」

沈彤雲這才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這女子不簡單！

她們三個女子均不簡單，她們是奉人指使而臥底在這大家樂賭坊中的，那麼她們在這賭坊臥底爲了甚麼？那個指使她們的人又是何人？

沈彤雲知道他是問不出來的。

沈彤雲更知道芍藥是不會說出指使她的人爲何許人的，問也是白問！

既然問不出所以然，還是省省勁的好！

沈彤雲心念間，立刻對芍藥笑笑，道：「咱們吃點喝點，然後妳可以告訴我，咱二人合作之事！」

「合作之事？」

「是呀，我叫妳守在我身邊，

專門替我保管銀子，等到賭局結束，咱二人二一添作五！」

芍藥道：「如果輸了怎麼辦？我可是身無分紋的窮光蛋呀！」

「沒關係，輸了算我的！」

芍藥雙目一亮，立刻又道：「那是豪賭，你身邊有多少銀子呀！」

沈彤雲道：「我身邊有用不完的銀子！」

芍藥似乎興趣來了，她媚眼一拋哈哈笑，嚄，笑得沈彤雲有那麼一點莫名其妙！

「好笑嗎？」

芍藥收住笑，道：「你說你有用不完的銀子？」

「不錯！」

芍藥立刻接道：「除非你家有個聚寶盆！」

於是，沈彤雲的興趣也來了！

沈彤雲爲何在這大冷的雪天趕來中原，說穿了就是爲了聚寶盆！

沈彤雲原是要找上老鏢師「快刀」桂浩然的，但當他發覺桂竹園發生了滅門血案之後，他猶疑了，一時間他祇有暗中行事了。

那眞是叫人無可奈何的事，因爲當他發現桂小玉變成個可憐人之後，他反而同情桂小玉的遭遇。

桂小玉至少是個受害人吧！

＊　＊　＊

那時候江湖上傳有幾句話，那是傳言南京沈百萬的事情，而且人們言之鑿鑿！

祇不過在江湖人的口中，却因爲姓沈的那件聚寶盆失踪而流傳幾句話：

南京有個沈百萬，金銀財寶堆成山！

江湖人物紅了眼，可惜財神早走斷！

陰謀詭計全使盡，你爭我奪眞淒慘！

殺來殺去沒個完，雞飛蛋砸全完蛋！

也許吧，也許沈彤雲就是爲了聚寶盆才來到開封城！

他的心中如今仍然一團霧！

他也自認自己陷入五里霧中了！

沈彤雲需要有人指點迷津了！

沈彤雲聽了芍藥提到聚寶盆之事，立刻笑笑道：「妳也知道桂竹園之事？」

芍藥心中一緊，她知道自己說溜了嘴，急忙一笑，道：「財神爺面前的聚寶盆，誰會不知道呀！」

她的反應令沈彤雲也佩服。

沈彤雲明知她說的搪塞話，還是微微一笑，道：「別提甚麼聚寶盆了，咱們今晚合夥定了！」

他已吃了個八成飽，站起身來道：「我先出外一下，過午就會回來！」

芍藥指着門外，道：「天還在下雪呀，你甚麼急事不等雪停了再走？」

沈彤雲道：「賞賞北方雪景也好呀！」

他拉開門便走出去了！

那芍藥却臉皮一緊，喃喃道：「姓沈，聚寶盆，哼，八成是來找失寶的人！」

她祇是喃喃幾句話，門外傳來另一女子聲音，道：「三妹子！」

秋菊來了，她後面還跟了牡丹。

這兩個女子也一樣的美，當然，那是外表，外表美就難以斷定這女子是十全十美。

但這三女非等閒之輩，她們祇一交談就叫人吃一驚！

＊　＊　＊

江湖上眞的是無奇不有怪事連連，如果你不信，祇一聽就明白！

那芍藥拉住牡丹哈哈笑了，幾乎笑彎了腰！

一邊的秋菊也在笑，她邊笑邊道：「笑呀，昨夜妳吃足甜頭了！」

芍藥收住笑，道：「可也流了不少血！」

秋菊道：「那點血不值錢，小事一件！」

芍藥道：「菊姐，我運氣功下丹田走關元，陰厥之內調元氣，左堵山右攔壩，迎着重擊之下果然出血了！」

牡丹道：「可是唬得那小子楞了吧？」

芍藥道：「可不是嘛，他眞的以爲我是處子身吶，立刻把我抱得緊，當成他的心肝寶貝了！」

「他要帶妳走？」

「我叫他休放心上，忘了這一段！」

牡丹道：「他說帶妳去南方嗎？」

芍藥道：「他很坦然，他說對我有虧欠，祇是他是個江湖浪子，對我祇有抱歉！」

她頓了一下，又道：「他想補償我，要我今晚賭局同他合夥！」

秋菊道：「芍藥妹子，咱們爲甚麼在此？」

芍藥道：「我沒忘記，我怎麼會忘記？」

秋菊道：「這就對了，咱們要發覺何人有花不完的銀子，這件事才最重要不過！」

杜丹接道：「是呀，天下只有擁有聚寶盆的人，這人的銀子才花之不完用之不盡！」

原來這三女是暗中找那擁有聚寶盆的人了。

而芍藥也騙了沈彤雲。

沈彤雲以爲她是處女身吶，豈不知這芍藥在她的那地方運了功，

她催動一股血流在那地方不散開，沈形雲只一頂撞開，那股鮮血流了！

沈形雲是想不到芍藥有此一招，聽聽多嚇人，如此一來，這芍藥永遠變成處女了。

* * *

這三女就着火盆邊坐下來，現成的黃酒喝起來。

便在這時候，院中有人走來了。

來人不是別人，錢通神是也。

錢老板推門只一瞧，他笑了：「三位都在呀！」

三女誰也未起來，錢通神却對三女有恨意：「怎麼，沈公子走了？」

芍藥道：「他不在咱們才以本來面目相見的！」

錢通神忙笑，道：「是，是……」

他也拉了椅子坐下來，又道：「有客人，我是妳們三人主子，無人時候，咱們不提主僕事，我尊敬三位！」

他自己斟上酒，自己張口就是一碗下了肚。

三女也淡淡的不多言，這光景大伙都有心事了！

錢通神放下酒碗，道：「芍藥姑娘，妳在姓沈的小子身上下功夫，可曾探出甚麼消息呀？」

「甚麼消息？」

「有關那件運入中原的寶貝呀！」

「聚寶盆？」

「是呀，這姓沈的自稱來自南京，他又是姓沈，我以為八九不離十的與那件寶物有關連！」

芍藥道：「可是這姓沈的口風緊得很，想在他口中挖出甚麼，那比從他口中挖金磚還難！」

錢通神一笑，道：「芍藥姑娘，常言道得好，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多下功夫，多下功夫呀！」

「錢老闆，我以為你比咱們當家的更急於想知道有關這東西了！」

他急忙搖手道：「不，不，我怎麼敢呀！」

三個姑娘冷笑了！

這光景還眞透着玄，要想知道實際情形，那得等關鍵的人物出現才明白。

* * *

沈形雲走出大家樂賭坊的時候，他發現前面有個和尚迂迂的往南走，他只一看就認出來，這和尚是往城外走的，沈形雲也要出城，他打算去桂竹園瞧瞧。

沈形雲思念着桂小玉，因為他心中明白，如今桂小玉才是他必須保護的人！

出城了，前面的和尚似乎未發覺身後有個沈形雲，只一旦出了城，立刻施展身法踏雪而行。

沈形雲原打算轉往桂竹園去的，但那和尚的動作引起了他的注意，忍不住趕上前去。

沈形雲發現一件事情，和尚的輕功了得，因為當他低頭看向雪地，雪地上只不過留下薄薄的脚印，只待一會積雪便會把脚印遮蓋掉。

沈形雲眉頭一緊，他抬頭看遠方，只見這和尚走得似行雲流水順暢至極，那像是在大雪天冒雪前進。

沈形雲起了好奇之心，他立刻展開輕功直追下去了。

他決心要看看這和尚是做甚麼的！

沈形雲追了一個多時辰，才發覺這條路是通往朱仙鎭去的唯一一條路！

現在，沈形雲至少已明白這個和尚是去朱仙鎭了！

* * *

北風吼，雪花飄，中原下雪五天半。

這句話是老一輩的人傳下來的，意思是，冬季裡只一下雪就是五天半，這個數字是一年之中下雪幾場，然後平均出來的天數，而且絕不會錯！

沈形雲已有些討厭這種下雪天了！

沈形雲正自啣尾直追，只見前面一個小山丘，在中原，似這樣的小山丘很少有，小山丘上的樹已壓滿了積雪，幾十隻扁毛畜牲雲集在那兒聒噪着。

沈形雲這才剛追到小山邊，一棵老松後面，忽的閃出一個人來！是和尚，也是沈形雲追的人！

「施主，你跟踪貧僧幹甚麼？」

但當和尚看清沈形雲的臉，不由得驚訝又道：「唔，是你！」

沈形雲也是一驚，他乾乾一笑，道：「原來是大師你呀，大相國寺你不住着，這大雪的天，你……」

這和尚非別人，正是大相國寺的慧空和尚！

慧空和尚認得沈形雲，當然，沈形雲也認識慧空，二人在這小山丘前遇上了！

* * *

慧空和尚先是看看四週無人跡，他冷冷的對沈形雲道：「施主，回去吧！」

沈形雲道：「和尚，你叫我回去？」

慧空大師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呀！」

沈形雲心中一緊，這老和尚為

甚麼說出這句話來，難道他想對自己不利！

沈形雲當然不懼和尚這句話，他只是以為和尚不該貿然的說出這句話！

沈形雲想着，却又淡淡的道：「我不懂大師的這句話甚麼意思！」

「不懂最好，回頭生門，前進是深淵吶！」

一笑，沈形雲道：「大師，你明言！」

慧空大師沉聲道：「回去！」

沈形雲道：「大師，這是甚麼話？天下人走天下路，你能不讓我走這條路？」

慧空大師急了，圈臂欲出掌，道：「你是否想接貧僧一掌？」

沈形雲道：「軟的不行來硬的了！」

慧空大師道：「如果你回頭，貧僧不出招！」

沈形雲正欲回答，突見這慧空大師單掌猛一拍，環抱的老松樹發出「彭」的一聲響，嚄，滿樹的積雪全被震落下來，再見這老和尚伸手摸了一下樹身落掌處，果然一個巴掌大小的印子在樹皮成粉中露出來。

慧空大師道：「快走！」

不料沈形雲呵呵一笑，道：「好掌力，大師的鐵砂掌火候十足呀！」

「別管足不足，你還不走！」

沈形雲道：「我欠揍，大師，我不走！」

慧空大師叱道：「年輕人就是愛多事，那麼，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少不得……」

只見他抖起雙袖，雙掌併翻，直往沈形雲的身上撲擊過來，這一回他是玩眞的了！

這一回他知道這年輕人的厲害！

沈形雲有些發火了，出家人怎可以出手傷人！

沈形雲原以為這老僧慈面佛心，悲天憫人，却見他此刻出手就是重手法打來，忍不住的一聲冷笑。

就在慧空大師雙掌一前一後的拍擊過來時候，沈形雲忽的上身猛抖，雙肩疾搖間就聽到辟啪之聲起處，只見慧空大師一聲重哼，人已往樹身上撞去。

「轟」，又見樹上積雪被震下來，那慧空大師已雙掌捂面驚呼，道：「『九手抓鬼』神技呀！」

沈形雲瀟洒的轉過身來，他淡淡的道：「你博學，也知此乃『九手抓鬼』絕技！」

「難怪你有膽子往這條路上走來！」

「這條路又怎樣？」

慧空大師道：「去，上去山丘一看就知道了！」

沈形雲抬頭看向山丘上，他甚麼也未看出來！

* * *

慧空大師見沈形雲欲往山丘上去，立刻又道：「如果我是施主，我就不會上去了！」

他不說還好，這麼一說，沈形雲立刻便往山丘上直飛而上，他這是年輕人不信邪，越是古怪越要瞧！

沈形雲往山丘飛奔，慧空大師急忙追，他還叫：「你去那裡？」

這時候他似也糊塗了，反問這麼一句話來！

沈形雲理也不理他，只是往山丘上奔，就在他差幾丈便到山丘上的時候，迎面忽的走來一個人！

這人走得很威嚴，那個錦袍還套着一件狐皮挾襖，狐皮帽子帶風耳，狐皮靴套筒一尺高，再看這人的長相，那是紫膛臉，耳垂肩，長長鼻子方嘴巴，古銅色的皮膚，只一瞧就知道他是個武功極高的人物。

這大漢阻住了沈形雲去路，他微微笑道：「朋友，你去那兒？」

沈形雲臉無表情的道：「關閣下何干？」

這時候慧空大師趕到了。

這慧空大師見了那錦衣大漢，立刻稽首道：「阿彌陀佛，卓護法來了！」

來人乃是朱仙鎭北門外天雷幫的大護法卓大勇是也！

姓卓的一見慧空大師，他點點頭，道：「慧空，趕了幾十里地來到朱仙鎭有事？」

「是的！」

沈形雲心中不自在，二人把他的存在也似忘了！

只不過沈形雲並未在意，他要上山丘看一看，有甚麼他不可以看的！

只是這卓大勇堵在路中央，沈形雲幾乎僵在那兒！

就聽卓大勇道：「慧空，此人是誰？」

慧空大師尚在思索，沈形雲道：「在下沈形雲！」

卓大勇道：「幹甚麼的？」

沈形雲道：「關閣下何干！」

卓大勇臉色一寒，道：「這是你第二次如此不禮貌的對卓某說出這句話了！」

沈形雲却笑笑，道：「如果你不問，你就不會自討沒趣了！」

卓大勇嘿嘿一笑，道：「看樣子你打算上山了？」

沈形雲道：「不錯！」

卓大勇看看慧空大師，再瞧瞧沈形雲，他向慧空大師道：「他是你帶來的？」

慧空大師忙搖手，道：「不是，半道上我發現被他跟了踪，我還出掌，可是……」

冷哼一聲，卓大勇這才對沈形雲道：「年輕人，你想去山丘瞧瞧，可以，只不過你如果能通過我的這一關，你就可以上去瞧！」

沈形雲冷笑，道：「我是個不喜歡聽吹牛的人，你就是在吹牛！」

卓大勇雙肩微動，雙手十指宛似放小炮般咯咯響！

再看他的雙目，已見赤紅如血，他已全身充滿了功力，只待出手一擊！

沈形雲一見這光景，再回頭看慧空大師，只見這老和尚吃驚的往一邊坡道退了五七步站定。

慧空大師原是想說出這年輕人會「九手抓鬼」絕技，但他還是閉口不言，他退在一邊要細看沈形雲如何出招！

慧空大師心中也以為這是個十載難逢的好機會。

卓大勇不開口，他站在那兒似天神，至少他自己以為他就是勇者。

沈形雲也不開口，他上上下下的仔細看了卓大勇，冷冷的只在口中擠出三個字：「小心了！」

沈形雲並未隨聲而上，相反的，只見他稍一轉身，似要退下山來的樣子。

就是這麼一個稍退，沈形雲忽的一個急旋身，他的左臂以快不可言喻的抖出四片掌影，直往卓大勇身上罩過去！

卓大勇雙臂早已貫足了力道，他就是等沈形雲的這一擊才還招。

只不過令人吃驚的事發生了，只見沈形雲的右掌隨之而上，好一片威猛的掌風中看不清有多少隻手掌，而每隻手掌均是十指箕張的向他抓來！

卓大勇雙拳十七次，次次打空中，右腕突被抓牢，令他全身力道盡失！

沈形雲嘿嘿一聲冷哂：「承讓了！」

隨之「轟」之聲起處，卓大勇那麼高大的身子已往外滾去，山坡上盡是雪，他滑出三四丈遠才停住。

等到卓大勇站了起來，沈形雲已站在山丘上了！

卓大勇吃驚帶忿怒，他對過來的慧空大師道：「慧空，他是誰？他用的甚麼招？」

慧空大師道：「江南來的應不會錯！」

「江南？」

「是的，一口南京口音！」

「他的武功？」

「貧僧以為那是久已失傳的『九手抓鬼』功夫！」

卓大勇吃驚的道：「傳言江南第一奇人，難道就是這年輕人？」

他抬頭看上山丘，他也發覺沈形雲仍然站在那兒，並未再往山那面走。

慧空大師道：「卓大護法，此人功夫不在你我之下，大護法以為……」

卓大勇道：「咱們聯手……」

慧空大師，道：「卓大護法，萬萬不可！」

「怎麼說？」

「如今四面八方來了不少江湖霸主，人人以吊唁桂浩然為名，實則都覬覦那件東西，如果咱們先動手，別人一邊看熱鬧，到頭來吃虧的是咱們！」

卓大勇再看看山丘上的沈形雲，道：「也罷，叫他多活幾日！」

頓了一下，他又道：「慧空，你急急的趕來，可發現甚麼了？」

慧空大師歪頭看山丘，看見沈形雲沒動一下的在遠眺，他這才暗對卓大勇道：「尹士奇沒有動靜，明日就滿七日了，不知幫主有何指示？」

卓大勇道：「你回去，幫主那兒我自會報告，有甚麼指示，我派人去大相國寺告知你。」

慧空大師點點頭，他也不管山丘上還站了個沈形雲，拔身便往北疾去。

往北正是回開封的路。

* * *

現在，卓大勇緩緩的走上山丘，他走到沈形雲身邊，冷冷道：「看夠了嗎？」

沈形雲道：「一座莊院而已。」

「是的，祇不過一座莊院，哼！」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又道：「祇不過此莊院非其他莊院之可比。」

「怎麼不同？」

「告訴你，天雷幫總壇就在此莊上。」

「天雷幫？」

「中原第一大幫派就是天雷幫。」

沈形雲一聽，立刻抱拳一笑，道：「領教！領教！」

他說完抖開雙袖回身就走。

沈形雲也不再多瞧，匆匆的走下小山丘，他也折轉回開封方向了。

那卓大勇並沒出手攔，卓大勇自知不是沈形雲對手，他當然不會出手攔。

但卓大勇還是留下幾句狠話：「娘的，聽了天雷幫的名號你小子調頭就走，哼，怕了！」

沈形雲當然聽見了，但他並沒表示甚麼。

不表示甚麼並非是怕甚麼，沈形雲心中可在琢磨這天雷幫，原來天雷幫總壇在此地。

沈形雲知道那夜幾個蒙面黑衣大漢圍殺桂小玉之事，當時桂小玉就以為他們是天雷幫的人。

然而，天雷幫幫主「中原一條龍」司徒長江却派了天雷幫大總管杜懷仁為桂竹園負責辦喪事，這中間就透着叫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的迷惑。

沈形雲就是迷惘於這件事中，再加上大相國寺的和尚與天雷幫的勾結，他沉默了。

沈形雲決定先離去，他要設法查明這件事，也許……

也許與他北上中原追寶有關，而他也相信必與「聚寶盆」之事有關連。

沈形雲是個有頭腦的人，他是不會憑自己高深的功夫而鹵莽行事的。

* * *

沈形雲不會忘記一件事，那便是今晚在大家樂賭坊中有一場豪賭。

沈形雲當然不知道，他已被芍藥姑娘擺了一道，至今他心中還以為芍藥是被他破了身。

當然，沈形雲不知道芍藥還有那種功夫，那種可以冒充處女的功夫，也算怪門氣功，但芍藥却也屢試不爽。

沈形雲走得並不快，所以他沒追上慧空大師。

沈形雲不必去追趕慧空大師，他現在心中在想着另一件事，那便是桂小玉。

桂小玉如今怎麼樣了？

沈形雲心中一直有着桂小玉的影子在晃蕩，從各種跡象顯示，桂小玉必不會知道聚寶盆之事。

祇不過沈形雲還是未進開封城，大雪天他趕往桂竹園去了。

還未走到大片翠竹林，就已經聽到鼓樂敲擊聲傳來，夾雜在這震耳似的樂聲中，便是嗡嗡的誦經聲，有一縷縷的青烟升上了天，便也帶起了不少紙灰飛飄在雪中間。

有一股令人悲哀的意味叫人心中悶悶的不舒服。

沈形雲就不愉快，他自忖，如果不是為了聚寶盆之事，他才不會把大好的光陰浪費在這兒的。

如果有人知道沈形雲在秦淮河上過的日子有多愜意，便知道他對眼下的一切有多麼的厭惡了。

沈形雲不喜歡住在岸上，雖然他大伯沈百萬家大財大，南京首富，但他却喜歡住在船上。

沈形雲不祇一個人住在船上，他同他的紅粉知己余圓圓住在一條雙層艙的畫舫上。

「九手抓鬼踩雲生」沈形雲的輕功已達極限，就有人見他盤腿高飛七八丈遠渡過一條急流，踩雲生之名便因此而起，誰不驚訝！

沈形雲與他的圓圓姑娘常年住在那艘畫舫上，他們上自蕪湖，下至南通，沿江城鎮他們隨意的靠岸住上三五天，然後換個地方住。

那余圓圓可是秦淮名妓，自遇上了沈形雲，二人立刻相悅，圓圓的詩詞歌賦自是無話可說，便一支橫笛與七弦也演奏得令人陶醉，當然，余圓圓也非等閒，武功雖比不過沈形雲，却也整過不少打她主意的江湖客。

沈形雲有那麼美好的日子不過，他跑來中原找罪受呀，若非大伯找到他，他是不會趕來中原的。

沈形雲到了此刻才把桂小玉與他的余圓圓在心中作比較，但結果却又是兩種不相同的女子。

沈形雲也把余圓圓與芍藥姑娘作比較，這二女似是同類型，但圓圓的本事比芍藥高明。

他怎知芍藥擺了他一道，他至今還在心中以為他坑了一個好姑娘。

心中想着事，當然不礙他走路。

沈形雲已走到桂家的大門下了，祇見迎面有個大漢雙手抱在兩脅下看着落雪，門房口有張四方桌，上面擺的是白布條，兩個漢子坐桌後，桌下面放着火爐子。

天冷坐的冷板櫈，有火爐子就暖和多了。

現在，沈形雲走過去了，迎面大漢彎腰禮讓，道：「朋友，請了！」沈形雲這是第二次來拜祭，也是頭七過後來祭。

沈形雲點點頭，大步走到方桌前，他祇一看便明白這是收喪禮奠儀的地方。

沈形雲也看到一個簿子，一個漢子把一支筆遞過來，道：「朋友，請簽上大名。」

沈形雲先是一張銀票放在桌子上，提筆便寫上自己的名字。

另一漢子取了一條白布幫沈形雲纏掛在肩頭上。

那大漢先是看看簿上簽的名，再看沈形雲已往正廳走去，不由問兩個漢子道：「是他嗎？」

有個大漢道：「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大漢沉聲道：「是就是，不是就說不是，不要模稜兩可的。」

那人道：「那天夜裡天黑得很呀！」

大漢看着簽名簿，搔着唇上鬍子唸道：「沈……『丹』雲！」

他左看看右看看，接道：「娘的，丹字一邊加三撇是甚麼意思？」

他仍然唸成丹，另外兩人比他更不好，他們連個丹字也不知道。

那年頭不識字的人太多了，江湖人物祇拳頭厲害那比識字還吃香。

* * *

沈形雲走到聽廊上的時候，已發現桂小玉正披痲帶孝的長跪在一個神桌邊，後面一排盡是棺材。

不用細表，棺材中盡是挨刀的人了。

沈形雲的出現，令桂小玉雙目一亮，那沈形雲走上前，取了香便燃上，他恭敬的施禮上香，那桂小玉已衝着他一個叩拜，沈形雲已發覺桂小玉的淚水滴在地上了。

沈形雲也難過，他站在桂小玉面前，低聲道：「桂姑娘，需要我幫甚麼忙？」

桂小玉抬頭，淚水仍在流，道：「謝謝！」

這話聽起來似是拒絕，却又是不拒絕，但沈形雲心中明白，桂小玉是無助的。

便在這時候，二十四個和尚再擊鉢鳴鼓高唱起來，立刻間帶來一股子莊嚴肅穆的意味。

便在沈形雲剛剛退到廳廊上時候，二院的客房中走出一批人物來。

這些人不認識沈形雲，當然沈形雲也不認識他們。

這些人中正是那「秦川鐵扁擔」花冲、「桐柏飛刀手」齊林、少林四空大師、「黃河漁隱」白可染、洛陽來的田國光幾人。

沈形雲雖然不認識他們，但隨後來的幾人却認得沈形雲，那沈形雲也見過這幾個人。

這幾人正是自南方來的萬船幫幫主「鐵拳」劉勇與大掌舵關仁，還有個正是「秦淮飛鼠」兄弟王在山與王在水這二人了。

這四人一見沈形雲，先是一怔，四個人立刻向沈形雲迎上去了。

「鐵拳」劉勇嘿嘿低聲道：「怎麼，沈公子也駕到了！」

沈形雲不開口，他祇淡淡點個頭。

王在山道：「倒是出人意料，沈公子也會來呀！」

沈形雲仍然微微點頭，他不開口，他很少同這些人物打交道，他祇愛同他的圓圓遨遊在江面上。

由於劉勇的招呼，「黃河漁隱」白可染開始注意沈形雲了，白可染見沈形雲對萬船幫幫主尚且不甚理會，不知這年輕人是何來路，於是，他嘿嘿一笑走過去，道：「劉幫主，這位小哥何方人物，能爲咱們介紹嗎？」

劉勇打個哈哈，道：「咱們江南第一奇人，江湖上的『九手抓鬼踩雲生』便是這位沈公子。」

白可染雙眉一挑，「啊」了一聲，道：「聽過聽過，大名如雷貫耳，原來就是小哥你呀！」

劉勇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在場的人全聽到了，不由全都把目光落在沈形雲的身上。

桂小玉也自聽門後看過來，她還是頭一回聽到沈形雲的外號，忍不住也看向沈形雲。

沈形雲一笑，他橫橫手這就要離去了，才走了幾步，却見大總管杜懷仁迎過來。

杜懷仁衝着沈形雲道：「沈朋友，你要走？」

沈形雲道：「我有事不能久留。」

其實他這是實言相告，沈形雲忘不了今晚在大家樂賭坊中有一場豪賭還要參加。

沈形雲也想在豪賭中贏的銀子送給芍藥姑娘，爲的是對芍藥姑娘的一項補償。

他心中一直對芍藥存着一份歉意。

杜懷仁並沒讓路，他哈哈一笑，道：「沈朋友，咱們大伙都是冲着老鏢頭在世的時候的義氣，才會聚在這兒爲老鏢頭一家辦這喪事，正就是有錢的幫錢場，沒錢也好幫人場，今兒是頭七日，大魚大肉吃不到口，水酒一杯是要喝的，何不多留一刻呀！」

沈形雲道：「實在有事要辦。」

杜懷仁道：「如是不太重要，交由我的人代辦呀！」

沈形雲不好說是去賭一場，他苦澀的道：「謝了，眞的不太方便。」

祇見他雙肩稍晃間，人已閃過杜懷仁，等到杜懷仁回身出手攔，他攔了個空，沈形雲已到了大門口。

沈形雲看看兩邊廊下的和尚，他想到了大相國寺的慧空和尚。

他也眞想看到慧空大師，然而他祇瞄了一眼便知道這兒並沒有慧空大師。

沈形雲也想看看桂小玉，祇不過杜懷仁已向他匆匆的走來。

杜懷仁邊走邊叫：「沈朋友請留步。」

沈形雲不好拒絕，他站住了，雪花就在他身邊飄落。

杜懷仁匆匆走到沈形雲面前，他露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道：「沈朋友，你落脚何處？」

沈形雲道：「做甚麼？」

一笑，杜懷仁道：「是這樣的，咱們當家的做人很義氣，也好朋友，如果沈朋友住甚麼客棧的話，倒不如搬到咱們那兒去住，吃住比之客棧愉快多了。」

沈形雲似明知故問的道：「你們當家的是？」

「咱們當家的乃『中原一條龍』司徒長江。」

沈形雲雙目一亮，道：「一個人能被人比做龍，這人必是大英雄，大豪傑。」

「本來是英雄呀！」

沈形雲道：「有機會在下必去結交。」

杜懷仁道：「現在就是機會呀！」

沈形雲道：「現在我有事，必須要去辦。」

杜懷仁急忙問道：「沈朋友，至少你告訴某人，你住何地吧！」

「大家樂賭坊。」

他說完便冒雪走了。

杜懷仁木然的站在大門下，喃喃的道：「奇怪了，她們怎麼不把這事告訴我呀！」

他說的甚麼人？誰也不知道。

沈形雲知道一件事，就是天雷幫與大相國寺的和尚有勾結，但他不知道大家樂賭坊的錢通神也不敢惹天雷幫。

錢通神能在開封的馬道街那一頭開上大賭坊，他不但應付府衙的人，更要應付天雷幫。

別以爲開封是大城鎮，仍然爲天雷幫的勢力所影响，江湖上誰能躲得過司徒長江那泣鬼神的一記「天雷怒吼」。

* * *

沈形雲不知道這些，他也不想知道，他的唯一目的是找回大伯失竊的聚寶盆。

他還未走近大家樂賭坊，就已聽得台階上有人撫掌哈哈的笑了。

不但傳來笑聲，而且傳來出谷黃鶯也似的呼叫：「喲，你可回來了，可也把我急壞了。」

祇見花蝴蝶也似的自台階上跑下一位美嬌娃，是的，芍藥撲過來了，如果不是天未黑街上還有人，那芍藥必會抱住沈形雲送上香吻。

芍藥的出現令沈形雲立刻忘了煩憂，他拉過芍藥一手，笑道：「我的話永遠不是空頭，我這不是回來了？」

芍藥笑道：「怕你忘了吔，你又沒告訴咱們你去了那裡，我都無法找你。」

沈形雲與芍藥走入大家樂賭坊，沈形雲道：「客人來了嗎？」

芍藥道：「快來了，我先帶官人前去看看場地。」

二人正說着，就聽錢通神哈哈笑着迎上來，道：「兄弟呀，你可回來了，我是早盼晚盼幾乎盼發瘋呀！」

沈形雲淡淡一笑，道：「如果你會發瘋，這世上也不知多少人成了瘋子！」

「哈……你老弟會說笑！」

他手指向在一邊的芍藥又道：「咱們去客堂上，先吃些喝些，等他們到齊了，妳來叫一聲就成了！」

芍藥忙乖巧的應道：「是！」她轉身就走，也不帶沈形雲去現場瞧瞧了！

坐在一個玉面方桌邊，沈形雲吃着錢通神特別爲他備好的酒菜，臉上微微的笑！

沈形雲還把一雙脚擱在桌下的火盆邊烤着，這幾個時辰他可是冒風頂雪的在野外奔波，早就想好好享受一下了，這要是在南京的船上，他的圓圓早心痛死了！

錢通神道：「沈兄弟，今晚來的一共四位，他們可是有頭有臉人物，祇不過……」

沈形雲道：「他們又怎樣？」

錢通神道：「他們也有保鏢人物陪着！」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的意思是，咱們在動甚麼手脚的時候要乾淨俐落而又不留痕跡，所以……」

沈形雲道：「賭嘛，我好像說過，那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至於甚麼保鏢，哼！」

他哼了一聲就沒再說下去了。

* * *

沈形雲爲甚麼不屑於再談？其實沈形雲並非賭徒人物，他甚至於憎惡賭博，他之所以走入賭坊，實乃因緣際會，因爲他遇上了桂小玉，而桂小玉却走入賭坊求助於她的師兄。

是的，桂竹園一夜之間死了那麼多人，而兩個師兄却被嚇得一個出了家，另一個與桂竹園劃清了界限，每日混在賭場裏不出面。

沈形雲便在賭桌上教訓了石大丹，祇不過石大丹並不回頭。

眞的是寃家路窄，寃家又碰頭，就在沈形雲剛走入二院迴廊上，迎面有個慓悍的大漢吃吃笑了！

大漢未開口，祇是笑，冷笑中帶點憤怒！

沈形雲祇一看也冷冷一笑，他淡淡的道：「是你！」

那人不是別人，石大丹是也！

石大丹嘿嘿一聲笑，道：「我找你，而且找了你很久，總算叫我兜上了！」

「你找我？」

「不錯！」

「幹甚麼？」

「骰子上見眞章呀！」

沈形雲淡然的道：「見甚麼眞章？」

石大丹道：「你忘了贏去我那麼多銀子呀，哼，我石大丹可忘不了！」

他一頓，又道：「輸銀子事小，丟人事大，石某心中明白！」

「明白？明白甚麼？」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這口氣石某嚥不下！」

「所以你要再賭？」

「不錯，非賭不可！」

沈彤雲當然明白，江湖中人的那口傲氣，有時候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他也明白，多少人不在乎輸幾個銀子，在江湖哥兒們的眼中，錢是花了再找，但却不能輸了銀子也輸了傲氣，多少人物一賭再賭的就是為了爭一口氣！

他看看這石大丹，冷冷道：「你出掌！」

沈彤雲貿然一句話，令石大丹一楞！

錢通神也一楞，一對大眼直翻滾！

楞然中，石大丹道：「出掌？我是同你賭骰子呀！」

沈彤雲道：「如果你在功夫上壓不倒我，賭桌上祇有你被我吃掉！」

「為甚麼？」

「簡單，因為你看着我動手脚，却一點也找不出我用的手段，你輸定了！」

石大丹想着那天之事，心中一緊，是的，他眞的一點也找不到人家缺點在甚麼地方。

他輸得有口難言。

石大丹面對文靜的沈彤雲，他咬咬牙，道：「你承認你弄詭？」

「當時我就承認了！」

石大丹怒道：「你還能再耍老千？」

沈彤雲道：「一定，因為我不會賭！」

石大丹又楞了！

他是善賭的，而且每賭輸少贏多，如今却敗在一個不會賭的人手中，窩心肝呀！

一邊未開口的錢通神祇一聽沈彤雲自己承認他不會賭，心中吃一驚，臉皮也繃緊了！

錢通神上前拉住沈彤雲，重重的道：「你說甚麼？」

沈彤雲道：「我說甚麼來着？」

錢通神道：「你剛才對我說你不會賭？」

沈彤雲道：「是呀，我說過了，而且還是實話實說，絕非是假的！」

錢通神大驚，道：「怎麼辦？怎麼辦？」

沈彤雲道：「甚麼怎麼辦？」

錢通神道：「我供你白吃白住，白……白有位姑娘陪着你，這就等着貴客一到上桌了，你却說你根本不會賭，你，你這不是坑我嘛！」

那石大丹也接道：「他却把我贏慘了！」

沈彤雲冷冷一笑，道：「你慘甚麼？」

石大丹道：「把我家當底子也贏去，害我到處去張羅賭本，而你又不會賭，眞氣死我也！」

沈彤雲道：「你又弄到賭本，是嗎？」

石大丹道：「當然，否則我怎能來？」

錢通神道：「沈兄弟，你可休開玩笑，上千的輸贏不是玩的呀！」

沈彤雲道：「你的意思是想拆夥？」

錢通神道：「如果你眞不會賭，我祇有同你拆夥！」

「這話是你說的？」

「我還沒忘！」

「那就拆夥，我單打獨鬥！」

石大丹道：「我忘不了你的可惡，咱們還有得拚的！」

一笑，沈彤雲道：「隨時奉陪！」

石大丹道：「再幹，咱們來點新鮮的，娘的，賭具也要特別設備！」

沈彤雲道：「可以，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石大丹道：「我是個講理的人，今夜你有賭局，咱們明天此時見！」

沈彤雲道：「你講理？哼，那是你說的，別人可不是這麼說！」

「別人？」

「是的，你知道別人說你甚麼？」

石大丹咬咬牙，臉色也變了，看樣子他似乎痛苦不堪的樣子。

沈彤雲道：「別人說你是個不折不扣的忘恩負義小人，而且……」

石大丹低吼：「不要說了，我管別人怎麼說呀，我祇知道一件事，人活着為自己，我就為自己！」

沈彤雲道：「你忘了你的一身功夫來自何處了！」

石大丹道：「那是過去，我總不能也把命交在別人手中吧！」

他憤怒的又道：「別扯了，咱們之間祇談賭，咱們明晚此地見！」

他回身就走，但走了三五步又回頭，道：「小子啊，你可別把身邊的銀子輸光了！」

冷冷一笑，沈彤雲道：「放心，我的銀子用不完！」

他看着石大丹走到大廳中，這才對錢通神又道：「別管我會不會賭，我對自己是充滿了信心！」

錢通神道：「信心？信心不能換銀子，等一會你看到來的人物，你就會明白了！」

沈彤雲道：「你眞要同我拆伙？」

（未完・三）

上文提要： 神捕端木鵬休假回家，因而順便管管風小月他們的事，一行三人從衣服上判斷是「一丈紅」……四女去而復返，被端木鵬與雲飄捉住蕙質蘭心，方知四姐妹是踩進夫人的陷阱……他們決定將計就計送被擄的蕙質蘭心回去，但馬車却被十多個蒙面黑衣人圍住，蘭心保護中了「九日酥」的風小月，原來「姹女玄陰神功」可解九日酥之毒……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車夫人

衆人聯袂查朱府　人去樓空搜地窖

風小月一掌之威將那些大漢震懾住，而蘭心亦乘機刺傷對手。風小月足不沾地，橫飄七尺，攔住另一個大漢。蘭心脫口吩咐道：「風哥，留個活口！」她話說出口之後，雙朵紅雲立即竄上臉龐。

剩下來的五條大漢，這刹那出了一身冷汗，酒氣一退，人反而清醒過來，為首那個喝道：「周兄纏住那雌兒，其他兄弟合力對付正點子！」

「來得正好！」風小月輕嘯一聲，身子一旋，左腿倏地彈出，正中一位大漢的小腹，只見他捂着肚子跌倒下去，一時半刻怕是恢復不了。風小月動作疾如閃電，掌腿齊施，他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倏忽在東，倏忽在西，圍攻他的三個大漢連他衣角也沾不及，反而打得汗流浹背。

忽然一個大漢作勢猛向風小月衝去，風小月先避其鋒銳，擰腰一閃，不料那廝同樣擰腰滑步，竄向另一個方向，雙脚一頓，撞破窗櫺，飛出屋外！

為首那廝咬牙罵道：「楊修武眞不是東西！」他說話分神，腰側吃了一掌，痛得他連連後退！

這刹那，一個念頭自他腦海中一閃而過，他亦頓足向窗口射去！可惜他遇到的對手是風小月！第一個可出其不意而奏效，東施效顰，又豈能得手？

幾乎同時，風小月亦捨棄對手，身子如離絃之矢般射出！為首那廝雙手及腦袋剛探出窗口，猛覺左足踝一緊，接着一股大力傳來，身子猛地倒飛，直撞到牆上方落地，一屁股跌坐在那裏！

白光一閃，風小月拾起一柄單刀，架在他脖子上。「你若還想活命的，便吩咐他們停手，咱們好好談一談！」

「閣下有甚麼條件？」

「肉在組上，有何條件？」風小月手腕一翻，刀面「啪」地一聲，在他臉上擊了一記：「老子高興便放你一條生路！」他邊說邊監視着其他兩個。

與蘭心廝殺的漢子，本已落於下風，只在苦苦支撐，見狀乘機退後收刀。

風小月道：「你們都站到灶前去！」他話未說畢，一俯身，封了賊首之痲穴，再走過去收拾那兩個漢子，然後對賊首道：「你放心，他們都已暈死過去，咱們說甚麼，他倆都聽不見！」

賊首苦笑問道：「閣下到底想知道些甚麼？」

「我不問，你也應該知道！是誰派你們在樹林裏設伏，暗殺在下？」

「在下眞的不知道……」賊首未

說畢，風小月作勢要打，他忙道：「在下眞的不知道，我只是拿了五百兩銀子的代價而已，其他的事甚麼也不知道！」

風小月怒道：「你以爲風某是三歲小孩？」

「眞的是如此！昨夜有個衣着華麗，掛着面紗的女人，在路上攔上咱們，要咱們在林內設伏，暗殺你們……」

風小月截口問道：「且慢，她跟你們說出我的名麼？」

「沒有，她只說會有一輛華麗之極的馬車，從樹林附近經過，車上的人，一個也不能留！」

風小月冷笑道：「你們便答應她了？」

賊首苦笑道：「事實不是如此，咱們見她來路蹊蹺，便斷然拒絕，不料她竟然翻臉，幾招之間，便殺掉咱們兩個弟兄，咱們無奈便只好答應……」

蘭心也忍不住截口問：「車上還有三個人，他們是被你們……傷害了，還是已逃出去了？」

「慚愧！」賊首道：「咱們被他們殺死了四個人，又因爲分了人去追查你倆，剩下來的阻擋不住，早讓他們殺出重圍了！」蘭心這才噓了一口氣。

風小月再問：「你們大可以表面上答應，暗中溜掉，難道她在附近監視？」

「她是這樣說的，還恐嚇咱們，說完成不了任務，天涯海角也可揪出咱們……如果成功了，就賞咱們每人五百兩銀子！」

風小月哈哈大笑：「眞是一羣笨蛋！你們一共有多少個人？你叫甚麼名字？」

那斯低下頭道：「在下叫歐陽龍，是冀東人氏，咱們十二個人結義金蘭，共闖江湖，人稱『冀東十二鷹』，可惜這次一過江便……損失大半！」

「冀東十二鷹」此名號，風小月從未聽聞過，料是無名之輩，他也不欲多問有關他們之資料。「歐陽龍，你是老大？風某想知道，除了那位女人之外，尚有誰跟你接洽過？你們認識淮安七梟麼？」

「除了那個身高的女人外，再無人找咱們，淮安七梟是甚麼人，咱們完全不知道！」

就在此刻，忽聞蘭心低聲道：「有人進來！小心……咦，是蕙質三姐他們三個！」她自開門閃了出去。

俄頃，即見雲飄、端木鵬、蕙質和蘭心聯袂走進來，見到風小月安然無恙，都十分高興。

端木鵬看了風小月幾眼，將其如意棒遞過去，忽道：「風兄似乎已恢復了武功？」

未待風小月點頭，蘭心粉臉已升上兩團紅暈，把頭垂得幾乎貼胸，蕙質先是一怔，隨即格格地笑起來。「四妹，你捷足先登，不怕大姐怪你？」

「三姐，您……人家是爲了救人……因爲……因爲情勢太危急了……」

她雖然沒有說出甚麼，但端木鵬及雲飄都是老江湖，一聽便猜到幾分，只是碍着他倆的面子，不敢多問。

端木鵬輕咳一聲，問道：「風兄，這些人是甚麼來路？」

風小月這才將審問之結果說了一下，端木鵬道：「都是些小角色，留下來也於事無補！」他揮揮手對歐陽龍道：「你們走吧！」

歐陽龍大喜，連忙與未受傷的把弟，扶起死傷者出去。

端木鵬自窗口向外看了幾眼，低聲道：「某跟踪一下，天亮之前一定回來！」他在窗台上一按，翻身出去。

雲飄道：「風老弟，你功力已恢復，不知對下一步有何計劃？」

風小月道：「小弟想趁天亮前，摸進朱英雄家去，這是攻其不備，明天再去，恐怕已晚了！」

「有理有理！但端木捕頭又出去……這個有點爲難……」雲飄忽然下了決心，毅然道：「請兩位姑娘在此等捕頭，待咱們一起進城！」

蕙質脫口道：「小妹也不想呆在此處……」

風小月問：「三姐有何高見？」

蕙質「噗嗤」笑出來，看了蘭心一眼，見她窘得緊，打消取笑她，只好老實回話：「小妹想去找大姐及二姐……我擔心她倆已被夫人扣押起來！」

風小月略爲沉吟一下，毅然道：「好，咱們一起走吧，留幾個字給神捕，相信他有辦法跟咱們聯絡上！」他自灶膛裏挑出一根燒焦了的樹枝來，在牆上寫了幾個字：鵬兄，弟等先進城，月。

四人趁着天黑，快步而行，不久便已進入岳陽城裏。城內一片沉寂，似乎全城的人都在夢鄉，雲飄覺得靜得有點奇怪，心中忐忑。

四人蛇行鼠伏，沿着小巷前進，一路上不見一人，迅速行至朱府外面。風小月與雲飄低聲商量了幾句，便分成兩組，一組由前面進去，另一組自後面入內，風小月與蘭心負責前面，風小月先翻牆進去。

偌大一座朱府，居然也沉寂如死，風小月見無人，便撿起一塊小石頭拋出牆去，這是聯絡暗號，蘭心也忙踰牆而入。

兩人沿着甬道前進，至停放馬

車之處，却已不見那輛馬車，兩人看看已進入中院，仍不見有人影，而且不見一點燈光，都是滿腹狐疑。

風小月要蘭心伏在附近，他走進廂院，只見那裏有兩排廂房，該是下人們居所，他竄至窗下，戳穿窗紙，凑首望進去，但見床上被褥空空如也，似無人居住。他不信邪，再看第二間，情況一樣，遂到對面那排廂房去，結果也是一樣，難道朱府的下人全部被辭退了？

朱英雄家財萬貫，怎會一下子辭退所有下人？難道要他老婆自己燒飯洗衣服不成？正在懷疑間，猛聽到一絲風聲在身後響起。

風小月這一驚非同小可，手掌在牆上一按一撥，身子橫飛三尺，但聞「叮」地一聲響，似是飛刀之類的暗器射中磚牆，他正想轉身，不料一股罡風傳來，已至背後，不及轉身，只好再度閃避。

背後那人連攻三招，他連閃三次，直無還手之力，不由怒氣塡膺，輕嘯一聲，抽出如意棒來，冒險向後急刺一記，逼退對方，這才能轉身。

只見偷襲者是個蒙面黑衣漢，雖未能見到其面目，但風小月相信，此人必非「淮安七梟」及「冀東十二鷹」之同伴，蓋其武功遠在他們之上！

風小月轉過身來，精神大振，一挽如意棒，展開猛烈之進攻，蒙面漢赤手空拳應戰，他拳法嫻熟精妙，勢猛力雄，揮動間，帶起一陣陣罡風。風小月越鬥越是奇怪：「這斯到底是甚麼人？是朱府僱的護院？怎地有此功力？」

兩人鬥上了十多招，仍未分出高低，風小月忍不住道：「憑閣下這份身手，大可揚名武林，何必屈身人下，當人保鏢？」

蒙面人只輕哼一聲，悶聲不響，調整招式及攻勢，奈何風小月近來功力大進，如意棒又兼幾種武器之長，漸漸便佔了上風。蒙面人被迫得躍落石階，兩人變成在院子裏惡鬥。

此刻蘭心已聽到聲響，連忙趕過來，她抽劍欲助風小月一臂之力，但爲風小月所拒。「心妹，你守在附近，提防尚有敵人！」

兩人只鬥了二十多招，風小月手執武器，在空地上更易發揮威力，十成攻勢倒佔了六七成。忽然天上烏雲散開，月光自雲隙間灑了下來，院子裏似鋪了一層銀輝，忽然那斯跳開叫道：「且住！你是風小月！」

「不錯，在下正是風小月！閣下是……」風小月雖然住手，但仍在警戒中。

那人扯下蒙面巾，風小月失聲道：「原來是岳大俠，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岳大俠怎會來此？咦，有步履聲！」三人立即閃在暗處。

只見兩條黑影一高一矮，小心翼翼地閃過來，蘭心低聲道：「是三姐及雲大俠！」

雲飄聽得聲音，快步搶過來！驚急地道：「奇怪，咱倆自內堂搜過來，不見一個人，難道他們在中院？」他目光一及，改口問道：「這位是何方高人？」

風小月忙道：「雲大哥，這便是小弟多次跟你提及的岳陽鐵漢岳震天岳大俠！」

雲飄連忙抱拳道：「失敬失敬，在下雲飄！」

「雲大俠『一縷烟』之大名，岳某早已如雷貫耳！」岳震天技不如風小月，態度有所改變，也忙回禮。

蘭心却急得頓足，「你們不要一個失敬，一個如雷貫耳了！數十個人倏忽不見，難道不重要？」

雲飄一愕，問道：「中院也沒有人？」

「沒有，就好像他們突然間消失在空氣中了！」

岳震天道：「此乃絕無可能之事，若朱家搬遷，人多傢具多，怎瞞得了岳某的耳目！」

風小月心念一轉，答道：「假如朱府之內有秘密甬道，通往城外，如此便可瞞得了岳大俠了！」

岳震天忽道：「快點火，咱們仔細搜索一下，說不定能找到人！」

* * *

最重要的搜索地點，當然是在內院。風小月等人均手持燭台，是故光如白晝。岳震天是「地頭蛇」，首先建議：「岳某曾來過朱府，但只在外院坐過，從未走進內院，故此其中情況並不太了解，咱們爲防萬一，最好是分兩組進行搜查，由內廳開始，一組向東，一組向西搜！」

風小月等人都無異議，當下岳震天和雲飄一組，風小月和兩名女將一組，相約遇險發嘯爲號。

風小月首先推開一扇房門走進去，蕙質及蘭心尾隨而進。這房佈置華麗，看衣橱裏的衫裙，估計是朱英雄妻妾之居所，三人開始仔細搜查，發現房內沒有甚麼値錢的東西，但衣衫傢具都不少。

蕙質皺眉道：「看來她們剛走不久！」

風小月道：「依小弟之見，他們人這麼多，如果離開必爲人所知，因此小弟也認爲他們必仍躲在府內！」

蕙質格格笑道：「請風公子不可自稱小弟！」

風小月臉上一紅，却坦然道

:「你是心妹三姐，我自稱小弟有何不對？」

蕙質眼角一瞟，笑問：「那你跟四妹又是甚麼關係？」

「小弟與心妹已有夫婦之實，風某雖然風流，却不是人間賤丈夫，她爲救我而獻出玉體，風某豈能不負責任？何況小弟覺得她很適合當我妻子！」

蕙質頷首道：「失敬了！我無話可說，只是大姐那裏如何向她解釋？」

風小月聳聳肩：「那天小弟失去功力，站立不穩，跌落其身上，才在無意中扯掉其蒙面巾，雖然她有誓言，但一來小弟不知內情；二來又非有意，相信她不會反對。」

「不過大姐的性格……而且她一向注重諾言，何況是誓言？」

蘭心道：「小妹願意做小的！」

風小月哈哈笑道：「你明明是大的，爲何要做小的？婚姻之事只能順其自然，她有誓言與我何關？也得要我願意娶她！」

蕙質忽然向風小月招招手，然後退出房外，風小月看了蘭心一眼，也隨她出房。蕙質壓低聲音問道：「風公子，有一件事我必須向你說明的……本門練的功比較邪門，練功不久便會自動落紅，但我四姐妹全是冰清玉潔之軀，你千萬不要誤會四妹之貞操！」

風小月笑道：「小弟根本不將此事放在心上，我自己又非處子之身，又何苛求她完璧？請三姐放心！」

蕙質對他之爲人不禁大爲讚賞，忙道：「大姐那裏，二姐想辦法替你疏通！」

「如此小弟倒要先謝謝您了！」

兩人重新進房，蘭心問道：「風哥、三姐，你們在外面說甚麼？」

蕙質忙道：「沒甚麼，妹夫說他們可能藏在地道裏，咱們仔細搜查！」蘭心當然不相信她的話，不過她性子溫順，也不再問。

當下三人以武器敲打地板，又到床下搜索，均無所發現。正想到別處去，却聞岳震天發出嘯聲，三人立即搶了出去。只見雲飄先一步跳落院子裏呼道：「岳大俠是自己人，不要動手！」原來端木鵬已趕來，抬頭一望天色，已露出魚肚白。

風小月爲他們介紹過後，即問：「神捕跟踪歐陽龍等人，可有收穫？」

端木鵬道：「看樣子他們似乎只是受威脅才跟你作對而已，蓋他們向城外方向逃逸！」稍頓反問：「風大俠查到甚麼沒有？」

風小月及雲飄異口同聲道：「剛開始，尚未查到人跡！」

「甚麼？偌大的一座朱府人都去了何處，居然無跡可尋？」端木鵬滿臉詫異。

岳震天道：「岳某住在本城亦未聞風聲，因此懷疑他們匿在地道裏！」

端木鵬道：「不錯，府內一定有地窖地道之類的設施，否則不會無聲無息地消失！走，咱們繼續搜查，只要細心，不怕找不到蛛絲馬跡！」

當下仍然分成兩組，一組在東，一組在西搜查。

過了不多久，雲飄即喜孜孜地跑去找風小月。「老弟，那邊發現地道進口了，快去看看！」風小月亦喜不自勝，帶着兩個姑娘匆匆趕過去。

却原來找到的地道進口在一座坑裏！坑裏尚有些灰燼，足跡凌亂，顯然有問題。端木鵬待他們看過之後，即以掃帚將灰燼掃到一旁，但地板的磚塊嚴絲合縫，使人有無從下手之感。

端木鵬跳進坑裏，以劍柄用力敲打，果然發現中間幾塊青磚的聲音比較空洞。「就在此處！」可惜他找不到開啓機關的樞鈕。

風小月走到外院去，他記得進來時，見到那裏放着幾具石擔石鎖，當下抬着一副石鎖，道：「端木神捕請出來！」他待端木鵬跳出來之後，便用大石鎖用力砸擊，只擊了兩記，他再用力擊了三記，掃開磚屑，便見下面有一塊鐵板。

風小月砸得性起，揮動石鎖再用力砸擊，一陣「噹噹」的震耳聲響個不絕，石鎖四角均爆裂，風小月仍不住手，鐵板亦開始下彎，終於「蓬」地一聲，鐵板掉了下去，露出一個洞口來。

風小月動作極快，將石鎖抛在一邊，隨即縱身躍下，洞內一片漆黑，他人在半空，便將如意棒抽了出來。

風小月雙脚剛落地，洞內便亮起火光，尋常人由光至暗處，再乍遇强光，眼睛都不能適應，會出現短暫「失明」的情況，但風小月似已料到對方有此一着，雙眼早已瞇起成一條細縫，因此影響不大。

說時遲，那時快！一道兵刃破空之聲倏地響起！好個風小月，如意棒幾乎與對方同時出手！但聞「叮」地一聲過後，兩件兵器相交。雙方都因對方膂力强勁，而致手臂及兵刃均揚起！

風小月動作疾如閃電，半轉身子，左掌隨即擊出！與此同時，他這才看清楚，偷襲他的是位蒙面中年漢，看身材絕不是朱英雄！牆角那裏蹲着如花及似玉，她倆身旁尚有一位漢子，以刀架在如花之脖子

上！

風小月那一掌力道極猛，對方倉促舉掌相迎，被震退三步，風小月猛吸一口氣，向前竄出！

「住步，再來老子便先將她倆殺了！」

風小月左手一抬，喊道：「且慢！風某住步！」他作勢欲停，左手三支三才如意神針早已隨勢悄沒聲息地射出！同時他再度標前！

那漢子正想伸手去抓如花，猛覺心窩一陣冰涼，不由怔了一怔，隨即一陣酥痲襲上心頭，原來有一支神針，射進血管，因射得深，竟隨血液而流動！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直至此刻，蒙面中年漢才揮刀撲前！

風小月深知最重要的難題尚未解決，是故咬咬牙，將如意棒交左手，猛地向後一刺，然後矮身低頭閃避！可惜蒙面漢的功力遠在同伴之上，那一刀他依然躲不過！

刀鋒過處，風小月右肩一大塊肉脫體落地，鮮血泉湧！與此同時，那漢子料不到風小月的如意棒會從意想不到的位置刺來，讓它刺個正着，眼睜睜地望着如意棒自他胸腹之間透體而進！

猛聽兩道暴喝同時響起，風小月忍痛轉身，雙手握住如意棒，使力將那漢子推開，就在此刻，蒙面中年漢第二刀已劈至！好個風小月，雙臂用力，那漢子早被如意棒刺透胸腹，毫無掙扎之力，被風小月推橫兩尺。

「轟」地一聲，蒙面漢的刀鋒砍進其肩骨，一時之間拔不出來，風小月發起死勁，用力推前！

蒙面中年漢虞不及此，被推得退至牆壁前，風小月用力不止，如意棒尖穿過漢子的背，又刺進其小腹！剎那間，兩個人都成了血人！

如花似玉雖也學過武，但幾曾見過這種景象？都嚇呆了！如意棒又穿過蒙面中年漢的後背，刺進牆壁中！

就在此刻，突聞一陣「軋軋」聲響，風小月吃了一驚，轉頭望過去，但見上面慢慢降下一副鐵閘，看樣子將會橫在如花似玉之身前！

風小月大急，放手奔前，一手抓住似玉的衣衫將她抛出去，可是要再抓如花已來不及了！

只見他猛地跳前一步，半蹲着身子，雙臂托住鐵閘！鐵閘十分沉重，一時半刻，風小月尚能支持，但始終解決不了問題！

直至此時，他才醒起，爲何蘭心她們沒有下來？他是聰明人，不問也知上面必定出了狀況！他腦海裏念頭電閃，却因全身使勁，傷口的血流個不止，半邊衣襟全成紅色，只看得如花和似玉心痛焦慮不已，奈何身上之痲穴被封住！

如花終於忍不住道：「風公子，你快鑽出去吧，不要管我了！」

「不行，半途而廢，我這傷不是十分冤枉麼？」風小月一急之下，倒讓他想到一個辦法！他冒險再蹲下身子，左腿半曲，左肘墊在左腿上，然後空出右腿來，向後伸過去，壓低聲道：「得罪了大姐！」他右腿一勾一掃，居然讓他將如花勾前了尺餘！

這尺餘之地，使希望增添了十倍，他第二次出腿，便將她帶出鐵閘之外，然後又見他縮回右腿，右肘同時墊在右腿上，如此便省力多了。

風小月喘了幾口氣，猛地深呼吸一下，硬生生將鐵閘托高半尺，腦袋便伸出鐵閘之外，再以肩膊頂高四五寸，然後突然標前一步！

「砰！」鐵閘落地，震得地道裏嗡嗡作響，風小月也因脫力而撲倒地上，正好壓在如花的身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如花心底倏地對他升起一股濃烈的愛慕，覺得這種漢子才可委以終身。「公子，你，你沒事吧！」

風小月已無力應她，伸手在她腰上，使盡最後幾分力，解開其穴道，接着自己也暈死過去了。

待風小月有了點知覺，只覺全身筋骨肌肉疼痛不已，尤其是肩膊。耳際隱隱約約聽到一個聲音：「大姐，你看他爲救你吃了多少苦頭？肩上少了一塊肉，傷口這般大，還以肩膊頂着鐵閘，眞看不出他是個如此堅强的鐵漢，換作別人，祇要稍爲猶豫，便要被鐵閘壓死了！」

「是的，他眞的是位大英雄，夫人以前說的話全是騙人的！一個壞人肯捨身救人麼？何況咱們跟他還非親非故！」

似玉笑嘻嘻地道：「大姐忘記你的誓言？他是你丈夫呀，怎說沒關係！」

如花毫不在意地道：「不錯，愚姐是應該嫁給他的，這樣的男人，打着燈籠半輩子也未必能找得到！」

風小月忽然發出輕輕的呻吟聲，似玉歡呼道：「他醒了！」

風小月慢慢睜開雙眼，只見自己躺在地上，頭却枕在如花的腿上，上衣早已被撕掉，肩上傷口被如花的紗巾紮住，血已止住，但全身乏力，爬都爬不起來，如花溫柔地道：「你先歇一會兒，別動！」

「口渴……有沒有水……」

似玉道：「此處何來的清水，你且忍耐一下。」

風小月道：「心妹在上面，你上去看，如果形勢不妙，不要冒

險。」

「好！」似玉倏地標前，然後躍起半空，左脚在右邊牆壁上蹬了一下，又升起幾尺，雙手伸高，抓住洞口邊緣，再引體上升。她只看了幾眼便跳回地上，道：「上面有副鐵閘，咱們出不去了！」

「你有否看到心妹？」

「沒有，風公子你別說話，先歇一歇再想辦法。」

「扶我坐起來運功調息一下。」

如花和似玉連忙扶他坐起來。

風小月又道：「拉我靠着牆。」

「不，你就靠在我身上！」如花搓熱雙手，在他後背撫摸。「小妹助你運功！」

「謝謝你！」

「謝甚麼！你是爲了救咱倆姐妹才受傷的，咱們感激都來不及了……何況，何況小妹今生只能嫁給你……你還跟我客氣甚麼……不要說話，快運功吧！小妹要發功了！」如花恨不得把全身功力都傾注在他體內。

風小月急道：「且慢！你難道不覺得在下功力恢復得很蹺蹊？」

如花輕輕地道：「一定是四妹替你解的毒，我不用問也猜得到！」

風小月道：「那很好，風小月不是人間賤丈夫，心妹如此待我，在下豈能辜負她的一片心意？」

如花在他耳畔道：「傻瓜，我又不是不讓你娶她，她是我妹妹哩！祇要你喜歡，咱們四姐妹都可以嫁給你！就算你不願明媒正娶，就讓咱們永遠跟着你也可以！」

這幾句話教風小月心頭一跳，萬料不到情勢變化這般快，他冒死救如花和似玉，一是看在蘭心的份上；二是希望藉此討好如花，不要怪蘭心「奪愛」，誰料到她居然這般大方！一時間，竟不知如何開腔。

「你不要胡思亂想了，快摒除雜念！意守丹田！」如花說畢，兩股眞氣便自她掌心傳進風小月體內。風小月連忙收攝心神，將其眞氣導引進丹田，再將自身之眞氣調動起來，未幾便漸入佳境。

眞氣運走了三個大週天後，他已進入忘我境界，只覺眞氣川流不息，周而復始，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散了功，此時筋骨已無剛才之疼痛，精神煥發，體力恢復了不少。

他睜開雙眼，只見似玉手握其如意棒在護法，如花大概疲極，居然睡着了，他慢慢站了起來，似玉關懷地問：「公子，你覺得如何？」

「好多了！」風小月慢慢站起來，却驚醒了如花，她動作更快，扶着風小月。

風小月走了幾步，道：「只是乏力虛弱，其他沒有大礙，如今這般，如何逃出龍潭？」如花亦是愁眉不展。

似玉則道：「不打緊，既然三妹四妹在上面，她們一定會想辦法救咱們！」

風小月道：「無水無飯，再等下去，咱們不餓死也會體力大減，再遇强敵不知如何抵禦？」

如花道：「待小妹爬上去看清楚。」她言畢說便要走過去，却讓風小月一把拉住。「不要急，待我先想想辦法……嗯，有件事我要先問你們……你倆爲何會被人囚在此處？是誰囚禁你們的？朱府的人去了何處？」

似玉忽然拉下蒙面中年漢的蒙面巾。「你認識他麼？」

風小月仔細看了那廝幾眼，覺得十分陌生，便搖搖頭。如花道：「此人是朱府的總護院，一般人都叫他龍爺，眞名誰也不知道！咱們回來向香車佚人報告經過，她留言在客棧，要咱倆來朱府找她。不料到朱府之後，這位龍爺說夫人在見客，請咱倆在內廳喝茶，却不知茶內被放了迷藥，醒來之後，咱倆便被封住穴道，囚在此處了！」

似玉反問：「公子，你說朱府的人不知去何處？」

「不錯，在下與雲大哥，和三姐四妹來此處搜索，居然不見一個人，你說奇不奇怪？到底香車佚人跟朱府有甚麼關係？近日幾宗命案，是否她幹的？她爲何要殺沈重城及宋遜？」風小月邊說邊在地窖裏踱步。「她到底是甚麼人？是誰的夫人？」

似玉道：「你問的這些都不可能有答案，咱們還是先想辦法出去吧。」

「此處是否有通道？」

「不知道！」如花道：「咱們根本還未檢查過！」

「好，那就先檢查一下！」風小月忽然興奮起來：「剛才那副鐵閘，怎地無端端降下？說不定此處還有人？」

如花叫了起來：「人來那裏？不可能！」

風小月不理她，他先走至總護院的屍體旁，雙眼却望着牆壁，地窖如果沒有別人，開啓機關的一定是他！那麼他臨死前站立之處，必定靠近機關樞鈕。

他伸手在壁上摸了一陣，果然讓他找到一個突出的物件，外表看來似是小石子，但他知道那絕對不是石頭，是以用力按了下去。果然一陣軋軋聲響，那副鐵閘又升了起來，一直至洞頂，若非細心觀察，根本看不出端倪。

他再伸手在壁上摸索，又找到一塊小石子，他伸手一按，面前三尺處突然陷下，露出一個四尺見方的洞來。風小月摘下壁上的火把，

探頭下望，借着火光，只見下面是一副釘床，原來這是個陷阱，不是出口。

風小月不死心，再找到第三顆「小石子」，這次打開的却是旁邊一道石門，石門外是一條向上斜伸的石級。「此路可能是出口，在下先上去……」

如花一陣風跑過來，低聲道：「咱們先說清楚……我一定要嫁給你，你不准拋棄我！」她已完全沒有起初那副凜然不可一世之神態，代之的是一副嬌憨的女兒態。

風小月微微一笑：「咱們能否脫險還不知道哩！」

「小妹不管，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風小月故意氣她：「我跟四妹先好，以後她是大的，你是小的，你反要叫她大姐，知道麼？」

「知道！」如花如小鳥般依在他身邊。

這回輪到風小月吃驚，「你，你眞的答應？」

「不是小妹答應，是你答應娶小妹的！」

「喂，咱們說清楚，在下剛才是開玩笑的，你千萬不要當眞……」

如花粉臉一沉，冷峻地道：「你是男人大丈夫，對着一位黃花姑娘，居然拿這種事開玩笑？剛才你說的話，二妹全聽到了，有她作證，不怕你賴！」

「老天！」

「不要呼天搶地了，我還準把二妹和三妹一起送給你哩！」

「喂！她們的婚姻，就憑你一個人決定？」

「小妹不用問也知道她們早就『存心不良』，要跟我這個大姐爭男人了！就看四妹就知道。哼！她還捷足先登哩！你是一家之主，冒險的事只能由女人做！二妹，你先上！」

似玉瞟了風小月一眼，乖乖在他身邊閃過，走在前面，風小月突然「夢醒」般，大步飛前，反搶在似玉前面，高聲道：「你剛才說的都是一廂情願，風某還未答應呢！」

「風小月，你站住！」

風小月覺得如花聲音有異，忍不住回頭望去，目光一及，只見她用劍架在自己脖子上，不由吃了一驚，「你……你做甚麼？」

如花道：「我本有誓言在先，誰解下我的蒙面紗巾，今生便得嫁給他，你一口拒絕，我只好自殺了！」

風小月急得跺足，「喂，有話好說，你千萬不要……」

「站住，不許走過來！我只要你一句話！要還是不要！要的，你便下來，不要的，也請你替我收屍！不許你多說一句話！」

風小月見她說得認眞，只好不情願地說了聲要。如花又道：「只要你反悔，咱們四姐妹便在你面前自殺！」

風小月忙道：「好好，你們四姐妹我都要！」

那道石級走到頂處，沒有出口，風小月找了好一陣方找到按鈕，打開出口，却在另一間臥室裡，風小月跳出去後，小心翼翼探頭外望，却不見一個人影，他忍不住叫道：「三妹！四妹！雲大哥……」

深院靜寂，祇有他的回聲，如花擔心地道：「他們去了何處？」

風小月也忘了飢渴，道：「快找一找！」

* *

蘭心見風小月向洞口跳下去，一顆心也跟着他下沉：「風大哥，大姐是否在下面？」話音未落，「刷」地一聲，一副鐵閘突然降下，正好落在坑前，將她與風小月完全隔絕：「神捕，快想辦法將鐵閘打開！」

端木鵬連忙在房內各處搜索機關，雲飄和岳震天也分頭行動，蘭心隔着鐵柱，高聲呼叫風小月的名字，可惜風小月一進入地窖便陷於險境，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岳震天道：「丫頭，你亂嚷甚麼，就算他聽見也於事無補，快幫忙找尋機關方是上策。」

忽然端木鵬道：「某家找到一個按鈕了，但不知是否開啓鐵閘的機關，諸位還是先退後幾步，以防不測。」

雲飄快步搶前，道：「還是讓雲某來按！」他不理三七二十一，一把將端木鵬推開，同時左手用力往壁上的按鈕按下去。

一陣機括聲響，牆壁之前的地面上突然出現一個三尺見方的洞口，他探頭一望，祇見一道石級通下去，祇是丈餘之後便拐彎，看不到盡頭。雲飄道：「雲某下去看看，若無問題，你們再下來。」

蘭心一陣風般衝前：「小妹陪你下去！」她動作快，比雲飄先一步踩上石級，雲飄祇好跟着她，蘭心一走，蕙質祇得也跑下去。

端木鵬道：「咱們都下去看看，啊不，請岳大俠留守此處，以防不測。」

「好，萬一有危險，請發嘯爲號。」

石級頗長，似乎無窮盡，也不知要通去何處，蘭心忽然站住，回頭道：「這不是通向大哥那裡的，咱們另找通道吧！」

雲飄道：「風老弟命大得很，不用擔心，繼續走吧！」

雲飄反而越過她，走在最前

面，忽然上面傳來一陣「轟隆隆」的響聲，端木鵬回身向上跑去，祇聽他的聲音自上面傳來：「咱們出口已被封住。」

雲飄道：「大家鎮定一點，岳大俠在外面，他會想辦法幫咱們打開出口，反正沒有退路，咱們繼續前進。」

端木鵬道：「雲大俠在前，某家押後，一切小心，提防地道裡尚有機關設施。」

蕙質道：「此處一定有人，否則牆上的火把是誰點的？証明朱府的人必在暗處監察。」她忙將長劍抽出來。

雲飄忽然道：「前面已無去路，神捕，雲某如今開始檢查牆壁，丫頭，你們查查牆角。」端木鵬拔下牆上的火把，傳到前面去。

蘭心滿心焦急，高聲呼道：「大哥，大哥，大姐！」地道裡嗡嗡地迴响着她的叫聲。

雲飄不耐煩地道：「丫頭別嚷。」他摸到一塊小石頭，道：「你們退後兩步。」接着用力按下。

「刷」地一聲，地道左側牆上霍地露出一道石門來，蘭心亦標進門內，祇見門內是個大廳，有三四十個婦孺老僕，臉上一片驚恐，蘭心急問：「你們都是朱府的人？」

「是的，你是誰？」一個中年漢子大着膽子問。

「你們為甚麼會在此處？」端木鵬排眾而出道：「某是正湖南道的捕頭端木鵬，你們不用怕，咱們是來見朱府的人，倏地消失，因此才來調查的，快說實話。」

那中年漢子身子孱弱，看來是朱府的老僕：「老爺說有強敵找上門來，將咱們趕下來這裡，說等強敵走後，再放咱們上去。」

「朱英雄如今在何處？」

「不知道，他將咱們關在這裏，便沒再見到他，捕頭，上面情況怎樣？」

「十分平靜，一個人也沒有。」

雲飄道：「你們都受騙了，朱府又無與人結怨，會有甚麼強敵？這裡面有食物及食水麼？」

「有的，但祇夠一天多食用。」

「朱府人口有七八十口，怎地祇有你們這些人？」蘭心問：「為何都是老弱婦孺，那些青壯漢子呢？」

「不知道，也許躲到別處。」

端木鵬又問：「你們這裡到底還有多少地窖地道，別人不知道，你一定知道。」

「不知道，小的在朱家二十七年，還是頭一次知道府內有地窖。」

蕙質則問：「你們懂得如何打開出口麼？」那僕人搖搖頭，蕙質不由怒道：「你們甚麼也不知道，為何會這般聽話，乖乖被困在此處，如果朱英雄過幾天還不把你們弄上去，不是要被活活餓死麼？」

不料那僕人反問：「咱們的命值多少錢？老爺為甚麼要殺害咱們？咱們沒有理由不聽其命令！」

蕙質不由默然。

蘭心高聲問：「你騙人，在朱家二十七年，連打開出口也不懂，誰相信？」

「姑娘不相信，奴才也無可奈何，諸位如何下來的，難道不懂得上去？」

蘭心不由長嘆一聲，端木鵬道：「咱們從隔壁石級下來之後，入口便被封住，大家如果還想活命的，請立即分散找尋一下，注意，開啓機關的按鈕大多設在牆上。」

那些人立即散開，端木鵬則走回石級那邊，在盡頭四處尋找按鈕，可惜一直找不到，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連端木鵬也有點沉不住氣。

蘭心在擔心風小月，却不知此刻，風小月和如花似玉早已脫困。

* * *

似玉叫道：「大哥，此處有個按鈕！」她大哥兩字叫出之後，方覺不妥，雙頰紅得像柿子一般。

風小月却沒有在意，急道：「等我來！」他趕開似玉，用力按下按鈕，一陣「轟隆隆」的聲響過後，地上現出一條石級，他回頭道：「你們守在地道口，我下去看看，聽話！」他話未說畢，便鑽了下去。

他下去一半，便見到端木鵬跑上來，端木鵬一見到他，不由大吃一驚，脫口問道：「風大俠遇到甚麼強敵？怎麼傷成這個樣子？」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道：「快上去再說吧，他們呢？」

蘭心早聽到聲音，飛一樣跑上來，又驚又喜地叫道：「大哥！」兩行清淚奪眶而出。

風小月乾咳一聲：「大姐及二姐在上面等你。」

不久，三四十個人魚貫上到地面，那些朱府婢僕見到陽光，都頗有再世為人之感，雲飄舉目四望，問道：「岳大俠去了何處？」

風小月訝然道：「小弟未見到他，他不是跟你們走一道麼？」

雲飄道：「快找找他，說不定他又遇險了。」

端木鵬淡淡地道：「不急，喂，你們誰是負責炊食的，快去煮飯充飢，還有，其他老弱最好在此處休息，不要到處亂跑。」

蘭心道：「大姐二姐，妳倆沒事吧？」

如花嘆了一口氣：「我跟二妹沒事，祇是苦了大哥，若非他捨死相救，愚姐如今是甚麼下場也不知道。」

蕙質問道：「大姐、二姐，你倆怎會在坑下面？」

似玉這才扼要地將經過告訴她倆。

如花扶着風小月坐下，「大哥，你失血太過，先休息一下，小妹先替你倒杯熱水解解渴。」蘭心見狀心裡十分不安，似玉却笑嘻嘻地把如花的心意告訴她。

蘭心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好呀，咱們四姐妹以後都不用分開了。」

似玉紅着臉啐了一口：「你瘋了？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麼？」

說話間，如花已捧了一大碗水來，餵風小月喝，風小月失血過多，喉頭渴得似要冒煙，全憑一股意志支持着，喝了一碗水，精神鬆弛，忍不住往床上躺下，祇片刻便睡着了。

過了好一陣，他才被人搖醒，原來飯已煮好，朱府食物儲存甚足，居然弄了好幾道菜，羣豪忙了一夜，肚子早已打鼓了，都不客氣，飽飽地吃了一頓，風小月精神稍振，便在院子裡散步。

蘭心要去陪他，却讓如花拉住：「不要打擾大哥，他在思索。」

雲飄嚷道：「飯都吃完啦，快去找找岳大俠吧！」

風小月抬頭望：「此處必尚有地道，機關的按鈕都在牆壁上，大家再找一找，雲大哥，你不要走開，朱英雄以及香車夫人，一定不會在下面，說不定會悄悄出現。」

雲飄道：「兄弟受傷不淺，還是先去休息一下吧。」

「小弟全身乏力，就請大哥費心了。」風小月正在床上運功調息。蘭心仗劍為他護法，其他幾個人都散開。他這一打坐，居然超過一個時辰，然後散功下床，蘭心忙問：「大哥，你覺得好點麼？」

風小月苦笑道：「好多了，不過想跟人家動手，非得過一個月不可。」

蘭心嬌憨地道：「那你就一個月不要動，有甚麼事便由小妹和大姐來做。」

風小月這才將如花在地窖裡所說的話告訴她，然後哈哈大笑：「你說，她是不是很可愛？」

不料蘭心也開懷大笑：「那就太好，咱們四姐妹全部嫁給你，咱們這輩子便不用分開了。」

風小月一怔，訝然問道：「你這是衷心之言？你……你居然一點也不吃醋？」

蘭心也是一怔：「小妹高興也來不及，為甚麼要吃醋？咱們四姐妹感情十分融洽，比人家親姐妹還好，能夠共事一夫，那是最好的最美滿的結局。」

風小月長嘆一聲：「妳為甚麼不問問我的意見？」

「你一定很高興了，不用問我也知道，男人誰不喜歡三妻四妾？」

「三妻四妾有甚麼好？有個女人跟在身邊已十分煩惱，有四個不是連一點自由也沒有？其他男人可能求之不得，但我却不稀罕。」

蘭心抿嘴一笑：「不管你同意也罷，不同意也好，今生能甩掉咱四姐妹，除非……除非你能振翅高飛。」

忽然外面傳來蕙質的聲音：「四妹，風大哥醒了麼？」

蘭心粉臉沒來由地一紅，連忙把房門拉開：「三姐，進來吧，他剛散功。」

風小月走前問道：「有情況麼？」

「雲大哥派小妹來告訴你兩件事，一是他找到朱府的上好金創藥，已交在小妹手裡，第二件事是端木神捕不見了，朱府內到處找不到他。」

風小月道：「不必擔心，他一定是在府內找不到地道，是故到府外去找，有上好的金創藥最好替我敷一下。」

蕙質瞟了蘭心一眼，道：「這趟事，暫時還祇好由四妹來做。」她將一隻藥瓶拋給蘭心。

忽然又有人推門進來，道：「四妹已夠辛勞了，還是由愚姐來吧！」如花拿了一套白色的衣褲，還有紗布剪刀，大步走進來。

風小月忙道：「大姐，我自己來吧！」

如花白了他一眼：「你還叫我大姐，哼，你傷得這般重，還能自己包紮麼？」她也不避忌，拉着風小月坐在床上。「此事本就該由我來做，你是為我受傷的，何況第一次也是我包紮的！」

風小月像傻子一般坐在床沿，如花先將舊布條剪斷，小心翼翼解開，先用冷開水洗一下傷口，再塗上金創藥，鋪上棉花，然後用紗布，好好地包紮起來，最後再替他更衣。「這衣服太髒了，不能穿在你身上！」

「包紮我不方便，穿衣服還是自己來吧！」風小月雖是大男人，但要在三位姑娘面前更衣，實在無此勇氣。

如花道：「我們都是你的妻子，你怕甚麼？」

「在下無福消受！」風小月無論如何堅持自己更衣，蘭心勸走了如花，三姐妹出屋，如花仍悻悻然。「有美人陪更衣，他居然不領受！」

蘭心道：「也許他還不習慣，請大姐給點耐心！」

「反正大姐是一定要嫁給他

了！」

過了片刻，風小月開門而出，除了臉色比較蒼白之外，又恢復了往日之瀟灑。「雲大哥在何處，帶我去找他。」人換了裝，似乎增加了信心，他竟有點丈夫向妻子下命令的味道。

剛好雲飄匆匆自中院跑回來，道：「老弟身子好點了吧？」

「多謝大哥關心，小弟精神好多了，你有成績麼？」

雲飄嘆息道：「看不出朱英雄還是個人才，把出入口弄得這般神秘！端木捕頭失踪了，但願他平安！」

「大哥不必擔心，他大概是到外面去搜查！事在人爲，朱英雄再厲害，也是一個人，咱倆再去找一找。」風小月言畢，拉着雲飄走去前面，背後跟着三位姑娘。似玉在中院等他們，風小月又問：「大哥，你搜過甚麼地方？」

「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已搜過了！」

風小月忽然站在院子中，游目四望，雲飄等人都有點奇怪，忽見他向一棵樹走過去。

雲飄急忙跟上去，訝然問道：「老弟，這棵樹有甚麼毛病？」

「你看看這棵樹。」風小月指指面前那棵看來有數十年樹齡的大樹。祇見它枝幹粗壯，足足有兩人合抱，爲了支撐這棵大樹，旁邊豎了一條高逾一丈的石條，撐着斜生的枝幹。

「很多大樹都有此情況，主人不用石條支撐，也會用其他物件，何足爲奇？」

風小月喃喃地道：「大哥說得有理，但小弟總覺得這棵樹有點突兀，你看它的枝葉並不茂盛，朱府還用得種這樣的病樹？」

「老弟認爲它有甚麼問題？」

「咱們過去看看！」風小月首先走過去，繞着樹走了三四圈，最後停住。

雲飄和蘭心也站在他身旁，却毫無發現，風小月忽然道：「這樹沒有問題，咱們到別處看看。」

走了幾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回頭問道：「大哥，岳大俠呢？爲何不見他？」

「他說家裏有事，是以吃飽飯就走了！」

「昨夜他爲何會跑來朱府？」風小月喃喃地道：「照他自己說，跟朱英雄並不熟悉……」

雲飄叫道：「照啊！我爲何沒想到這點？說不定他早就找到蛛絲馬跡，祇是他瞞着咱們……咦，他匆匆離開，莫非有甚麼行動？不，待愚兄去他家走一趟。」

風小月考慮了一下方道：「也好，不過咱們沒有證據，大哥說話時，客氣一點。」雲飄應了一聲曉得，又叮嚀蘭心一番，方匆匆離開。

蘭心問道：「大哥，你要去何處看？」

風小月輕輕拉着她的手，道：「咱們回房休息吧，不看了！」蘭心粉臉嫣紅，又掙脫不掉，祇好隨他，兩人回到後院臥室，風小月又自上床練功。今番是他自出道以來，受傷失血最多的一次，頗覺虛弱。

待他散功後，祇見雲飄站在面前。「老弟，姓岳的果然不是東西，他家人說他回家更衣後，紮了個包袱便走了，也不交代去那裏！」風小月祇笑笑，雲飄一急，「老弟，你是否早已知道結果？你有甚麼瞞着我？」

「小弟豈敢瞞你……我祇是在苦笑！如今傷得這麼重，還能幹甚麼事？」

雲飄關懷地問道：「老弟，如今覺得好點麼？」

「朱府的金創藥果然是好東西，如今痛楚大減，不過要想動刀動槍，起碼得休息一個月！」風小月笑道：「咱們再在朱府磨菇也不會有甚麼好處，不如趁天色未黑先撤退吧！」

雲飄道：「但愚兄反而覺得在朱府比較安全……」

風小月忽然堅決地道：「撤退，稍候再向你解釋！」

* * *

風小月等人在城內包了萬方客棧的一座獨立小院。如花四姐妹去料理食物。風小月則與雲飄密談。唯雲飄一直對端木鵬之安危擔心。

晚飯十分豐盛，因如花怕風小月吃飯會觸動傷口，堅持餵他吃。風小月因雲飄在旁，頗覺尷尬，本待拒絕，奈何四妹一致贊成，祇好「逆來順受」。

雲飄嘆了一口氣。「老弟，愚兄眞是羨慕你，我打了三十多年光棍，想找個像樣的女人也不可得，你却一個接着一個，去了一個來了四個，眞是……」

風小月道：「似玉，你去餵雲大哥吃飯！」

如花白了他一眼：「胡鬧！那有丈夫叫妻子餵其他男人吃飯的道理！」她擰頭對雲飄道：「雲大哥，如果你受了傷，小妹一定餵你吃飯！」

雲飄呵呵笑道：「雲某不但沒有這份艷福，也不願因爲受傷才獲得！愚兄祇是跟你們開開玩笑而已！其實我以前也有個戀人，祇是我生性好動，若成家立室，反要誤人女兒，因此……」

蘭心接口道：「因此雲大哥便一走了之？」

（未完・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上文提要：

左夫人用無形毒掌毒死了來犯三人，放仇人的一個手下去報訊。第二天秋月前來傳言，枯竹老人與佟飛虹欲前來相會，原來左夫人已從他使出的「擎天掌」知道他的出身，派二人前來說媒……青驄馬老馬識途，帶着南振岳找到龍學文，龍學文告訴他師傅黑風婆與左夫人是同門的人，因走火入魔，有人來犯，請他幫手却敵，並取出「托塔天王」信符……

擎天三式退衆豪　師父倏然神龍現

南振岳忙道：「龍兄，兄弟必須聲明，今晚之事，兄弟所能效勞的，就是如此，至於出手助戰，師門規章素嚴，兄弟恕難……」

龍學文沒待他說完，急忙搖手笑道：「這個自然，南兄俠義援手，小弟已是感激不盡，怎好還要南兄出手？」

剛說到這裏，祇見石筍叢中青影閃動，走出一個青衣使女，手上托着銀盤，嬝嬝行來！

南振岳瞧得一怔，她不是秋月？秋月朝南振岳嫣然一笑，放下銀盤，取出兩個食盒，才道：「時光不早，南相公想必腹中飢餓了，這是婢子特地替兩位相公準備的。」

南振岳起身道：「多謝姑娘。」

龍學文道：「南兄怎麼和她們也客氣起來了？」

接着朝秋月問道：「夫人來了沒有？」

秋月點點頭，悄聲道：「來了，夫人說，兩位相公，年輕人，一定談得來，所以要婢子把食盒送出來，好在這裏談心賞月，待會婢子再替相公們來泡茶。」

說話之間，兩隻眼睛溜着南振岳和龍學文兩人，嘴角間浮起一股神秘的笑意！

龍學文狠狠的盯了她一眼，秋月才不敢多說，含笑離去。

南振岳腹中早已飢餓，食盒中的菜餚又十分精緻可口，不覺盡情吃了個飽。

兩人都是英俊年少，龍學文對南振岳又十分傾倒，不但一口一聲「南兄」，叫得甚是親切，而且還處處遷就着他。

南振岳對他原無惡感，祇是在路上被他偷換馬匹，和替他上九死谷投書，幾乎上了惡當。

但他因爲找上九死谷，才能遇到舅父，自己身世大白，也可以說是龍學文反而幫了自己的忙。

這回，眼看龍學文對自己竭力拉攏，情意甚摯，心頭前嫌不覺盡釋，反而和他談得十分契合。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大半輪明月斜掛半空，照在這片小小的盆地中間，份外顯得清幽！

龍學文瞧瞧天色，倏然起身，道：「是時候了！」

南振岳慌忙跟着站起！

龍學文回頭笑道：「你還早呢，小弟先把信符掛好了再說。」

話聲一落，立即取過立軸，轉身走近北首兩根石筍之間，把信符張掛起來，一面低聲說道：「這是休門，石筍後面，即是家師潛修洞府，祇要過了今晚子時，家師就可啓關。待會，就請南兄站在這裏，擺出姿勢，如有動靜，自然有人接應，不勞南兄出手。」

南振岳擧目望去，但見兩根石筍中間稍後處，另有一根石筍擋住視線，瞧不到裏面。

聽龍學文的口氣，分明是要自己替黑風婆守關，但話已答應下來，一時祇好點了點頭。

龍學文微微一笑，又道：「南兄仍請寬坐，小弟還須進去和姨母有事相商，恕暫失陪。」

南振岳道：「龍兄有事，祇管請便。」

龍學文道：「如此就仗仰南兄了。」

說完，拱拱手，身形飄動，朝右側一根石筍後面閃去。

南振岳待龍學文走後，依然回到石櫈上坐下，一時心中又感到有些後悔。

自己初出江湖，經驗不足，不知今晚替黑風婆守關，到底對是不對？萬一她眞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人，自己此擧，豈不成了助紂爲虐？

他捧着茶碗，仰臉望天，祇是怔怔出神！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然聽到身側不遠，隱隱傳來一聲輕「噫」！

這聲音十分輕微，但南振岳耳朶何等靈異，心生警兆，立即迴目望去！

月光之下，靜悄悄地，那有甚麼人影？

心中不禁暗暗一驚，方才明明聽到噫聲，就在附近，自己怎麼會絲毫不覺？心知今晚來人，敢和黑風婆作對，自非等閒之輩，自己可得小心。

心念一轉，故意擧起茶碗，呷了一口，裝作沒有聽到一般，暗中却凝神一志，施展天視地聽之法，用心搜索！

這一着，果然有效，祇聽自己左側不遠，有人輕聲說道：「壇主，你說那是托塔天王的信符？」

另一個人聲音極爲蒼老，口中祇「唔」了一聲。

先前那人又道：「可是眞的？」

蒼老聲音依然唔了一聲，才道：「這個很難說，不過，托塔天王的信符，必須是傳符之人以右掌相示，還沒聽說過貼在紙上的。」

先前那人道：「那是假的了！」

蒼老聲音道：「那也未必，托塔天王的信符，有誰敢假？唉，此事倒必須查淸楚了才好，托塔天王的信符，既在此處出現……」

他拖長語氣，似乎在考慮着甚麼，一時祇是沉吟不語。

南振岳眞沒想到師傅的信符，武林中人會有如此重視，心中不禁感到一陣驕傲，因爲自己是師傅唯一的傳人！

祇聽蒼老聲音緩緩接道：「好在幫主要老夫趕來，祇是看看老妖婆的動向，少林寺的人，也許就會趕到……」

南振岳聽他說出「幫主」兩字，心中一動，暗想：這兩人敢情是龍門幫的人？

先前那人又道：「壇主，那小子裝模作樣的坐在那裏，準是黑風婆門下了。」

蒼老聲音道：「唔，不像！」

先前那人奇道：「那會是誰？」

蒼老聲音道：「像是替老妖婆護法來的。」

先前那人疑惑的道：「憑他這點年紀……」

蒼老聲音笑道：「別看他年紀輕，比起四個老兒，還强得多呢！」

先前那人沒有作聲，蒼老聲音微哂道：「嘿嘿，你不信嗎？那四個老兒還沒有發現咱們，但他却早已發覺咱們藏身之處了！」

南振岳聽得一驚，暗想這老兒當眞厲害，自己方才祇不過瞥了一眼，連身子都沒稍動，一下居然被他發覺了！

「壇主……」

先前那人剛叫出「壇主」兩字。

蒼老聲音立時阻止道：「別出聲，有人來了！」

南振岳又是一驚，自己正在凝神行功，施展道家地聽之術，五六丈以內，就是風吹草動，也該淸晰可聞，何以他已經聽到了，自己還絲毫無聞？

祇聽先前那人壓低聲音道：「壇主可知來的是誰？」

蒼老聲音微嘿一聲，道：「還不知道，那四個老兒互打手勢，分明也已發現了來人，奇怪的竟然並不現身阻攔？」

南振岳暗哦一聲，原來他是看到隱伏四週的雲中四將在互打手勢，自己還當他內功精深，可以聽出一、二十丈以外呢！

「咦！」那蒼老聲音忽然咦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少林寺大旃丹被盜，闖和尙趕了來還有可說，武當派平日很少過問江湖之事，對老妖婆出山也會如此重視，玉虛子居然派了他兩個師弟連袂遠來。」

南振岳聽得也自一怔，武當三子名震武林，玉虛子的兩個師弟，當然是玉眞子和玉靈子了。

這蒼老聲音敢情身在高處，是以有人還在石筍林外，就可看得淸楚，但朦朧夜色之下，能看到十數丈以外，這份眼力也非同尋常。

就在此時，已從石筍叢中陸續走出一行人來。

前面兩個頭椎道髻，背負長劍的青袍道人，敢情就是武當玉眞子和玉靈子了。

一個身形枯瘦，頦下一把花白鬍子，風標如蒼松古月。另一個臉

孔白晳，身形修偉，胸垂黑髯的，年事略輕，但也道袍飄忽，步履輕逸，一望即知身懷絕頂武功。

兩人身後，是一個滿臉長着鬢鬍的高大僧人，正是少林百尊者百非大師，身後還隨着四名手執禪杖的僧人。

這塊四周圍着石筍的空地，一共也祇有兩三丈見方，一行人才一現身，便已走近石桌。

玉眞子眼看已抵黑風婆巢穴，石桌邊上，居然悠閒地坐着一個年輕人，面前還放了一個茶碗，好像獨個兒賞月喝茶，心中不禁暗暗生疑，兩道目光祇是朝南振岳打量。

玉靈子却是個眼高於頂的人，平日目空一切，雖然也看到南振岳，却神態倨傲，連看也沒看一眼。

南振岳因和闖尊者有過一面之緣，連忙起身拱手道：「大師請了。」

闖尊者在少林寺中地位不低，是魯智深型的人，他手提六尺方便鏟，大踏步來，一眼看到南振岳，不由楞一楞，大環眼突射奇光，點點頭道：「小施主也趕到這裏來了？」

玉眞子道：「大師認識這位小施主？」

闖尊者哦了一聲，道：「正是……正是……」

他似想和南振岳介紹，但一時不知南振岳是否願意自己說出師門來歷，而他除了祇記得南振岳是托塔天王門下，連他叫甚麼名字，都已忘記，因此一時說不上話來。

「咦，師兄……」

玉靈子驟然看到石筍上掛着的那幅立軸，口中不禁輕咦出聲道：「這是托塔天王的記號？」

玉眞子身軀微震，倏然抬頭，但當他目光和掛在石筍上的信符乍接之際，目放異采，半晌不語。

過了一會，才輕吁道：「眞是托塔天王的信符。」

他這句話，字字有如沉鉛，似是費了他甚大的氣力。

闖尊者手拄方便鏟，臉上神色詫異，回頭朝南振岳洪聲問道：「小施主，這是你掛的嗎？」

玉眞子、玉靈子聽闖尊者這一問，四道目光不禁全朝南振岳投來。

南振岳恭敬的回道：「不是在下掛的，但……」

闖尊者還沒待他說出，追問道：「小師主可是奉令師之命來的？」

南振岳躬身道：「在下祇是經過這裡……」

闖尊者下顎微仰，作出會意之狀，洪聲笑道：「是了，小施主定是看到令師信符才進來的？」

這位大和尙當眞想到就說，也沒想想托塔天王的信符，是掛在石筍叢中，南振岳就是像一頭飛鳥，打上面飛過，也不容易發現，又不是必經之地。

玉眞子聽得心頭一震，問道：「大師，這位小施主是王大俠的……」

闖尊者晃着腦袋，大笑道：「不錯，他就是托塔天王的高徒。」

這下，聽得玉靈子也不由朝南振岳注意起來，但他看淸南振岳祇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孩子時，冷傲的臉上不期又泛起輕蔑之色。

玉眞子打了個稽首道：「無量壽佛，小施主原來是王大俠的傳人，貧道多多失敬，不知小施主如何稱呼？」

南振岳慌忙還禮道：「道長好說，在下南振岳。」

玉眞子道：「貧道武當玉眞子，這是三師弟玉靈子。」

南振岳朝兩人抱拳作揖，連稱「久仰」，玉靈子似有輕視南振岳，祇是微微點了點頭。

南振岳生性謙和，雖覺玉靈子似有輕視之心，但也並不在意。

玉眞子接着說道：「貧道要想請教，令師信符在此地出現，小施主可知其中原委嗎？」

闖尊者道：「不錯，小施主快快請說。」

南振岳道：「石筍上所掛信符，是家師二十年前留贈黑風婆的。」

闖尊者道：「令師會把信符留贈黑風婆？那是爲了甚麼？」

南振岳道：「二十年前黑風婆敗在家師手下，當時家師曾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從此不許橫行妄殺，二是不許再在江湖走動，留下這張信符，就是替她解圍用的。」

玉眞子望着闖尊者，沉吟道：「黑風婆確是二十年前突然失蹤，那時咱們九大門派亦曾派人四出查訪，始終沒找到她的蹤影，原來是敗在令師手下，才消聲匿跡，此後果然沒有在江湖出現過。」

闖尊者合十道：「阿彌陀佛，若非小施主說出原委，二十年來江湖上還沒有人知道這段經過，哈哈，托塔天王在此既然留有信符，此事自然可信，兩位道兄，咱們走吧！」

玉靈子看了石筍上掛着的信符一眼，忽然冷笑一聲，道：「大師且慢，這位小施主說的，二十年來，江湖上從沒聽人說過，不知是否可靠？」

闖尊者怔了一怔道：「想來不會有錯了。」

玉靈子道：「托塔天王數十年來名滿武林，但很少有人見過他廬山眞面目，金塔信符，見過的人也不多，但傳他信符之人，必須以右

掌相示，還不曾聽說過貼在紙上的。

「而且二十年來，托塔天王王大俠久已不在江湖走動，金塔記號，人人均可仿製，焉知其中無詐？」

南振岳聽他這解說法，心中不禁一凜，暗暗想道：他此話說得不錯，黑風婆這份記號，不要是假冒的才好。

闖尊者也是一呆，接着笑道：「道兄顧慮極是，但這位小施主，確是王大俠的傳人。」

玉靈子道：「貧道斗膽，想請教大師怎知他眞是王大俠的傳人？」

闖尊者大笑道：「這個錯不了，貧僧雖是聽百忍師兄說的，但百忍師兄曾親眼看到他出示王大俠的金塔信符……」

玉靈子道：「經過如何，大師能夠明白見告嗎？」

闖尊者道：「道兄見詢，自當奉告。」

接着就把黑風婆門下盜取大旃丹之日，南振岳正好經過嵩山，和僧侶發生誤會，後來百忍師兄親自趕到，南振岳出示托塔天王信符之事，大略說了一遍。

玉靈子突然神色莊重，徐徐說道：「大師，此子祇怕未必可靠！」

闖尊者環目精光一閃，奇道：「道兄必有所見？」

玉眞子素知這位三師弟個性雖傲，但平素爲人精明，他如此說法，也許眞有甚麼發現，因此兩道目光也祇是注視着他，並沒開口。

玉靈子朝南振岳冷冷一笑，轉目望着闖尊者說道：「托塔天王王大俠名震武林，但人却是神龍見首，當今之世，見過他的人，可說是寥寥無幾，近二十年來，久已沒聽到他的信息，此子是不是王大俠傳人，實有疑問。」

闖尊者、玉眞子都似爲他言詞所動，連南振岳也聽得暗暗點頭。

玉靈子接道：「貧道聽說王大俠的金塔信符，非遇重大事故，斷不輕傳，此子途經少林，引起誤會，原是一件極小之事，不難片言可決，縱有嫌疑，也毋用取出金塔信符。」

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第二件可疑之處，少林寺失丹之日，此子正好途經少林，今晚咱們趕來此地，此子也正好在此，豈非太以湊巧？」

南振岳雖覺他說來有理，使人無可反駁，但他也不甘緘默，淡淡一笑道：「道長不知疑心在下些甚麼？」

玉靈子突然目光電射，厲聲道：「如若貧道推斷不錯，你就是盜取少林寺大旃丹的黑風婆門下。」

闖尊者聽得臉色突然大變，口中噢了一聲。

南振岳微微一笑道：「道長如若說得不對呢？」

玉靈子先是一怔，繼而冷笑道：「貧道走了一輩子江湖，難道還會被你瞞騙得過？你既在嵩山假冒了一次王大俠金塔信符，這石筍上掛的，自然也是假的無疑。」

說到這裡，回頭朝玉眞子、闖尊者道：「大師，師兄，黑風婆準是躲在此山洞之中，咱們破洞進去，不難找到。」

用手一指休門，猛地朝前跨去。

南振岳心頭一震，身形倏然後退，一下擋在兩支石筍中間，口中喝道：「道長且慢！」

玉靈子目光冷厲，朗朗一笑道：「如何，貧道說你是黑風婆門下，這回你現出原形來了吧？」

闖尊者這下也深信不疑，雙眼瞪得滾圓，洪聲喝道：「想不到你眞會是黑風婆門下。」

脚下虎地一步，跨到南振岳右側。

他這一逼近，四個手執禪杖的夾袖僧人，同時跟進，守住洞口，雙方大有立即動手之意。

南振岳皺皺眉頭，抬臉道：「大師也懷疑在下？」

闖尊者怒聲道：「事實如此，難道你還想抵賴？」

左邊石筍間，突然白影晃動，閃出一個白衣書生，朝闖尊者拱手道：「大師息怒，上貴寺盜大旃丹的是我，不是他。」

闖尊者道：「你是甚麼人？」

龍學文道：「大師不是要找黑風婆門下？在下就是。因爲家師走火入魔，普天之下，祇有少林寺珍藏的大旃丹才能治療，但家師昔年和貴寺結有樑子，明求無望，祇好暗取，實非得已之事。

「試問當日在下得手之後，悄悄一走，貴寺又怎知是誰盜走的呢？黑風婆門下，明人不做暗事，不願取而不告，才留下字條，也是申謝之意。

「至於這位南兄，方才說的全係事實，家師遵守托塔天王昔年之約，不願再和九大門派爲敵，好在南兄正好有事雲南，命我邀他前來，無非想請他代陳此中因果，不致各走極端。

「諸位竟然懷疑到南兄來歷，同時也懷疑金塔信符有假，家師心意已盡，諸位如果不予置信，那也是沒有辦法之事，好在家師啓關在即，是友是敵，祇好聽憑諸位自決了。」

闖尊者原已一腔怒火，如今見他侃侃而言，一時望着石筍上掛着的金塔信符，不禁疑信參半。

玉靈子敞笑一聲道：「這小子滿口胡言，大師不可輕信，他們既敢僞造王大俠信符，自然也早已編好了說詞。

「分明是黑風婆服下大旃丹，此刻正在緊要關頭，如果任由她修復玄功，勢必貽害無窮，終非江湖之福。」

龍學文大笑道：「玉靈子倒說得容易，不過釁由你起，後果也該由你們武當派負責。」

玉靈子修眉乍揚，大喝道：「貧道面前，豈容你放肆？」

玉眞子對當前形勢也感到眞僞難辨，好生爲難，一面連忙徐聲說道：「三師弟，既有托塔天王王大俠的信符在此出現，不論眞假如何，總是和王大俠威信有關，咱們還當從長計議……」

玉靈子年紀雖然不大，在武當派中輩份甚尊，乃是上代掌門青木道長關門弟子，自從玉虛子接掌門戶，他名列武當三子，平日目空一切，生性高傲。

此時雖有玉眞子勸阻，那肯就此甘休，聞言大笑道：「小弟不信這金塔信符，眞會是托塔天王之物。」

倏地跨前一步，伸手朝石筍上摘去。

南振岳見他伸手摘來，想起方才玉眞子說的「不論信符眞假，總和王大俠威信有關」。

心頭猛然一凜，暗想：此話不錯，不管信符眞假，是師父的名頭，豈能讓人家當着自己撕下？

心念閃電掠過，立即大喝一聲：「住手！」

玉靈子沒想到南振岳敢對自己大聲叱喝，不禁微微一呆，勃然大怒道：「金塔信符就是眞的，貧道把它撕了，又待如何？」

玉眞子臉色微變，忙道：「三師弟不可意氣用事！」

南振岳聽他這麼一說，也不禁心生怒意，劍眉剔動，大聲道：「道長要如何才能相信？」

玉靈子狂笑道：「小子，你自稱托塔天王門下，想來自恃藝技不凡，何妨使出來讓貧道開開眼界？」

南振岳少年氣盛，正待開口。忽聽自己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此人名列武當三子，你初出江湖，不宜和他結仇，快依老身所說，擺出令師擎天掌姿勢，使對方證實你確是托塔天王門下就行。」

這是左夫人的聲音，南振岳心頭一凜，立即鎮靜下來，微微一笑，朝當前三人拱拱手道：「大師和兩位道長名重武林，在下微末之技，豈敢獻醜，祇是三位對在下來歷既已生疑，在下縱然答辯，也難以使三位見信。師門薄技，大概逃不過大師和兩位道長法眼，在下意欲擺個式樣，請三位多多指教。」

他這一番話，說得不卑不亢，絲毫不動氣，甚是得體。

聽得玉眞子和闖尊者都暗暗點頭。

玉靈子臉露不屑，口中冷嘿了一聲，也沒有開口。

南振岳話聲一落，立即氣納丹田，右脚前跨半步，目光平視，左掌緩緩下壓，右手同時極其緩慢的朝上托去。

玉眞子臉露驚容，脫口臉朝闖尊者道：「擎天掌！這位小施主果然是王大俠的高徒！」

闖尊者笑道：「不錯，不錯，貧僧曾聽人說過，這一式好像叫做『抑濁揚清』，正是王大俠……」

話聲未落，驀聽玉靈子敞笑一聲，道：「貧道久聞托塔天王擎天三式，號稱天下無敵，貧道苦無機緣領教，想來他一手調教的門人，自然也不同尋常，貧道倒要試試你學到了王大俠幾成火候？」

右掌突揚，凌空朝南振岳上托的右掌拍去。

他原是生性高傲之人，此刻老羞成怒，這凌空一掌，使出來的正是武當絕學，玄門罡氣的初步功夫「少清掌」，威力之强，也僅遜於玄門罡氣。

玉眞子覩狀大驚，急忙喝道：「三師弟使不得！」

但是已經遲了。

玉靈子掌風出手，何等迅速，一團少清罡氣，業已奔到南振岳頭頂。

祇聽「蓬」然輕震，緊接着有人悶哼一聲，一團人影，應聲飛起三丈來高，向外摔去。

這人，不是南振岳。

竟是武當三子的玉靈子。

在場之人都看得清楚，玉靈子一掌出手，南振岳連動也沒動，那麼是玉靈子自己飛出去的？當然不！

南振岳這式「抑濁揚清」，乃是「擎天三式」中最具威力的一式，因爲這掌法必須把全身力道凝聚右掌，而且又有左掌下壓之勢，乾清眞氣，由右掌心朝上衝出，震力極强，出必傷人。

玉靈子不知就裡，使出的又是道家罡氣初步功夫的「少清掌」，本身也是有强勁震力的掌功，他掌風下劈，發覺自己發出的一團少清眞氣，被一股强猛絕倫的力道反推而起。

祇見一團青影，快如離弦之矢一般直飛過來，懸空一攫，抓住玉靈子身子，緊接着一個大翻身，卸去他反震之力，輕飄飄落在一支石筍尖上，再落到地上。

南振岳沒想到自己這式「抑濁揚清」會有如此威力，玉靈子被內力反震，似乎傷得不輕，心頭大驚，急忙收勢，惶恐的道：「在下一時失愼，道長傷得如何了？」

玉靈子臉色鐵青，雙目隱泛兇光，厲聲道：「姓南的，貧道領教了，咱們後會有期。」

身形縱起，一掠而逝。

玉眞子臉色微變，朝南振岳打了個稽首道：「三師弟性情暴躁，冒犯之處，小施主幸勿介意，貧僧告辭！」

話聲出口，人已急急追了出去。

闖尊者低喧一聲佛號，合十道：「小施主原諒，貧僧也要回寺覆命。」

南振岳慌忙拱手道：「大師請恕在下放肆！」

闖尊者洪聲大笑，提着方便鏟，大踏步走了出去，四個灰衣僧人一齊轉身，也跟着走去。

小小的盆地上登時靜了下來，南振岳眼看一場風波，果然因自己使出「抑濁揚清」而告平息，但却憑空和武當派的玉靈子結了仇。

雖然這是對方自取其辱，怪不得自己，但這個怨，總是結定了。

他依然一動不動站在兩根石筍之間，祇是怔怔出神。

龍學文臉露喜色，笑道：「南兄身懷絕技，小弟今晚總算開了眼界。」

南振岳還沒開口，突然聽到一個尖細的聲音在自己耳邊響起：「喂，小子，這一手着實漂亮，你眞是王公直的徒兒？」

這聲音尖細得有如童子，好像就在自己頭頂之上。

南振岳心頭一驚，不覺舉頭朝上瞧去，但見天空浮雲如絮，半輪皓月，清光明朗，不見一絲人影。

身後不遠，是一座高插天際的陡削山峯，百丈石壁，那裡隱得住人？

正看之間，祇聽那尖細聲音微微一笑，又在耳邊說道：「小子，老子還在龍峒峯頂上，那能看得見我？」

南振岳細聽那童子聲音，果然是從百丈高峯上飄送下來的，心頭不覺大感驚駭，暗暗忖道：「這發話之人，不知是誰，他身在插天高峯之上，不但把下面情形看得清楚，而且這『傳音入密』之術，說來如同對面一般，這份功力簡直駭人聽聞，祇怕舉世也難找得出幾個來。」

龍學文眼看南振岳並沒回答自己的話，却反而舉頭仰望，好像在瞧着甚麼，心中覺得奇怪。

他自然清楚南振岳內功精深，耳目之靈，遠勝自己，瞧他這般光景，莫非發現了敵蹤不成？

心念一動，也立即舉頭瞧去。

這時，南振岳耳邊又聽那尖細聲音說道：「渾小子，你可是不相信老夫的話？好！你睜大眼睛瞧看，老夫要下來了！」

南振岳凝足目力，朝上瞧去，天無雲，月光之下，果然見到一點小黑影，從百丈峭壁上懸空飛落下來。

黑影，如星丸瀉落，速度奇快，也漸漸放大，等到看清人影，但覺疾風壓頂，面前已經多了一個滿頭銀髮的矮小老人。

龍學文大驚失色，手按劍柄，疾退數步。

南振岳却依然淵停嶽峙，屹立如故。

但在這一瞬之間，耳邊響起左夫人的聲音說道：「來人是雪峯三眼老妖，你千萬忍耐，不可得罪了他。」

這從百丈懸崖飛瀉下來的老人，身高不滿五尺，天生一張孩子臉，身上又穿了一件綵衣，如果沒有一頭銀髮，簡直像一個十來歲的童子。

「三眼老妖」，南振岳從沒聽師父說過，但左夫人說得那麼鄭重，可見來人非同小可。

其實就是沒有左夫人提醒，光憑他從百丈懸崖憑空飛落的絕世身法，也可知道絕非常人。

南振岳神色鎭定，拱手作揖，恭敬的道：「老人家現身相見，不知有何賜教？」

白髮老人目如點漆，瞥了南振岳一眼，點頭道：「不錯！不錯！」

他好像是稱讚南振岳眼看自己從百丈上空飛下，神色鎭定，絲毫不露驚容，也好像是稱讚南振岳對自己執禮甚恭。

他孩子臉上綻出笑容，又道：「聽到了沒有？老夫是說你小子果然不錯，須知老夫對人，從不輕易稱許。」

回過頭來，朝龍學文道：「娃兒，你也不錯，是赫金花的徒兒吧？」

龍學文敢情也得了左夫人的暗示，聞言連忙躬身應是道：「再晚叩見老前輩。」

白髮老人目射奇光，問道：「娃兒，你知道老夫來歷？」

龍學文道：「再晚曾聽家師說起過前輩童顏鶴髮的仙姿，再說老前輩飛降的身法，武林中除了老前輩，也沒有第二個人了，猜想準是老前輩了。」

白髮老人聽得尖聲大笑，道：「老夫生平不喜人奉承，你娃兒果然口齒伶俐！哈哈，武林中沒有第二個人，還有這小子的師父！」

說到這裏，回過頭來道：「老

夫問你，可眞是王公直的徒弟，你還沒有回答老夫？」

南振岳道：「老人家垂詢，晚輩豈敢不答，祇是晚輩祇知家師自稱洪山道士，最近才知家師就是托塔天王，但晚輩依然不知家師名諱，老人家問的，晚輩無從回答。」

白髮老人口中咄了一聲道：「渾小子，已經出來闖江湖了，連師父的名字都還不知道，告訴你，托塔天王就是王公直，唔，你師父呢，現在何處？」

南振岳道：「家師住在洪山三清觀，祇是他老人家時常出外雲遊，一去就是幾個月不回，晚輩出來之時，家師還在山上。」

白髮老人目光一轉，忽然朝着石筍上掛着的金塔信符一指，道：「這是你師父的信符了？」

南振岳點頭應「是」。

白髮老人點頭道：「很好，老夫暫時把它取去，你回去告訴你師父，一月之後，老夫在岳陽樓等他。」

一抬手，掛在石筍上的立軸颼的一聲，朝他大袖中飛去！

南振岳急忙攔道：「老人家且慢……」

白髮老人臉色一沉，慍聲道」：怎麼，老夫已取了，你敢不答應？」

南振岳道：「信符雖是家師信物，但此符並非晚輩所有，晚輩礙難作主。」

話聲方落，祇聽左夫人的聲音，急道：「你不可和他頂撞！」

白髮老人怒嘿一聲，橫目道：「老夫取走信符，就是要你師父找我！」

南振岳聽出他口氣不善，突然想起方才玉眞子說的信符關係師父威信之言，不由抗聲道：「你要找我師父，盡可前去洪山，晚輩面前，豈容家師信符，任人取走？」

白髮老人尖聲長笑，道：「小子，你有多少道行？老夫懶得和你小輩多說！」

大袖展處，狂飆如潮，直撲而來！

南振岳雙掌護胸，正待推出，那知定睛瞧去，這一瞬間，白髮老人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心頭不覺大驚，暗想：這老兒去勢好快！

方在怔忡之間，瞥見一支石筍後面，緩緩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頭戴道帽，身穿灰色道袍，腰背微弓，頦下留着一把山羊鬍子，雙目烱烱有神，他不是自己的恩師還是誰來？

師父也會在這裏出現？

南振岳心頭又驚又喜，慌忙噗的拜了下去，口中喊道：「師父！」

龍學文聽得一怔，在他心目中，托塔天王名震武林，金塔信符所到之處，江湖上黑白兩道，莫不肅然起敬，想來該是多了不起的人物？那知眼前這個瞧來並不起眼的灰衣道士，竟然就是南兄的師父！

灰衣道士飄然行來，點點頭，藹然笑道：「孩子，起來！」

南振岳依言站起，忽然心頭掠過一絲疑雲，師父說話的聲音似乎比以往顯得低沉，尤其因爲師父的腰背微弓，看來身軀也似乎矮了一些！

他抬頭端詳着面前的道士，月光底下，那雙神光烱烱的眼睛，那滿臉慈祥的笑容，一切都是那麼熟悉，那會有假？

灰衣道士看他神色，似乎已經知道他心中想着甚麼，微微一笑，道：「孩子，你可是覺得奇怪，爲師怎會突然在這裏出現？」

南振岳聽到他出聲叫自己「孩子」，心頭突然狂跳起來，暗叫一聲：「不對！師父雖然也偶而叫叫自己『孩子』，但那祇是在談話中叫起，平日都是叫自己『振兒』的！」

他一時當眞難以確定此人是眞是假？

灰衣道士淡淡一笑，道：「爲師要你遠來雲南，實是另有深意，你辦妥了嗎？」

南振岳心中一動，暗想：「自己遠來雲南之事，除了師父、母親、和舅父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了，那麼師父果然不假！」

他想到自己對師父如此懷疑，豈非不敬？臉上不由一紅，躬身道：「振兒已經辦妥了。」

灰衣道士藹然點頭，柔聲道：「這就是了，唉，眞難爲了你！爲師自你走後，總是放不下心，你小小年紀，從沒在江湖上走動，焉知人心險惡？不過爲師差可放心的，你已盡得爲師傳授，諒來不致有甚麼差池……」

南振岳聽得大受感動，抬頭叫了聲：「師父！」

灰衣道士續道：「後來聽到江湖傳說，黑風婆快要重出江湖，九大門派中就有不少人趕來，她昔年所作所爲，雖多惡行，但這二十年來，總算守我誓約。

「九大門派中人不知底蘊，找上門來，必引起軒然大波，爲師不得不親自趕來，不想你却趕在爲師之前，替她解了糾紛，實是難得。」

南振岳自然知道師父的爲人，聽到這裏，早已疑慮盡消，跪地說道：「弟子正有一事，要向你老人家請罪，方才，弟子無意傷了武當玉靈子……」

灰衣道士沒待他說完，袍袖微揚，發出一股柔和潛力，把南振岳

身子托了起來，一面撚鬚笑道：「你起來，此事爲師已經知道，錯不在你，說實在，玉虛子平日也太縱容這位小師弟了。」

南振岳眼看師父並無責怪之意，心頭稍安，一面躬身又道：「弟子還有一事，要向師父稟告，方才……」

灰衣道士藹然道：「你是說三眼老妖取走爲師信符？」

南振岳垂手應了聲「是」。

灰衣道士莞爾笑道：「這老妖已經找了爲師多年，爲師一直不願和他見面，不過他既然取走爲師信符，又訂下日期，爲師倒不能不去，這樣也好，一月之後，你可以到岳陽樓等候，爲師另有吩咐。」

話聲一落，身形微動，人已飄飛出去！

南振岳心頭一急，連忙叫道：「師父，振兒還有……」

灰衣道士回頭道：「此刻爲師尚有事他去，一月之後，到岳陽樓見我可也！」

灰影騰空而起，眨眼間，已自飛出老遠。

但就在此時，猛聽身後忽然響起了一聲凄厲慘叫！

聲音低沉，似是從洞穴中傳出！

龍學文站在邊上，他原想上前叩拜，但因灰衣道士和南振岳一問一答，始終插不上口來。

此時灰衣道士湛湛飛走；突聽洞窟中傳出慘叫，心頭猛然一緊，失色道：「那是師傅的聲音，師傅怎麼了？」

他情急之下，一把拉着南振岳，急急朝裏衝去，口中說道：「南兄，我們快進去瞧瞧！」

南振岳身不由己的被龍學文拉着就走，在嵯峨林立的石筍叢中，轉了幾轉，盡頭處果然有一座藤蔓低垂的石窟。

但此時不容他多看，龍學文身子一弓，當先鑽了進去，南振岳祇好也跟着鑽進石窟。

這座石窟，因外面是天生的石筍林，不但幽秘，而且甚是陰暗，跨入裏面，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正待運目瞧去！

龍學文已經鬆開拉着的手腕，一下晃亮火摺子，縱身朝北首一張石榻撲去，口中大叫一聲：「師父，妳老人家……啊師父……師父……妳老人家死得好苦……」

南振岳聽出龍學文聲音有異，目光瞥處，祇見石榻上倒臥着一個滿頭白髮身形瘦小的黑衣老嫗！

胸口端端正正插着一支尺許長的黑翎短箭，還有五六寸露在外面，敢情業已透胸射穿，鮮血汩汩地從創口流出！

這黑衣老嫗，不用說正是黑風婆了！

南振岳心頭不覺大奇，這石窟十分隱蔽，而且祇有一條出路，自己和龍學文都擋在石筍入口，不見一絲朕兆，這箭是從那裏射來的呢？

黑風婆運功既在緊要關頭，而且左夫人也早已趕來了，從她們的佈置看來，似乎早有準備。

照說洞外已經張掛了恩師信符，又有自己替她們擋住來犯敵人，左夫人應該守在這裏，替她護法才對。

他迴目四顧，這洞窟地方不大，除了正中一張石榻之外，甚麼也沒有。

是了，黑風婆走火入魔，爲了修復玄功，敢情不能有人驚動，必須到今夜子時，才能啓關。

此刻業已快近子時，看來她定是昔年作惡多端，數由前定，到了最後一刻，還是功虧一簣，喪在仇家箭下！

他站在邊上，眼看龍學文抱着他師父遺體放聲大哭，心頭也不禁惻然，一時不知如何勸解才好？

緩緩走到龍學文身邊，低聲說道：「龍兄，令師不幸遭人暗算，人死不能復生，你還是節哀順變要緊……」

龍學文淚眼模糊，驀地抬起頭來，大聲道：「南兄，這惡賊把師父害死了，可憐師父前功盡棄……」

話還沒說完，急急以袖掩臉，拭着眼淚。

南振岳目光何等犀利，忽然發現龍學文在說話之時，嘴角微翹，似是隱含笑意，心中不禁微微一凜！

暗想：他在師父初喪之時，臉上絲毫不見悲感之容，此人生性好不涼薄？

心念方動，突覺身後微風颯然，左夫人聲音，說道：「孩子，敵人業已遠去，時間也到了！」

南振岳急忙回頭瞧去，祇見左夫人臉罩黑紗，停在自己身後不遠！

虎婆子手捧短拐，當門而立，春花秋月兩婢也各自執着單刀，分立兩側，如臨大敵，緊守洞門。

龍學文很快直起身子，從黑風婆胸前起下短箭，迎着笑道：「姨媽，你快瞧瞧這支箭來得好不古怪？」

他刹那之間，好像已把師父慘死之事，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南振岳愈看愈覺事有蹊蹺，但一時間實在想不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未完・六）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巧奪死光錶

上文提要：木蘭花到綠窗俱樂部，有個女郎交給她一個信封，白卡紙上寫着：二月十八日，市南十七里，龜形小島左側……當她回到家，高翔却在門口等着她，告訴她穆秀珍在他處「作客」，爲了救出穆秀珍，木蘭花夜探別墅……高翔從木蘭花口中知道接洽死光武器的時間與地點，獨自駕駛快艇前去，却見兩個水手死了，艇上祇有一中年人……

高翔機智倖免難　女俠粉盒退圍困

死光錶雖然已到手，製造死光武器的圖樣又在甚麼地方呢？

只得到了死光錶，並不算成任務，必需繼續在遊艇上搜尋那死光武器製造圖樣。

這時候，高翔已無暇去思索何以這艘遊艇上的人，盡皆死去，何以連送死光武器來的人也不能夠倖免。他只是小心地，熟練地在艇艙之中，仔細地尋找着可能收藏圖樣的地方。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約莫過了六七分鐘，高翔忽然停了下來。

他並不是有所發現，他停了下來，只是側首凝神細聽。

海面之上，荒島之側，在午夜時分，本來是靜到一點聲音也沒有的。但是，當高翔側耳一聽之際，他卻聽到了一陣十分輕微，十分可疑，持續不斷的聲音，在艙的某一部份發了出來。

那聲音聽來像是錶在行走，的搭，的搭，正因爲聲音十分低微，所以高翔一時之間，也不能確定那是從何而來的聲音。

他舉起手臂，將自己的手錶放在耳際。

不是，不是他手錶所發出的聲音，他手錶的聲音沒有那麼響。

他又取出了「死光錶」，可是「死光錶」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游目四顧，船艙之中，也沒有其他的錶。

陡然之間，只覺得毛髮直豎！

他腦際閃過了四個大字：計時炸彈！那一定是計時炸彈機件在走動的聲音，他連忙退一步，死光武器的製造圖樣雖然要緊，但如果他被炸成了血肉模糊一團的話，誰來享受那兩萬英鎊呢？

他一個轉身，便奔出了艙外，跳入了駛來的小艇之中，解開了纜繩，發動了馬達，小艇幾乎是在水面上飛了出去的。

高翔一走之後，那面目黧黑的中年人立即從地上一躍而起，向外張望了一下，立即來到桌旁。

他搬開艙架上所掛的一幅油畫，油畫後面有一扇鐵門，那中年人開了鐵門，門內是一具無線電話，中年人拿起聽筒道：「賀老大麼？高翔走了，這飯桶走了。」

話筒中傳來賀天雄隱約可聞的聲音，道：「他走了麼？現在是甚麼時候？」

那中年人呆了一呆，像是不明白賀天雄爲甚麼會問這個問題的。

他道：「我沒有錶，因爲我要戴那死光錶的原故。」

賀天雄的聲音冰冷：「我可以告訴你，如今是凌晨零時五十九分。」

「老大，這是甚麼意思？」

「飯桶，你才是飯桶，你爲甚

麼不設法留高翔在艇上多一會時間？」

「老大，他忽然走了，多留他一會，又有甚麼用？」中年人臉上開始變色，聲音也有點微微發顫，他像是知道了不妙。

「哈哈哈！」賀老大夜梟似的笑聲，從無線電話中傳了過來。

「老大，老大，老大……」那中年人充滿了恐懼地叫着。

「十、九、八、七……」賀老大忽然停了笑，開始數起數字來。

中年人拿着話筒，不知所措地四面望着，臉上已變成了一片死灰色。

「六、五、四、三、二……」賀天雄繼續在數着數字。

「不！」那中年人撕心裂肺地叫着。

然而，他那一個「不」字剛剛出口，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也已傳了出來。

那枚計時炸彈用來炸一艘遊艇，顯然是大材小用了。

高翔這時已在半哩之外，但是爆炸聲在他聽來，仍是震耳欲聾，而爆炸的氣浪，也使得他的小艇一陣顛簸。

他向前看去，在耀目的火團之中，那艘遊艇像是紙糊的一樣，變成了無數碎片，猶如紙灰也似，隨着一股股的水柱飛向半空。

火團在極短的時間內便自熄滅，遠處的天上，傳來了一兩下回音，重又恢復死寂了。

高翔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伸手在額上抹了抹，抹了一手冷汗！

他離開那遊艇，祇不過三四分鐘的時間！

如果他遲離開三分鐘……

高翔想到這裏，又不禁吁了一口氣，暗自慶幸自己的運氣。

他雖然沒有得到死光武器製造的圖樣，但是世上只怕沒有甚麼人可以得到它了，在那樣的爆炸之下，沒有任何物事可以保持完整的！

高翔轉過身，操縱着小艇，以最快的速度向岸邊駛去。

他望着漆黑海水，摸了摸在口袋中的那隻「死光錶」，他不禁得意地豪笑了起來。

「木蘭花！木蘭花！你這次總該甘心承認失敗了吧！」高翔忍不住低聲自語。

可是，他忽然又一驚。

木蘭花的神通是極其廣大的。他如今雖然得了死光錶，但是在死光錶還未曾交到陳嘉利探長手中之前，他仍不能算穩勝的！

因爲神出鬼沒的木蘭花，仍然有可能將死光錶奪過去的！

木蘭花，哼，高翔心中不免有些煩惱，一個這樣年輕，這樣美麗的女郎，竟是他的勁敵，令自己精神恍惚，她如今正在六個得力部下的監視之下，如何能來奪自己的「死光錶」？

高翔想到了這裏，才又放心地發出了一陣豪笑聲來。

他的小艇乘風破浪，在黑暗中急駛，艇首的水花又白又高，眼看海岸已漸漸地接近了！

＊　＊　＊

而這時候，在山頂那幢華貴別墅二樓的起居室中，氣氛却絕不相同。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坐在中心，高翔的六個部下圍成了一個圈，將她們兩人圍在中心。那情形和高翔離去時並沒有甚麼不同，縱然高翔已經去不少時間了。

起居室中的光線十分柔和，所以乍一看來，木蘭花的臉色十分鎮定，毫不在乎。

但是，如果有强烈的光線，或是你湊近去看的話，那你便可以看到，在木蘭花挺秀的鼻子上，已佈滿了細小的汗珠。

那自然是木蘭花心中十分焦急的表示。

她如何能脫身而出呢？

不但木蘭花心中在自己向自己發問，穆秀珍更不斷以焦急的眼光，向木蘭花詢問着這個問題。木蘭花望着天花板，心中急速地轉着念。

突然，她鎭定了下來，在她鼻端的細小的汗珠也漸漸地消失了。又過了不一會，她的臉上泛起了一個十分愉快的笑容來。

但穆秀珍却仍然焦急得暗暗跺足！

「秀珍，」木蘭花忽然開口，「我們這次爭奪的是死光武器，但這是新型的死光武器，和舊時世人對死光武器的概念，是不同的，你可知道麼？」

唉，到這樣地步了，還在討論甚麼新的舊的死光武器！

穆秀珍賭氣道：「不知道！」

木蘭花笑了笑，眼角偷偷向圍住她們的六個人望了一眼。

她發現那六個人正在注意着她的談話。

這是她意料中的事，因爲在高翔走了之後，難堪的沉寂，一直佔據着起居室。木蘭花是深通心理學的，她知道，在誰也不出聲的場合中，只要有人出聲，一定會引起其餘人注意的，而且她所講的，又是極富刺激性的事！

她向穆秀珍說話，而不向那六個人中的任何一個說，這也是心理學上的道理，因爲她向穆秀珍說，那六個人便是站在旁聽的位置上。人類本是最喜歡旁聽人家談話的動物啊！

「舊的死光武器，是利用電能，使得電能發出强烈的光綫，和超人的高熱來，令得鋼鐵爲之熔解，但是這個理想，是被證明行不通的了，爲甚麼呢？因爲世界上沒有那麼多的電源！」

木蘭花略頓了一頓，又偷偷地向那六個人望了一眼。那六個人都聚精會神地聽着，穆秀珍則不屑地扁了扁嘴。

木蘭花以手肘重重地撞了穆秀珍一下，穆秀珍呆了一呆，陡地省悟，木蘭花在這時候，講解起死光武器，一定是有作用的。

她連忙答口道：「蘭花姐，那麼，新的死光武呢？」

木蘭花向她投以讚許的一笑。

「新的死光武器，是『來澤光束』演變而來的，秀珍，你知道甚麼叫『來澤光束』嗎？」

穆秀珍搖了搖頭。

「那你的現代知識實在太過於貧乏了，『來澤光束』是一個英文名詞的譯音，它的原文是『LASER』，那是採取了『Light Amplificationby the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這一組英文字的首個英文字母所組成功的新字。」

穆秀珍其實一點也聽不懂，她心中十分佩服她堂姐在各方面的知識。

木蘭花向其餘六人看去，只見六人臉上也有迷惑的神色。

「那一連串英文字，如果直譯爲中文的話，」木蘭花儼然以專家的姿態解釋着：「受激輻射式光波放大裝置』的意思。你懂麼？」

「懂，懂！」穆秀珍瞪大了眼睛，連連點頭。

木蘭花一直在注意着那六個人的臉色，見那六個人已到了全神貫注的地步。

木蘭花自然知道，高翔本身，有着兩家大學的碩士學位，他的部下，自然不是不學無術之徒，那一番對普通人來說，比較深奧一些的話，是可以吸引住他們的，如今的情形，果然如此！

「說穿了也很簡單，」木蘭花繼續說着，「把紅寶石製成棒形，在兩端鑲上使光綫反射的銀鏡，並且在紅寶石外邊繞以充氣閃光管，當强大脈冲電流加到閃光管的兩端時，閃光管不斷地發射出綠光，這種綠光，使紅寶石中的電子受到激蕩，當那種激蕩增加到一定强度時，紅寶石棒的一端，便迸射出强烈的光來……」

那六個人中突然有人插口：「死光！」

「不錯，那種光的熱度極高，可以致人於死。這本來不是甚麼秘密，是各國科學家都知道的事。但是在緬甸僑居的某科學家，却發明了極其小型的强大發電池，這就使得死光武器可以製成極小的體積，可以隨身携帶，隨意傷人！」

「小到甚麼程度？」六人中又有人問。

木蘭花站了起來，她在站起來的時候，向穆秀珍望了一眼，穆秀珍知道木蘭花就要成功了，她不知木蘭花的計劃如何，但是她却知道木蘭花正需要自己的巧妙的配合。

本來，六個人是受到高翔的命令，只許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坐着的，但是這時木蘭花站了起來，却沒有人出聲。

因爲六人全被木蘭花剛才所講有關死光武器的話吸引住了。

木蘭花伸手在衣袋中，取出了一隻粉盒，只不過三吋見方，是新型的在粉盒上附有唇膏管的那種。

木蘭花揚了揚那粉盒道：「可以小到恰如我手中粉盒那樣大小！」

「我們的首領快要回來了，他將會得到死光武器！」六人中一人說：「他可以證明你所說的話，是不是對的。」

「哈哈！」木蘭花笑了起來。

六人相顧愕然！

「你們的首領，將甚麼也得不到，我來這裏，是來告訴他，死光武器已到了我的手中！」她加强語氣：「這隻粉盒就是，但是他却不加思索，便將我軟禁在這裏。」

「啊呀！木蘭花，你小心些啊！」穆秀珍叫着，像是木蘭花手中的粉盒，眞的是「死光武器」，隨時可以放出殺人的光芒一樣！

六個人皆是一怔，已有人提起了手槍！

「別傻了，」木蘭花臉帶微笑，「剛才我那一番話，你們即使聽不懂，但你們至少應該知道，光綫的速度，遠在子彈的速度之上！」

那提起槍來的人望了望木蘭花手中的粉盒，又望了望自己手中的手槍，他終於垂下了槍管！

「哼，」木蘭花冷笑一聲，道：「不過，我和你們無怨無仇，又何必要你們的性命呢？我相信我如今就這樣離去，你們也不敢阻止我的！」

「對，蘭花姐，發揮死光武器的威力，將這所房子變爲灰燼！」穆秀珍已明白了木蘭花的意思，在一旁加油添醋。

木蘭花心中，暗暗讚許着她的堂妹。

「當然，我沒有必要離去，因爲死光武器在手，我是這裏的主人了，或許你們不信我手中的粉盒就是死光武器，是不是？」

那六個人的情緒，已完全被木

蘭花操縱了。

他們點了點頭，表示的確不信。

「走過來，」木蘭花向他們招手，「你們不妨走過來看一看！」

那六個人的臉上現出了遲疑的神色，不敢向前走來。

「哈哈哈！」木蘭花又嬌笑了起來，「你們眞是幼稚得可怕，光的速度，每一秒鐘可以繞地球七轉，你們站得遠和站得近，其實是一樣的，只要我不發動的話，你們俱無危險，何不來見識見識，看看死光武器的眞面目？」

那六個人又觀望了一回，終於有一兩個人向木蘭花走近來。

接着，其餘的人也到了木蘭花的面前，木蘭花伸出手，他們六人就圍在木蘭花的旁邊。

「我一按這個掣，粉盒就會打開來，不必怕，死光武器不會射出來的，只不過可以使你們看清楚死光武器的結構而已，你們看仔細了！」

木蘭花話一說完，也是那六人十二隻眼睛全神貫注，望着那隻粉盒之際，她食指在粉盒的掣上輕輕地一按。

「啪」地一聲，粉盒彈了開來。

隨着粉盒的彈開，附在粉盒上的唇膏管，突然向上一翹，「谷」地一聲響，冒出了一陣極濃，有着極辛辣味道的烟霧來！

那種烟霧使人淚水直流，使人劇烈地嗆咳。換言之，木蘭花的粉盒，並不是甚麼「死光武器」，而是一個小型的，性能優越的「催淚彈」！

刹時之間，只見那六個人一面流淚，一面嗆咳，亂成了一團。

而木蘭花自己也不免淚水直流，但是她早有準備，已經屏住了氣息，所以不致於劇咳！

她以極快的身法飛起一脚，將一個人手中的手槍踢飛了開去。

而穆秀珍則一伸手將那柄手槍接住，她立即奔出門前，向着門鎖，射出了一發子彈，那門鎖被子彈破壞，門也彈了開來。

「木蘭花，快走！」她叫着。

木蘭花向後退出了一步，用力掀翻了一隻大沙發，那隻大沙發向前面撞過去，撞倒了其中的三個人。

還有三個人一手掩面，一面亂扳着槍機！

那是眞正的驚心動魄的一刹那！

在起居室中，槍彈橫飛，子彈的呼嘯聲，加上槍彈的「砰砰」聲，若是膽小的人，在這樣的境地之下，早連站也站不穩了！

木蘭花知道這個發槍的人是沒有法子睜開眼來瞄準的，但是在子彈橫飛中，她的生命，却也是極其危險的事！

她臥倒在地，向門口爬去。

她爬到了門口，還未曾站起來，一顆子彈穿過了頭髮！

木蘭花陡地一呆，如果她早站起來片刻，那一枚子彈可能已是穿心而過了！

她不敢站起身來，一直打着滾，出了門才猛地跳了起來，拉着穆秀珍的手，兩人衝向樓梯，一齊奔到了樓下，仍以槍彈毁去了門鎖，衝出了大門，進入了黑暗之中。

當她們衝出大門之際，樓上的槍聲仍然未停止。

那六人被催淚彈弄得暫時失去視覺，根本不知道木蘭花和穆秀珍已經走了。

而當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躲進了濃密的灌木叢中的時候，「嗚嗚」地警車聲，已經傳了過來，幾輛坐有武裝警員的摩托車，首先馳至！

「秀珍，」木蘭花低聲道：「你想想，當高翔回來，看到他屋中滿屋子全是警員的話，他臉上的神情會怎樣？」

「咭！」穆秀珍忍不住笑了出來。

「噤聲！」木蘭花低聲道：「我們雖然和方局長合作了，但這是一件極端秘密的任務，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也不能現身！」

「那我們快走吧！」

「好的。」

她們兩個人悄悄地退後着。

前面的路上已佈滿了警員，她們自然是不能越過的了，所以她們向後退，退到了懸崖上，攀着石角，向下爬去。

爬下了十來碼，她們才找到了一條小路。

站在小路上，兩人都鬆了一口氣。

「蘭花姐，沒有車子怎麼好？這上下高翔只怕已得手了！」穆秀珍十分着急。

她們雖然脫了險，但只要死光武器落在高翔手中的話，那仍然是她們失敗了。

木蘭花却只是順着小路向山下走去，並不回答穆秀珍的話。

「蘭花姐，我們再不趕到海面上，只怕來不及啦！」穆秀珍更是焦急。

「現在就算坐噴射機趕去，也來不及。」木蘭花回答穆秀珍說，可是她的語調却十分平靜，就像她心甘情願接受失敗一樣。

「那怎麼辦呢？」

「我也沒有辦法。」木蘭花攤了攤雙手。

「蘭花姐，那是不行的啊，方局長那裏，我們怎麼交代？」

「哈哈……」木蘭花突然笑了起來。

「虧你還笑得出！是你答應人家的，到時丟臉，可不關我的事。」

「既然不關你事，那麼心急甚麼啊？」

「唉，誰叫你是我蘭花姐？」穆秀珍瞪大了眼睛，天眞又焦急地回答。

「不要急，」木蘭花輕輕拍着穆秀珍的肩頭說：「我還有辦法。」

「有辦法？」穆秀珍幾乎跳了起來，但是隨即恢復了平靜：「你有甚麼辦法？死光武器已經到了高翔的手中了！」

「秀珍，你別那麼心急，好不好？」

「怎麼能不急？」

「急有用麼？」

「急？」穆秀珍苦笑了一下，說：「當然沒有用。」

「是啊，」木蘭花笑着，「那你心急甚麼，讓我再仔細地想一想。」

「你再想下去，死光武器已到了陳嘉利的手中了！」穆秀珍仍是改不了急脾氣，咕噥埋怨着木蘭花。

忽然，她叫了起來：「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要到陳嘉利的總部去，將死光武器搶回來，對，蘭花姐，我們這就去！」

木蘭花笑了一笑，接過了穆秀珍手中還未曾拋去的手槍，以一條手帕，小心地抹去了指紋，拋入了草叢之中。

「陳嘉利的總部，秀珍，你說得好容易啊，這是外國集團在本地最大的秘密特務組織，你和我是頭六臂，是永遠打不死的占士邦麼？」

「那我們怎麼辦呢？」穆秀珍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

「讓我想想，你別心急，到了山下，只怕我已經有主意了。」

穆秀珍賭氣不再出聲，兩人循着那條小路一直向下走去。一個小時之後，她們兩人已經到了山下的馬路上了。

「蘭花姐，你有辦法了沒有？」

穆秀珍忍不住又問。

木蘭花搖了搖頭：「沒有。」

「蘭花姐，你說到了山下就會有辦法的啊！」

「唉，可是辦法不來，我有甚麼辦法？」

穆秀珍道：「好，那就看着女俠木蘭花丟人吧，我可不管。」

「丟人？那只怕不成呢！」

「哈，你還是有辦法了！」穆秀珍跳了起來！

「別吵，深夜在街頭大叫大嚷，當心人家當你是神經病！」

穆秀珍吐了吐舌頭。「蘭花姐，你告訴我，你想到了甚麼辦法？」

「嚴格來說，」木蘭花皺起了雙眉，「我沒有想到甚麼具體的辦法，只是我却對一件事有着相當的懷疑。」

「好，等你的懷疑證實之後，那祇怕死光武器已在侵略國家中大量製造了！」

「秀珍，我問你。」木蘭花突然停住了脚步，「你打入陳嘉利控制的那個特務組織做辦事員，他們可有對你表示懷疑過？」

「從來也沒有，他們一直以爲我祇知那是警方的外圍組織。」

「嗯，這樣說來，那一晚，他們要脅高翔，要高翔爲他們效勞，也絕不是特意做給你看的了？」

「當然不是，蘭花姐，你問這些來作甚麼？」

「秀珍，你所說的那段影片，可是清楚地表示賀天雄已死了麼？」

「是啊，陳嘉利用紅外綫攝影，所有的過程全都十分清楚，我看到槍是在屋角的一個裝置之中發射出來的，賀天雄應聲便倒。」穆秀珍將影片中的情形，描寫得有聲有色。

「其間總無可疑之處？」

「沒有。」

「奇怪，那一晚，我正在高翔的一個住所之中，高翔和一個女人在鬼混，忽然，他接到了一個電話，跳起身來便走了。」

「那個電話一定是賀天雄打給他的了。」穆秀珍插言道。

「我也是這樣想。高翔走了之後，那女子打了一個電話，由於高翔裝置了連接電話的錄音機，所以，事後進屋，知道那個電話是打給賀天雄的！」

「噢，那女人或者是賀天雄的部下。」

「當然她是賀天雄的部下，問題是在於她爲甚麼要打電話給賀天雄！」

「打電話給賀天雄，」穆秀珍顯然以爲這個問題不值得研究，「當然是告訴賀天雄，高翔已經啓程到他家去了。」

「是啊，可是賀天雄給高翔的電話，表示十分焦急，像是有事要向高翔求救。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好整以暇，佈下了美人計，使他的女部下和高翔在一起，觀察高翔的行蹤，你說，是爲了甚麼？」

「唔，或許賀天雄是要引高翔上釣。」

「但是不，高翔一到，賀天雄便被槍打死了……秀珍，你再想一想，可有甚麼破綻，在整個過程中，可有甚麼奇怪的地方？」

「我想不出來。」半晌，穆秀珍仍搖了搖頭。

「唉，如果讓我看到那一段影片就好了，我一定能找出毛病來的。」木蘭花喟嘆着。

「蘭花姐，癥結很重要麼？」

「自然是，它可能是解決整件事的關鍵。」

「蘭花姐，」穆秀珍挺了挺胸，「我是知道那段影片放在甚麼地方的。」

「你回去取？你的身份早已暴露了，回去送死麼？」

「當然不是明取。」

「我明白了。」木蘭花低着頭，沉思着。

好一會，木蘭花才抬起頭來。「要去就快些去，事不宜遲，因爲高翔可能已得了手，隨時可以和陳嘉利會面的！」

「唉，那你還去研究這個問題作甚麼？」

「秀珍，你不明白，如果我所注意的這個問題解決了，那我便可以得到眞正的勝利了，我必需和你一齊去，因爲你熟地形。」

穆秀珍點了點頭。「當然，那幢建築物，在外面看來，像是一幢普通的舊石屎樓，但是裏面却經過改建，十分複雜，若不是我帶路，你是絕對到不了檔案室的。」

「秀珍，當我們懷疑陳嘉利探長可能和國際特務集團有勾結之際，你自告奮勇地要打進那個集團去，我還說你多事啦！」

「可不是麼！」穆秀珍揚着首，神情十分自得，「如果當時聽了你的話，如今你想去盜那兩段影片，可要大費手脚了。」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木蘭花笑道：「如果我們在那個特務機構總部之中，遭了甚麼不測，那不是我的意見對了麼？」

穆秀珍大不以爲然，還待再出聲，但木蘭花已拉着她向前，橫過了馬路。

對面馬路有一輛汽車停着，木蘭花取出了一串鑰匙來，隨便選上一條，一開便將車門打了開來。

「蘭花姐，」穆秀珍驚訝地，「你買了一輛新車麼？」

「當然不是，我甚至不認識這輛汽車的主人，祇不過借用一下吧了。」

穆秀珍作了一下會心的微笑，兩人一齊上了車，木蘭花又以一條百合匙打着了火，車子向前疾駛了出去，午夜，馬路上十分靜，木蘭花將車子駛得極快，不一會，車子到了當日高翔被那兩人以手槍指嚇進去的那一條窄巷子。

但是木蘭花却並不停車，直駛了過去。

「到了！到了！」穆秀珍叫道。

車子過了五六個街口，才停了下來。

「我當然知道到了，秀珍，」木蘭花沉聲道：「但我們是來偷東西的，你不會是要我將車子駛到門口才停下來吧！」

穆秀珍紅了紅臉，她知道自己又太魯莽了。

木蘭花和穆秀珍相繼下了車，木蘭花在長褲的褲脚旁摸出了一隻細而長的電筒中。她按了按掣，那隻電筒射出一股光來，木蘭花調整了一下光的集中度，又將那一串鑰匙，握在手中。

她那串鑰匙共有七八柄，乃是眞正的「百合鑰匙」。

從汽車到夾萬，很少有她這一串鑰匙所打不開的鎖的。

她準備好了工具，才和穆秀珍兩人貼着牆脚，向那幢房子走去。

她們走得十分小心，尤其是在掠過橫街的時候，盡快地掠過，唯恐爲人發現。她們並沒有花多少時間，便已到了那一幢房子的牆脚下。

木蘭花抬頭向上看去。

那幢房子的大多數窗口是漆黑的，但是在三樓，還有幾個亮着燈光。

「檔案室在幾樓？」

「三樓。」穆秀珍回答。

「三樓有人。」木蘭花皺了皺秀眉，「我們先由二樓的窗戶爬進去，你跟在我的後面。」

穆秀珍點着頭，木蘭花後退了一步，以極快的手法，抛出了一條繩子，鈎在二樓的窗檻上，拉了一拉，便迅速地緣繩而上。到了窗口，她伸手推了一推，窗門緊緊地關着。

木蘭花一手抓着繩，一手打亮了電筒，隔着窗子，向內照去。

那窗子裏面，乃是一間類似辦公室的房間，並沒有人。木蘭花熄了電筒，將電筒倒過來，以電筒底在玻璃上劃了一個圓圈。

她那電筒的底上，是鑲着鑽石的，她一個圈才劃完，「啪」地一聲，那塊玻璃便已經掉了下來。木蘭花將電筒咬在口中，在那個圓洞之中，伸進手去，拔下了窗栓，慢慢地將窗子拉開。

她心中正在奇怪，何以這樣重要的特務機構，竟不在窗上加上鐵枝？

她一面想，一面身子一縱，正準備跨了過去。

然而就在那一瞬間，她身子僵住不動了！

她發現，在兩旁的窗框上，每隔一尺，便有一隻閃着十分微弱光芒的小電燈膽，藏在木中，看來，就像是許多貓眼一樣！

那當然不是貓眼，而是「光電

報警器」，有人跨過窗子，祇要遮住那些小燈膽所發出的光芒的話，那麼一定會警鐘聲大作了！

這個特務機構總部的防衛，比她想像中的要嚴密得多！

木蘭花呆在窗前。

那些小燈膽，每隔半尺便有一個，她就算橫起身子來，也不能穿過去。而不管她穿過去的速度多快，總有極短的時間，遮斷光線的，那麼，她的行踪便立刻要爲人所知了！

木蘭花抓住繩子的手漸漸地在出汗，可是她仍然想不出有甚麼辦法可以越過這窗子！

木蘭花的心中着急，在那小巷子中等着的穆秀珍更是着急，她從下面望上去，是看不到窗子上裝有最新型的「光電報警器」，她祇看到木蘭花呆在窗口，祇是不向上跨去。

她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又不敢大聲詢問，祇是不斷地拉着那條繩子。

開始，她還祇是輕輕地拉着。又過了片刻，她實在忍不住了，用力一拉，那條繩子本來是伏着一個鈎子，鈎在窗檻上的，繩子上已承受了木蘭花一個人的份量，再給穆秀珍用力一拉，鈎子突然滑脫。

木蘭花的身子直向下掉下來！

在那一剎間，穆秀珍簡直嚇得呆了，她張大了口，連驚呼聲都發不出來！

木蘭花的身子迅速地落下了七八尺，她一伸手，已握住了一根水喉管，這才不致於一直跌下地來。

穆秀珍見木蘭花經已不再向下跌，這才鬆了一口氣，但是她已出了一身冷汗！

木蘭花回頭向地上的穆秀珍狠狠地瞪了一眼。

穆秀珍一面抹着汗，一面苦笑着，攤開了雙手，表示這是意外。

如果不是這時候她們的行踪萬萬不能被人知道，有耐性的木蘭花這時也忍不住要埋怨穆秀珍幾句了。

她攀在水喉管上，吸了一口氣，又抬頭向上看去，這一看，却令得她心中陡地一喜。

祇見那水管直通天台，可以看得出，水管是通向天台的一隻大水箱的。

木蘭花心中有了主意，她又轉過頭來，向在小巷子中等着的穆秀珍作了一個簡單的手勢，示意她也順着那條水管爬上來。

穆秀珍拾起了落在地上的繩子，也沿水管向上攀去。

她才攀了十來尺高，突然小巷口處傳來了一下刹車聲，一輛汽車停了下來。

「蘭花姐，有人來了！」穆秀珍以極低的聲音道。

她的聲音雖低，但是在這個寂靜的小巷中聽來，已是十分清晰。木蘭花這時正在她的上面，一伸脚，在穆秀珍的頭上踏了一下。

那一下，當然不十分重，祇不過是警告穆秀珍不可再出聲而已。

穆秀珍伸了伸舌頭，不敢再出聲。

「砰」地一聲，巷口傳來了車門關上的聲音，接着，一個急速的脚步聲便傳了進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攀在水管上，一動也不敢動。

她們居高臨下看下去，可以看到有三個人從巷口迅速地走了進來。他們的脚步聲十分響亮，聽在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的耳中，也份外駭然。

因爲這時她們祇是抓住了水喉管存身的，若是萬一被那三個人發現，那麼她們便等於是靶子一樣了。

那三個人越走越近，來到了小巷中的一扇門前，停了下來。

小巷中雖然黑暗，但是兩人也可以看出，走在最前面的那個正是雙重身份的陳嘉利！他在取鑰匙，在他身後的是一個身材十分矮小的人。

「三號，」那矮小的人突然開口，「他說甚麼時候到？」

「半小時之內。」陳嘉利回答。

原來陳嘉利的代號是「三號」，木蘭花心中想。他們的交談是甚麼意思呢？木蘭花一時之間却想不出來。

「啪」地一聲，陳嘉利已推開了門，三人相繼跨了進去。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鬆了一口氣。

在那扇門將關未關之際，她們兩個人又聽得另一個人問道：「三號，我們是不是要準備交通工具了？」

「不錯，你立即去通知我們的水上飛機，作隨時起飛的準備！」

「砰！」門關上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同時吁了一口氣。

她們繼續向上爬去，在經過三樓一個亮燈的窗口之際，她們都看到窗內似乎有人在來回地走動着，木蘭花停了停，小心地偏過頭，向窗內看去。

祇見窗內也是一間辦公室，有四五個人正在伏案辦公，有一個人在來回踱步，那間房間的房門却是開着的。

木蘭花祇看了幾秒鐘，便繼續向上爬去，不一會便到了天台。

穆秀珍在經過那個窗子的時候，也向內張望了幾秒鐘。她跟着

上了天台，哭喪着臉，攤了攤手，道：「蘭花姐，我們白來了！」

當她講到一半的時候，木蘭花想叫她立時住口的。可是，等穆秀珍講完，她却忍不住低聲又問道：「爲甚麼？」

「那間房間……」

「那有人的房間就是檔案室麼？」

「不是的，檔案室在那間房間的對面，而那間房間的門却開着！」

木蘭花呆了一呆。

她剛才在窺伺那房間之際，看到了打開了的房門對面，有着另一扇門，那另一扇房門，自然就是檔案室的門了。在對面有四五個人工作的情形下，如何能不爲人知而進入檔案室？

木蘭花呆住了不出聲。

「蘭花姐，我看那兩段影片，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們還是快去找高翔吧。」

「不，秀珍，這兩段影片，記錄着所發生的一切細節，甚至身歷其境的人所看不到的，也有紅外線攝影拍了下來，其中一定有一個你們未曾發現的重要關鍵，我一定要偷到手，仔細看一看！」

穆秀珍是深知木蘭花脾氣的。她知道，當木蘭花決定做一件甚麼事時，如果你去勸她，那還不如去勸一塊石頭好些。

所以，她不再出聲，只是嘆了一口氣，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

木蘭花站在那隻大水箱的陰影中，緊鎖雙眉，顯然她正在苦苦的思索着。

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秀珍，你在這裏等我，我先下去看一看。」

「蘭花姐，不要亂來！」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她來到天台的門前，不費甚麼手脚，便拉開了門，門框上也裝着有「光電報警器」，但是最後的一對小燈泡，離地却有一呎半上下，木蘭花伏下了身子，小心翼翼地爬了過去。

過了那扇門，便是幾級漆也似黑的樓梯。木蘭花小心地不發出任何聲音來，下了樓梯，轉一個彎，便可以看到那條走廊了。

走廊只有五六呎寬，每一邊都有三四間房間，每一間房間的門都關着，偏偏只有一間房門關着，那間開着的房門的對面門上，有着清楚的「檔案室」三個字。

木蘭花小心翼翼地在走廊上走着，一直到了那扇門的旁邊。

裏面那個在來回走動着的人，現在仍然在來回走着。

她還聽到裏面有人在交談。

「三號來了。」

「你可知道這次是甚麼特別任務麼？」

「不知道，別多問，別多口！」

房間內的聲音靜了下來。

那幾個在工作的，顯然是特務機構中的小角色，因爲他們甚至連這次特別任務的內容都不知道。

但即使是小角色，看到有人在以百合鑰匙打開對面檔案室的門，也一定會大聲叫嚷起來的。

她望着檔案室的門，她與之是那麼地接近，幾乎一步可以跨到。而且，憑她的經驗，她也已經看好了那柄門鎖應該用甚麼樣的鑰匙去開，她可以只以兩秒鐘的時間，去打開檔案室的門。

然而，她却沒有這個機會。

她等了幾分鐘，那間房間中的人，顯然沒有將房門關上的意思。

木蘭花又悄悄地回到了天台上。

「怎麼樣？」穆秀珍焦急地問。

「沒有結果。」木蘭花搖了搖頭。

「唉，這怎麼好！」穆秀珍一面說，一面不自禁地用拳頭敲着大水箱。

她敲了一下，發出了「砰」的一聲，連忙縮回手來，苦笑道：「蘭花姐，別罵我。」

木蘭花一躍而前，伸指輕輕在水箱上一彈，她臉上泛起了笑容。

「秀珍，不但不罵你，還要多謝你。」

「多謝我？」

「是的。你爲我想到了辦法！」

「我想到了辦法？」穆秀珍更加莫名其妙。

「你看，這隻大水箱，至少有一千加侖水，它是滿的……」

「啊，我明白了！」

「噓！」木蘭花不讓穆秀珍多說，她從袋中拿出一柄六用刀來，以刀尖在焊接處，用力地挖着，不一會，便有一股水射了出來，焊接處已被挖了個洞了。

接着，噴出來的水越來越大，而當木蘭花把洞口又挖大一些之後，積在水箱中的水像是急流一樣，嘩嘩地漏了出來！

木蘭花向穆秀珍作了一個手勢，兩人一齊躍到了門旁，將門關上。

不到三分鐘，水已從門縫中向下面漏了下去，又不到兩分鐘，只聽得有人叫道：「嘩，水浸了，天台的水箱漏水了！」

「快去看看！」

「別忘了關閉光電開關！」

一陣脚步聲傳了上來，門被打開，一個人直衝了過來，他才衝了一步，木蘭花便已踏前了一步，以手電筒柄指住了那人的腰眼，沉聲道：「別動，有手槍指着！」

那人立刻高舉雙手。

「高聲叫，說水箱的漏洞多，你一個人堵不住，要他們全上來。」

「叫？」那人猶豫着。

「你不叫？」頂在他腰際的手電筒，向前伸了伸。

「叫！叫！叫！」那人幾乎哭了出來。

「如果你不照我吩咐，我立即射死你。」

「你們上來，」那人的聲音中帶着哭音：「水箱的漏洞太大，我一個人堵不住，你們全上來！」

那人才一叫完，木蘭花一掌，劈向那人的頸際，那人一側身，便倒了下來。

那人一倒，又有人竄了上來，但是穆秀珍早已伏在門口，那人才跨出一步，便被穆秀珍以磚頭打了一下，身子軟了下來，穆秀珍將之拖過了一邊。第三個人接着又來了，木蘭花以同樣的手，將他擊倒在地上。

第四個人還未曾跨出門，木蘭花便已衝了過去，在黑暗的樓梯上，向那人一撞，立即一伸手，抓住了那人胸口的衣服，向他的頸上重重的砍了一掌，就將那人放在樓梯上。

四個人都已解決了！

她大約可以有兩分鐘的時間。

因爲兩分鐘後，水一定會漏至二樓，二樓中的人也會上來看的，那時，就無論如何走不脫了。

所以，她要利用這兩分鐘中的每一秒鐘，她跳下了幾級樓梯，衝進了走廊，早已握了選定了的鑰匙在手，到了檔案室的門前，立即打開了門鎖，推門而入，將門關上。

她一進門，便打開了手電筒，四面一照，她首先看到了一具放映機，接着，便在放映機旁看到了兩盒影片。

木蘭花這時已沒有時間去弄明白這兩盒影片是不是她所需要的兩盒了。

她踏前一步，抓住了兩盒影片，立即返身開門，竄到了走廊中。

走廊中都是水，水已在向二樓流去，她飛快地躍上樓梯，穆秀珍已迎了上來。

「得手了，快走！」

穆秀珍向天台的邊上退去，迅即沿水管而下，木蘭花也立即到了天台的邊上，她還未跨出石欄，便已經聽得天台的門口有人聲：「咦，怎麼滿地是水，人上那裏去了？」

木蘭花知道刻不容緩了，她身子一縱，便跨過石欄，沿着水管向下疾滑了下去，和穆秀珍先後到了地上。

兩人一到了地上，便向小巷奔去。

然而，就在她們奔到了巷口之際，便聽得天台上有人叫道：「站住！站住！」

再向前奔兩步，便是小巷口了，但是槍聲也在此際響起。

子彈穿過了軟片，立時冒起了一陣濃烟，木蘭花抛開到那隻盒子，已經出了巷口。

她們經過了陳嘉利的汽車。

巷口幸而有陳嘉利的車子停着，那輛車子，擋開了七八發子彈，使得她們能夠奔向對街，兩人一直到她們「借來」的車子之旁，一進車，連車門都沒有關，便向前急駛而出！

她們駛着車子，轉了一個彎，又一個彎，連轉了幾個彎，望望後面，並沒有人追來，她們才將車子的速度，放慢到正常。

穆秀珍鬆了一口氣。「好險！」

木蘭花舉着那僅存的一隻影片盒子，苦笑了一下道：「要是毀去的那盒影片，是紅外線拍攝的話，那我們算是徒勞無功了。」

「那也好過這一顆子彈打入你的背心！」

「你打開盒子看看，菲林是不是紅色的？」

「一半一半的機會。」穆秀珍接過了盒子，打了開來。

木蘭花緊張地向她望去。

「紅色的！」兩人一起低呼。

木蘭花的臉上這時才現出了眞正的笑容來，車子駛得更安穩了。

在這時候，至少已有七八人奔出了那小巷子來。

也就在那時候，一輛車子駛到了小巷口，停了下來。

那七八人連忙隱身在黑暗之中。

車子停下，車門打開，從車廂中一躍而下的，是春風滿面的高翔！

躲在黑暗中的人走了出來。

高翔看到他們的手中，人人都有着手槍，不禁愕然，那孫警官也在那七八個人之中，他踏前了一步，道：「原來是高先生，剛才這裏發生了一點意外，陳探長正在等你！」

「噢，原來如此，甚麼人那麼大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目前還不知道，」孫警官顯然不想多談，「高先生，請。」

高翔隨着孫警官，走進了那幢房子。

「咦，地上怎麼是濕滑滑的？」他第一隻脚踏了進去，便發覺了這一點。

「噢……」孫警官十分尷尬，「天台的水箱漏水，所以地上濕

了。」

「原來如此。」高翔顯得十分輕鬆。

不一會，他便被帶進了一間佈置得十分華麗的房間之中，那便是書房。

房間中已有兩個人坐着，一個是陳嘉利探長，另一個是身材十分矮小的人。

「高先生，死光武器你已得手了麼？」

「陳探長，我先要問我的兩萬鎊。」

「有！」那小個子突然說。

「閣下是……」高翔問。

「他是警方的秘密人員。」

「錢呢？」

「我們必需先看到死光武器。」

高翔伸手入上衣的袋中，抓住了那隻手錶，微笑着，向陳嘉利探長道：「我還是先要看一看我的兩萬鎊。」

那小個子在他身旁的公事包中抽出了四疊鈔票來，放在寫字桌上，枱燈恰好在那四束鈔票之上，那是四疊大面額的，是全世界最值錢的貨幣之一——英倫銀行發行的英鎊！

「好，」高翔的臉上浮現了笑容：「警方竟然不食言！」

他將那隻手錶取了出來。

「一隻錶？」陳嘉利探長和那小個子一齊低聲呼叫。

「正是，死光錶！」高翔的聲音，充滿了自負而得意！

＊ ＊ ＊

這時，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已到了家門口。

穆秀珍先出了車廂。

「秀珍，你快去準備放映機。」木蘭花探頭向她道。

「唉，我始終不同意你的做法，這時候，高翔可能已將死光武器交到陳嘉利手中！」穆秀珍幽怨地說。

「別多說，快去。」

「好，去就去。」穆秀珍賭着氣，開門走了進去。

木蘭花將「借來」的車子，開過了幾條街，停了下來。

她以極快的步伐走回家中。

她才一進門，便聽到穆秀珍的聲音：「都準備好了，只等你來看了！」

木蘭花應了一聲，走進了屋子。

放映機「軋軋」地响着，在牆壁上，出現了一間客廳，賀天雄滿臉慌張，高翔向後退去……

這一切，正是那天晚上，在賀天雄的別墅中所發生的事情。

陡然之間，影片出現了一片閃光，甚麼也看不到。

接着，便是賀天雄已倒在地上的鏡頭了。

「停！」木蘭花叫着。

「啪」的一聲，放映機停了下來。

「剛才有一秒鐘的時間，銀幕上一片閃光，那是甚麼？」

「是子彈發射時的光芒，紅外線攝影，對光線特別敏感，所以子彈發射的強光，便使菲林受光過度，甚麼也看不到了。」

木蘭花站了起來。「這是你聽誰說的？」

「怎麼啦？陳嘉利向高翔放這段菲林時，就是這樣解釋的。」

「你倒轉去，再放一遍。」

放映機又軋軋地響起來，倒轉去再放了一遍。

「停。」木蘭花又叫着：「我已經找出其中的毛病來了。」

「甚麼毛病！」

「任何子彈，從大廳的一角，射中賀天雄所站的位置，都用不着一秒鐘那麼久。」

「那麼你是說……」

「所有的人，全被賀天雄瞞過了，我料得不錯，賀天雄召高翔去，果然有目的，他是利用高翔來證明他死了，而事實上，他沒有死！」

「他沒有死？」穆秀珍幾乎跳了起來，「那麼這個臉上血肉模糊的……」

「不管他是甚麼人，他不是賀天雄，關鍵就在那一秒鐘之內！賀天雄一定早已知道有人在他的別墅之外，安裝了長程攝影機，他也樂得讓人家拍攝，他祇要在最緊要的關頭，發出爲時一秒鐘的強光，破壞攝影，那就夠了，這是十分容易做到的事，利用一輛車子的車頭燈，照上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陳嘉利說……」

「陳嘉利太相信他自己佈置的攝影機了，却不知道這攝影機雖然忠實地紀錄了一切，但是却欺騙了他一秒鐘，而這一秒鐘，已可以使得賀天雄利用地板上的機關遁身，另換上一個死屍來了！你看，死屍的臉部祇是一團血肉，怎能證明他是賀天雄？」

穆秀珍呆了半响，道：「那麼死光武器……」

「死光武器，當然還得從賀天雄的身上着手，來，我們快去。」

「到那裏去？」

「到賀天雄的別墅，賀天雄可能還在，死光武器一定還未曾到達本市。」

「你怎能肯定？」

「當然是，賀天雄這樣的佈置，是爲了甚麼？還不是爲了掩人耳目？讓我和高翔，去爭個你死我活，他却安然地另有途徑，去接受死光武器！」

（未完・四）

上文提要：「大漠紅鷹」戈二成也找上沙成山了，此際沙成山正與西陲二十四騎見眞章……戈二成垂涎柳仙兒美色，却險些牡丹花下死……沙成山帶傷趕到沙河，忽聞丘蘭兒的尖叫，原來丘蘭兒曾受人威脅，她告訴沙成山已懷了他的孩子。二公子的手下五人又前來脅逼丘蘭兒……沙成山殺了五人，將他們放在車中，讓黃驃馬帶他去找二公子……

彎月刀

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不聽勸告刀下亡　恃強凌弱二公子

一旁的中年虬髯怒漢吼叱道：「甚麼東西，不是問你難道問鬼？」

忽見錦袍青年抖着韁繩往後退，便在這時候，那怒叱的中年壯漢忽的自馬背上騰空而起，空中一連兩個翻騰，人未落地，雙掌交替二十七掌拍向敵人！

沙成山未動——不，他祇彎了一下腰，就在一片掌影摟頭蓋臉的拍來時候，一把黃豆便宛如一把鐵丸似的激射過去！

「啊！」聲音眞凄厲，漫天的掌影消失了，中年壯漢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不過他很幸運，雖然臉上鑲了十幾粒黃豆，却沒有一粒射入眼睛裡，鮮血自他的臉上往下流，壯漢抖着雙手怒罵一聲：「你娘的！」

另一壯漢便在這時候套上一隻金爪欲撲，青年伸手一攔，他僵硬的一聲笑，道：「朋友，好本領！」

沙成山沉重的搖搖頭，道：「沒甚麼，自保而已！」

青年淡淡的笑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朋友，我的五個下人是你爲他們超渡的，對嗎？」

沙成山點點頭，道：「不錯！」

青年臉上一寒，又道：「如此你又折回此地，敢情在等我們了？」

沙成山懶散的道：「不錯！」

青年咬着牙，沉聲道：「你如此插手，爲的是甚麼？」

沙成山指着小船，道：「爲了那姑娘的名節！」

仰天哈哈一聲梟笑，青年戟指小船，道：「那姑娘？她的名節？朋友，你怎麼不好生問問她。」

「她一定會告訴你，她已有了身孕，嘿……有了身孕還講的甚麼貞操與名節？」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知道，而且我知道得比你還要早！」

青年忿怒的吼道：「小子，你在說甚麼？你早知道這女子有身孕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不錯，而且她懷着我的孩子！」

窒了窒，青年嗓調有些冷硬的道：「還要製造理由來騙人，朋友，我已經對你容忍有加了，難道你看不出來？」

沙成山冷淡的搖搖頭，道：「你的容忍祇是一項陰謀，因爲你在試探我的武功，更在找尋出手的最佳時機，目的祇是一擊而中，而且，你一出現便在準備出手，難道我說得不對？」

殘酷的一笑，青年道：「因爲你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一直未找到出手機會，不過你仍然祇是一個人，我相信你的勝算不大！」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橫出一丈遠，他雙手下垂，一臉懨懨的樣

子，道：「看樣子，你是個被大人寵壞的年輕人，能告訴我仙鄉何地嗎？」

冷酷的咧着尖嘴巴，青年道：「當然我會告訴你，因爲你絕不會活着離開……」

一邊的壯漢沉聲道：「少主！」

猛回頭，青年沉聲道：「告訴他，我們是甚麼人！」

中年壯漢走前一步，沉聲道：「小子，你最好別問，聽了怕你連站都站不穩了！」

沙成山冷笑的道：「是嗎？倒要聽聽比不比皇帝老子的金鑾殿還令人大吃一驚！」

壯漢沉聲道：「雖不比皇帝的金鑾殿，武林中却大大有名，小子，你曾聽過鳳凰嶺上的『龍騰山莊』嗎？」

嘿嘿一聲笑，沙成山道：「『龍騰』『虎躍』是武林兩大世家，哼，不料却出了如此不肖子孫，半道上搶起別人老婆，眞替江厚生難過！」

青年臉色泛青，怒叱道：「小子，你究竟是誰，竟敢叫出我爹的名諱！」

沙成山毫不惱怒的道：「套上你說的話，你會知道的，因爲我仍然不賣江厚生的帳！」

沙成山的話十分明顯，他沒有放走青年的意思！

雙方似是沒有再談下去的必要了！

忿怒的抹去臉上血漬，幾粒黃豆也被那人抹在手上，他重重的一揮手，反背拔出一隻金爪——與另一大漢相同的金爪！

青年厲喝道：「從這人的定力上看，必是個深藏不露的人物，你們須全力施爲，否則便再也回不了鳳凰嶺了！」

臉上仍在溢血的壯漢沉聲道：「金兄，一齊朝上撲，好歹也要把這雜種撂下再說！」

迎面姓金的咬牙點着頭，道：「虛虛實實，虛實併用，出招必須覷準了，申兄，我們相互呼應！」

兩隻金爪便在金陽的照射下閃動着燦燦電芒，帶着破空的鋭勁，又狠又快的從正反兩個方向擊向他們的目標——敵人的頭與後背上！

沙成山的雙足交替暴踢，宛如他的出脚早就在事前加以精密的丈量過一般，那麼準確的踹上了二人的握爪手腕。

金爪被踢飛上了半天，然而兩個壯漢眞夠狠，不約而同的滾地急進，兩柄短刀已到了沙成山的前後！

旱地拔葱而起，沙成山頭下足上，雙手快不可言的捉住兩把握刀的手，就在他的身子倒懸的刹那間，兩把短刀交錯而過，兩聲「噗嗤」合爲一聲，深深的插進了兩個壯漢的胸腹中！

熱血便在二人的悶嗥中往外揚，鮮紅的血尚未標濺上沙成山的臉上，他已躍立於三丈外的柳樹下面！

沙成山冷目直視着青年，道：「你就是他們口中的二公子吧！」

青年絕對想不到面前這瘦骨嶙峋的漢子，竟然一招之間搏殺了兩名「龍騰山莊」的武師，不由得大驚。

一股子寒氣順着脊椎透到頂門，他喉嚨響動，雙手沁汗！

對面這人究竟是誰？

這種殺人手法，已至爐火純青！

然而，青年想到了自己的身價，「龍騰山莊」的二少莊主，怎可能向這種名不見經傳的人低聲下氣？

忿怒之色掩去了恐慌之心，此刻正是他爲龍騰山莊的名譽贈添光榮之時，他不能退縮——絕對不能！

伸出舌頭舐了一下乾裂的嘴唇，青年沉聲道：「來吧，到了我們一決勝負的時候了！」

沙成山注視着青年，目光烱烱的道：「我忽然覺得有必要放你一馬！姓江的，你祇要不再來此找麻煩！」

嘿嘿一陣冷笑，青年道：「你怕了？龍騰山莊的威名嚇倒你了？」

搖搖頭，沙成山道：「你錯了，聞得『龍騰虎躍』交情甚篤，我是看在秦老爺子的面子，有意放你一馬，姓江的，你該明白了吧？」

青年忿怒的道：「你算甚麼東西？你把我江少强看成怎樣的窩囊廢？你以爲露了那麼幾手就嚇住我了？王八蛋，休提我姑丈的大名，事情祇是我二人之間的事！」

沙成山咬咬牙，道：「好，夠氣派，你出招吧！」

提起錦袍前襬掖在腰帶上，江少强「錚」的一聲拔出兩件兵刃來——一隻金爪與一把短劍，那把鑲着七色珠寶的劍與金爪交互輝映，各自閃耀着瑩瑩寒光！

沙成山的雙臂下垂，目不轉睛的道：「聞得江厚生的『幽靈七幻術』獨步武林，江少强，希望今日能在你身上發揮出來！」

所謂「幽靈七幻術」乃是龍騰山莊的絕學。

精要之處在於不浪費點滴氣力而在絕妙的輕功配合之下，能在敵人四週一次幻化出七個身影。

傳言中「飛龍」江厚生便有此能耐，便輕功稍差的人，也能幻化出三四個虛幻人影，就在這些令敵人無法捉摸中自然可以選擇出手的最佳時機，一擊而搏殺敵人！

江少强的身子在動，跳動在一定的範圍內！

沙成山曾聞得丘蘭兒說過，面前這位二公子身負「抛枝渡澗」的絕技，輕功上的造詣一定是一流的！

江少强的躍騰有了滯留的影子，沙成山看得十分清楚，江少强的雙脚幾乎祇是足尖點地，他的人便轉向另一個方向了！

沙成山仍然不動，而且幾乎雙目就要閉起來了！

於是，江少强的影像從三個幻化成四個……五個……

沙在飛揚，風在呼號，便在五個虛實難辨的影子裡，突然金光暴展，冷電激盪，一古腦的往中間罩上去！

「銀鍊彎月」便在此時彈跳而出，「叮噹」之聲甫落，四週的人影已消失不見，江少强的身子陀螺似的一陣猛旋！

沙成山冷冷的道：「江少强，你爹的這套『幽靈七幻術』傳到你手上便走了樣，你連一半也未領略到，我爲你可惜！」

江少强一聲雷吼，拔空而上，短劍狂掃二十一次，右手金爪交替揮出無數金芒，强勁的穿射與猛烈的劈刺，引得四週空氣激盪，草木紛飛！

沙成山移動在一丈之地，不論江少强的攻擊有多凌厲，就是無法逼退一步！

又是一聲雷吼，江少强旋動着手上兩件兵刃和身便往敵人懷裡撞過去，光景似是同沙成山卯上了！

目標在江少强的怒撲中突然消失，江少强並不回頭，雙臂分開往後狂掃反捲，上身左扭立刻回轉身來！

江少强絕對想不到他回過身來面對的是一片青瑩瑩的刀海，他的短劍金爪宛如撞擊上一座刀山，立刻發出那種密集似火炮聲音，江少强便在這爆烈似的聲音裡搖搖擺擺的往外旋去！

沙成山臉上一片凄苦，宛似空中的血是自他的身上流出來似的帶着一副懨懨的樣子！

脖子上的刀痕仍然可見，鮮血似乎與皮肉分家一樣，往錦袍上直流……

一手猛力捂住脖子上的刀口，江少强雙目泛白的道：「你……你……是大鏢客沙成……山？」

沙成山毫不動容的道：「是的，也有人稱我『二閻王』！」

江少强咬咬流血的牙，沉聲道：「你怎會在此地……難道……你已找到……我……姑丈的……寶物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秦老爺子的東西仍在方家集，但我還未替他找到！」

江少强已見軟弱的道：「沙……成山……你不……在方家集……却來此……沙河……難道……你……不怕……寶物被別人掠走？」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覺得保護妻子比替人尋寶還重要，所以我回來了！」

江少强粗啞着聲音，又道：「你……爲何不早使用……你……的『銀鍊彎月』？你爲何……不說你……就是……『二閻王』……我……好……恨……」

沙成山淡淡的道：「不要恨任何人，江少强，往往顯赫的家世反而害了子女，你就是鮮明的例子，所以要恨也祇能恨你自己！」

雙目突然一厲，江少强道：「沙成山，你……會生不……如死的……因爲……我爹……就饒不了……你！」

沙成山淡淡的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江少强，我從不逃避！」

又是一聲斷續的話，江少强道：「來……吧……沙……成山……我在……幽冥……之路等……你了！」

沙成山未再回答，因爲一個死了的人是聽不到他說甚麼話！

再一次，沙成山把三具屍體拴牢在馬背上，三匹馱着屍體的馬便緩緩的往大道上走去了！

鮮血仍在滴灑，但沙成山已到了船邊！

丘蘭兒走出船艙，一本正經的道：「我聽你的話沒有走出來，就怕影響我們的孩子，沙大哥，上來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不，我得走了，蘭妹把小船往下游放五十里，等我辦完事有了銀子，此生我們便斷守在一起！」

丘蘭兒笑了，她流着淚笑了。

沙成山騎在馬上，他想的可眞多……

＊　＊　＊

鳳凰嶺上的「龍騰山莊」與吉祥鎭附近獅頭山下的「虎躍山莊」，在武林中有舉足輕重的勢力。

曾聞秦百年的夫人就是江厚生的大妹子，自己殺了江少强，却又在替秦百年找寶物，這算甚麼嘛！

一聲苦笑，滿肚皮的不自在，又不知方家集那面去了些甚麼樣的江湖人物！

於是，沙成山拍馬疾馳，在他的心中打定了主意，先找柳仙兒問問清楚再說！

繞過一大片竹林子，沙成山遠遠的便看見一團紅影子在竹林子深處，紅影未動！

但沙成山看得可清楚，那是個人，綠海似的竹林子裡面出現那麼一團紅，是相當醒目的！

沙成山停下馬，緩緩的逼近紅影，蹄聲未驚醒萎坐在地上的紅影，沙成山繞向紅影正面，不由得驚叫道：「你……」

紅影十分疲憊的睜開眼睛，他那宛似重鉛的眼皮子吃力的往上撩，啞着聲音道：「沙……成……山……」

不錯，這人就是「大漠紅鷹」戈二成！

他那晚幾乎脫陽而死，算他見機得早，也逃得快，沒有死於柳仙兒的肚皮上，連夜往西逃去！

現在，他像個垂死的癆病鬼，臉頰乾癟，雙目無神，嘴唇裂開，模樣兒宛似他身體依靠的竹子！

沙成山翻身下馬走近戈二成，道：「戈兄，你病了？」

闔起的眼睛含着一股子怨毒之色，戈二成道：「沙……成山……這是……你殺……我的……最好……時……機……你……還……等……甚麼？」

沙成山搖搖頭，道：「我爲甚麼要殺你？就爲了上次你助白艮之事？」

戈二成嘴角一牽，道：「難道……那還……不夠你……殺我的理由？」

沙成山淡淡的道：「仇恨在我與老白艮二人之間，你祇是爲了朋友之義而助拳，兩肋插刀爲的朋友。

「沙成山除了佩服，並沒有同你結怨之心，戈二成，你把沙成山想錯了！」

猛的一瞪眼，戈二成又重重的道：「沙成山，你……你在此時……此刻說這……樣的話……你……你是在可憐……我？」

搖着頭，沙成山道：「戈兄，你並不是個容易被人可憐的人，今日如此，必是遇上甚麼怪異的不幸了，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戈二成突然大怒，叱道：「沙成山，你……你個王八蛋……可憐……與同情……又有……甚麼分別？」

沙成山極不願意聽到「王八蛋」這句「半」罵人的話，心中一緊，但見戈二成幾乎同個死人差不多，强忍着心中忿怒，勉强笑笑，道：「戈兄，你遠渡大漠來到中原，總不願客死他鄉做那隨風飄蕩的異鄉寃魂吧？」

雙目閉着，戈二成道：「沙成山……我可以……委託你……爲我辦一件……大事嗎？」

一笑，沙成山道：「當然，我們總算早有認識，雖然是一次極不愉快的認識，我還是願意爲你辦的，你說吧！」

戈二成又睜開雙目——他似是十分吃力的睜開眼，道：「戈某……先謝謝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也祇有說一聲……不實際……的謝謝！」

沙成山淡淡的道：「說吧，我在聽着！」

戈二成猛的喘了幾口微弱的氣，從他的胸脯起伏上看，他似是努力在守着那一口眞元之氣，拚命的不叫那口眞氣散去！

半晌，戈二成才又慢慢的道：「沙成山，你……等我斷氣之後……請把……我的屍體……送上高山……之巔，脫……去所有……衣衫……記住……一定要放在……最高山頂之……上呀……」

沙成山楞然的道：「戈二成，你在說甚麼？人死入土爲安，你怎麼叫我把你赤着身子放在高山之巔，即使虎狼不食也會被蒼鷹掠食殆盡，你……」

戈二成似是滿意的笑了。

沙成山却猛在搖頭。

當然，沙成山是不會知道，大漠之中把死人放在高山之上，是爲天葬，唯有天葬方能進入天國，走入極樂世界，但沙成山却不知道這些！

緩緩的閉起眼睛，戈二成又道：「沙成山，你……答應……了嗎？」

沙成山知道戈二成在聞得自己答應他的要求之後，必會自斷心脈而亡，便沉聲道：「要我答應可以，但我得明白，你是怎麼傷成這副模樣的？」

戈二成無力的伸出舌頭舐着嘴唇，道：「爲了戈某能走入天……國，進……入極樂……世界……我便告訴……你……也好要……你……有所……警惕……」

他乾咳了一聲，又道：「苗疆……百毒門……有個叫……柳……」

不等戈二成說完，沙成山立刻接道：「柳仙兒？」

無力的雙目又睜開來，戈二成道：「不錯……她叫柳仙兒……她……是個妖……女呀！」

若論瞭解柳仙兒，沙成山比戈二成知道得更多，不錯，柳仙兒曾經有意要害沙成山，然而沙成山却並未上當！

戈二成却又是自己送上門，情況自然不同！

沙成山平淡的道：「據我所知，柳仙兒祇是『苗疆百毒門』的一個女殺手，憑她的武功，又怎能傷得了戈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戈兄何不明說？」

半晌，戈二成嘆着氣，道：「非是……動手……過招……她

以……媚術……幾乎當場叫我……脫陽……而亡……」

沙成山哈哈一笑，道：「戈兄，你死不了的，怎不早說？」

沙成山立刻坐到戈二成身後，右掌抵上戈二成命門要穴，沉聲道：「戈兄，氣走丹田，繞過氣海回歸關元，我助你一把！」

「大漠紅鷹」戈二成立刻靜下心來，隨着命門游進體內的一股熱浪，便運起內功來！

戈二成本是大漠高手，經由沙成山的助力，精神恢復不少。

一盞熱茶之後，沙成山緩緩的站起身來，笑道：「助你一臂之力，比把你的屍體送往高山之巔要省事得多了！」

戈二成仰臉怔怔的望着沙成山，道：「沙成山，你該知道我來中原的目的吧？」

笑笑，沙成山道：「找我再較量？」

點點頭，戈二成道：「除了找你較量，另外便是爭奪秦百年的寶物！」

一怔，沙成山心中實在不是滋味，一番助人，却又多了個奪寶之人！

又聞得戈二成道：「現在，我不找你較量，祇有專心奪寶一事了！」

沙成山皺起眉頭，道：「誰告訴你秦百年的寶物落在方家集？」

戈二成一笑，道：「已是江湖人盡皆知的事了！」

沙成山心中忿怒，思忖着——這會是誰在爲這件事情廣爲宣揚？

戈二成緩緩的站起身來，道：「沙成山，我要走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是去方家集？」

戈二成道：「不錯，我怕晚了會遺恨終生！」

笑笑，沙成山拉着馬韁，道：「如果我是你，戈兄，我會馬上找個郎中，弄一些十全大補壯陽的藥物補一補虧損的身子，命才是要緊的！」

戈二成苦兮兮的點點頭，道：「我趕到方家集，首先就是找大夫替我補身子，娘的皮，等我補好身子，第一個就不放過那個妖女！」

拍拍自己的馬，沙成山道：「可要坐我的馬？」

戈二成一怔，道：「你也是去方家集？」

沙成山笑意掛在臉上，道：「別管我去那裏，我是送佛送上天，救人救到底，戈兄，請不必客氣，上馬吧！」

戈二成眨着泛白的大眼——他原是雙目泛赤，道：「上回我們要你的命，這回你救了我的命，沙成山，你這算那門子作風？」

沙成山笑笑，道：「我可並非欺世盜名之輩，戈兄，此事之後，你若是興趣濃濃，我還會接受你的挑戰！」

戈二成仍然吃力的爬上馬背！

沙成山伸手拍着馬屁股，吼一聲：「走！」

黃驃馬緩緩的回過馬首，光景還露出一副不甘願的模樣望着沙成山！

沙成山臉上露出無奈，口中沉聲道：「走哇！」

黃驃馬宛似老了十年，有氣無力的往前走着，沙成山心裡明白，黃驃馬實在不願馱着戈二成！

就這樣，沙成山跟在馬後走，晃裡晃蕩的進了方家集，而且也來到了「平安客棧」外面！

年輕的兩個伙計併着肩走出來！

其中一人叫道：「大膽子爺，你可回來了！」

臉上一寒，沙成山道：「先把馬上的人扶回客房去，立刻找鎮上的郎中來！」

另一個伙計指着戈二成，道：「他是誰？」

沙成山重重的道：「一個一心要殺我的人！」

猛一楞，兩個伙計對望一眼！

沙成山道：「當然，他現在又不殺我了！」

一個伙計領着戈二成走入後面客房，另一個伙計拉馬往馬廄走，便在這時候，斜刺裡突然過來個壯漢。

這人一把拉住沙成山，道：「你到甚麼地方去了？」

沙成山見是矮壯的伍大浪，笑笑，道：「伍總管，你找我幹甚麼？」

不錯，這五短身材的壯漢正是「虎躍山莊」的總管伍大浪，從他的眼神中，沙成山立刻體會到重大的事情發生了！

兩個人在暗角處坐下來！

伍總管沉聲對沙成山道：「沙大俠，你從甚麼地方來？」

沙成山道：「幹甚麼？」

伍大浪低聲緊張的道：「我告訴你，前天有人在沙河殺了龍騰山莊的二公子，這件事你知道嗎？」

沙成山淡淡的道：「二公子爲甚麼被人殺？」

伍大浪低沉的道：「別管二公子爲甚麼被人所殺，我問你，我們老爺子的兩件寶物可有眉目了？」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伍總管，在我進行尋寶的過程中，我不喜歡有人中途多問！」

伍大浪立刻又道：「我們莊主的意思，要你暫時放下尋寶之事，去查那殺了『龍騰山莊』二公子的兇

手！」

冷淡的搖搖頭，沙成山道：「伍總管，你沒有忘記吧，沙某每年祇辦三件事情，多一件也不幹！」

他一聲哈哈，又道：「當然，如果要沙某再辦事情，那得等候明年初春了！」

伍大浪當然不知道江少强是死在沙成山之手，他重重的又道：「沙大俠，如果老爺子不叫你尋寶，而改成緝兇，你又怎麼說？」

沙成山搖搖頭，道：「敲定的事情豈能更改？別忘了十萬兩銀子對我相當的誘惑！」

伍大浪咬咬牙，道：「十萬兩銀子絕非小數目，那也要有福之人去享用，沙大俠，你以爲呢？」

沙成山一怔，他實在猜不透伍大浪的這句話，笑笑，沙成山站起身來，道：「伍總管，我有些累了，少陪！」

沙成山往後院走，伍大浪冷冷的自語道：「娘的，你一輩子也得不到那十萬兩銀子，王八蛋！」

沙成山走回自己的客房，見戈二成正躺在床上，一怔之間，旋即笑笑，道：「戈兄，你好生歇着，等大夫前來替你診治吧！」

戈二成忙問道：「沙兄你要走了？」

搖頭一笑，沙成山道：「這間房原是我住的，今天你且住下，我另外找一間去，我得好生睡上一覺了！」

戈二成此刻才平心靜氣的道：「沙成山，你令戈某心折！」

已經走出房門，沙成山回頭笑道：「戈兄指的是甚麼？」

戈二成立刻赧然的道：「我一直以爲你未存好心，準備在吊足我的胃口之後再殺我，我心中以爲，你的一切舉動都是在製造對我無比的羞辱，即算我騎在你的馬上，還存着這種心。

「然而，現在證明，你確實眞心的拉了我一把，沙成山，你是君子！」

沙成山淡然的一笑，道：「我不承認自己是君子，我祇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戈兄，安心養病吧！」

戈二成平靜的躺在床上，沒多久便見一個伙計領着個老者走進來，笑對戈二成道：「我們鎭上就是這一位馬大夫，我把他請來了！」

山羊鬍子飄到胸前，姓馬的大夫往床邊一坐，食中二指已把在戈二成的脈門上！

宛似老僧入定，姓馬的半晌睜開眼，道：「好色之徒，房事過度，想活命，半年之內不能再接近女人！」

戈二成心中十分佩服，道：「能治好嗎？」

姓馬的板着夫子臉孔，道：「當然能治好，你有銀子嗎？」

戈二成那晚上逃得快，一袋銀子丟在柳仙兒的床頭上未曾拿走，此刻他楞然的道：「銀子？我……有……但被我弄丟了！」

猛的站起身，姓馬的道：「沒銀子？我無能爲力！」

忽然，門口傳來聲音，道：「我有！」

一旁的伙計指着沙成山，笑道：「不錯，這位膽子大的客官有銀子！」

沙成山走進門來，對伙計道：「一切開支，從我存在櫃上的兩百兩銀子內扣！」

姓馬的大夫撫掌一笑，道：「一百兩足夠了！」

他對伙計又道：「跟我去取三斤老山人參，一日五隻老母雞，合着燉上一碗濃濃的人參雞湯，每日睡前再吃上半兩虎鞭，半個月之後，我保證你紅光滿面像壯牛一般！」

他話聲甫落，沙成山已笑起來，道：「戈兄，最後還是銀子才能救你！」

馬大夫突然指着戈二成，道：「人是可以治好，但半年之內若近女色，不定你便會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戈二成無奈的道：「我心裡明白，衡情量勢，我尚不願當一名風流鬼！」

* * *

夜，又是一個月夜，窗外面的月亮眞圓，圓得連月亮上面的麻臉也清晰可見！

沙成山在二更過後便離開了平安客棧，當然已經多天未去槐樹坡的凶宅，更未與柳仙兒碰面，太多的話要向柳仙兒打探！

然而，沙成山趕到槐樹坡的時候，那裡會有柳仙兒的影子？

沙成山在那棵大樹下四週望了一陣子，他拔空攀上大樹，心中思忖着——柳仙兒應該來了吧？

銀色的月亮宛似要從晴空中掉下來一般，月亮未掉下來，附近却有條人影自山坡上往這邊躍來！

不，是兩個人，兩個大漢！

沙成山看得十分眞切，似乎就是方寬厚的兩個師弟——「一刀穿心」左長庚與「黑天剛」熊霸天二人！

沙成山心中嘀咕——柳仙兒怎麼不來？

黑影移動得十分快，「一刀穿心」左長庚的傷似乎已經痊癒，從身法上比熊霸天還要敏捷！

柳仙兒應該來的，沙成山心中有些焦急了！

是的，柳仙兒應該來，但沙成山怎會知道柳仙兒也在焦急着尋找

自己？

大概就是三更天吧，平安客棧的後院裡，狸貓也似的躍落一個人，這人祇在院子裡略辨方向，便撲近沙成山原來住的客房窗外，緩緩的掀動窗戶，立刻便一招「魚躍龍門」翻進窗戶內！

這個黑影笑了！

笑的聲音聽起來是柔媚嬌嗔渴望所綜合的聲音，敢情就是柳仙兒來了！

是的，她是柳仙兒，她已經來了不止一次！

最近三天她夜夜都來，唯有今天她沒有撲空，因爲床上睡着一個人——她以爲是沙成山！

本來，柳仙兒一直認爲沙成山一定會回來，因爲平安客棧的櫃上尚有他的二百兩銀子，雖然，她後來聽說沙成山被「西陲二十四鐵騎」邀鬥，而她也曾找上土地崗去找人，甚至是去找沙成山的屍體，然而，她甚麼也未找到，這證明沙成山並未被殺！

此刻，柳仙兒那嬌媚的臉上正自心底深處泛起一股女人飢渴時候必有的現象，雙目之中有着潮濕感！

床上面的人——當然是「大漠紅鷹」戈二成，正睡得異於平常的沉又熟，睡得沉正表示他在恢復體力——這位馬大夫的醫術還不錯！

外面的月光夠亮，但屋子裡面仍是灰濛濛的，柳仙兒走近床前，猛古丁整個人的身體便壓在戈二成的身上！

她嬌媚的笑道：「沙成山，你這個冤家，躲到甚麼地方了？今夜看你往甚麼地方跑！你……」

二人面對面，被子已掀開一角，被子裡面的人是個穿紅衫的人，鷹目尖嘴，頭髮微紅，雙目厲睜！

柳仙兒一聲驚呼，便跳到床下，道：「怎麼是你？戈二成，你還沒死？」

「大漠紅鷹」戈二成仍然無力的冷笑，道：「柳仙兒，妳以爲我是誰？沙成山？」

一把尖刀已拔在手中，柳仙兒冷冷的道：「戈二成，你的命眞大，竟然會沒有死！」

戈二成沒有動，他仍然蓋着被子，淡淡的道：「柳仙兒，彼此之間尋開心，願不願意沒關係。祇要妳一句話，我並不相强，妳爲何玩陰損，用那種功夫對付我？妳難道心腸如此之毒？」

柳仙兒尖聲叱道：「那種情況下，你會因爲我的一句話而調頭他去？戈二成，你們這種男人我見得多了！」

望望柳仙兒手上的刀，戈二成道：「妳還要殺我？」

柳仙兒毫不遲疑的道：「不錯，今夜我不殺你，他日你必不會放過我！」

戈二成嘆口氣道：「好不容易我被人救活，沒想到還是逃不過一死，柳仙兒，我眞不懂造化爲何如此作弄人！」

柳仙兒嘿嘿笑道：「你從我的手底下逃走，但却又在數天之後無力的躺在我面前而任我宰殺，戈二成，你認了吧！」

柳仙兒的雙刃尖刀已高高舉了起來！

「大漠紅鷹」戈二成黑暗中猛地睜開雙目，吼道：「妳等等！我有、一事必須說明！」

尖刀仍然在戈二成的上方一尺地，柳仙兒道：「你還有何話說？」

戈二成嘆了口氣，道：「柳仙兒，我到今日方體會到世上最美的也是最毒的，不論是花、是獸、是魚，或者是個女人，妳就是最美的女人，但却也是個最毒的人，我認栽了！」

柳仙兒怒叱道：「美是上蒼的傑作，你若不伸手摧殘上天的傑作，試問你又如何會死？」

戈二成點點頭，道：「所以我認了，不過……」

柳仙兒重重的道：「不過甚麼？」

戈二成露出乞求的眼光，道：「我死之後請妳告訴一個人！」

他喘了一口大氣，又道：「本來我是死定了的，中途被救回來了，妳殺我之後就轉告那人，請他把我的屍體送到高山之巔，平放在山頂上，任那虎狼禿鷹把我伴送到天國，柳仙兒，妳不會拒絕一個將要死在妳手的異鄉人吧！」

一怔，柳仙兒道：「瘋子，你這是甚麼葬法？沒聽說過！」

戈二成慘淡的一笑，道：「天葬，世上最高貴的葬禮！」

冷沉的，柳仙兒道：「祇能稱得上高，談不到可貴之處，好吧，我答應你，戈二成，你說，要我告訴甚麼人替你『天葬』？」

戈二成喘息一下，道：「大鏢客，『二閻王』沙成山！」

柳仙兒一陣驚喜湧上心頭，收起尖刀又急問：「戈二成，你是被沙成山所救？」

戈二成道：「也是他用馬把我送來這家客棧！」

笑笑，柔媚的笑笑，柳仙兒道：「沙成山救了你，我如果再殺你，他一定不會高興，算了，我不殺你了！」

戈二成怔了一下，道：「難道妳不怕他日我殺妳？」

柳仙兒並不惱怒，她淡淡的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戈二成，你馬上告訴我，沙成山會在何

處？」

戈二成心情一鬆，道：「他睡在別的房間，如果他不在，便一定是去辦事了！」

柳仙兒收起尖刀，笑得十分媚人的道：「戈二成，是沙成山救了你，如是換了別人，嘿……你已經死了！」

戈二成心中氣惱，但他見柳仙兒穿窗而去，便不由得自言自語的道：「柳仙兒，如果再遇上妳，我實在缺乏殺妳的決心，妳這頭騷狐狸！」

柳仙兒躍出平安客棧，毫不考慮的便往槐樹坡奔去！

她心中宛似小鹿在撞一般，口中喃喃的道：「沙成山，你這個令我又愛又恨的寃家！」

此刻，方寬厚的那幢毀得一場糊塗的凶宅子附近，荒林之中正坐着兩個大漢，正是方寬厚的兩個師弟——「一刀穿心」左長庚與「黑天剛」熊霸天！

抬頭望望天空，「黑天剛」熊霸天粗聲低啞的道：「三師兄，三更天了吧，大師兄怎麼還不來？」

「一刀穿心」左長庚往四週看了一眼，道：「大師兄一向辦事小心，他會來的！」

「黑天剛」熊霸天低聲的道：「這些天方家集來了不少人物，他們都認爲秦百年的兩件寶物被大師兄盜走，三師兄，你以爲這可能嗎？」

左長庚忿怒的道：「這是無中生有，也是一項嫁禍於人的陰謀，可憐大師兄爲了逃避被追殺，祇得躲起來，眼前就祇靠你我二人的幫助了！」

忿怒的一拳擊在地上，熊霸天吼道：「既然沒有盜姓秦的寶物，爲何躲起來？何不面對現實對大家說清楚。這樣一躲，沒得倒令人眞的以爲姓秦的東西在師兄手上了！」

左長庚搖搖頭，道：「你說得倒很容易，秦百年的寶物有多少江湖强樑欲得之而後快呢？大師兄提不出證據，他們有誰會相信？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啊！」

「黑天剛」熊霸天咬咬牙，道：「總不能永遠就這麼藏下去，何年何月大師兄才能露臉？」

他指着被毀的大宅子，又忿然的道：「那麼一幢大宅子轉眼化成灰燼，連牆根也被挖起，三師兄，如果沒有這件事，你我二人常到大師兄這兒住，三個人加上二師兄方剛，湊成一桌喝着酒，談古論今，那該是一件多麼令人開懷的事情，眞可惜……唉！」

這兩個人又如何知道方剛一開始就被他親兄長——也是大師兄加以迫害？如今談起來還爲方剛難過不已！

就在這時候，附近傳來女子聲音，道：「二位是左叔與熊叔嗎？」

左長庚一驚，道：「妳是小雲？」

黑暗中傳來聲音，道：「是的，我是小雲，勞二位叔叔久等了！」

熊霸天已沉聲道：「妳來了，就快走出來吧，我們已經等了半個時辰了！」

於是，就在九株大樹中間，走出個嬌小身材的女子，不錯，她正是方小雲！

方小雲輕盈的先向左長庚與熊霸天二人見禮，然後又警覺的望望四週！

熊霸天已沉聲問道：「妳爹怎麼不來？」

方小雲嘆口氣，道：「我爹有些不舒服，他叫我來見二位叔叔，今夜是十五，一定要來的！」

左長庚沉聲道：「回去告訴你爹，這幾天要特別當心，方家集來了不少江湖人物，聽說秦百年也派了人潛在這附近！」

方小雲點點頭，道：「左叔，我爹有你這麼兩位好師弟，我眞替他老人家高興，二位叔叔如果缺少銀子花用，我爹說了，你們盡管開口，都是一家人！」

熊霸天立刻搖搖手，道：「有得用的，倒是你們住的地方還方便嗎？吃的用的……」

一笑，方小雲道：「還好，一時間還夠用的！」

就在三人正說着話，黑暗中突然一聲冷笑，道：「方寬厚不露臉，倒派出他的女兒來此，果然老奸巨猾，詭詐多疑！」

左長庚與熊霸天猛的站起身來！

左長庚沉聲道：「誰？」

不料方小雲大驚，她低聲道：「二位叔叔攔住此人，姪女先走一步了！」

方小雲的話聲甫落，立刻拔空而起，空中挺腰擰身，便飛鳥投林似的往槐樹坡上面騰躍！

然而，她快那人更快，早已在她單足點地而起的前面五丈之處等着她！

方小雲不用猜，立刻就知道來人是沙成山！

但她仍然不停身，却大出沙成山意料之外的倒翻五個空心觔斗，一下子便往焚毀的宅子中撲過去！

那黑影果是沙成山，當他隱於暗中，聞得方寬厚不來了，又聞得十五日會面之事，心中着實氣惱。

難怪一連幾夜在此守候，未見方寬厚出面，便他的兩個師弟也不再露臉，原來他們已經約定時候了！

沙成山豈肯放過方小雲，他決心要捉住方小雲逼她說出方寬厚的藏身之地，那不全是秦百年的十萬兩銀子誘惑他，而是氣忿方寬厚對他偷襲的一掌——幾乎要了他的老命的可耻一掌！

沙成山忿怒的追捕方小雲！

斜刺裡兩團黑影掠到，熊霸天已狂吼着橫掃左臂的牛皮鋼盾，右手的雙刃斧摟頭就往沙成山砍去！

另一面，左長庚的雙刃長刀發出月光也似的冷焰，反手便往沙成山的左脅掃去！

好個沙成山，祇見他擺動身形，頭左肩右，彎腰曲腿，不成人形的扭滾在斧刃刀芒中間！

祇那麼閃現之間便脫出敵人的兵刃！

沙成山並未停下身子，他先是倒翻，身子稍晃便往廢墟中追去！

殘垣斷牆阻不了他的騰躍，焦樑斷柱攔不住他的飛撲，刹時間便到了後面！

前面的黑影一閃而沒於草叢——庭院裡已長了半人高的野草！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方姑娘，妳出來吧，我不殺妳！」

然而，草叢中並沒有反應！

沙成山又沉聲冷冷道：「方小雲，妳走不掉了，還是乖乖站出來，沙成山絕不會對妳動粗！」

緩緩的，沙成山邊說着話，一步步的往前逼近。

從一溜倒向一邊的草叢，沙成山冷冷在笑。

荒草發出沙沙之聲，明月當頭，他看得十分清楚，方小雲絕對是往井的方向潛過去了！

就在這時候，啣尾直追而來的熊霸天與左長庚二人已到了後院，二人見沙成山並未抓到方小雲，心中略寬。

熊霸天沉聲暴喝，道：「王八蛋，你想怎樣？」

沙成山對於「王八蛋」三字十分痛惡，忿怒的瞪了熊霸天一眼！

但他爲了捉拿方小雲，祇得又順着那倒地的荒草追過去，直到那口井邊，沙成山怔住了！

他猛的伸頭引頸往井中看去，邊叫道：「方小雲，妳該不會投水自盡吧？」

後面，熊霸天與左長庚也追到了井邊！

左長庚伸頭看到井裡面，叫道：「小雲，小雲，妳怎麼如此想不開呀！」

熊霸天一急，雙肩一晃，雙手撐着井兩邊便往井裡下去，他下得相當快，刹時間到了水面上，不由得高聲道：「三師兄，井中沒有人哪！」

井口上邊，左長庚叫道：「會不會沉入井中水底了？」

熊霸天仰頭，道：「不會，不會，如果小雲投水，總會有一番掙扎，可是這水井中……」

沙成山一怔，自言自語道：「難道方小雲並沒有……」

此刻，熊霸天忿怒的自井底上來，他逼視着沙成山，沉聲道：「沙成山，你休得欺人太甚，逼得我大師兄家毀人亡還要東躲西藏，王八蛋，別人怕你，熊大爺可不懼！」

沙成山本想把方寬厚奪走兩件寶物之事對左長庚二人細說。

但他轉念一想，覺得自己萬一說出來，更增加方寬厚的壓力，如此一來，方寬厚更不敢露臉了！

冷冷的，沙成山道：「朋友，你錯了，我並不喜歡別人怕我，那將會把自己孤立起來，所以……」

左長庚沉聲道：「朋友，我替我的師兄求你，別再找他麻煩了，行嗎？」

冷然一哂，沙成山道：「那要方寬厚親自出面才行，如果他敢在沙某面前說出他並未得到秦百年的兩件寶物，沙某調頭就走！」

熊霸天沉聲道：「我們替他澄清不也是一樣？」

搖搖頭，沙成山道：「絕不一樣，二位可以爲你們的師兄兩肋插刀，我却必須爲我的職業負起必須負的責任！」

熊霸天忿怒的怪吼，道：「沙成山，熊霸天向你挑戰！」

深深呼吸幾次，沙成山道：「如果我拒絕呢？」

仰天一聲大笑，熊霸天道：「如果孬種怕死，便立刻滾出方家集地界之外！」

笑笑，沙成山道：「在正事未辦完之前，我不願意節外生枝，大個子，留得力氣助你大師兄禦敵吧，方家集來了不少江湖人物，實非你們幾人能擋得了的！」

熊霸天雙肩一晃阻住沙成山去路，吼道：「擋不擋得了是我們的事，眼前我要與你決一死戰，姓沙的，你該不會像個王八一樣的縮起烏龜頭吧？」

雙目原是懨懨的充滿了倦意，但當熊霸天的「王八」二字脫口而出，沙成山立刻精芒畢露，臉上肌肉跳動！

他實在不解，爲甚麼那麼多人喜歡以「王八」二字罵人！

咬着牙，沙成山道：「有許多人徒逞匹夫之勇，換來的是終身遺憾，大個子，你有必勝把握？」

熊霸天金剛怒目的道：「雖無必勝把握，却有必死決心，姓沙的，我不希望你變成挾着尾巴逃走的狗！」

（未完・十四）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梅娘匆匆取來玉蟬，但因顧忌弄巧成拙，不敢讓紫衣女服下……此際石門內傳來打鬥聲，南海門下忽然聽到一個蒼勁的熟悉聲音，心中狐疑，上官嵩因愛女被梅娘點了奇經八脈而變癡呆，找南海門的人拚命，楊文堯與查子清則暗中算計奪珠寶……古墓主人請羣豪相見之際，却發現了夫人亦在此，老夫妻各以內功硬拚，梅娘抱着姹姹衝入……

縱虎歸山終大患　痛下殺手除惡梟

冷公霄一口吞下丹丸，淡然說道：「多謝易兄賜丹。」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最低限度，咱們眼下該患難與共，同舟共濟，彼此的恩怨，等出了這古墓再結算不遲。」一掌護胸，一掌待敵，大步直向那紅門之中行去。

查子清、楊文堯同時對冷公霄一拱手，道：「冷兄，暫請忍耐一二。」緊隨易天行身後，向前行去。

上官嵩長長一歎，低聲對鬼王丁高說道：「老夫失女，其疼捶心，兄弟膝下祇有一女，却被南海門擺佈得形同白癡……」

鬼王丁高冷冷接道：「上官兄就知道失女之痛，難道兄弟就不知道失女之痛麼？要我和易天行合手對敵，除非先還我女兒性命。」

上官嵩道：「丁兄誤會了，兄弟並非是勸阻丁兄不報傷女之恨，但目下形勢不同，丁兄孤掌難鳴，不如暫時同心合力，對付南海奇叟，出此古墓，再行報仇不遲。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何苦要爭此一時？」

丁高略一沉吟，長長一歎，道：「看在上官兄的份上，兄弟忍下就是。」

上官嵩一拉丁高，聯袂衝入紅門。

徐元平抱拳對王冠中一個長揖，肅容說道：「丁姑娘的遺體，和那位上官姑娘，有勞王兄照顧了。」

王冠中雙尺交錯，欠身代禮，說道：「徐兄放心，祇要你還能生出此門，在下擔保姑娘遺體不損，上官姑娘安然無恙。」

徐元平一拱手道：「徐元平拜領盛情。」說罷和宗濤並肩向前走去。

梅娘手横竹杖，走在最後，這是一段十分平靜的行程，但中原羣豪却都在暗中運集功力，準備隨時出手。

易天行當先開路，走了約五六丈遠，到了甬道盡處一座石室之中。

室中光輝皎潔，似是沐浴在明月之中。

一個長髮披垂的青衣老人盤膝端坐在一角，在他身後平放那紫衣少女的嬌軀。

祇見那青衣老人雙手不停的互搓了一陣，再在那紫衣少女身上按摩一陣。

他眼瞼低垂，生似不知中原羣豪已經走入石室之中，連眼皮也未抬動一下。

靠後壁處卓立着一個宮裝美婦，皎輝映射下，艷麗不可逼視。

她有着無比鎮靜，眼看着羣豪魚貫步入石室，連動也不動一下。

直待所有的人完全進入石室之後，才冷冷的喝問道：「哪一個是易天行？」

易天行拱手一笑道：「在下便是，夫人有何見教？」

那宮裝美婦艷紅的粉臉上，突然泛現出一片殺機，道：「可是你氣死了我的女兒麼？」

易天行目光一掠橫臥在地上的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是又怎麼樣？」

宮裝美婦道：「殺人償命，你氣死我的女兒，爲甚麼還要活着？」

淡淡的幾句話中，一派氣指頤使的狂傲之氣。

易天行突然放聲大笑道：「中原武林道上，有誰不知我易天行心狠手辣，視人命有如草芥。我已是滿手血腥之人，再加上一兩樁也不嫌多。」

宮裝美婦秀眉聳動，冷冷說道：「你既不願自絕而死，我祇有動手殺你了！」

易天行道：「在下敬謹候教。」

那宮裝美婦右手一揚，正待劈出，突聽一聲大喝道：「且慢動手！」

回目望去，祇見一個丰采俊朗的少年，大步走了上來。

那宮裝美婦秀目一軒，冷冷問道：「你是誰？」

那少年一抱拳，道：「在下徐元平。」

宮裝美婦道：「徐元平，你要幹甚麼？」

徐元平道：「大丈夫豈肯讓人代爲受過，你女兒是我氣死的，與易天行無干無涉，你要人償命，找我就是。」

宮裝美婦怔了一怔，目光投注在梅娘的臉上，說道：「梅娘，這是怎麼回事？」

梅娘略一沉吟，道：「兩個人都是兇手。」

宮裝美婦冷然一笑，道：「那很好，我正想着一命償一命，我女兒未免太吃虧了。」

易天行回顧了徐元平一眼，欲言又止。

那宮裝美婦緩緩移動身軀，向前行了兩步，冷然說道：「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徐元平陡然向前欺進了一步，道：「老前輩既要爲令嬡索命，自然是在下領教。」

那宮裝美婦淡然說道：「先後之死，不過是片刻之差……」揚手一掌，劈了過來。

徐元平臉色凝重，肅然說道：「老前輩請恕晚輩放肆。」暗運內力，蓄勁掌心，硬接對方的掌勢。

宮裝美婦似是不願自己的手掌和徐元平的手掌相觸，玉腕一挫，掌勢突然收了回去。

徐元平正想借勢欺身攻上，突覺一股暗勁直逼過來，不禁吃了一驚，暗道：這女人的武功當眞不可輕視，竟能把沉猛的內力蓄蘊在掌心之中不發，掌勢收回，內力却排湧而出……

那宮裝美婦原想這一震之下，徐元平縱然不當場重傷而死，亦必要被那陡然間湧出的內力震得昏倒在地上。哪知事實大謬不然，徐元平雖然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但却硬把這一掌接了下來。

雙方似都爲對方的武功震動，微微一愕，才一齊出手搶攻。

徐元平施展出少林寺的絕技「十二擒龍手」，掌指伸張，專以扣拿那宮裝美婦的大穴關節，變化奇奧，神鬼莫測。

那宮裝美婦却是手法平實，出手封架招數，盡都是普通之學，但這等普通的招術，現在她手中施展出來，威力却是異常驚人，似是在那平凡的手法之中，含蘊極爲神奇的招術，不論徐元平的「十二擒龍手」變化如何奇奧，均被那宮裝美婦的平實招數化解開去。

片刻工夫，兩人已相搏了二十餘合，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那一側靜坐的青衣老人渾似不覺在他的身側正展開一場激烈的搏鬥，一直低着頭，替那紫衣少女療治傷勢。

易天行却是目不轉睛的望着那宮裝美婦和徐元平動手情勢。

祇見那宮裝美婦臉上逐漸泛現出驚異之色，一直不肯揮手反擊，分明在誘使徐元平盡量施展武功、手法。

易天行側望了那青衣老人一眼，施展傳音入密，道：「徐兄留心了，對方存心在誘你施展武功……」

徐元平臉色一變，掌法突變凌厲，左拳右掌，交相擊出，攻勢猛惡絕倫。

這一輪急攻，實爲武林罕得一見的惡戰，徐元平攻出每一拳，每一掌，都是罕聞罕見之學。

那宮裝美婦在徐元平凌厲的拳掌逼迫之下，掌法也隨着用出奇奧的招數，突穴斬脈，極盡詭異。

徐元平猛惡的攻勢陡然受到了鉗制，被那宮裝美婦的突穴斬脈手法，迫得施展不開。

激鬥之中，那宮裝美婦突然疾攻兩掌，逼得徐元平掌勢一緩，然後收掌而退，冷冷喝道：「住手！」

徐元平收住掌勢，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那宮裝美婦臉色忽然泛上一層紅暈，欲言又止。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老前輩有何見教，但說不妨，晚輩知無

不言。」

那一直垂首爲紫衣少女療傷的青衣老人此刻突然抬起頭來，雙目中神光暴射在徐元平身上，冷哼一聲，揚手劈出一掌。

祇聽那宮裝美婦怒聲喝道：「哪個要你插手！」素腕一揮，斜裏推來一掌，擋開了那青衣老人推出的掌勢。

梅娘黯然歎息一聲，說道：「東主，主母，大敵當前，難道你們還不能相互容忍，共禦强敵麼？」

宮裝美婦心中似是彆了一股委屈怒火，臉色一變，道：「好啊！梅娘，你也敢管我了！」

梅娘垂首說道：「老婢不敢，主母明察。」

那青衣老人臉上的肌肉微微抖動了一下，突然閉上雙目，顯然他內心而有着强烈的激動，但却强自忍了下去。

易天行默察情勢，看出那宮裝美婦分明和青衣老人有一件終身不能相諒之嫌，已這嫌怨又正受到一種强烈的刺激，震撼着兩人的心弦，祇要能找出原因，略一挑撥，極可引起兩人火併之心。

心念轉動，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他這突然的笑聲，全室中人俱都爲之一愣。

查子清呆了一呆，問道：「易兄爲何發笑？」

易天行收住了狂笑之聲，說道：「兄弟陡然間想起了一個故事，那故事十分好笑，故而一時間控制不住……」

楊文堯接道：「甚麼事這等好笑？可否說出來，讓兄弟也增長幾分見聞！」他爲人機警多智，略一思忖，已想出易天行絕不會無故發笑，立時出言相和。

易天行目光一掠那青衣老人和宮裝美婦，說道：「數十年前，有兩個自負聰明之人，同居一室，共同採樵度日……」

那青衣老人抬起頭來，打量了易天行一眼，冷笑一聲，道：「你可是易天行麼？」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不錯，怎麼樣？」

查子清道：「以後呢？」

易天行道：「這日二樵同出打薪，遇到一隻乳虎，一樵擧斧欲劈，另一人却堅要收養，不久之後，那乳虎長大……」

祇聽一個銀鈴般的聲音，接道：「虎大食樵，仁慈養患。」那橫臥不動的紫衣少女突然挺身坐了起來。

易天行笑道：「姑娘猜得不錯，在下就是那二樵之一，尚有一位樵子，不知是哪一個？」

紫衣少女冷冷喝道：「易天行，可惜你又白費了一番心機，我醒得太早了……」目光突然觸到那宮裝美婦身上，嬌軀一震，低聲問道：「爹爹啊，那人可是我的娘麼？」

青衣老人點一點頭，默不作聲，顯然他心中餘忿未息。

徐元平突然對宮裝美婦說道：「令嫒已然得救，咱們之間已無恩怨……」霍然轉過身去，拔出了「戮情劍」，目注易天行，道：「易天行，咱們已見到這古墓主人，不論是生是死，即將立見眞章，此時在下如不再報父母之仇，當眞恐沒有機會了。」

易天行從懷中摸出一對金圈，說道：「在下一生和人動手，從未動過兵刃，今日要破例一用了。」

徐元平道：「多謝你看得起我。」

楊文堯一皺眉頭，道：「兩位之間的恩怨，最好待出了這古墓之後再行了斷如何？」

徐元平笑道：「易天行喻樵養乳虎，提醒在下，縱虎歸山，後患無窮。」擧手一劍刺了過去。

易天行金圈一揮，幻化出無數金光流轉的圈影，接道：「我這雙圈之中暗藏機妙無窮，你可要小心些了。」

徐元平健腕一挫，收回劍勢，說道：「儘管施展，徐元平死而無憾。」手腕搖動，絕學突出，用出了一招佛門中上乘劍道「萬輪佛光」，「戮情劍」揮轉之間，閃化出重重光影，掩去徐元平的身子。

這「萬輪佛光」，名雖一招，實則連續變化，奇奥絕倫。

祇見那一幢閃動的光影，突然暴分出三道白芒，猛向易天行電射而出。

易天行雙圈互擊，鏘然有聲，金鳴一縷，繞耳不絕，金圈爆散出數片輪月般的光影，護住了身子。

劍芒暴長化作一道長虹，繞着那金圈光影，瀰漫全室，有如一片雲氣，環繞着一輪明月。

全室中人都爲兩人這兇猛絕倫的搏鬥吸引住了心神，凝神觀戰。

查子清、楊文堯原本存有相勸兩人暫息爭執之心，合力對付强敵，但見兩人一動上手，立時被那幻起的圈影、劍氣掩遮住了身，難以分辨敵我，雖有勸阻之心，但却感無從下手。

激鬥間突聽一聲悶哼，劍光突斂，金影盡消，徐元平身不由主的一連向後退了三步。他臉色蒼白，汗落如雨，一條左臂軟軟垂下，顯然是受了重傷。轉眼望去，祇見易天行兩眉深鎖，緊閉雙唇，似是極力在忍受着痛苦。

兩人凝目相望，對峙了半晌，徐元平突然開口說道：「易天行，

南嶽三傑，和你何仇何恨，你爲甚麼要殺害我的父親，而且還不肯放過我那恩師。」

易天行緩緩說道：「很簡單，他們背叛了我。」

徐元平星目中放射忿怒的火焰，道：「我母親也是你害的麼？」

易天行目光環掃了室中一週，冷然說道：「在下不願作答。」

徐元平道：「目下爲止，咱們這一場搏鬥，還無法決定誰生誰死？」

易天行道：「這個在下亦有同感。」

徐元平道：「我如一劍把你殺死，但仍無法知道我父母爲甚麼遭你毒手。」

易天行道：「如你死於我的金圈，倒是可以和令尊、令堂，會晤於九泉之中。」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亡父陰間有知，必助我手刃親仇。」緩緩擧起了手中的寶劍。

易天行雙手齊擧，疾快的把右手金圈交於左手之中，右手却探入懷中，摸出一柄短劍。

此劍長短，和徐元平的「戮情劍」相仿，祇是劍身之上多了七顆金星。左手平擧雙圈，右手橫劍待刺。

祇見徐元平蒼白的臉上逐漸泛現出艷紅之色，雙目中神光更見强烈，眞似兩道冷電，投注在易天行身上，軟垂的左手也緩緩擧起，領動劍訣。

那宮裝美婦突然伸手一把，抓住那紫衣少女的左腕，把她攬入懷中，低聲說道：「孩子，不要怕。」

紫衣少女道：「我不是怕，唉！他們這一場搏鬥，不知是誰生誰死？」

忽聽徐元平大喝一聲，手中「戮情劍」一揮，登時暴長起一道青芒，直射過去。

就在徐元平喝聲出口的當兒，易天行手中的短劍也突然揮掃而前，一片光影繞身而起。

查子清長歎一聲，道：「馭劍術……」

祇聽「郎噹」的一聲輕響，青芒白光一觸而分。

光芒消斂處，兩人仍然站在原來的停身之處，四目相對，祇是兩人臉上脹紅之色已然消去，代之而起的是一臉困倦之色，雙目中那强烈的神光也完全消失不見。

易天行手中那支七星短劍已經被削作兩截，殘餘一半尚在手中握着。

徐元平長長喘息了兩口氣，道：「易天行，你祇要回答我一句話，我母親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

易天行握劍五指緩緩伸開，殘餘一半的七星斷劍跌落在實地上。

徐元平厲聲喝道：「易天行，你可是不敢承認麼？」

易天行身子一顫，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是又怎樣？」

徐元平狂笑一聲，道：「殺人償命！」手腕一震，青芒暴張，直射過去。

查子清萬沒想到，徐元平在筋疲力盡之後，還能出手施襲，心中大吃一驚，慌急之間，一抖左手，一雙金圈，脫手飛出，直向那電射而至的青光之上迎去。

祇聽「察察」兩聲微響，兩隻金圈吃那暴張的青芒，一劈兩半，金圈着地有聲，灑出一片黑水。

原來易天行這一對金圈之中，滿蓄了毒水，暗藏彈力，强大的機簧，和人動手，一按機簧，圈中蓄藏毒水由兩處極細孔中噴射而出，激射甚遠，但噴珠如霧，極是不易發覺，一經中人，立即開始潰爛，歹毒絕倫。如非徐元平這大出易天行意外的一擊，及憑仗手中寶刃的鋒利，一劍劈去雙環，久戰力疲之下，必將傷在金環噴灑毒水之下不可。

易天行經這一駭，倒是精神大振起來，朗朗一笑，道：「徐世兄果然是命大福大，這金環如被你晚毀片刻工夫，你即將傷在我毒水之下。」

徐元平看那灑落在地上的毒水，把光潔的石地侵蝕得斑痕纍纍，心頭大爲震動，暗暗忖道：不知是何物調製這藥水，威力如此之大，噴中人身，哪還得了。不覺搖頭歎道：「易天行，你的陰險惡毒，當眞是名不虛傳！」

易天行縱然大笑道：「絕境死地，生機茫茫，你不論加給在下甚麼惡毒之言，我易天行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祇聽青衣老人冷哼一聲，接道：「哪個講這是絕境，祇不過諸位生死之機，操諸老夫的手中而已。」

易天行道：「你武功再高，祇怕也難以擋得中原高手的合擊。想你在重傷之下，必將一擧破壞這墓中機關，大家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青衣老人冷笑一聲，道：「看眼下之人，祇怕還沒有一個是老夫敵手。」

易天行道：「好大的口氣！」轉眼向徐元平望去，祇見他雙眉聳動，星目閃光，滿臉不服之色，似是已被那青衣老人誇口之言激怒。

楊文堯心中一動，接口說道：「如若我們中原武林中人都能夠顧全大局，暫棄個人恩怨，合力對付你，哼哼，祇怕南海門下將盡作這古墓之鬼。」

徐元平神色連變，冷冷說道：「殺父凌母之仇，積忿似海如山，不能手刃元凶，奠祭於父母靈前，亦當以身殉仇，安心於九泉之下。易天行，咱們這筆賬，已難再拖下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易天行右手一撩長衫，從腰中取出一條五寸寬窄的皮帶，皮帶之上，插了藍芒盈盈的柳葉飛刀，左手迅快，又從腰間掣出一把七星短劍，說道：「在下早已預料到寃家路窄，你我之間，終究是免不了來一場火併，爲了你手中寶刃鋒利，在下早備好了五把七星短劍，和十二口淬毒的緬鐵飛刀……」

徐元平道：「不論你帶了多少兵刃，儘管施出就是。」

易天行笑道：「十二口毒藥淬煉的飛刀，五把百煉精鋼的七星短劍，和一雙滿蓄毒水的金環，合計一十八件，如今已被你毀去了一劍雙環……」他微微一頓，又道：「我這十二口淬毒飛刀上，毒性絕倫，見血封喉，你可要小心了！」

徐元平目注易天行手中那淬毒飛刀，心中暗暗忖道：那飛刀祇不過五寸長短，定是當作暗器施用，如若他分取施放，不論手法如何快速，也難傷得了我。他既然再三提出淬毒飛刀，或將有奇奧手法，倒是不可掉以輕心，傷在他這淬毒飛刀之下，那可是大不合算的事。心念一轉，立時暗中運氣，持劍而立。

那青衣老人忽然失聲大叫，陡然站起身子，向後退去。

室中羣豪望了那青衣老人一眼，不自禁的也向四面壁角退去。

易天行眉頭微微一聳，滾下兩顆汗珠，緩緩把那插滿柳葉飛刀的皮帶繫在腰間，隨手取出三口淬毒飛刀，扣在右手，左手七星短劍斜斜指出，蓄勢以待。

全室中人突然靜寂下來，羣豪個個屏息凝神，看着這一場即將展開的龍爭虎鬥。場中對峙的徐元平和易天行神色亦不相同，徐元平臉色愈來愈莊嚴，易天行却是緊張異常，頂門上汗水淫淫。

忽聽那紫衣少女輕輕歎一口氣，低聲對那宮裝美婦說道：「那人捧劍而立的姿態，可是上乘馭劍術的起手之式麼？」

宮裝美婦道：「不錯……」

餘音未絕，突聽易天行長嘯一聲，右腕一振，三口柳葉飛刀疾射而出。

徐元平吐氣出聲，右手疾揮一圈，「戮情劍」幻化出一圈繞體青虹。

祇聽幾聲錚錚脆響，三把柳葉飛刀斷成六截跌落在實地上。

徐元平又恢復了莊嚴的神情，捧劍靜立不動。

易天行突然縱聲長笑，聲如龍吟，四壁回聲，滿室中盡都是長笑之聲。

楊文堯回顧了查子清一眼，低聲說道：「查兄，易天行已爲對方的氣勢所懾，自知難以倖免，這笑聲中，充滿凄涼……」

查子清道：「如若咱們要出手助他，已經到時候了。」

楊文堯施展千里傳音的功夫說道：「祇不知千毒谷的冷老怪和上官老兒兩人會不會答應，那老叫化會不會出手阻擾，如若南海門中人借咱們自相殘殺的機會突然出手，坐收漁利，那可是大不合算的事。」

查子清也施用千里傳音答道：「兄弟顧慮的倒不是宗濤出手阻擾，和南海門借機出手，重要的是冷公霄、上官嵩和鬼王丁高，肯不肯和咱們聯成一氣，祇要這三人答應，加上易天行，雖不足勝敵，但至少可以自保，其實易天行和徐元平都是咱們二谷三堡中的勁敵，依情而論，他們自相殘殺，對咱們有百利而無一害，但不知何故，兄弟却隱隱覺得徐元平要較易天行更爲可怕，從眼下情勢，預見將來，易天行敗勢已成，兄弟雖不懂劍道，但却聽人談過，劍道中最上乘的是馭劍之術，徐元平捧劍而立的姿態神情，分明是馭劍術中起手之式，看來易天行深諳劍術，已被徐元平氣勢所懾，戰志先弛。」

楊文堯道：「查兄之見和兄弟相同，兄弟亦覺得徐元平要較易天行可怕甚多，其人年輕氣盛，滿懷激忿，任性而爲，不顧大體，易天行可能存心要征服二谷三堡，但徐元平却可能殺盡二谷三堡中人……」

兩人對答之言，別人雖是無法聽見，但見兩人口齒不停啟動，分明是在商量甚麼事情。

千毒谷谷主冷公霄當先忍耐不住，冷笑一聲，說道：「兩位鬼鬼祟祟在談些甚麼事？」

楊文堯道：「冷兄就是不問，兄弟也要向冷兄請教！」

冷公霄怔了一怔，道：「請教甚麼？」

楊文堯道：「冷兄看易、徐之戰，勝負之機如何？」

冷公霄道：「易天行精神先潰，戰志已失，敗象早呈，縱然兩人武功相若，他已先輸去了三分氣勢，何況徐元平手中還有寶刃相助，兄弟的看法，易天行絕難再撐下去了。」

楊文堯道：「在下也和查兄商量此事，不知冷兄對這兩人的評論如何？」

冷公霄道：「就目下情勢而言，易天行對咱們似較重要。」

楊文堯道：「英雄所見略同，兄弟和查兄也有這等看法，適才兄弟和查兄相商，想聯合冷兄、丁兄、上官兄，共助易天行一臂之力，不知冷兄意下如何？」

冷公霄微微一笑道：「祇要丁兄和上官兄答應出手，兄弟自當共襄盛擧。」

楊文堯道：「事不宜遲，兄弟這就和上官兄、丁兄商量。」側身走了過去，低聲說道：「上官兄、丁兄，請借一步，兄弟有事情請教兩位。」

上官嵩和丁高同時回頭望了望楊文堯，緩步行了過去。

鬼王丁高冷然一笑，道：「楊兄有何見教？」

楊文堯道：「兩兄對眼下的易、徐之戰，不知有何高見？」

丁高道：「最好是同歸於盡，兩皆死亡。」

楊文堯道：「可惜形勢却不如丁兄所望。看來他們兩人，當該是有一個活着的人。」

上官嵩插口說道：「易天行敗象已露，勝機盡失。」

楊文堯道：「上官兄的看法不錯，兄弟和查兄、冷兄，都有這般看法。」

丁高道：「楊兄意欲何爲？還是明說的好。」

楊文堯道：「丁兄快人快語，兄弟也不用轉彎抹角，兄弟和查兄、冷兄相商，希望能助易天行一臂之力，不知兩位可否和兄弟等聯成一氣？」

上官嵩道：「這個！這個……」

楊文堯接口道：「易天行誠然是咱們的大敵，但徐元平尤爲可怕，他和南海門那紫衣丫頭之間，情愫早生，如今那紫衣丫頭得救復生，但若易天行傷在了徐元平的手下，彼此之間的微妙均勢就算打平，那時，徐元平如若再和南海門聯成一氣，今日之局，不用兄弟多言，兩位當可想到那該是何等後果。」

鬼王丁高接道：「易天行豈是易與之輩麼？」

楊文堯道：「易天行雖然不是好人，但他至少不至和南海門携手合作。除了徐元平，打敗南海門，再設法對付易天行，豈不是事半功倍……」

上官嵩道：「祇怕『神丐』宗濤要出手干涉。」

丁高道：「這迫使徐元平傾向於南海門，那更是愚不可及。」

楊文堯似是未料到丁高會這般反問，一時間也想不出適當之言回答。

就在他沉忖措詞之間，場中形勢已有了甚大的變化，易天行揚腕撤出五口柳葉淬毒飛刀。

這次手法特殊，五刀去勢極緩，有如生翼海燕，盤轉而飛，當先兩把飛刀相距徐元平三尺左右時，突然相撞一起，後面三口飛刀後發先至，突然加快行速，電射而至，分襲徐元平前胸、咽喉，和小腹三處要害部位。

徐元平「戮情劍」隨手一揮，幻起一片劍花，三口飛刀盡爲那劍花擊落。

「神丐」宗濤急急喊道：「當心那後至兩刀！」

話剛出口，那相撞一起的兩口柳葉飛刀突然一齊疾沉而下，急襲徐元平的前胸。

徐元平掃出的劍勢尚未收回，兩刀已近前胸。

祇聽那紫衣少女啊呀一聲，暈在那宮裝美婦的懷抱之中。她身體本來嬌弱，這番跋涉行動，體力早已不支，服毒被救元氣未復，眼看徐元平要傷在那淬毒飛刀之下，心頭一急，氣血上湧，一下就暈了過去。

匆急之中，祇見徐元平陡然一收小腹，迅快絕倫的向後退了兩步。兩柄淬毒飛刀掠着他衣服掃過，跌落在實地之上。就這一緩工夫，易天行已借勢攻到，七星劍幻起三朶劍花，迎面點到。

這等高手相搏，差不得一毫一釐，徐元平手中雖有寶刃，但已來不及擧起迎敵，祇好疾向一側閃去。

寒鋒掠體，鮮血噴灑，徐元平左肩之上，連衣帶肉被劃裂了一道三寸長短的血口。

易天行一劍得手，正待追襲，却被徐元平飛起一脚，逼退兩步。

瞬息間殺機變化，勝敗形勢，全盤轉變。

易天行似是自知傷敵之機已失，立時倒退，重歸原位。

徐元平右手擧劍平胸，蓄勢戒備，暗中却運氣止血。

祇聽「神丐」宗濤叫道：「兄弟，快些運氣封閉左臂穴道，當心易天行劍上有毒。」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多謝……」

宗濤急急說道：「不要講話。」

徐元平立時住口不語，雙方又恢復了相持之局，四道目光交互投注。徐元平似是傷得不輕，眨眼之間，鮮血已濕透了整個左袖。

易天行左手緩緩探入腰間，取出六口淬毒飛刀，說道：「徐元平，左臂可是已廢了麼？」

徐元平口齒啟動，正待答話，忽然又住口不言。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徐世兄劍術造詣，勝過在下，吃虧在對敵經驗不足。」

徐元平仍是默不作聲。

易天行笑道：「如若徐世兄覺得傷勢很重，難再相搏，今日之戰就此住手，留待傷勢復元之後，咱們再相約一戰……」

徐元平似是再難忍耐，冷冷答道：「不勞關懷。」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徐世兄左肩傷勢恐怕已深及筋骨，若再打下去，祇怕難閉穴止血，兼顧傷勢……」

徐元平冷肅的接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除非你能一劍把我殺死，咱們今天已成勢不兩立之局。」

祇聽那紫衣少女長長吁一口氣，睜開眼睛，一見徐元平仍然屹立無恙，才似放了心中一塊石頭，緩緩依偎在那宮裝美婦身上，低聲說道：「娘，這些年，你到哪裏去了？唉！雖然沒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娘還活在世上，但我心中却一直認定娘……」

宮裝美婦冷哼一聲，接道：「怎麼？他們說我死了麼？」一面移動手指，仍然在那紫衣少女穴道之上推拿。

紫衣少女搖頭，道：「沒有，沒有人告訴過你的生死，好像我是由那茫茫大海裏撈出來的野丫頭。」

宮裝美婦黯然歎息，道：「我該帶着你一起走的……」緩緩伸出手去，拉住那紫衣少女臉上的黑紗一角，雙目中淚光濡濡的說道：「孩子，讓我瞧瞧你……」

紫衣少女驚叫一聲，道：「不要動我！」

宮裝美婦怔了一怔，放開了揑着黑紗的手指，道：「孩子，你怎麼啦？」

紫衣少女突覺滿腹委屈，泛上心來，伏在那宮裝美婦的懷中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宮裝美婦吃了一驚，急急說道：「孩子，孩子，你怎麼啦？」

紫衣少女一語不發，祇是不停的哭泣。

但聞那哭聲愈來愈是凄涼，越聽越覺動人，場中羣豪雖都是殺人不眨眼的人物，但亦不自覺的被那哭聲所感，鼻孔發酸，熱淚奪眶而出。

徐元平和易天行手中的短劍緩緩垂了下去，臉上的殺機亦逐漸消失不見，每人的神色都流露出無限的悲傷，似是天地間充滿了愁雲慘霧，人人的生命都充滿着黯淡、愁苦，人世間再沒有一件歡樂的回憶，也沒有一件留戀的事物……

羣豪心神逐漸的都為哭聲控制。

不知何人，首先唏噓出聲，緊接大聲哭了起來。

沒有人轉眼尋望那先哭的人，因為那哭聲一起，立時有人相和起來。

片刻間，哭聲大震，全室中個個淚滾如泉。

祇聽「噹」的一聲，徐元平和易天行手中的短劍一齊跌落在地上。

滿室的哭聲中，祇有那青衣老人未為所動，盤膝閉目而坐，但他的臉色上却泛現出一片艷紅，似是正在運用內力，和一種極强暗勁相抗。

那紫衣少女緩緩由宮裝美婦的懷抱中抬起頭來，打量了四週一眼，見室中羣豪一個個哭得像淚人一般，陡然停住了啼哭之聲，緩步向前行去。

羣豪一個個被一種哀傷所感，哭得神志不清，沒有一個人看到她向前走去。

紫衣少女走到徐元平的身側，探手撿了「戮情劍」，緩步向易天行走去，舉起右手，鋒利的「戮情劍」對準了易天行的前心。

祇要她用力一送，不管易天行有何等深厚的功力，也無法抵受「戮情劍」的鋒芒，勢必要傷在劍下不可。

祇聽一聲低喝傳了過來，道：「姹兒快退回來，你不要命了麼？」

這聲音異常熟悉，紫衣少女一聽之下，立時分辨出是父親的聲音。

回頭望去，祇見那青衣老叟圓睜雙目，一瞬不瞬的望着自己，舉手相召。

紫衣少女輕輕歎息一聲，又慢步走到徐元平的身側，拉起他的右手，用力咬了一口。

徐元平祇覺一陣疼痛，神志陡然的清醒過來。

紫衣少女把手中「戮情劍」交到了徐元平手中，說道：「你要報殺父之仇，就去把他殺了吧！」

原來她自知人嬌力微，憑手中之勁，絕難把徐元平推醒過來，祇好用力咬他一口，使他由哀傷中清醒過來。

徐元平接過了「戮情劍」，兩道眼神却凝注在那紫衣少女的臉上，直似要看她的蒙面黑紗。

紫衣少女嗔道：「人家和你講話，你是聽到沒有？」

徐元平茫然應道：「甚麼事？」

紫衣少女道：「你要殺易天行，就快些下手，他此刻毫無還手之力。」

徐元平搖搖頭，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豈可乘人之危，我要等他清醒過來，再和他動手相搏。」

紫衣少女道：「他用飛刀暗算於你，你已被他傷了一臂，此刻殺了他，如何算乘人之危……」她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易天行大奸

大惡，外面却又裝出一副大仁大義的面孔，全室中人沒有一個不為他的偽善所動。哼！眼下武林人物，都已為着你比易天行更為可怕，庸人自擾，妄生除你之心，哼！人世間，就有這樣多自作聰明的糊塗人！」

徐元平茫然說道：「為甚麼？我和他們俱都無怨無仇，誰會立心除去一個與自己素無怨仇之人？」

紫衣少女幽幽一嘆，緩緩道：「勝者招忌，强者易折，這道理你都不知道麼？」

徐元平呆呆地愣在當地，不言不動。

紫衣少女道：「你難道忘了易天行屢次暗算於你，快動手吧！」

徐元平舉起手中「戮情劍」，腳步向前微微一動，紫衣少女喜道：「這就對了！」

哪知她語聲未了，徐元平竟已向後退了兩步，「噹」地一聲，寶劍垂落，劍尖觸着石地，深入一寸多深。

紫衣少女輕輕頓足，嗔道：「若有了婦人之仁，縱有霸王之勇，也不算英雄，到頭來還是要被圍於垓下，自刎於烏江之畔，你此刻情況，已和西楚霸王差不了許多，易天行等人一醒，你立刻便要陷身於四面楚歌之中，那時你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徐元平長嘆道：「西楚霸王，一代之雄，雖未成霸業，但也敗得光榮，敗得磊落。」

紫衣少女呆了半晌，道：「可是……可是你怎麼忘了易天行與你的不共戴天之仇？」

徐元平身子一震，探手撿起「戮情劍」，緊握劍柄，凝立不動。

紫衣少女定睛凝注着他，過了半晌，祇見他額上沁出了汗珠，知道他此刻心中也正在矛盾衝突，不能遽下決定。

他手掌直垂，劍尖指地，手腕發抖，劍尖不住震動，接着全身都開始微微顫抖起來。

紫衣少女見他如此緊張，內心不覺也緊張起來，脫口說道：「當機立斷，遲則生變，你平日行事一向痛快，怎地今日……」

話聲未了，祇聽又是一聲低喝傳了過來，道：「姹兒，你可知道大丈夫立世行事，婦人萬萬不可橫加干涉，你還是快些退到一邊，甚麼事情都讓他自己決定的好！」

語聲威嚴中帶着慈愛，和悅中帶着嚴肅，正是她父親的聲音。

紫衣少女暗嘆一聲，心裏雖然覺得委屈，却也不敢反抗。

哪知一個清柔的女子聲音已然冷笑道：「誰說男子行事，婦人不能干涉，我倒要問問這究竟是甚麼道理？」說話之人正是那宮裝美婦。

突聽徐元平大喝一聲，道：「我決定了……」

紫衣少女本已轉身行去，聽得徐元平大喝之聲，突然停了下來，回頭望去。

祇見徐元平挺胸大步而行，滿臉浩然之氣，走到易天行的身側。

紫衣少女低聲說道：「祇要你舉手一劍，不但可報了殺父凌母之仇，而且替人間除去個大奸巨惡！」

哪知徐元平的行動大出她的意料之外，竟然舉手一掌，輕輕拍在易天行後背的「命門穴」上。

祇見易天行微微一顫，陡然醒了過來。

徐元平掉頭不顧，大步向查子清等走去，不停揮掌，片刻之間，所有之人，盡都被他的掌力拍醒。

這些人俱都是滿臉驚異，把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身上，想到自己在那瞬息時光中，經歷的生死之劫，祇要徐元平一揮寶刃，他們都將毫無抗拒能力，一個個血濺石室，但他把他們一個個由哀傷的沉醉中拍醒過來。

查子清低聲對楊文堯道：「楊兄，這人年紀不高，但行事態度却是光明得很。」（未完‧五十九）

上文提要： 風月宮兩位宮主放了毒王與大美人，目的祇在於一舉對付獨孤一家人……毒王在孫二娘的野店住了一宿，臨去之際遇到丘文山等七人，便欲一齊回老君嶺，臨去之際丘文山給孫二娘一百兩銀票，收歸旗下……宰父長風與申屠十方均來找美人，却被丘文山唱做俱佳的堵在十丈遠處，得聽美人聲，遠覲美人樣，唬得二人甘心做冤大頭……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司馬二郎功大成　桐柏六狠尊爲王

丘文山大笑，他不再下轎了，一聲吩咐：「回去老君洞，且看他們的工作如何了！」

前面抬轎的道：「頭兒，五百兩銀子不能再送給毒王李岐旺了，那老東西很貪！」

丘文山叱道：「你懂甚麼！」

抬轎的不再多口了，他明白，若動心機，他給丘文山擦屁股的資格也沒有！

那頂軟轎如飛的到了老君洞之口，果然，毒王李岐旺伸手了！

「又是五百兩銀子，拿來吧！」

笑笑，丘文山自懷中取出五百兩銀子，道：「丘某不會黑心的，你老不必嚇唬我！」

毒王李岐旺一手接銀票，另一手上握拳頭。

「你說老夫在嚇唬你？」

丘文山道：「你手握拳頭揚起來，是想打人？」

「不，比武功，我是打不過你了，你已修了秘笈上的七斗陰陽指功，那是陰毒武功！」

「你……你已知道了？」

「當年老夫也曾想染指，當然知道！」

丘文山道：「你是否眞的又想用毒？」

「這幾日你的伙計聽我的指示，爲老夫弄來了製毒藥的材料，你以爲老夫這掌中……」

「是毒嗎？難相信！」

毒王李岐旺忽的把拳頭朝向一塊山石上甩去，一股白黑相間的粉，灑在石面上，立刻間出現一個嚇人的場面，只見石塊立變黑色而又碎片剝落，十分嚇人！

丘文山倒抽一口冷氣！

時光催人老這句話是甚麼人說的呀，廢話！天下人都知道時光是天下萬物生命的主宰，世界上便是石頭蛋子也有被溶化的一天，而時光永遠是不變的往前移動着。

人世間三五年的時光又算得了甚麼，放個屁就過去了，祇不過這三五年期間，江湖上表面是平靜的，實際上暗潮洶湧，殺機隱現。

大別山區三仙岩的石洞中，天南奇叟司馬龍佝僂着身子，趺坐在洞中已經百日了。

司馬龍這幾天張口吐的不是痰，是血。

祇要司馬龍吐血，在他身邊的小伙子司馬二郎就會掉下眼淚來。

「天南奇叟」司馬龍這天一大早，忽然滿面紅光，精神看來奇佳。

他把正在爲他熬藥的司馬二郎叫到了面前。

「二郎呀！」

「義父，你好像好多了，二郎心中也高興。」

司馬龍慘然一笑，道：「二郎，我們父子相處快五年了吧，五年來叫義父過得像個人過的日子。」

司馬二郎道：「義父，你快好起來，我們去找風月宮。」

司馬龍道：「那個女人啊，她怕是也已七老八十了吧。」

他忽然雙目一厲，又道：「二郎，我告訴你，人的一生呀，千萬別爲情所困，那是作繭自縛，得不償失的。」

司馬二郎道：「甚麼情呀？」

司馬龍道：「十三四歲的少年人，當然不知情爲何物，祇不過，你記住，沾上女人的事千萬別認眞呀！」

司馬二郎道：「我不認眞就不上當了……」

司馬龍忽然自得的一笑，道：「我這一生也不吃虧，還有個女人爲我而痴痴的幾乎發了瘋。」

「甚麼女人？」

「那個女人呀，到處追我追了四十春，哈，她成了個大酒簍子了，不是幾乎發瘋是甚麼。」

他撫髯，又笑笑道：「死可瞑目了，哈……」

司馬二郎驚道：「乾爹呀，休提死字。」

司馬龍道：「二郎呀，乾爹思考再三，決定一件大事情，這件事對你十分重要。」

司馬二郎道：「乾爹，甚麼事？」

司馬龍道：「乾爹年過七十有五，這一回大病百日，實難再熬下去了。」

司馬二郎道：「乾爹今天氣色奇佳，何出此言？」

司馬龍忽的怒容滿臉，叱道：「不許再多問，快坐在我的面前，背對乾爹。」

司馬二郎一直十分聽話，立刻遵照乾爹的話，坐在司馬龍的面前。

司馬二郎怎麼會知道，相處五年的二人，即將天人永別了？

祇見這司馬龍暗運雙掌，低呼一聲：「運氣百骸，過任督，收丹田，心如止水無雜念。」

司馬二郎立刻吐納運氣，雙目緊閉。

司馬龍右掌擱在司馬二郎的頭頂，左掌抵在乾兒子的命門上，但見他雙掌似移動而實未動的有兩股暖流往司馬二郎的體內渡去。

司馬二郎的身子漸漸的有了顫動，就好像有電流通到他的體內而發出來的顫抖。

司馬二郎也直覺的感覺到體內正在產生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滾滾而流，彷彿驚濤駭浪一般的衝游不停。

他小子還在痲木着，忽然間，坐在他身後的司馬龍大吼一聲：「開頂大法，老夫一生功力盡交給你了，何異老夫之重生……哇！」

司馬龍說了這兩句話，表明了他必死決心，張口一陣猛吐，鮮血染紅了司馬二郎的背後衣衫。

司馬二郎大驚，回身一看，乾爹已臉如白紙，與剛才的紅光滿面大異。

「乾爹，乾爹……」

司馬二郎大哭，司馬龍果然坐化了。

司馬龍已把本身數十年的功力，全部傳給了司馬二郎，那司馬二郎十分傷心，他把乾爹抱回石床上，叩頭祈告，細心的把司馬龍屍身用棉被裹妥，爬在地上叩三個響頭，司馬二郎叩頭彭彭響，地上的石地也陷了坑。

他本來小時候常被石二刀打頭，如今已練就了鐵頭功，加上司馬龍的畢身功力，他幾乎是天之驕子，天下無敵了。

司馬二郎再把三仙岩石洞封起來，以他那把二尺寶刀在洞口的石上刻寫着：「天南奇叟司馬龍之福地」。

司馬二郎再向洞內叩了個頭，挽了個小布包，他下山了。

司馬二郎早已學會了乾爹的一身本事，那十指穿石，旋踢碎石，還有那轟天一吼震死人。

這轟天一吼也像當年獨孤無名的那一聲獅吼。

石洞中果然無歲月，匆匆過了五年多，司馬二郎變成了美少年了。

爲甚麼說他美少年，那是因爲他娘是武林第一美人兒，他爹又是獨孤無名呀。

這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

司馬二郎奔下山，他行走如飛，輕功更上幾層樓，心中還在想從前。

司馬二郎一直在想當年去過的那家酒館，那位老板娘眞的是好人，給他換穿新衣裳外加幾串錢，這把刀也是她送的寶刀，她比親娘差不多。

如今司馬二郎孤單了，他孤孤單單下山來，口袋之中錢不多，還是當年老板娘送他的幾串錢。

在山上，他與乾爹吃的是野味與洞中生的那些甜草，如今多年未食人間烟火了，他一路走過了幾十里山路，漸漸的他想起當初經過這一段路，那時候他祇不過七八歲，出刀打敗幾個大漢，就是從那時候開始，他更佩服先前的那位爹……石二刀。

司馬二郎此刻也算是走過從前，心中無限的感慨，忽然間，迎

面奔來六個大漢。

雙方這是在山溝野林中遇上了。

天下事就有那麼巧，六個人的身上披的是狼皮，這令司馬二郎想起當年那一件，人家劉家寨娶新娘，娶了新娘好過年，正遇上這六個披狼皮的人。

司馬二郎不想此時惹他們，低頭路邊他站着。

六個大漢走過來，六個人也把司馬二郎圍上了。

是的，這六人也正是「桐柏山六匹狼」。

「是他，幾年不見長高了。」

六匹狼中的老大霍長山，他把肩頭上的刀雙手抱在手中，咬牙切齒道：「小子，你今落單了。」

司馬二郎道：「甚麼叫落單呀，我落的甚麼單？」

六匹狼中，李度山道：「就是你小子孤單了，一個人了，那個凶狠的石二刀不在你的身邊了，娘的，我們打聽過了，沒多久那姓石的消失不見了。」

徐大壯道：「老大，殺了他吧，這是機會。」

王天笑雙目看着手上刀，哈哈的笑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才五年六年吧，嘿！」

尹七與毛六二人錯步往路的兩邊閃，光景是要堵死司馬二郎的退路了。

司馬二郎道：「各位，我們有甚麼深仇大恨呀，你們今天要殺人？」

霍長山呸的一聲冷叱：「那年咱們在鷄公山口做買賣，劉家寨是土財主呀，大批銀子他們藏起來，山上兄弟餓肚子，兄弟們才找來弄幾個，娘的皮，原是要同劉家寨狠幹一場，擄去新娘的，可是他們不但有防備，後來又出現石二刀你們兩個王八蛋，敲砸了咱們快到手的銀子，這件事咱們一輩子忘不了，小子，希望你這幾年同石二刀學了眞本事，你顯露出來，否則呀！」

司馬二郎道：「否則又怎樣？」

「咻」的一聲當頭一刀砍過來，霍長山大吼：「否則你小子挨刀吧！」

霍長山出刀，一側的李度山也出刀，李度山出刀是攔腰斬。

司馬二郎上身不動動脚尖，他暗中足尖猛使力，颼的一聲人已拔空四丈半，半空中他打個旋，人已落在五丈外的一棵老山樹上面了。

祇這麼一招間，六匹狼都呆了。

毛六大聲叫：「會飛呀！」

尹七也在對面吼：「幾年不見，他成精了。」

其實六匹狼又怎麼知道，如今的司馬二郎，便是天地雙煞兄弟二人合力也打他不過。

司馬二郎被那「天南奇叟」司馬龍以開頂大法注入了一生的功力，他自己也不會知道，便是風月宮的人，他也不必害怕他們了。

六匹狼當然不知道這些，司馬二郎祇是這麼飛騰間，他自己也暗自吃一驚，怎麼飛躍這般高。

霍長山當先猛搖頭，他大吼一聲：「兄弟們，圍上了再砍。」

「殺！」

桐柏山六匹狼不信邪，凶性一發揮刀再上。

司馬二郎心中想，今天叫你們見見眞本事，祇見他一聲吼，右手抓向身邊的石壁，一把碎石被他抓下來，朝着殺來的六個凶漢打過去。

司馬二郎不但以手抓下石塊，而且碎石擲出似彈丸一般既準且狠，打得霍長山幾人收刀往外閃。

李度山更是驚呼：「金剛手呀！」

一般人練成金剛指，那已經很不容易了，如果練成了金剛手，這人的手就變成了鐵巴掌。

司馬二郎本來沒有如此功力，他祇能以指穿石，但那司馬龍的功力盡數輸在他身上，那就驚世駭俗了。

李度山一吼，那司馬二郎又一抓，山石又被他抓下一大塊，霍長山大叫：「這小子成精了。」

王天笑道：「石二刀沒有這本事，我們估計錯誤了。」

原來這桐柏山六匹狼，自從數年前吃過虧以後，打聽出天地雙煞的名號，他們六人便暗中苦練，如何對付那石二刀，他們却也想不到，今天遇上的司馬二郎，根本不是石二刀教出的徒弟。

司馬二郎以驚世之絕技，震驚了六匹狼不敢再貿然的殺過來，他笑了。

「各位，我不打算殺人，你們走吧！」

霍長山道：「你今年多大了？」

司馬二郎道：「你問這幹甚麼？」

「你的年紀不過十三四歲吧，便是你從娘胎裡開始習武，也難以修得如此高絕的武功，你……」

徐大壯道：「你的功夫令咱們打自心裡服氣了，趁此雙方未見血的時候，大家握手言和吧！」

司馬二郎道：「握手不必，我怕握碎你們的手，言和可以，你們讓路，我要下山去了。」

他躍下大石，大步往山下走，霍長山追上去，道：「喂，有事打個商量。」

司馬二郎回過頭，道：「商量甚麼？」

霍長山六人追上來，這一回不包圍了，六個人站得很端正、規矩。

霍長山道：「少爺呀，咱們有事求求你。」

「甚麼，你改口叫我少爺呀，不叫我小王八蛋了？」

霍長山道：「以後永遠叫你少爺，我們六人都叫你少爺，聽你的。」

「爲甚麼？」

「請你入夥呀，少爺，你祇點個頭，桐柏山你就是個王了。」

司馬二郎道：「你們叫我去當山寨王呀！」

「你當山大王，咱們聽你的，山上兄弟一條心，大碗酒大塊肉，有福一齊享，有難大家當，你說，這種日子多麼的自由自在呀！」

司馬二郎道：「我看你們不對勁，用計叫我上大當，找個機會殺了我才是你們的目的。」

霍長山道：「我們十分誠心吶。」

李度山道：「不信我們可以發誓呀！」

司馬二郎一想：「自己還未找到個棲身之處吶，何不跟他們走一趟高山，當不當山大王，那得以後才知道。」

心念間，司馬二郎道：「好，我聽你們發個甚麼樣的惡毒誓言。」

霍長山六人先抛刀，刀抛路邊上，六人併肩跪下了。

霍長山還叫另外五人舉雙手，由他唸誓言。

「皇天后土，過往神靈，我們霍長山、李度山、徐大壯、王天笑、尹七、毛六，一共六兄弟，打從今天起，奉……」

他忽然問司馬二郎道：「少爺，你的大名是……」

「我叫司馬二郎。」

「司馬二郎呀，不是石……二郎？」

「我叫司馬二郎。」

霍長山又重新唸誓言。

「皇天后土，過往神靈，我們霍長山、李度山、徐大壯、王天笑、尹七、毛六六兄弟，打從今天起，奉司馬二郎少爺爲王，桐柏山區聽少爺的，如有半句虛假，天打雷劈，死在黃沙泥巴裡。」

司馬二郎見這六人朝南叩了頭，心中一樂。

「好了，各位可以起來了。」

霍長山嘻道：「少爺，你這是答應入夥了？」

「不錯。」

霍長山道：「太好了，咱們可以再回頭。」

「回頭？回甚麼頭？」

王天笑笑哈哈的道：「頭兒呀，你是咱們頭兒了，可是也得有山上的規矩呀！」

司馬二郎道：「甚麼規矩？」

王天笑道：「爲山寨立個功呀！」

司馬二郎道：「立甚麼功？」

王天笑道：「立功的方法太多了，比如說，這兩年劉家寨請來個厲害人物，他們便取消了每年致送咱們山寨一千兩銀子的保安費，你頭兒可以找上門，逼他們履行承諾，這就是立了大功，兄弟們也才會信服。」

司馬二郎一想：「這也簡單，沒有問題。」

霍長山六人一聽之下，哈哈大笑了。

司馬二郎也笑，但也不知道自己爲甚麼笑。

「走，這一回咱們回頭再去劉家寨。」

原來這六人去了劉家寨，遇上了高人，他們便知難而退的轉回山中，却在山上遇到了司馬二郎。

司馬二郎道：「這就要去劉家寨？」

霍長山道：「劉家寨請來一位總教席，是個酒糟鼻子怪老頭，這老傢伙有一套，他出杖打爛大石頭，這本事我兄弟六人都不行，你想想，石頭多硬啊，他一杖如果打中人身上，刀飛人完蛋。」

司馬二郎道：「你們手上拿的是甚麼？」

「刀呀！」

「你們可以用刀砍呀！」

霍長山道：「那老傢伙自稱是『一杖定乾坤』歐陽不邪，雙方先講定了的，先文鬥，文鬥如果沒結果，就來全武鬥，可是咱們沒他那個能耐，輸了就回頭！」

李度山道：「現在我們再找去，我們不叫你少爺，我們叫你寨主！」

毛六道：「天下有這麼少年寨主呀！」

尹七道：「乾脆，咱們叫他當家的，當家的是不論年紀資歷的！」

霍長山道：「好，咱們以後尊稱少爺你是當家的！」

司馬二郎道：「當家的是當家做主的了？」

霍長山道：「不錯！」

李度山道：「當家的，就憑你單掌能把石頭抓下一塊來，那比歐陽不邪那個老怪高明多多了！」

霍長山道：「這一回咱們打敗劉家寨，別客氣，三年欠銀全得討回來！」

王天笑道：「對，三年就是銀子三千兩呀！」

七個人一路上把司馬二郎捧上了天，匆匆的又奔上了十八里的山

崗前！

司馬二郎走在最前面，有道寨牆橫在一道山溝上，有寨門，橫門上寫着三個斗大的紅漆字：「劉家寨！」

從遠處可以看到劉家寨的寨裡，幾十戶全都是姓劉的人住在寨子裡面！

就在劉家寨大門上，霍長山手指寨門一聲喊：「喂，快通報，爺們已來了！」

寨牆上伸出幾個人頭看外面，有個粗漢冷冷笑：「娘的，打不死的程咬金呀，又來囉嗦了！」

有人也呼叫：「快請歐陽老爺子出來呀，桐柏山大盜又來了！」

寨牆上刹時間書響起到銅鑼聲，劉家寨內有响動，不旋踵間，一擁走來一彪人，爲首的乃是劉家寨寨主劉一仁！

劉寨主有名的大善人，他的兒媳婦是武勝關的人！

劉一仁身邊走的是個牛皮襖燈籠褲子短壯老人，白鬍子半尺長，戴了一頂瓜皮帽，八字步走得很穩健，他還戴了一副二餅子墨色眼鏡。

這老人的手上一根老籐棍，虬結疙瘩有娃兒拳頭那麼大還泛紫色！

還有十幾個劉家寨的護寨武師，一擁來到了劉家寨的寨門外。

土坡上有個土場子，雙方就在土場子上對上了。

劉一仁見是霍長山這六匹狠又來了，不由嘆口氣道：「霍當家的，午間雙方文比，各位認輸走了，怎麼不到半天又來到，當眞要血腥才認輸，需知上天也有好生之德，何必動刀兵！」

那怪老人接道：「是不是雙方來動刀子呀，好，老夫陪各位過幾招，你們六人一齊上吧！」

只見他把手上的五尺半長老藤棍在身前一豎，又道：「來吧，如果十招之內，收拾不了你們，老夫自會勸劉寨主答應你們的要求！」

他不說他敗了怎麼辦，那就表示他根本不可能敗，只是一旦過了十招，他的老臉掛不住！

霍長山把刀一掄，他對劉一仁與那老人道：「現在，咱們的當家主事的親自來了！」

劉一仁驚道：「你不是當家的嗎？」

霍長山道：「我們六個全聽他的，他才是咱們眞正當家的！」

所有的人把眼睛盯上霍長山手指的司馬二郎這個很漂亮的少年郎身上！

劉一仁看得一呆，道：「這位少年，你……」

司馬二郎這些年常聽天南奇叟司馬龍對他說些江湖軼事，男女糾葛，武林詭譎之事，他此刻用上了！

司馬二郎把胸一挺，道：「你就是劉家寨寨主嗎？」

「本人劉一仁！」

「爲甚麼這幾年不把保護費送去山寨！」

劉一仁道：「咱們這幾年收入不多，不堪山上兄弟們的搔擾，你……少年人呀，你是他們當家的？」

司馬二郎道：「怎麼，不可以？以爲我年少可欺呀，告訴你們，英雄不論年少，金鋼鑽雖小它是寶！」

「哈……」怪老人道：「是個油嘴滑舌的小子呀！」

司馬二郎道：「油嘴滑舌也會要人命。」

「好吔！」霍長山六人自然的反應。

他們以爲司馬二郎回答的十分得體，也甚合他們六個人的意，才會忍不住的齊聲叫起好來！

那怪老頭對劉一仁道：「劉寨主，這小子可能有幾手，唔，他那眼神不大對勁！」

劉一仁道：「歐陽大俠，劉家寨全靠你老撐腰，你可要多加小心吶！」

司馬二郎心中一動，這個老傢伙有經驗，一眼被他看穿我的眼中有靈光來了！

他吃吃一笑走上前，道：「老人家，你爲劉家寨撐腰攔事，他們送你多少銀子？」

怪老人歐陽不邪道：「分文不取！」

司馬二郎道：「白幹呀！」

「也是交情！」

「甚麼交情？」

「老夫與那三位大義門門主鐵掌寶刀震三江貝長庚乃換過帖叩過頭的好哥們，而大義門主又是劉員外的摯友，憑這份交情，小友，老夫就要拔刀相助！」

司馬二郎道：「可是，我却有些不高興，你這不是强出頭，擋人財路嘛！」

「老夫有擋人財路的本事……」

司馬二郎道：「聽口氣，你很霸呀！」

歐陽不邪冷冷道：「你這少年人，憑甚麼你幹上了他們的頭兒，你既然出面，行，你是選文鬥還是武鬥？」

司馬二郎道：「文鬥武鬥一齊幹！」

「哈……」歐陽不邪道：「有文鬥就沒有武鬥，有武鬥，你們更無文鬥的機會！」

「怎麼說！」

「如果武鬥，你們肯定走不出老夫十招！」

司馬二郎道：「我以爲呀，這話應由我來說！」

歐陽不邪聽得一瞪眼，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才幾歲呀！」

司馬二郎道：「老人家，我乾爹說啦，驕者必敗，你的氣度尚差，你必敗……」

「你在撩撥老夫！」

「我在等你出招！」

「你不文鬥了？」

「文鬥你更輸得快！」

歐陽不邪大步走到一塊大石邊，只見他舉起手中老籐杖，劈哩叭啦打下去，他的老籐杖未裂，石裂了！

裂下一大塊來，他老人家拄杖道：「你行嗎？」

司馬二郎笑笑，道：「石裂杖完好，這是你注入杖上的內力夠份量，很不錯的！」

歐陽不邪冷冷道：「你又如何？」

司馬二郎走到大石邊，他舉起右掌來，只見他五指如鈎，一把抓的大石，卡的一聲，他抓下一塊大石來，還慢慢的把石頭捏碎！

嚄，大伙看得吃一驚，六匹狠撫掌哈哈笑起來！

劉家寨的人個個看得臉煞白，天下還有這樣嚇人的武功呀，不可能！

司馬二郎淡淡的道：「怎麼樣，你能嗎？」

「你……你可認識一個人？」

司馬二郎道：「回答我的話，你能不能？」

歐陽不邪道：「這是二十年前天南奇叟司馬龍的金剛掌神功呀，個人至少需苦修二十年，你……」

他怎知司馬龍已把全部功力輸給了司馬二郎！

司馬二郎心中一怔，這個老人知道乾爹呀，好，問一問，他是不是乾爹的仇家，如果是，今天修理他，如果不是，贏了也就見好收場。

心念間，司馬二郎道：「原來你還認識天南奇叟呀！」

歐陽不邪道：「天南奇叟只不過大老夫不足十歲，也算得同輩高人，只是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他暗戀上風月宮冷公元的老婆何雙雙，不多久，他的人也不知去向了，唉，却有個女人又熱愛着天南奇叟，這個女人後來幾乎也發瘋，天天喝酒……」

司馬二郎道：「我的功夫正是金剛掌，你輸了就退一旁，閒事少管吧！」

歐陽不邪道：「不能不管！」

他一頓手仗，又道：「武的試試怎麼樣！」

司馬二郎不願出刀傷人，他頭一抬，道：「咱們不在這裡比武了！」

「在甚麼地方？」

「你跟我來，咱們上寨牆垜子上幹！」

司馬二郎也不多等，拔身直往寨牆上騰空飛，他人在空中還盤腿，露了一手凌空虛渡，四丈半高的寨牆擋不住，他穩穩的站在寨牆垜子上。

「老人家，咱們就在這垜子上過幾招，看一看你能不能把我打下寨牆外！」

大伙全呆了。

霍長山六人也忘了拍手叫好了，目瞪口呆的抬頭看！

歐陽不邪怔怔的，聽了上面司馬二郎的話，他對劉一仁一聲嘆，道：「劉寨主呀，老夫的武功不勝此小友，這件事我慚愧了！」

劉一仁聽了這話，心中一沉：「歐陽大俠，你放心上，勝敗兵家常事，我還是留大俠在我寨中！」

他忽的對垜子上的司馬二郎，道：「少年人，你下來吧，劉家寨衝着你露的兩手絕藝，咱們花銀子買保安！」

城垜上面，司馬二郎很高興，他拍拍手笑哈哈，道：「我贏了，我贏了呀，哈……」

他笑得很得意，大伙看得也忍不住拍手叫起好來，這中間還有劉家寨的人也叫起好了。

司馬二郎笑的聲音大音量足，忽的好像在城垜子上滑一跤似的，只見他頭朝下足朝上的往城下面摔落，就聽匡郞一聲响，司馬二郎栽在草石地面上，半個人頭栽入地下面了！

「不好了！」

霍長山六人叫着奔過去，那歐陽不邪也發呆。

劉家寨的人又樂了，有人又叫起來：「娘的，樂極生悲呀，摔死個小王八蛋！」

大伙一齊圍上去，撥開寨牆邊的野草看，於是，大伙看得叫「天爺」。

司馬二郎倒栽葱，他好像不動了，可他兩條腿還在動，雙手地面用力撐，呼的一聲人又彈起五尺高，他的頭上盡是黃土泥巴與碎草。

他竟然沒有腦震盪，吃吃笑的拍拍頭頂，道：「對不起，對不起，嚇了你們一大跳！」

「好吔！」霍長山六匹狠當先大笑大叫起來了。

歐陽不邪走過去，他的老籐杖在地上叮叮响：「少年人，你的這一招『天杵功』，比鐵頭功更上層樓，你已天下無敵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也許當年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或能與你一較高下，可惜！」

司馬二郎不知獨孤無名就是他爹！

現在，司馬二郎走到劉一仁的面前，他對劉一仁道：「其實我早幾年就認識你們劉家寨了，哈……」

劉一仁一聽，忙大叫一聲：「取一千兩銀子給人家，咱們今天算是大開眼界了！」

霍長山走上前，他對劉一仁道：「三年未繳保護費，一共三千兩！」

司馬二郎道：「喂，我們是誰當家做主呀！」

六匹狼一怔，霍長山道：「那當然你是當家主事的！」

司馬二郎道：「那爲何不問我，你做的甚麼主呀？」

霍長山忙施禮：「是，是，是，屬下該死！」

司馬二郎道：「咱們不用一口氣要人家三千兩，一千兩就夠了，只要人家按期送上銀子來，細水長流到永遠！」

「對，很合理。」歐陽不邪也稱是！

「是，是！」霍長山也急忙改口，道：「當家的，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李度山道：「對，當家的，你說了算。」

那王天笑指着仍在吃驚的劉一仁，吼道：「咱們當家的很仁慈，你還不快叫他們取一千兩銀子來！」

劉一仁忙對身後的人們呼喊着：「快去帳房取銀子，記住是一千兩……」他忽然向司馬二郎，又道：「小大王呀，你們是要現銀還是要大票子！」

司馬二郎道：「一兩一個的你拿一千個！」

一邊的霍長山也接道：「對，一兩一個回去山上好分派，兄弟們一人二兩半。」

司馬二郎回頭叱道：「你這是甚麼話！」

霍長山一呆，往日他叱罵別人，今天他挨罵了。

「當家的，是不是屬下說錯甚麼話了？」

司馬二郎道：「帳也不會算，難怪事情被你們六個笨蛋敲砸！」

毛六道：「我們六個是笨蛋吶！」

「還不笨呀，咱們山寨五百人，一千兩銀子應該每人分二兩，怎說二兩半，那半兩由誰出，你們那一個願意拿出二百五十兩分給大伙花！」

霍長山六人聽得一瞪眼。

司馬二郎眞怕他們六人再多言，立刻又道：「在這種場合裡，你們不可以隨便多口，知道嗎？」

「知道！」六人齊聲吼，那劉家寨的人也吃一驚。

劉家寨的人只知道桐柏山水簾洞猴兒坡是個土匪窩，傳那兒土匪二百多，怎麼一下子多出一倍來！

別管怎麼的，有人抬了兩袋銀子走來了，其中一人道：「寨主呀，每袋五百個小銀錠，一共是一千兩！」

劉一仁道：「一斤十兩，一千兩就是一百斤，少大王，你要不要當面清點一下。」

司馬二郎道：「那多麻煩呀，我也不在乎，倒是希望你少給。」

大伙在場的人一聽，又是一楞，但司馬二郎又笑笑，道：「少給一個我罰你們給十個，看你們敢不敢少給！」

他對霍長山六人道：「扛起來，咱們回山寨！」

毛六與尹七、二人各自扛一袋，嚄，六匹狼跟着司馬二郎這就大剌剌的下山崗了！

忽聽歐陽不邪一聲吼：「等一等！」

司馬二郎回過頭，道：「老先生，你打我不過的，你信不信！」

「我不是同你打的！」歐陽不邪快步走到司馬二郎的身邊，他再一次的上下看看司馬二郎，道：「少年人，老夫有話要再問一問，剛才的問意猶未盡！」

司馬二郎道：「好吧，你問吧！」

歐陽不邪道：「天南奇叟呢？」

「歸天了！」

「死了呀！」

「人都會死的，這有甚麼稀奇的，你也一樣會死，認眞而言，我看你老已活過頭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你也早該死了！」

歐陽不邪却乾乾一笑，道：「你的這一身本事，有七八分像是天南奇叟的玩意，除了那鐵頭功之外！」

司馬二郎露的那一手鐵頭功，實際上從兩歲跟了石二刀開始，就天天挨打在頭上，頭上天天栗子包，挨久了，變成了鐵頭，更加上天南奇叟對他施以開頂大法，司馬二郎幾乎成了金剛頭了！

司馬二郎也坦承：「不錯，我的本事就是來自司馬前輩，我也叫司馬二郎呀！」

「你們……司馬龍沒兒子呀！」

「乾兒子也可以呀！」

「唔……若是如此，老夫要奉送少年人幾句衷心的話了！」

「甚麼話？」

歐陽不邪道：「江湖之上講的

是邪不勝正，江湖上更講恩怨分明，一刀在手好修行，少年人呀，你多三思！」

司馬二郎呵呵笑了，他早就在司馬龍的口中聽過太多了，他早已明白這些了，祇不過他聽自歐陽不邪，還是覺得此老絕非騙吃騙喝的人物！

心念間，司馬二郎點點頭，道：「好，我把你老的話，細細的嚼碎，慢慢的嚥入肚子裏永不忘了！」

歐陽不邪重重點頭，回身就走，走進劉家寨去了。

司馬二郎往山坡下走，霍長山幾人在前面等，見司馬二郎走回來，六匹狼齊歡呼！

霍長山對司馬二郎道：「當家的，咱們山上沒有那麼多兄弟呀，老實說祇有一百多，二百五也沒有。」

李度山接道：「號稱二百多，那是唬唬人的呀！」

司馬二郎道：「看吧，我說你們笨蛋，你們好像是還不大服氣呀！」

六匹狼齊瞪眼，在山上他們六人是大天，何人敢罵他們是笨蛋。

司馬二郎又道：「咱們這是關上門來一百多，敞開大門要說有五百多，人多了別人就怕了咱們，那時候再伸手要銀子方便多了！」

六匹狼一聽之下，齊聲點頭笑哈哈。

六人以爲，當家的不但本事大，當家的也是有智慧的人物，以後山上發達有指望了。

司馬二郎才多大呀，尚不滿十四歲，他有甚麼智慧？

司馬二郎祇不過同那天南奇叟司馬龍居住在荒涼的高山上，常聽司馬龍說些江湖中事情，久了便也明白江湖行怎麼一回事了。

＊　＊　＊

桐柏山水簾洞這個地方多甚麼？

如果去瞧瞧，便知道這兒的猴子比峨嵋山的猴子還要靈，還要精。

在這幾道山嶺中，你會經常看到人猴大戰！

如果人少，這個人逃出山溝肯定是衣衫襤褸，血流滿臉，手上的東西一件也沒了。

奇怪的是大羣猴子不惹附近山寨的人，這件事由霍長山口中說，那是因爲山上兄弟們身邊帶有刀。

刀能殺人，當然也能殺猴子。

現在，司馬二郎來了。

司馬二郎雖然已是少年郎，但他依然童心未泯，見山道上那麼多猴子，哈哈笑了。

王天笑對司馬二郎道：「頭兒，你可千萬別獨自一個人走到大荒山水簾洞附近呀！」

「怎麼啦？」

「猴子呀牠們欺侮獨行的！」

一笑，司馬二郎道：「我不怕！」

李度山道：「當家的，有一羣騷猴子，把咱們山寨的女人脫了精光，還是兄弟們奔出來，才救了咱們那女人，你一定要小心。」

「我不是女人。」

「你是少年人，人又長得俊，那些猴子會對當家的下手。」

「下手？幹甚麼？」

「剝光你的一身衣衫呀。」

司馬二郎哈哈笑了。

「我以爲牠們不敢，你六人一邊站，看我過去林子裏，鬥一鬥這批野猴子！」

霍長山道：「刀要握在手上呀，當家的。」

司馬二郎一聽，他把刀交在霍長山的手才笑道：「手上有刀牠們逃了！」

司馬二郎心中有定奪，他表面上是鬥羣猴，實際上却是要施展身法，叫這六匹狼更加對他有信心，有尊敬。

看樣子，司馬二郎眞的想在這猴兒坡山寨當他的寨主當家主事了。

六匹狼站在一道石樑上，祇見那司馬二郎仰天一聲哈哈大笑，拔身投入不遠處的荒林中了。

司馬二郎祇一投入林中，立刻之間傳來一陣吱吱叫，大批猴子先躲開，然後是十幾隻老猴往司馬二郎撲上去，牠們的動作一致，行動敏捷，張牙森森還尖叫。

司馬二郎又是一聲笑，祇見他拔身單臂攀在樹枝上，身子距離地面兩丈高下。

十幾隻大猴子跳起來抓他不到，有幾隻猴子往樹上爬，司馬二郎童心大熾，他在上面盪起鞦韆來了！

於是，樹上的猴子也發了瘋，張口比劃着要咬他的模樣，還發出吼叫聲……

司馬二郎忽的一個騰空起，他攀在樹間飛掠不已，從一樹飛落另一樹，羣猴看得直擺頭。

司馬二郎大聲叫：「你們看吶，我比猴子飛得高。」

遠處，霍長山大叫：「千萬別叫牠們咬到你呀！」

「哈……」

司馬二郎的跳落地面上，那個地方有溪流，他老弟站在溪流邊，把兩手一招：「過來吧，猴……」

這可是猴兒們的機會，至少猴子是這麼想，要不然牠們爲何一擁撲擊而上，還發出吱吱叫……

司馬二郎一見，仍然是哈哈笑，他的雙手可也忙碌了，祇見他

雙掌翻飛如電，出掌風聲咻咻響，十幾隻帶頭撲咬的猴子被他那鐵掌打得有一半落入溪水中，另一半就地滾，滾出七八丈外！

司馬二郎不打算傷牠們，他仍然笑哈哈！

羣猴不咬了，但却圍着司馬二郎不離開！

霍長山幾人奔來了。

桐柏山水簾洞的羣猴認識霍長山六人，猴兒坡山寨上的六匹狠，猴兒們一見就躲得遠遠的，果然猴怕「狠」！

司馬二郎見羣猴逃入林中，一隻也不見了，倒有些玩興未盡的對霍長山道：「眞好玩，我要抓隻猴子養在身邊玩。」

霍長山六人齊聲笑起來了。

司馬二郎道：「有甚麼好笑的？」

霍長山道：「頭兒，你不需要養猴子，咱們山寨上的馬老八與杜一虎二人會猴語，他二人身邊養有猴子好多隻，高興了，叫他二人耍猴子你玩！」

司馬二郎道：「山寨上還有耍猴的人吶！」

李度山道：「他們有時候帶了猴子趕市集，在人多地方拉場子，賺些兒小錢之外，哈……」

司馬二郎又問：「又笑甚麼？」

李度山道：「他二人吶，還會指揮猴子上房子，入大戶，偸銀子，哈……」

「哈……」尹七與毛六二人也笑了。

司馬二郎道：「喲，猴兒還會幫人偸東西呀！」

李度山道：「當家的，你一見就會知道。」

司馬二郎道：「我當然要見識一下了！」

霍長山六人把司馬二郎當成了小皇上一般，他們背着一千兩銀子上山崗！

那猴兒坡的山寨並不大，三排大草房之外，便是七個大山洞，裡面儲着糧秣！

霍長山六人到了分金聚義廳大廳上，大小頭目嘍兵們一齊圍到這大草棚似的大廳上！

霍長山對司馬二郎道：「這兒兄弟們到齊了，當家的，你對大伙講講話！」

司馬二郎一看，立刻問道：「這麼些人呀，我看一共不過一百多！」

哈哈一笑，霍長山道：「一共一百五十一個兄弟，當家的，叫他們站齊了報個數！」

司馬二郎道：「別報了，每人先發他們五兩銀子，叫大伙樂樂！」

霍長山道：「一兩大伙就笑了！」

司馬二郎道：「我是當家的，聽我的，每人發五兩銀子之外，殺牛喝酒我看耍猴子！」

他老弟不忘玩猴子這碼事！

於是，分金聚義廳上一片歡笑聲，每人立刻分了五兩銀子，已有人大叫了。

「今天我當莊，大伙推牌九。」

霍長山向司馬二郎，道：「當家的，你自己分多少銀子呀，你隨便拿吧，還有二百多兩吶！」

司馬二郎道：「我不要，你們六人分了吧！」

六匹狠一聽怔住了。

於是，大伙立刻圍上來，霍長山立刻對大伙道：「兄弟們，你們有福啦，我也有福啦，人家司馬少主有眞功夫了不起的大本事，一飛冲天，一巴掌打碎石頭，你們他娘的見也未見過，我們六個見過了，所以我霍長山把這金交椅讓了，他……他以後就是咱們大伙的龍頭，你們要是不服氣，小心老子一刀殺！」

大伙一聽拍巴掌，叫起好來了。

別的不提，單祇每人分到的五兩銀子，就叫人嘴巴笑咧到脖子後。

猴兒坡山寨同樂會展開了，大伙吃着酒，餘興節目是由馬老八與杜一虎二人耍猴子。

這二人玩的猴子戲有猴子加冠、猴跳圈，當然，翻上十幾個觔斗是少不了的，最後是猴打拳！

司馬二郎正高興，霍長山在他的身邊低聲道：「當家的，這二人表面上是耍猴子的，實際幹的又是另一件！」

「他們幹甚麼？」

「打探消息！」

「打探甚麼消息？」

霍長山道：「打探肥羊消息！」

「甚麼肥羊？」

「哈……」霍長山道：「就是有銀子的行旅打山區經過，比仿說，雞公山就通信陽州，中原也有人下江南，祇要咱們有他們的消息，帶領兄弟們下山等，等着把他們花不完的銀子弄到手。」

司馬二郎道：「殺人不殺人？」

「那得看當時的情況了。」

司馬二郎道：「我這次來到這裡，我是當定山大王了，祇不過我很想念一個人，非得前去謝謝她不可！」

霍長山道：「誰？」

司馬二郎道：「那是個女人，開酒舖的女人！」他把刀舉着，又道：「這刀還是她送我的！」

司馬二郎說的乃是齊大妹子，雲夢齊家酒舖的老闆娘！

霍長山道：「行，明日叫人陪當家的進城去。」

他頓了一下，又道：「甚麼地方？」

司馬二郎道：「我記得那地方叫雲夢！」

「哈……」霍長山笑道：「馬老八明天陪你去，當家的，你身邊帶一百兩銀子，我聽說，那個女人最善於敲別人口袋的銀子。」

司馬二郎道：「我有辦法叫他敲不了我的銀子！」

一怔，霍長山道：「頭兒有甚麼辦法？」

「我一兩銀子也不帶，哈……」

「哈……」大伙一聽全笑了。

從此，猴兒坡山寨上住了一位武功通天的少年寨主，他叫司馬二郎。

這句話不是山寨上人傳出去的。

這句話是劉家寨的人對人說出去的。

＊　＊　＊

要過端陽節了，司馬二郎早想去雲夢一遊了！

司馬二郎心中忘不了那位酒館老闆娘，他對霍長山六人吩咐：「我去雲夢了，三幾天回來！」

李度山道：「頭兒，你派我六兄弟何人保鏢？」

「保甚麼鏢？」

「就是充當保護頭兒的衞士嘛！」

「你們保護我？哈……我如果靠你們保護，早被你們把我幹掉了！」

李度山乾乾一笑，那毛六道：「頭兒，若論武功，咱們合起來也抵不了你一根指頭，祇不過江湖行，還得靠經驗，需知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年紀小，不知道這江湖有多麼的凶險……」

司馬二郎道：「叫馬老八帶着他的兩隻猴子跟我走，娘的，他的兩隻猴子眞像孫悟空，會比武，有一套！」

霍長山立刻笑了。

「行，馬上叫馬老八準備，他娘的，如果咱們頭兒出了岔，回來老子砍了他！」

司馬二郎下山崗，嘍，猴兒坡的一百多嘍兵們還自動自發的一路相送到水簾洞附近！

大伙不但相送五六里，而且在高坡上還大聲的呼叫着：「當家的一路順風呀！」

司馬二郎立刻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他哈哈笑，揮揮手，高聲叫：「再見了，我的好兒郎！」

司馬二郎身後跟着馬老八，馬老八的左右兩肩上扛着兩隻半大不老的小猴子，他還背了個小木箱，那箱中裝的當然是道具……耍猴子的道具十幾樣。

二人走在路上，司馬二郎向馬老八道：「聽說你把猴子訓練得能進入有錢大戶家中偸銀子呀！」

馬老八吃吃一笑，道：「能，哈！」

司馬二郎道：「這就怪了，既然猴子爲你偸銀子，你還在山上幹山賊勾當幹甚麼？」

馬老八道：「當家的，這你就不知道了，咱上山自在呀，再說，猴兒再精，牠還是猴子，牠不是人，進入大戶家中見到銀子才下手，若是大戶中把銀子放在箱子裡上了鎖，牠就沒辦法了，唉，有的時候牠把女人的內衣褲奶罩子偸出來，氣死我了！」

「哈……」司馬二郎笑得開心：「有意思！」

馬老八道：「沒意思！」

司馬二郎道：「這還沒意思呀，那甚麼才叫有意思？你說說，我聽聽！」

馬老八道：「有一回老大偸入大戶房中偸東西，牠可妙了，發覺床上男女二人光赤溜溜的在辦事吶！」

「辦甚麼事！」

「就是辦男女那麼一回事！」

「唔，男女尋歡呀！」

「就是那麼一回事，可是老大發覺了，娘的，牠坐在暗中偸窺不動，好半天，我在外面可急壞了，以爲牠被大戶中人捉去了，於是我忙把老二也放進去，讓牠快找老大回來呀，他娘的，老二也進去了，老二也發覺了，可妙了，大床上是男女兩個人在亂搞，我的老大與老二也在暗中亂搞關係了，他娘的，還眞會模仿，我在外面大聲叫，屋子裡人嚇一跳，披上衣服拿棍子，我的老大老二逃出屋外來，把我氣死了，甚麼也沒有幫我偸出來。」

「你看到了？」

「我在窗眼發現的！」

司馬二郎道：「唔，原來你的猴子一公一母呀！」

「當家的，牠們在一起七年了！」

這二人二猴過了武勝關，奔入三江地面，這一天二人進入雲夢，大街上，眞熱鬧，人不少，司馬二郎依稀還記得齊家小酒舖，他找來了。

就在酒館門口，馬老八對司馬二郎道：「當家的，你進去吧，我在門口拉場子！」

「拉甚麼場子？」

「耍猴呀，只要把小鑼敲起來，叫猴兒翻上幾個觔斗，人們就會圍過來了！」

「然後你耍猴，再伸手討銀子！」

「一場下來，頭兒，你的酒錢也有了！」

（未完・十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唐雲樓與嚴如霜等四位高人被困洞室，顏君山被人扣住脈門，江豪被擄，但夫婦倆聯手打中譚起鳳一掌，抓碎「十不全老人」的褲子，剛好石綿綿誤打開洞門……燕子飛與唐耕心走捷徑失諸交臂，燕子飛提議叫石綿綿幫忙找海洛英，小唐留在燕子飛居處，燕雁找來，魯純發現二人，去通知昆達，小唐逃出後又遇到倭寇五兄弟……



荒腔走板兩瘋女　爭風呷醋佔夫婿

更令人吃驚的是，昆達居心至狠，暗器上似乎淬了毒。唐耕心先爲他服了藥道：「阿姨，暗器上好像有毒！」

龍天香道：「八成，傷處四週微黑，我們要盡快把他弄回潛龍堡。」

唐耕心背起班達，由龍天香斷後。

才奔出不到五六里，後面竟有二十餘人追了上來。

原來是「人間天上」「十二天使」和「十二地使」中人。毫無疑問，是昆達回去說了班達中毒之事，這些人才被派來追殺的。

「阿姨，我們要保護大師，但也要痛宰這些乘人之危的人！」

「當然，我先上，累了由你上我來照料大師。」

「阿姨，對付這些人不必客氣，因爲他們已經不講道義在先了！抽冷也可施襲！」

「就這麼辦……」

對方一共二十四人，一半撲向小唐，另一半把龍天香和班達大師圍困，立刻出了手。

唐耕心他大開殺戒，劍劍不離對方的要害，因爲昆達以此陰毒手法對付他的師兄，已滅絕人性。

十二對一，尤其是「十二天使」，眞正是非同小可，但以寡敵眾有一種最有利的打法，那就是永遠保持與對方對峙的局面，而不是被團團圍住。

使對方的人永遠擠成一團，這樣就等於把敵人的實力減去了一半或三分之二。這當然要相當的技巧。

唐耕心以此戰術對付這十二個高手，十分有用。不到盞茶工夫就傷了對方三人。

龍天香就不同了。她被圍住，八面受敵，不免顧此失彼，手忙腳亂，因爲對方會去攻擊班達。

「阿姨，請如此對敵……」他邊打邊以「蟻語蝶音」說了那種戰術。龍天香自然一學就會，情況立刻改觀。

即使如此，龍天香也只是保持不敗，及不使班達受到傷害而已。

唐耕心却能不斷地，以高超的功力和機變的戰術殺傷對方。「十二天使」已傷了七個，其中重傷失去作戰能力的也有四人之多。

「十二地使」却只有二人輕傷。

這工夫又來了二人，雖然蒙臉，唐耕心隱隱看出，這二人正是石擎天和金羅漢。一看兵刃就知道了。

石是用長刀，金是用龍虎雙環。

二人左右一分，石擎天助「十二天使」對付小唐，金羅漢助「十二地使」對付龍天香。

剛剛好轉的情況，立刻又變爲劣勢了。

「八步追魂」石擎天和金羅漢，都非泛泛之輩，三位左手名家，就是栽在他們二人手中。

唐耕心道：「石擎天，把臉罩取下來吧！天這麼熱，何必受罪！」

石擎天一言不發，長刀「刷刷」聲盈耳，一人足抵三五個「十二天使」中人。

龍天香更慘，她比金羅漢高些，差距却並不甚大，更重要的是，她的機變不夠靈活，也缺乏瞬間爆發力那股子狠勁。

有幾次，班達差點被對方的人兵刃加身。

唐耕心大汗淋漓，不能不爲龍天香焦急，又不能馳援，而石擎天又不和他硬拚。

這工夫龍天香被金羅漢砸了一環，一個「十二地使」弟兄一瀉而至，向地上的班達大師捅出一劍。

龍天香疾呼，要阻止却已不及，小唐也看到了這一幕，心絃欲裂。但是，只聞「颯颯」聲中，這個向班達施襲的「十二地使」前胸中了兩支沒羽箭。

手勁足，一枚已透骨而入，「吭」地一聲，倒退三步。接着，各種暗器有如漫天飛蝗，向這邊射來。

這些不同的暗器有鏢、釘、箭、菩提子、鐵蓮子及梅花針等等，不下十餘種之多。

以暗器招呼「十二天使」及「十二地使」中人，自容易得手，但對付石擎天和金羅漢，就不大靈光了。

「十二天使」有二人中了三件暗器。「十二地使」中者達六人以上，而且他們立感傷處微痳。

「不妙！」一個「十二天使」弟兄道：「暗器上淬了毒！」

此言一出，連石、金二人也不由心驚。毒，誰都怕，他們二人也不敢說就能絕對身免，立刻下令撤退。

不久，石後出現了三個人。居然是被石、金二人殘了左肘的「左手刀」江雨樓、「左半邊」金天聲，和殘了左手手指第一節的「左十八」劉挺。

劉挺會十八種暗器，所以被稱爲「左十八」。

這三人只有劉挺是只有左臂，江雨樓和金天聲都有雙臂，只是天生左撇子，就苦練左手拳掌和刀法，他們二人左肘皆被挫傷，就再練右手。

劉挺只有一條左臂，手指第一節被斷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肘部却又治癒。手指失去第一節，仍把暗器練成，恢復了原有功力。

只要痛下苦功，沒有不成之事，三人在一起切磋苦研，雖僅年餘，已經是大有進境了。

他們發誓，今世三人永不分離，而且一定要同樣廢了石、金二人的左肘及手指。

唐耕心道：「多謝三位大俠援手，不知可否賜告大名……」

「左手刀」江雨樓抱拳道：「在下江雨樓，這兩位是劉挺及金天聲兄！」

唐耕心一揖，道：「原來是三位左手名宿……」

劉挺道：「『名宿』二字眞叫人汗顏！和唐少俠比起來，眞有如螢火爝光與皓月之比。」

「聽說三位曾被石、金二人狙擊！」

「不是狙擊！而是動手過招，技不如人，當時江、金二位左肘被廢，劉某左手四隻手指被廢，他們要徹底毀了我們。可是我們還是找名醫治好了肘部，第一節指頭斷去，對拳掌不太受影響，對暗器影響很大，只不過在下仍然克服了困難！」

唐耕心道：「三位艱苦卓絕，自絕地中再站起來，沒有超人的毅力是不成的，想必練成了左手合擊之術。」

「是的，以後遇上石、金二人，當可決一死戰，事實上我們練的是左右手混合戰法，也就是陰陽顚倒，循環之法！『正反五行』之謂也！」

唐耕心道：「三位既與石、金二人勢不兩立，也就等於和『人間天上』敵對，何不請到潛龍堡去？」

金天聲道：「只怕技薄藝淺，不受歡迎！」

龍天香道：「這是那兒的話，同爲白道中人，爲了武林正義而與邪惡對抗，潛龍堡歡迎還來不及呢！」

三人一商量，決定去潛龍堡，唐耕心道：「這就上路吧！班達大師中了毒，要盡快趕回去……」

* * *

班達大師中毒本不太深，但再回潛龍堡須兩天路程，躭擱之下，十分危急，尚幸李天佐治毒十分在行，才轉危爲安。

談起昆達喇嘛，大家都不禁切齒，竟然心狠如此。但班達却不願多談。

唐耕心自不會談及燕雁的事，他以爲燕雁胴體之美，確在連、顏二女之上，要是她的內涵也像那胴體之美，就是人間至美了。

這和她的家教有關。反之，她的父母怎會發生這種事？

此刻唐耕心和愛妻在一起，連蓮即將臨盆。連蓮道：「夏乾告訴我，你和燕子飛去了『人間天上』，

你也不打個招呼。」

「原諒我！阿蓮！由於燕子飛說幾位長輩此去太危險，我不能不去接應！」

「是甚麼危險？」

「一是指『火神』魯純的火器，其次是該幫有一個更厲害的人物，也就是『十不全老人』。」

「四位長輩遇上了還是你遇上了？」

「四位長輩。」唐耕心道：「岳父顏君山說……」

說了顏在黑暗的洞中被制之事。也是顏君山對他及顏學古私下說的。

儘管唐氏夫婦二人回來不提此事，顏君山還是對兒子及女婿說了。

小唐也說了父母聯手對付「十不全老人」，撕下其下衣一塊布而小勝的事。雖是三人聯手，只不過由於「十不全老人」能在黑暗中視物，所以他算是栽了個小觔斗。

連蓮道：「哥，爹娘聯手，當今武林無人能敵吧！」

小唐把她抱起來，小唐遲一歲多了，已會吃醋，揚起小手打他的爹爹，可能是以爲爹欺負娘，或者以爲爹喜歡娘而不喜歡他吧？

小唐抱起小唐遲，眼眶有點濕潤，因爲每次和小唐遲接近就會想起鳳妮。

連蓮同情他，甚至每逢這種情況，也會陪他流淚。

「阿蓮，鳳妮的心願在小唐遲身上，只要妳待小唐遲如同己出，鳳妮在地下就瞑目了！」

連蓮道：「爲何不殺火谷老人崔永泰那老賊？仍讓他活在世上？」

「阿蓮，他活在世上，生不如死。他已經是斷一手，毀一目及碎了一膝，鋸去了一腿……」

* * *

此刻，在「人間天上」幫中的鬥牛坪上，譚起鳳把石擎天叫來。

「幫主有何指示？」幾乎是明知故問。

「請坐！坐下來談吧！」

石擎天坐下來，他當然知道自己這女兒和譚的事，譚只比他少二三歲，總覺得十分彆扭。

「近來有未見過令嫒？」

「沒有。」

「也沒有任何連絡？」

「也沒有。」石擎天道：「屬下近日心神不寧，昨夜還作了個怪夢……」

「是關於綿綿的嗎？」神色十分凝重。

「是的！」石擎天閉目想了一下，道：「很可怖！在下又不想說了！」

譚起鳳道：「我昨夜也作了個怪夢……」

「也是有關綿綿的？」

「對！」

「就請幫主先說吧！」

譚起鳳道：「我夢見一個女人蒙了臉，把一把一把的虫子，擲在綿綿的臉上，那些怪虫……」

石擎天驚呼而起，道：「幫主，世上哪有如此巧合的怪事？」

「甚麼？石兄也作了個同樣的夢？」

「正是……」石擎天一臉驚悸之色，道：「那蒙面婦人顯然比綿綿年長，把那些怪虫丟到綿綿臉上，都附在她的臉上，像蠶食桑葉一樣，不一會……」

譚起鳳驚呼道：「是不是露出了皚皚白骨？」

「對對！幫主，我們的夢完全一樣！」

「正因爲完全一樣，只怕凶多吉少！」

石擎天道：「會發生甚麼事？」

譚起鳳搖搖頭，本來石擎天對譚不無猜忌，以爲他玩了石綿綿之後，已引起軒然大波，尤其不容於子女，可能會生毒念而滅口。

如今看來，又不像是那樣子。

他那能體會譚起鳳對石綿綿的情感，道：「幫主多久未見到她了？」

「平常每月十五月圓之夜必自鬥牛坪棧道上回來，已經兩個十五月圓之夜未回來了。」

石擎天道：「夫人有沒有消息？」

譚起鳳搖搖頭。兩人都陷入極度不安的情緒中。

「幫主，在下馬上下山找尋！只是沒有個方向，就不好找了！幫主可知她在哪一帶？」

譚起鳳喟然道：「我也不知道！」

石擎天道：「在下以爲，綿綿可能出了事！」

譚起鳳道：「但願並非如此……」

非但石擎天下了山，譚起鳳也離開了「人間天上」。

不久之前，他還是雄心萬丈，要征服武林，自和石綿綿有染，一切都看淡了，只希望和她長久相聚。

他對石綿綿說過，只要她肯和他到隱蔽之處過悠閒的生活，他可以放棄「人間天上」。這話一點也不含糊。

最初石綿綿不信，久而久之她相信了。她能體會到譚起鳳是多麼在乎她。

漸漸地，她對譚起鳳有了情感，若非譚對她有極深的情感，那次她點了他的穴道，要把他當作禮物送給小唐，任何一個男人都是無法容忍的，儘管石綿綿說是試驗

他。

她近來曾想過譚對她表答的願望——隱居過神仙般的生活，她也心動了。

* * *

「人間天上」發生的事，潛龍堡中的人自然還不知道。

譚起鳳下山，大權就交給「十不全老人」。這老傢伙不善管理這些俗事，就交給歸鄉和霍金去管。二人的腳踝被弄殘，各跛了一足。

畢竟，他們是譚的心腹，比之「三島七把刀」要可靠得多。

深夜，小唐有責巡堡，連蓮在床上哄小唐遲睡覺，小唐遲吵着要喝水，連蓮只好到床下几上去倒水。

當她倒好了水，走向床邊時，突然發現臥室門簾外站着一個人。

內間有燈，外間無燈，她隱隱看出，這是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幾乎看不到她的臉孔，只有一雙眼睛烱烱發光。

深夜見此景象，本能地會以爲見了鬼，連蓮尖叫「有鬼！來人哪……」

丫頭聞聲趕來，不久龍天香也來了。看在小唐份上，龍天香對連蓮很關照，和她住在毗鄰的院落中。

「連蓮，怎麼啦？是不是要生哩？」

「不是，阿姨，我……我看到一個女鬼……」

「阿蓮……」龍天香道：「第一胎生產的女人，據說都會有心神不寧的表現。」

「不，阿姨，我眞的看到，不是錯覺，就站在簾外，披頭散髮的……」

龍天香沒有生育過，她無法體會，第一胎是否眞的會因害怕生產而產生幻覺。而是想不通，這兒怎麼會有個披頭散髮的女鬼。

「不管有沒有，反正我們不怕。阿蓮，阿姨陪妳！」

「阿姨，妳一生中有沒有見過鬼？」

龍天香道：「沒有見過。」

此刻小唐在堡牆上向外瞭望，堡牆和城牆一樣，寬約一丈，在上面可以跑馬。小唐的武功已深，他忽然感覺身後側有個淡淡的影子，一閃停住。

天上有星無月，這影子很少有人能看到。

小唐陡然移位轉身，突見一個披頭散髮、衣衫襤褸，似乎夜風吹過來，身上還有淡淡臭味的女人。

小唐一驚，這到底是人還是鬼？他正要喝問，這女人突然掉頭躍下堡外。

顯然，她的輕功是一流的。這當然不是鬼。一個女人怎麼會落到這般田地？小唐很想探個究竟，也躍落堡外。

這工夫女披髮人回頭看了一下，似乎發出一聲似哭非哭，似嗥非嗥的聲音，鑽入林中不見了。

小唐守堡有責，不敢輕率入林，只怕有詐，却低聲道：「姑娘何人？到潛龍堡有何貴幹？有沒有需本人効勞之處？」

松濤陣陣，沒有回應，再問幾遍也是一樣。

小唐以爲，這女人的年紀很輕，這由她露出的手，以及她的身段和動作就能看得出來。

換了班返回自己的住院，龍天香道：「耕心，安慰安慰她，她說見過一個女鬼，我說她是第一胎害怕所致，她老是說眞的看到了！」

小唐心頭一震，道：「甚麼女鬼？」

「耕心哥，我知道你更不信，會說我疑神疑鬼，心神不寧所使然，對不對？」

「也不一定，說說看，那女鬼是甚麼樣子？」

「她站在門簾外，我當時下床爲小唐遲倒水，隱隱看到。只看清是個披頭散髮的女人，衣衫看不清。耕心，請相信我，我當時很清醒，也很正常，我眞的看到……」

唐耕心道：「我信，阿蓮。」

「你也信？」

「是的！因爲我也看到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

龍天香一凜，道：「你也看到？在甚麼地方？」

「就在堡上，剛才在上面巡堡眺望，隱隱看到身後有個淡淡的影子，回頭一看，是個披頭散髮的年輕女人。」

連蓮道：「年輕女人？那是誰？」

「我也不知道是誰，因爲長髮遮掩了她的臉。但自她的手、衣着、身段和動作上判斷，她的年紀應不超過三十歲！」

龍、連二人都大爲驚凜，道：「眞的不是女鬼？」

「當然不是。」小唐道：「我甚至還追出堡外，眼見她鑽入林中不見了，喊問了幾遍，却沒有回應！」

連蓮道：「耕心哥，我本以爲是鳳妮妹子回來看她的孩子。」

「妳這是多疑。鳳妮把孩子交給妳，她放心得很！」

龍天香道：「耕心，你猜不出這年輕女人是誰？」

唐耕心搖搖頭，道：「阿姨，實在想不出來。」

* * *

石擎天和金羅漢下山去找石綿綿，石對金說了幫主和他作了個同樣的噩夢之事。

金羅漢想了一下，道：「石兄，這個夢只怕不大妙！」

「我也這麼想，絕不是個吉利的夢。」

「石兄以爲綿綿會出甚麼紕漏？」

石擎天攤攤手，道：「金兄，我也不知道，按她目前的身手，可謂少有敵手，當然，武林中高人輩出，就以你我二人來說，應該是有其身份地位的，實際又如何？」

「是的，石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過，這夢可怖，也未必就是壞夢！」

「只不過她兩個月未回幫！」

「原來如此！」金羅漢道：「未回『人間天上』就能說她遭遇不幸了嗎？她應該多久回鬥牛坪一次？」

石擎天道：「每月的月圓之夜……」

金羅漢默然良久，低聲道：「石兄，有句話，我不便說出來，似乎你也應該想到才對，這只是猜測。」

石擎天吶吶道：「莫非金兄以爲是……」

金羅漢道：「只是猜測而已。」

「你是說這主兒，始亂終棄？又無法甩開，就殺之滅口？」

金羅漢道：「石兄，假如眞的失踪了！也不無可能吧？」

石擎天微微搖頭，道：「金兄，據我所知，幫主對綿綿用情至深，綿綿兩次月圓之夜未回，他十分不安。」

金羅漢道：「這就很不好猜了！」

「以前我以爲，綿綿對唐耕心太痴心，這輩子也不會再嫁別人了，那知……」

「石兄，怎知不是這主兒用強得手的？」

「金兄，主兒雖也不是一板一眼，方方正正的人，却也不是胡整亂搞，不顧身份的人。」

「石兄，我只是說說，供你參考而已！」

「我知道。」石擎天道：「金兄，近來我還和她談過，言下之意，頗有和主兒白首偕老之意，足見那主兒待她不錯。」

二人是在這小鎮上一家客棧中的屋中小酌，時已深夜，一燈如豆。

石擎天嘆口氣道：「眞叫人操心！人海茫茫，這叫咱們到哪裏去找人？」

金羅漢道：「兒孫自有兒孫福。少操點心吧！老實說，石綿綿對你這個老子和我這個大叔，也不怎麼尊敬！」

這工夫「卜」地一聲，油燈一搖而滅。

二人是行家，今夜無風，絕非被風吹熄，而是「百步吹燈術」。這盞燈距前後窗相距一丈六七左右，這在功力深的人來說，輕而易舉。

「甚麼人？」金羅漢吆呼一聲，二人正要出屋看看，突然隱隱發現有人已進屋。

屋中極暗，只能隱隱看出，這人披頭散髮。幾乎同時，桌上的杯盤飛了過來。

二人閃過，桌子又飛了過來，在牆上散開。

這二人自然不服，立刻主動攻上，但二人加起來，却仍然搶不到先機，且臉上都被潑了酒。

金羅漢在石擎天的助攻下，突然貼上，想扣住這披頭散髮人的腕脈。夠快也夠準，只不過一抓落空。

「啪」地一聲，挨了個大耳光，眼前金星迸射。

石擎天不能不馳援，腰上也被踩了一脚。再找那人，似已不在屋內了。

待二人追出，人影已杳。

「石兄，這好像是個女人。」面頰上還火辣辣地。

「不錯，而且年紀還不會太大……」

「石兄，你有沒有發覺，這女人身上有一股怪味。」

石擎天在深思，沒有聽到他在說甚麼。

「臭味？是……是有一股怪味……」

「石兄，武林中居然有如此高明的女瘋子！」

「金兄，衣衫不整，未必就是瘋子。」

「石兄，咱們與人無尤，這是幹甚麼？」

石擎天心事重重，沒有回答。此刻金羅漢是無法揣摩他的心情的。

* * *

這家大酒樓是這大鎮上最有名的，也是百里內最具規模的一家。此刻高朋滿座，因爲外面下着雨。

樓上及樓下，大多爲武林中人，而談論的話題，幾乎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近來武林中出現了一個怪女人。

這怪女人披頭散髮，衣衫不整，武功奇高。

到底高到甚麼程度？就沒有人知道了。這其中有一中年文士和談論的人搭訕，問那女人在何處出現？

有人說在金陵出現過，也有人說在杭州出現過，甚至在揚州出現過。

最近出現的地方是在洛陽，似乎她活動的範圍很大。

這中年人去了洛陽，他就是譚起鳳。

要找一個行無定向的人，眞是太難了。洛陽，他來過不止十次，可以說很熟了，以他的身份，當然要住入最大最豪華的客棧中才對。

只不過他却進入一家小客棧，雖不是最小的，已經很寒傖了。

譚起鳳在旅客簿上登記了自己的名字，順便翻閱了一下近來入住旅客的姓名，他發現有個名字叫邢絲的女人。三十歲，豫西人。

這本來並不惹人注目，在這等通都大邑，女人住客棧，本也不算甚麼，只是這名字有點怪。

是不是因爲這個「絲」字他不喜歡？看看幾號房，他合上了簿子，他就住入那女人的對面房中。

他發現這女人的房中窗戶緊閉，大概是怕人偷窺，裏面還擋了一層布。

門也是終日緊閉的，這更引起譚起鳳的疑心。

大約是二更稍過，對面窗子開啓，掠出一條人影。

不論這人影有多快，以譚起鳳的目力，仍然看出是個披頭散髮的女人，立刻小心翼翼地跟出。

他十分興奮，由於猜測得正確，才能見到這個特立獨行、驚世駭俗的女人，那就是住入這家小客棧中。

僅僅比這女人起步晚了少許，就不見了踪影。

譚起鳳爲人聰明，經驗豐富，他避在暗處觀察。他以爲這女人未必有這麼快。可能也避在暗處觀看，有無人跟踪她。

果然，大約盞茶工夫之後，一條人影自一大樹枝葉中冒出，往東方疾掠。

譚起鳳的心越來越往下沉。看這身段和奔掠的姿態，這形象太熟了。

怎麼會呢？誰能使她變成這樣子？

一旦想起那個可怖的怪夢，却又以爲八成沒有猜錯。

一路跟下來，相距三五丈，眼見這女人進入一座小破廟中，殿內漆黑，毫無動靜，譚起鳳等了一會，心知上當，八成這女人已發現有人跟踪，藉此小廟溜了。

譚起鳳進入小殿，亮起火摺子看了一下，果然無人，後窗連窗框也沒有了，溜出自很方便。

譚起鳳立刻返回住處，進入那女人的屋內。

人去屋空，床上還遺有淡淡的怪味。他十分仔細地在床上及枕上找尋，不一會，撿到了兩根頭髮。

這兩根頭髮並不能代表甚麼，却也可以作爲初步的佐証。由「邢絲」這名字，聯想到「行屍走肉」上去。

當初燕雨絲就是在鬥牛坪的石洞中床上找到一根頭髮，証實了他和石綿綿的事。他對石綿綿的頭髮顏色、粗細及其柔軟度都十分清楚，收起來追出早已不見了。

他幾乎可以確定，自己的揣測已有八九成了。

他找遍了這個鎮，天快亮了，竟然遇上了金羅漢。

原來石、金二人也是有心人，聽到傳言，怪女人在洛陽，他們也趕了來。這一夜他們也在找那怪女人，他們二人分頭找尋，金羅漢看到怪女人一個背影。

「幫主也來了。」

「是的，金大俠有何發現？」

「屬下找了一夜，不久前看到一個怪女人的背影。」

「在甚麼地方發現的？」

「就在這附近。」

「她往哪個方向而去？」

「往東南。不過屬下又發現了另一個可疑的人。不敢確定是不是他？」

「甚麼人？」

「辛南星。」

譚起鳳一震，道：「在甚麼地方看到的？」

「也就是這一帶。好像怪女人在追逐那個人。」

這就是了，譚起鳳以爲辛南星在此，燕雨絲那婆娘一定也在此。這怪女人追逐的可能是燕雨絲。

如果怪女人確是石綿綿，她和燕雨絲確有不共戴天之仇。可能是燕雨絲把她弄成這樣子的。

「是不是石兄也來了？」

「是的，我們分兩路找人，機會多些。」

「好，我們再繼續找，不論能否找到，今天午時在本鎮高陞客棧見……」譚起鳳已經長身而起。

金羅漢暗暗一嘆，今生今世，要和人家比是太難太難了！

本來他曾懷疑譚會始亂終棄，如今他又推翻了這想法。

二人分手時，東方已略見曙光了。鎮太大，如何去找三個不願見人的人？

到天亮還是一無所獲。到了午時，去高陞客棧見到了石擎天和金羅漢。兩人也只有搖頭。

石擎天道：「幫主是不是以爲那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就是綿綿。」

譚起鳳道：「這麼想有未離譜？」

石擎天道：「屬下也這麼想，只不過我一直想不通，是怎麼回事？她居然把自己弄成這樣子？」

「石大俠見過石綿綿了？」

「只見過一個側影，我們父女相依二十年，雖然只是個側影，却絕不會走眼，確定是她。」

「石大俠有未看到其他相關之人？」

「甚麼相關之人？」

「例如燕雨絲……」

「沒有。幫主見過了麼？」

「沒有，金大俠見過辛南星。」

「噢！這……這就是了……」

稍後譚起鳳離去，他帶出「十二天使」六人，供他支使，在鎮外林中，「十二天使」六人一齊拜見他。

「怎麼樣？有無發現？」

「十二天使」其中之一道：「啓稟幫主，屬下看到一個背影，那好像是……好像是……」

「說吧！現在是百無禁忌的了！」

「好像是夫人。」

譚起鳳道：「她去了哪個方向？」

「到了河邊，蘆葦中駛出一葉扁舟，那女人一躍而上，渡河而去。駛舟者三十多歲，由於是夜晚，看不清是甚麼人！」

譚起鳳道：「是不是潛龍堡的大弟子『神行太保』辛南星？」

「這……」這人想了一下道：「幫主，屬下實在不敢確定，因爲屬下對辛南星也不熟！」

譚起鳳道：「你是說他們過河而去了？」

「是的，稍後，另有一人以深厚的內力推舟而進，似是追趕前舟的人！」

「後面舟上的人是個女人吧？」

「是的，頭髮很長。其他就看不清了！由於附近已無舟楫可用，屬下無法追踪。」

「很好！我們就過河吧！」他折了一根枯枝，再折成十來段，每段三尺多長不到四尺。往河中丟去，然後在一段枯枝上借力，第九段枯枝已到彼岸。

這和登萍渡水已是九十與百步之比了。「十二地支」二人不由咋舌，其中之一道：「相傳達摩一葦渡江，幫主這一手也相去無幾了……」

＊　＊　＊

雨不很大，但因下了很久，林中也差不多。外面大下，林中小下。這工夫林中有人在搏殺。

這是兩個女人，她們的衣衫都已濕透。一個是燕雨絲，另一個是石綿綿吧？她的長髮披散下來，仍然遮住了大半個臉。儘管如此，仍可看到她那慘不忍睹的臉孔。

看不出誰佔上風，恨像烈火，焚燒着她們，眞正是勢不兩立。

若論這二人的功力，自以燕雨絲深些，只不過石綿綿學了譚近年來新研的絕招，可補功力之不足。

百招之後，仍然差不多，就在這時，樹上突然落下一人，立刻亦出了手，居然是辛南星。

這似乎一點也不足以驚奇。辛南星不能眼看燕雨絲處於危險中，他知道這一手很不光明。但不光明的事已作得不少，又何差這一次？

辛南星一上，石綿綿立感不支。

這數月來，辛南星跟燕雨絲學了不少的絕技。她當然會盡心盡力地教他。

石綿綿想走，但二人困住了她。

辛南星這個人，以前深得師門信賴，就連外人也都以爲他是潛龍堡所有的人當中最穩沉而有理性的人。看來這評判稍嫌早了些。

正是所謂：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這是說，蓋棺也不足以論定。

石綿綿被燕雨絲掃了一掌，蹌退了三步，辛南星又跟上來，石綿綿恨這個僞君子，閃電似的一腳，蹴在他的左腿上。

辛南星連退五六步，燕雨絲又撲上，她的「身」上人挨揍，她要找回來，這一掌凌厲而狠毒。

石綿綿蹴了辛南星一腳，尚未收招變式，自然來不及化解。這一掌如果擊中，必是她的前身要害。

千鈞一髮之際，一聲沉喝中，人已電射而至，由於此人不先救人而攻燕雨絲之所必救的部位，燕雨絲必須收招自救。

燕雨絲一看是唐耕心，有點惱火，以她來衡量一年前的唐耕心，自以爲敵不過辛南星，即使辛南星不比他高，也能支持百招以上。

有一百招的時間，她就可以拾奪石綿綿了。

她不喜歡看到石綿綿，即使她已到此地步，她仍以爲她活着是多餘的。只不過小唐才攻出七八招，燕雨絲已感咄咄逼人，守多攻少了。

辛南星以「蟻語蝶音」道：「雨絲，我們走吧！他目前已得到唐雲樓夫婦全部的技藝，只差火候而已，有人估計，像江豪、蕭笠乃至於班達喇嘛等，都非他的敵手了……」

燕雨絲大爲震驚，眞正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了。二人暗暗一招呼，收手急撤。

小唐並沒有追，他已把二人看輕了。本來最初，他頗同情辛南星，人生誰也不敢說沒有一度浪漫。何況他當初認識燕雨絲時並不知她的身份。

小唐道：「姑娘可是……」那知這披頭散髮的女人居然向燕、辛二人所去的方向追去。

小唐對石綿綿也很熟，略一打量，他就能認出是石綿綿，只是想不通她怎麼會有這麼一張臉？

小唐怔了一下追下去，道：「石姑娘，石姑娘，我知道是妳……

能否告知妳怎麼會落到這般地步？」

她非但不答，反而加快奔掠。

唐耕心怎麼會在此出現呢？原來他是奉命來少林寺探視一下，有未被「人間天上」光顧過？因爲幾個大門派如丐幫、崆峒及武當各派，都未倖免。

他去過少林，並未遭「人間天上」騷擾。回程時到洛陽去買些藥材，因爲他知道洛陽有家藥舖，字號老，藥材地道。連蓮即將生產，需要一些藥材。

這當然也是李天佐交代要買那些藥材的。

可能是石綿綿對洛陽城外太熟之故，出了城在關林附近就追丟了人。

當然，此刻石綿綿也沒有追上燕、辛二人，他們二人在關林中（即關公的衣冠塚）坐地交談。

辛南星攬着她的腰，道：「雨絲，我們返回中原，不要再製造恩怨，石綿綿已夠慘的了！何必？」

「我看她還不夠慘，她只嚐到了甜頭，却沒有付出最慘痛的代價。」

「怎麼樣才算付出最慘痛的代價了？」

「南星，你可憐她了？」

「雨絲，我以爲我們目前不宜招搖！」

「你怕了？」自被她的師姐逐出，離開天山，她就變得更激烈了，當然也變得更放浪了。

她不再去想子女，她以爲子女已經唾棄了她，她也忘了丈夫，她必須把他驅出腦海。所以她目前不能沒有辛南星。肉慾的徵逐，可以使她暫時忘了這一切。

畢竟要她忘記子女及丈夫是辦不到的。

兩人談了一會，燕雨絲到林深處去方便。起身時，發現石綿綿又站在她身後一丈左右處，道：「燕雨絲，妳敢不出聲，跟我離開此處決一死戰嗎？」

「我會怕妳？」

「那就走吧！妳的相好的會找到妳的……」兩人往西五六里，在一山溝中動上手，這兒也有疏林但不是在溝邊上是看不到她們的。

五十招後，一人亮刀，一人亮劍。力搏了五十招，還是未分勝負。

此刻辛南星在找燕雨絲，十分焦急，他不以爲燕雨絲會被人施襲弄走。石綿綿未必有此功力。

那麼她爲何不見了呢？想念子女，她決定回到「人間天上」去和子女團圓了？也並非沒有這個可能。

辛南星却又以爲她不會那樣作，思念子女是難免的。思念丈夫則不可能，回去就會面對丈夫。

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嘆了口氣，悚然一驚，轉身望去，不由駭然。居然是譚起鳳。

上次在潛龍堡，他見過譚，當時譚冒充「竹林漁隱」，雖易了容，也只不過是看來老些而已。

「你是譚大俠？」

「怎麼？你也視我爲大俠？」

「理應如此！」

「既稱我爲大俠，却又和人家的老婆搞七捻三地，你不以爲太過份了？」

辛南星躬身道：「在下只是不忍離開她，因爲她經常思念孩子……」

「也思念我嗎？」

「這一點在下不敢置評。因爲她就是思念譚大俠，也不會告訴在下！」

「你可知道不忍離開她，會使她愈陷愈深？」

「在下也這麼想過。」

「石綿綿是你們毀容的？」

「不是，絕對不是！」

「是燕雨絲吧？」

「這箇在下就不知道了！按理說有可能，要不，石綿綿不會老是跟踪不放，但燕雨絲並未對在下說過。」

「如我奉勸你放棄她，你應該如何？」

「在下……在下只好從命，但也不能不躭心她……」

「擔心她甚麼？」

「我知道她的心情惡劣，她可能會輕生！」

「你對她很仁慈，但你有沒有想到，作她子女的人又情何以堪？」

「知道。大俠要我離開她，我只好從命！」

「聽口氣，你心不甘情不願對不對？」

「還是那句話，在下只是擔心燕雨絲承受不了打擊！」

「你以爲你是世上她唯一可以倚靠的男人？」

「譚大俠，在目前，在下的確以爲如此！」

「現在，我再給你一次機會，斷然離開她，永不再見她！」

譚起鳳又道：「記住！自你們發生了此事之後，能像我這樣饒你一次，以觀後效的人只怕太少了！」

「是的，大俠！我決定離開她。」

「不必與那『婦人之仁』，她思念子女之情應比思念你更深更切，這一點你信不信？」

「在下相信，就此告辭，但希望大俠能妥爲處理這件事，不知大俠如何處置她？」

「這就不是你所應該知道的事

了！辛南星，我不能不再告訴你一次，如果下次再看到你們在一起……」

「譚大俠，不會的……」抱拳轉身離去。

他要去哪裏？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前他是如此，但那時身邊有燕雨絲，她去那裏他就去那裏。現在，他必須自己決定了。

回潛龍堡可沒有這厚的臉皮，而且回去可能被龍潛廢了武功。

出家遁入空門？他目前對紅塵依舊貪戀。天下固大，却沒有他立錐之地。

他奔出里許，忽然背後有人道：「辛大俠……」

一聽就知不是譚起鳳的口音，原來是唐耕心。

他相信，唐耕心已在暗中看到他和譚起鳳的交談了。

「唐大俠，久違了！」見到這等光明磊落，鐵錚錚的漢子，辛南星自慚形穢是不免的。

「辛大俠，何不回堡一趟？大家都關心你！」

辛南星長嘆一聲，道：「唐少俠，今生今世，我是無顏回堡了！」

「辛大俠，人生總有走錯一步的時候，況且這事並不是你的錯，回堡之後，幾位長輩都會爲你美言，絕不會使你受罰的！」

「多謝唐少俠，讓我考慮一下再說！」

「辛大俠，作事要果斷，機會一錯過就更不可收拾了！」

辛南星道：「這箇我也知道，我的現況，非你所能想像，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辛大俠，這兩句名言，前一句自是不錯，但後面一句却過份消極，就不如『回頭是岸』那句話妥貼了。」

辛南星道：「唐少俠，老實說，我無顏回去。」

唐耕心道：「似也不能否認，不捨得離開燕女士才是眞正的原因吧？」

辛南星似有慍色，但沒有出聲，至少，他有「聞過則怒」的傾向，到此地步，他還是不會眞正的悔改。

甚至譚起鳳剛剛還警告過他，他不應該把譚的話視爲耳邊風，而事實上，只怕他正是如此。

「辛兄，有件事想問一下。」

辛南星道：「知道的我會回答，不知道的請原諒！」

「那怪女人是不是石綿綿？」

「唐少俠不以爲你問得太離譜了嗎？」

「這話怎麼說？」

「她是不是石綿綿在下怎麼知道？」

「聽辛大俠的口氣，分明知道那個怪女人的一切。」

「知道的人很多，唐少俠不也知道？」

唐耕心道：「只不過在下知道的一定沒有辛大俠多！」

「怎見得？」

「至少，不久之前你還和燕雨絲聯手對付過那女人。」

辛南星突然一言不發，扭身離去。這一次小唐並未亦步亦趨跟去。

辛南星像孤魂野鬼，到處遊蕩，就是不考慮回潛龍堡。現在，他坐在這家酒樓臨窗座位上。可以眺望街景。

他希望燕雨絲突然在人叢中出現，但一會又打消此念，他以爲不能再沉迷下去。

譚起鳳的話，言猶在耳。他深深地嘆了口氣，這些日子，他往往整夜不眠，稍有聲音，就以爲是燕雨絲來找他了。

這工夫忽見冷雪舫自梯口出現。辛南星立刻就看出，這不是巧遇。

「辛師兄，師叔叫你回去！」

辛南星道：「冷師弟先坐下來喝一杯如何？」

「使命在身，不便躭擱。」

「冷師弟，我將來會回去，現在不成。」

「爲甚麼？」

「俗務未了！」

「先回堡，有事慢慢地辦也成。甚麼事比回去探望師父更重要？」

「師弟不知！」

「辛師兄，小弟是師命在身，你要原諒我。」

「怎麼？師弟要把我架回去？」

「這麼說不大好聽，事實却也差不多！」

「冷師弟，你有把握嗎？」

「受命而來，不能沒有把握就萎縮不前吧！」

辛南星道：「奉勸師弟，得饒人處且饒人！」

「辛師兄，你一直未想到，你荒腔走板到了甚麼程度？事實上師門並未派我專程抓你，以前是交代過，遇上你一定要勸你返堡，如不聽勸，可以硬架。這次是出堡辦事，在此巧遇。」

辛南星丟下一塊銀子，二人出了酒樓，也出了小鎮。在一片柏林中停下來。辛南星道：「冷師弟，不再多加以考慮一下嗎？」

「大師兄要我違抗師命，陣前縱敵？」

「你把我看成敵人？」

「以大師兄的作爲，不是先與師門爲敵了嗎？」（未完・三十）